武俠世界

第33年

8

$15.00

編者話

今期的巨型小說乃蕭顯先生所著「玉面浪子司馬龍傳奇故事」之「巫蠱毒遊龍」，本篇是「遊龍戲鳳」的續篇，文中描述從武林仇殺衍生成爲漢武帝迷信術士尋求延年益壽，濫殺無辜兒女，親信大臣，造成浩劫……由一批武林俠客組成一支專門對付蛇仙門的隊伍，以玉面浪子司馬龍爲骨幹，配合四鳳，將蛇仙門消滅……故事驚心動魄，掩卷廻思，猶有餘悸，不可不讀。

*　　*　　*

麥浿先生所著短篇故事「大盜張三」在今期刊出，故事內容新穎奇特，緊張刺激，結局更是出人意料，佳作當前，萬勿錯過！

*　　*　　*

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所著「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」之「獨眼羅賓」，大毒犯獨眼羅賓在一次意外中被判誤殺罪名入獄三年，在獄中他仍遙控着兩個兒子在歐洲建立霸業，出獄後，遠赴歐洲，企圖再登皇位……情節曲折、迂廻，火併場面驚心動魄，請拭目以待！

*　　*　　*

督印人：羅　輝
主　編：羅　斌
執行編輯：鄭　重

出版者：環球出版社
武俠世界雜誌
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
環球大厦三樓
五四六六七九九(內線25)
營業部：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　電話 5466799
承印者：環球出版所

THE UNIVERSAL PRESS
BOXING MAGAZINE
UNIVERSAL BUILDING
2ND. FL. 5-13 NEW ST
HONG KONG

定閱價目

港九連郵：半年港幣 $383.00
一年港幣 $766.00
澳門·台灣：半年港幣 $423.00
一年港幣 $845.00
外埠連郵：半年港幣 $500.00
一年港幣 $1000.00
半年(２６期)一年(５２期)

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
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
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
台灣總經銷：環怡出版社　電話：872-8459
發行所：雨辰書報社
批發部：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　電話：3811897
定閱連郵：一年52期NT $2500半年26期NT.$1300
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
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

環球出版社廣告部
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
環球大厦弍樓
電話：五四六六七九九

武俠世界

第33年

第 8 期

(總號1660)

1959年3月創刊

逢星期一出版

• 每册港幣十五元
H. K. $ 15.00

Printed in Hong Kong

巫蠱毒遊龍

玉面浪子司馬龍傳奇故事／蕭顯・文　可飛・圖

湖海俠客　部署殲妖

玉面風流俠客司馬龍出身書香世家，誤打誤撞，神差鬼使，喜獲紫龍寶劍，又蒙師伯梅大俠及黃山怪客傳授「百花幻劍」、「黃山松濤劍」，再加上他師承的「風流神功」，便如虎添翼，武功大進，很快儕身絕頂高手之列。

但亦因此而被捲入武林仇殺，惹出一筆風流債，當眞是身不由己，無可奈何，掙來一個「風流大游龍」的稱號。不過這只是一個引子，很快，這位「風流大游龍」的人物，又引出另一個「巫蠱毒游龍」的驚人故事。

* * *

司馬龍等回到梅家村，向師伯梅天賜稟報此行的際遇，梅天賜沉吟道：「龍兒，你紫龍劍在手，許多事便身不由己，仿如游龍沉浮於湖海，是非正邪、兇奸善惡，全在心意之中，一念之間，你好自為之了。」

司馬龍點頭稱是。

李正剛與梅天賜等人相見，這老一輩的武林人物，自有一番高興。

李正剛心道梅、蘭兩位姑娘與司馬龍有同門之誼，更有世交之好，清兒雖沾了黃山道長之光，與司馬龍有半師兄妹之名，但若與梅、蘭兩位姑娘相較，與司馬龍的相處，顯然就稍遜一籌了，更何況此行還惹出個天大魔頭雲中虎的寶貝孫女？「清兒啊清兒！妳不幸墮進此等愛海情波，必然在其中沉浮而難於自拔了。」

李正剛這般思忖，雖與梅天賜、蘭正純一見如故，相處甚歡，但此等兒女之事，一時便不好意思出口了。

這天早上，蘭小呆忽然野性大發，見司馬龍正受梅天賜訓話，甚覺苦悶，便把姐姐蘭芷若、表姐梅凌霜扯出去，四周遊逛散心。

蘭小呆見一座廟宇前面，銀杏樹上果實累累，便傻笑道：「姐姐！我們採白果燒來吃好麼？」

蘭芷若心中若有所思，尚未答話，梅凌霜卻已拍手笑道：「好極了，小呆子，你上樹去摘，蘭表姐剝殼，本姑娘這就去撿柴生火去也。」

梅凌霜說着，便向山腳邊的一座林邊走去。來到林前，卻看見李清獨自站在那兒，遠眺山色。

梅凌霜走到李清面前，道：「你一個人不悶麼？小呆弟正摘白果燒來吃，妳也來，好麼？來呀！」

李清一看梅凌霜，立刻便勾起這幾天在路上所見，司馬龍與她表姐妹的親密情景，心中不由一陣酸溜溜的，也不答話，只在鼻子裏哼了一聲，便走了開去。

梅凌霜碰了個釘子，憑她的性子如何忍受得了？但又不知如何發作，便恨恨的連柴也不撿了，走了回來。

蘭小呆這時已摘了一堆白果，正與蘭芷若一道用石子錘殼，見梅凌霜空手回來，便忙道：「表姐，你撿的柴呢？」

梅凌霜忍不住，便把受氣的事說了出來。

蘭小呆一聽，便跳起來道：「小心眼，好！看小呆替表姐妳出氣。」說着便縱身向李清那面掠去。

蘭芷若天性柔順，不喜多事，沒把蘭小呆攔住，只好拉着梅凌霜，連聲喊叫的追了上去，但蘭小呆的輕功比她們還強上一截，因此便有了一段距離。

待她們追上蘭小呆時，蘭小呆卻已跑到李清面前，找她算賬來了。

蘭小呆一歪腦袋，傻笑着道：「妳是啞巴的！我表姐向妳打招呼，怎的不理不睬？」

李清臉如寒霜，一言不發。

蘭芷若怕鬧出事來，連忙跑上前，一把拉住蘭小呆道：「呆弟，算啦，回去燒白果吃好了。」

蘭小呆嘻嘻一笑，忽然沒頭沒腦的道：「有人好工心計，以為可以可獨佔龍哥哥為如意郎君，她也不自量自己有多少斤兩了。」

蘭芷若這幾天已知李清刁蠻慣了，深知小呆這話必然闖禍，但她要制止也已不及，急得俏臉通紅，連連跺足。

果然李清柳眉一豎，粉面緋紅，怒道：「小呆子胡說八道什麼？」

她話聲未落，人已一掠而至，向蘭小呆撲到。

蘭芷若連忙橫身一攔，陪笑道：「李小姐請息怒，小弟呆頭呆腦，胡說八道，尚請原諒一二。」

李清尚未開口答話，蘭小呆已又傻笑道：「誰說我胡說八道？她心內分明是這麼想，也必然這麼做嘛，不信，姐姐問她好了。」

李清的心事被蘭小呆一下說破，惱羞成怒，再次撲上前來，要抓蘭小呆算賬。

蘭芷若欲出手攔阻，李清使了個擒拿手，順手一帶蘭芷若，便把她拉了開去。

蘭芷若沒料到李清突然翻臉，猝不及防，差點摔倒，連忙穩住身形，心中也動了氣，腳跟一旋，便又攔在李清面前，道：「你這是幹麼？我又沒有得罪妳，妳兇什麼了？」

李清一指蘭小呆道：「難道我又惹了他麼？妳說！」

蘭芷若氣道：「他一個小娃兒

，說話何必當眞？妳也說啊！」

李清不肯認輸，嗔道：「不管怎樣，我今天非教訓他不可！」她心中本就有氣，此時就趁機發在蘭小呆身上了。

蘭小呆嘻嘻一笑，道：「妳可以麼？好！我就讓妳教訓看。」

蘭小呆語音未落，身如飄風，已捲到李清面前，伸手便在李清俏臉蛋上摸了一下，道：「羞！羞也！好不怕羞的小丫頭。」

李清沒料到蘭小呆身手如此快速，欲閃不及，俏臉被他摸了一下，不由刷的漲紅，殺氣陡起，「錚」的一聲，寶劍出鞘，狠狠的便向蘭小呆刺去。

蘭小呆一面拍手大笑，一面在李清的劍光中，上下翻飛，前後亂滾，一面又胡亂的笑道：「好玩！好玩極了……來呀，快刺刺看！」

李清劍法精奇，但卻傷不了蘭小呆一根毫毛。

蘭芷若在一旁急得直跳，梅凌霜的性子也野得很，立刻拍手大笑，連聲替蘭小呆助威。

李清見了，立刻遷怒於梅凌霜，捨了蘭小呆，又向梅凌霜撲到。

梅凌霜亦是頑皮的老祖宗，她身形略退，一閃讓過，寶劍也錚的出鞘，嬌叱道：「難道怕了妳不成麼？」

二人又殺在一起。

剛好此時有人路過，見梅家的四位娃兒殺在一處，連忙跑回去向梅天賜稟報。

李正剛一聽，心中一驚，道：「豈有此理，清兒竟敢如此胡鬧麼？」梅天賜、蘭正純亦不便袒護自家兒女，連聲責斥，司馬龍跟在三人後面，亦趕了出來。

豈料到林邊一看，哪還有四人的身影？司馬龍眼尖，只見蘭小呆正在一個山上翻過去，一閃不見。

司馬龍腳下一點，人已掠起，二十丈高的山丘，一縱即上。

司馬龍到那山丘一看，只見蘭小呆站在那兒，瞪眼四下張望，卻不見三位姑娘的踪影。

司馬龍忙道：「她們鬥到那兒去了？」

蘭小呆眼珠一瞪道：「我也不知道啊！」

此時梅天賜、蘭正純、李正剛等人也趕來了，梅天賜問蘭小呆，蘭小呆大概有點怕這位姑丈，這才正經的回道：「李小姐惹怒了表姐，我們正鬥着氣時，那日在路上搶劍的三個女人又來了。」

李正剛吃了一驚道：「荷塘三女出現？」

蘭小呆道：「正是荷塘三位大姐姐、大姑姑！她們一來，我和三位姐姐便不鬥了，那三位姑姑看了我們一會，便道：『把她們帶回去，交換紫龍劍出一口氣。』我一聽知道不好了，便走上前去，道：『三位姑姑要打架，找我小呆子便了。』誰知三位姑姑不理我，卻撲向姐姐她們，我自然攔阻不了，姐姐她們連動手反抗的機會也沒有，便被三位姑姑點了穴，一人挾一個，如飛的走了，我連忙拚命追，但追到此處便突然不見了，簡直奇之怪極！」

司馬龍一聽，也不再問，飛身向前面掠去，把附近的山嶺踏遍，並登上高峯四望，憑他的目力，十里之內任何人難於遁形，但卻踪影不見。

司馬龍無奈，只好掠回，對梅天賜道：「師伯！十里之內，連影也不見，如何是好？」他關心三女安危，焦急之情溢於言表。

梅天賜道：「此時急也沒用，回去商量準備一下，再上水仙嶺荷塘三女的老巢救人便了。」於是衆人立刻返回梅家村。

蘭小呆見衆人對荷塘三女的武功甚爲畏懼，便忽然嘿嘿一笑道：「姑丈，你也怕荷塘三位姑姑麼？」

梅天賜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姑丈並非怕她，而是大敵當前，不欲再多樹敵罷了，此事能善了便最好不過，否則把荷塘三女逼到蛇仙子那面，武林各派又添了三位大魔頭了。」

蘭小呆傻笑道：「要降魔，我師傅乃最佳人選。」

司馬龍忙道：「小呆弟，你師傅到底是誰了？」

蘭小呆道：「我師傅是……」不！不能說，說不得，否則小呆子便有難了。

蘭正純與「師傅」有一面之緣，深知那必是一代奇人，若有他出來調解，此事便容易多了，因此忙道：「不錯，呆兒，你就去請你師傅出山吧！」

蘭小呆見爹爹答允，拔腿就向外走。

梅天賜忙道：「呆兒，你知道師傅的行踪麼？」

蘭小呆笑道：「不知道，但師傅說過，若徒兒需要見他，他就知道，就會出來見徒兒了。」

梅天賜不太放心，對蘭正純道：「還是派人伴呆兒一起去吧。」

蘭小呆不待他爹爹有所表示，便連忙搖手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若有人與我同去，師傅就見不着了，因爲他不會出來見面。」

蘭正純對女兒似乎比兒子更重要，他把手一擺，道：「讓呆兒去吧，若姑娘們有三長兩短，這如何是好！」

梅天賜到底不太放心，他着人拿了一大錠銀出來，塞在蘭小呆的手心道：「呆兒路上小心，肚子餓了，這東西可以換許多白饅頭吃。」

蘭小呆傻笑道：「這東西用不着……」他一頓，忽然又嘻嘻一笑道：「也好，呆兒用不着，但師傅嗜酒如命，正好供他喝一頓。」他把銀子往衣袋裏胡亂一塞，就一溜煙的跑走了。

梅天賜想了想，便道：「我等也不能坐等呆兒師傅的駕臨，此時先由梅某與正純及李兄，引開荷塘三女，然後由龍兒去救人。」

梅天賜與司馬龍等四人，也不躭擱，立刻上路，四匹馬飛馳而去，一路上乘打尖工夫，隨時換馬，抄近路，二日後便馳抵水仙嶺荷塘峯了。

李正剛和蘭正純立刻就欲上峯救人，梅天賜道：「不可造次，荷塘三女武功不弱，又有人質在手，以逸待勞，稍有差池，三位姑娘的生命便危矣，目下宜先探清路徑再作打算。」

蘭正純道：「萬一荷塘三女殺害姑娘，這如何是好？」

梅天賜沉吟道：「看來荷塘三女志不在傷人，而是另有所圖，否則她們早就動手了，也不必把人辛苦帶回。」

衆人一想，均點頭稱是，找了一家客店住下，飽餐一頓，一宿無話。

第二天天色未明，便收拾起程，到得水仙嶺下，不過才黎明時分。

* * *

四人找了一家獵戶，買了馬匹，又詳細詢問上荷塘峯的路徑。

那獵戶先是一怔，不敢回話。李正剛身爲一山之主，自然知道這些獵戶的心理，便笑笑道：「我等與她們相熟，早就約好了。」

那獵戶又盯着四人看了一陣，這才指明上山路徑，又補了一句道：「如果不是相熟，便莫去的好，何必白白把生命賠上去。」

梅天賜微笑道：「這位老哥認識她們麼？」

獵戶臉色一變道：「小人怎敢認識她們，聽說但見過她們面容的男子，不久眼珠就會莫名其妙的失去了，試問誰還敢去招惹她們。」

梅天賜見獵戶如此，知難再問出什麼，便不再理他，向他告辭，魚貫上山而去。

李正剛久走山徑，自告奮勇，走在前面領路，司馬龍與蘭正純居中，梅天賜四人中功力最高，便在後面殿衛。

翻過兩座山嶺，便看到對面嶺上，梅林一片，當中隱約露出屋舍，與獵戶所言非常相似。

四人心內便加倍的警戒起來，互一照面，心中有數，腳下卻並未放鬆。

雖然上嶺無路，但四人仗着輕功，攀藤附葛，一轉眼便到嶺上，進入梅林，不敢在路上行走，只揀梅林深處，向屋舍逼近。

距屋三丈左右，梅天賜兩手向後一擺，衆人一齊止步，依照原來商定，司馬龍留在林中，梅天賜等三人分從三方面同時向屋子撲去。

梅天賜原定的計算，由他們三人引開荷塘三女，司馬龍趁機衝入屋內救人。

豈料三人撲到屋前，仍不見三女動靜，便不由一頓，慢慢走到檐下，凑着窗戶向裏面一看，空無一人，便驀地推開屋門，進去一看，屋裏薄塵微封，就如多日沒人住過一般。

前後找了一遍，不但不見三位姑娘，連荷塘三女也不知去向。

這一來，三人不由怔住了。

司馬龍在林中伏了半日，不見動靜，便耐不住，也走了過來，走進屋裏，道：「不是找錯地方吧？」

李正剛搖頭道：「不會，從屋內的佈置看，顯然是荷塘三女的居所。」

司馬龍道：「莫非我等來得太快，荷塘三女尚未回來？」

李正剛想了想道：「這倒有可能，」他一頓，又道：「既然我等已先到一步，這倒是一個好機會，大可以在此等她們回來，以逸待勞，打他個措手不及。」

四人便安排妥當，由梅天賜與司馬龍守在屋內埋伏，蘭正純與李正剛則隱身梅林，負責守望，只待見到荷塘三女，便向梅天賜、司馬龍發出暗號，三人裏外接應，纏住荷塘三女，再由司馬龍負責救人。

司馬龍與梅天賜在屋內埋伏，直到中午，仍不見絲毫動靜。

司馬龍肚子餓了，便摸入厨房，柴米油鹽，一應俱全，但不敢生火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幾塊乾薯，便取出來，與梅天賜等分吃了。

直到天黑下來，依然不見荷塘三女動靜，一夜也平安過去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司馬龍再也忍不住了，便自己動手，燒了一鍋飯，與梅天賜等塡了一頓肚子。

快到中午時分，蘭正純突然見遠處有人向嶺上走來，腳程甚快，但剛好被陽光刺眼，看不清楚，便連忙一推李正剛道：「李兄，快看！山下有人上來了。」

李正剛也看見了，便連忙向屋內的司馬龍梅天賜發出暗號，梅天賜與司馬龍連忙各自凝運內力，以待拚殺。

好一會，才聽到有人說話聲音，但那是李正剛與蘭正純的話音，不由一怔，打開門一看，卻見與李正剛在一起的是黃山怪客，蘭正純

已牽着女兒蘭芷若的手，含笑走過來。

蘭正純一見梅天賜，便高興的大笑道：「天賜兄！蘭芷若來了，平安無恙，聽黃山道長說，李小姐也已回到山寨去了。」

梅天賜不知其中原因，忙問所以。

蘭正純也忘了身在水仙嶺荷塘三女的屋中，卻如在自己的家般笑道：「我等進內再說好麼？」

眾人一起走入屋內，司馬龍向蘭芷若望了一眼，蘭芷若也正含情脈脈的望着司馬龍，四目相對，不由會心一笑。

但司馬龍立刻又想起梅凌霜，尚未知下落，正欲問時，梅天賜已先開口，便只好留心聽下去。

梅天賜道：「若兒和李小姐如何可以脫身？霜兒如何了？」

黃山怪客道：「我在路上碰到清兒和蘭小姐，說是被一位婦人救的，又聽說荷塘三女當時的聲音說必來報復，因此貧道便先由猛姑、鐵黑塔等人護送上山，然後再送蘭小姐來此，順便告知李兒，早早回山準備應付荷塘三女的大舉來犯。」

梅天賜見黃山怪客並不知情，眉頭一皺，便轉向蘭芷若道：「霜兒那裏去了？」

蘭芷若卻道：「姑丈！表妹也被人救走了，但到那去，我就不知道了。」

梅天賜道：「當時的情形到底怎樣？」

蘭芷若想了想，道：「那日呆弟和表妹正與李小姐鬥氣打架，我如何勸阻也阻不了，誰知就在這時，荷塘三女突然出現，說是要帶我們回去水仙嶺，交換龍哥哥的紫龍劍。我們還來不及反應，便被她們以閃電手法點了穴道，動彈不得，她們把我們三個挾在腋下，風一般的走了。這時我心內清醒，但手腳發軟，混身無力，連話也不能說，她們的輕功果然厲害，雖各自帶了一人，但依然如電閃般快，身旁樹木似向後直飛，耳邊風呼呼作響，起初尚可聽到呆弟的追喊聲，但眨眼便連他的喊聲也聽不到了，好不可怕。」

梅天賜皺眉道：「後來呢？」

蘭芷若道：「後來荷塘三女挾着我們，走的都是山路，也不知走了多遠，三女忽地一停，其中一個喝罵道：『你找死麼？』我偷眼一瞧，原來路正中站着一位穿黑衣的白髮老婆婆，彎腰駝背，老態龍鍾，一言不發。其中一女罵：『死聾婆，別理她，我等走啦！』但三女向左，老婆婆便忽然在左面出現，三女閃右，老婆婆又早在右面等着了，三女分三個方向，老婆婆只得一個，但不知怎地，每一個面前都有一個老婆婆在等着，就好像老婆婆會一化三分身法似的，荷塘三女竟無論如何走不過去……奇怪極了。」

李正剛駭然道：「的確奇之怪極！荷塘三女的武功輕功均臻絕頂，那老婆婆竟可以一分三，堵住三女的去路，豈非她的輕功比荷塘三女還快了三倍有多麼……這老婆婆到底是誰啊？」

在場諸人誰也想不出，目下武林中有誰的輕功比荷塘三女還快三倍。梅天賜沉吟半晌，忽然喃喃的道：「一三如三，三三得九，六六無窮，九九不盡，身如龍，人如煙……白雲深處龍煙女……」

司馬龍大奇道：「白雲龍煙女是誰？」

司馬龍這一喊出名號，在場中老一輩的李正剛、蘭正純、黃山怪客均吃了一驚，道：「聽說白雲峯龍煙女乃靈隱神僧的胞妹，其武功造詣，幾可與靈隱神僧齊名，這一代奇女俠竟亦現身江湖麼？」

司馬龍仍想再問，梅天賜沉吟道：「先讓若兒說下去。」

蘭芷若這才把經過的情形說了出來：

那荷塘三女見老婆婆有意無意阻住去路，不由大怒道：「死聾婆！妳敢阻我等去路？」

黑衣白髮老婆婆這才開了口，緩緩的道：「天下的路本多，妳們偏要走這一條邪路，好吧，妳等只管闖過去，闖得過，老婆婆撒手不理，闖不過，就莫走這條邪路，或者把人放下，就當給老婆婆的買路錢吧。」

荷塘三女一聽，那還理會老婆婆話中隱含警誡的意味，怒喝道：「這是妳活得不耐煩了，可怨不得我等。」

荷塘三女三手疾伸，抓向老婆婆，這三隻手均隱含內力，含怒而發，快如閃電，當今世上，能躲得過的，只怕也不太多。

老婆婆卻笑了笑，竟毫不避讓，眼看就要被三女抓着了，但不知怎的，三女的手距老婆婆胸前僅五寸時，三女突然一驚，就如觸着毒蛇似的，三手疾縮而回，急退三步，目瞪口呆的盯着老婆婆，如乍見鬼魅。

老婆婆笑道：「怎麼了？再闖闖如何？」

荷塘三女神色詫異之極，半晌不能說話。

老婆婆又笑道：「不說不動，成何體統？不如乾脆把人留下，給我老人家送一點禮，我老人家便放妳等過路如何？」

荷塘三女進又不是，退又不是，神色尷尬之極，還是荷塘三女的

大姐荷花終於開口道：「老人……妳是妳們的什麼人？偏要多管閒事了？」

老婆婆笑道：「我老人家心腸軟得很，看見小姑娘被人欺負，就會心疼得幾日幾夜睡不着覺，老人何堪如此折磨，因此妳等不如便賣個人情，放下她們，老人家我便當什麼也見不到，自然就歡天喜地的離開了。」

荷花女咬牙道：「這三個丫頭令人憎恨！」

老婆婆奇道：「妳爲什麼恨她們？」

荷花女、荷梗女、荷葉女齊聲道：「因爲她們不該太美麗。」

老婆婆道：「她們長得美麗，便恨她們了麼？」

荷塘三女道：「普天下美麗的女人都該殺，因爲犯了荷塘三女的禁忌。」

老婆婆見荷塘三女如此回答，倒怔了怔，幾乎不可理喻，忽然又哈哈大笑道：「很好，那妳等說，老婆婆的模樣是否犯了妳們的禁忌了？」

荷塘三女見老婆婆老態龍鍾、醜陋古怪的樣子，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：「妳這樣子，自然不能算美麗二字，自然也沒犯荷塘三女的禁忌了。」

老婆婆大笑道：「很好，那妳等再仔細看看了。」

老婆婆說着驀地轉身，當她再轉身時，荷塘三女登時目瞪口呆，就如再次碰上不可思議的怪事。

原來老婆婆再轉身時，已變成另外一人，但見她秀髮披肩、粉臉桃腮、眼若秋水、檀口櫻嘴、笑窩隱閃，身披一襲淡黃輕綃，婀娜多姿，恍如天仙忽然降下凡塵來了。

荷塘三女呆了好一會，才喃喃的道：「妳！妳到底是誰？」

老太婆一笑道：「我就是老婆婆啊，如何？犯了妳們的禁忌了麼？」

荷塘三女互相一打眼色，便欲三劍齊上，攻「老婆婆」一個突然。

「老婆婆」卻似洞悉荷塘三女的心事，笑道：「妳等想用劍便用劍吧，老人家我還挨得起幾劍，妳們只管出手便了。」

荷塘三女心事被揭破，倒反而一怔，手按劍柄，不知所措。

「老婆婆」笑道：「動手啊！老人家我說過的話算數，妳等只管出手，我不還手便了，當然有一個小小的條件……」

荷塘三女忙道：「是甚麼條件？」

「老婆婆」道：「妳等把我老人家殺死了，自然任得妳肆意妄爲啦，但若殺我老人家不死，就把這三名女娃留下，我老人家可是拿生命作賭，妳等輸贏也只是三名女娃，便宜之極啦。」

荷塘三女自負甚高，這般被人輕視，尚是平生第一次，就算剛才出手吃了虧，此時也顧不得了，三女打個眼色，三柄利劍，同時出鞘，荷花女劍走中鋒，直刺「老婆婆」咽喉；荷梗女與荷葉女則分從左右出劍，直挑「老婆婆」的兩肋；三女均出手狠辣，完全是拚命的招數。

「老婆婆」果然不閃不避，也絕不出手還擊，直待三劍劍尖抵達之際，兩臂微張即合，身體左右輕輕一移，略一低頭，兩臂夾住荷梗女、荷葉女的雙劍，櫻口微張，一口咬住了荷花女的劍尖。

荷塘三女大驚，連忙收劍，卻已不及，用力抽劍，亦如蜻蜓撼石，動不了分毫。

「老婆婆」面含微笑，一動不動，任由荷塘三女施爲，不一會，三女已累得汗流浹背，花容失色，但仍在強奪不已，這一用力，挾在右腋下的三位女娃便大感辛苦，露出痛苦的神情。

「老婆婆」一見，眉尖一皺，玉齒微一運力，砰的一聲脆響，荷花女手中的利劍，便被震得寸寸碎斷，四散而飛，荷花女也被反彈出去，摔在地上，連挾在腋下的蘭芷若也不顧了，就地一滾，躍立起來，猶呆呆的動彈不得。

荷梗女和荷葉女也嚇得放手棄劍，倒縱出去，盯着「老婆婆」發呆。

「老婆婆」笑道：「如何？妳等總該知道，我老人家若想殺妳，易如反掌，若非我那佛口慈心的老哥哥訓誡，妳等就連一根毛也休想保得住，還不乖乖把人放下，走回康莊大道麼？」

荷葉女一聽，便默默的把李清放在地上，退到一邊，與荷花女站到一處。

荷梗女卻仍挾着梅凌霜不放，憤憤的翻着白眼，似有所圖。

原來荷塘三女中，要數荷梗女心性最暴燥，氣量又狹小，她自知絕非「老婆婆」的對手，但心有不甘，竟欲默運內力，把梅凌霜挾死洩憤，再行逃走。

荷梗女的神色稍有異動，「老婆婆」便立刻察覺了，她微喝一聲道：「在我面前賣弄，敢是作死了！」她伸手遙遙向荷梗女一指，荷梗女立覺肩背一麻，全身發軟，動彈不得。

原來在這霎間，「老婆婆」便以極高的內力，隔空點了荷梗女的麻穴，隨即又向三個姑娘一拂，三位姑娘的穴道便解開了。

蘭芷若與李清先從地上爬起來，梅凌霜也從荷梗女的臂彎中掙脫出來，三人齊向「老婆婆」這面走

來。

「老婆婆」向梅凌霜微笑道：「這呆立不動的女人，三女中她最美麗，但心腸最壞，妳若心中有氣，便只管向她出手便了。」

梅凌霜走上兩步，揚手欲打荷梗女，忽然又縮手道：「我不打了！」

「老婆婆」奇道：「怎麼不打了？」

梅凌霜格格一笑道：「她雖然欺負過我，但也是我自己技不如人之過，如今她並無還手之力，打她便沒意思了，待以後我練好武功，再找她痛快打上一場，這才好玩。」

「老婆婆」點頭微笑不語。

李清見有便宜，便決不肯放過，她咬牙道：「妳不打，我可不放過她！」說着便跳上前去，啪的摑了荷梗女一個嘴巴。

荷梗女此時蔴穴被點，不能運內力相抗，便如普通女人一樣，這一巴掌打下去，她的臉頰便登時留下五隻指印。

「老婆婆」眉尖一皺，微一伸手止住，不快的道：「便宜莫貪，小姑娘，妳這副脾氣若不改改，日後的苦頭多得很了。」

「老婆婆」這微一伸手，李清便感到一股强大無比的力量，把她擋住，再也動手不得，又聽「老婆婆」說中她的心事，不由便兩頰緋紅，退了回來，作聲不得。

荷塘三女神色尷尬，狼狽之極。

「老婆婆」道：「走吧！不走還等什麼？」

荷花女和荷葉女不敢作聲，看了荷梗女一眼。

「老婆婆」笑道：「她麼？妳們有本事便替她解穴，不然便由她躺兩日，穴道也自然自解，這也是對她妄動殺心的薄誡，我老人家再奉勸兩句：邪路莫走，宜歸正途，否則後果便不太好了，走吧！」

荷花女和荷葉女無奈，眼看荷梗女的穴道是決計無法解開的了，只好架起她，轉身就走。荷梗女身不能動，但仍能說話，她狠狠的盯了李清一眼，道：「妳很好，這一巴掌之仇，日後必定奉還。」

話音甫落，荷塘三女已走得無影無踪了。

三位姑娘連忙上前向「老婆婆」道謝。梅凌霜道：「這位姐姐，妳的功夫厲害得很啊，若非妳出現，我們就慘了。」

「老婆婆」笑道：「妳叫我姐姐，妳知道我有多大麼？」

梅凌霜歪眼看了一會，道：「我今年十八，我表姐十九，妳大概也不過二十吧！」

「老婆婆」大笑道：「是麼？」她說着忽然一轉身，再轉過來時，已重新變成了一位黑衣白髮老婆婆了，她笑道：「妳看，我老人家是二十歲麼？」

梅凌霜嬌嗔道：「這不算，這是假的，但妳扮得很好，妳的本領眞大極了。」

「老婆婆」笑道：「傻娃兒，我的年紀是可以做妳的祖母了，妳說我的本事大，妳願意跟我學麼？」

梅凌霜頭一側道：「妳住在那兒？」

「老婆婆」笑道：「這有甚麼關係？」

梅凌霜笑道：「有啊！因爲若地方不太遠，我抽空便可以回家一趟了。」

「老婆婆」笑道：「我想收妳爲徒，妳老想回家，如何學得成好功夫？」

梅凌霜想了想道：「我想是想的，但總得回去告知爹娘一聲，還有那龍哥哥！」

「老婆婆」笑道：「這龍哥哥很好麼？」

梅凌霜格格一笑道：「我不知道，但我覺得與他一起很快樂。」

「老婆婆」呵呵一笑，道：「很好，將來的事將來再說，妳目下要緊的是學好本事，不然妳便配不上妳龍哥哥了，妳知道我爲什麼會突然出現麼？」

梅凌霜搖頭道：「不知道，爲什麼？」

「老婆婆」道：「還不是那小呆子，纏着我那老哥哥，要他出面救人，老哥哥偷懶，便求我代勞，說是有點好處，說不定會揀上一個好徒兒，因此我老人家這才出來了。」

梅凌霜一聽，也是她福至心靈，不加思索便向「老婆婆」跪下，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頭，道：「徒兒梅凌霜拜見師傅。」

「老婆婆」笑吟吟的扶起梅凌霜，道：「起來，你的爹爹與我那老哥哥有一段淵源，但他的功夫非妳所能學，因此進境便有限了，妳用心跟我，三年後，必然把妳的爹爹嚇一大跳。」

蘭芷若一聽，也欲求「老婆婆」收她爲徒，但「老婆婆」卻手一拂，把她托起，拜不下去，道：「老身與妳無緣，妳的師傅將是另一位奇人，妳等着好了。」

「老婆婆」轉身又對李清道：「妳也並非夭折之相，但妳須牢記，妳一生的命運與她們已連在一起，合則兩存，分則俱亡，妳好自爲之了。」

「老婆婆」說罷，也不等蘭芷若與李清說話，微一牽梅凌霜的手，身形一晃，便失了影踪，這等輕身功夫，簡直匪夷所思。

＊　＊　＊

蘭芷若把這段事說完，又道：「我和李家姐姐於是就趕來此處了。」

梅天賜一聽，不再猶豫，斷然道：「不錯！必定是她老人家。」

李正剛奇道：「她是誰？」

梅天賜道：「白雲深處龍煙女——白雲龍女！」

李正剛道：「聽說白雲龍女乃靈隱神僧的胞妹，按理年紀應達百年以上，近三十年來隱居不出，江湖中知道她仍存在的人少之又少，怎地又忽然變成年輕美貌的少女了？」

黃山怪客道：「貧道當年曾聽家師提及，江湖中的確曾有白雲龍女其人，算來已近百年，她已成半仙之體，自然駐顏有術，仙容長春了。」

梅天賜沉吟道：「當年梅某有幸曾與靈隱神僧一聚，但始終未遇其妹，靈隱神僧也從不提及，若然是她，那倒當眞是霜兒的福氣，但是否如此，一時尚難判斷。」

蘭芷若道：「不管是也不是，但此人對凌霜姐姐絕無惡意，此點倒大可肯定，否則她也不會出手相救了。」

司馬龍江湖閱歷尚淺，對於這等武林逸事，根本不懂，因此也無從插嘴，但既知此人與靈隱神僧有關，深知靈隱神僧乃江湖不世奇人，梅凌霜落在此人手上，倒也不必過於擔心。

衆人這般一說，竟似忘了身處水仙嶺荷塘峯三女屋中。

就在此時，忽聽門外一聲冷笑道：「你等膽量當眞不小，竟敢闖到我們家中來了，這眞叫『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你闖進來！』好極了，也省了一番奔走的工夫。」

衆人向外一望，只見荷塘三女正在不遠處飛掠而來，眨眼便掠到門外。

蘭正純是暗器的大行家，此時並無趁手暗器，便隨手抓了一個饅頭，在手中猛地揑碎，以內家眞力，用滿天星的手法打出，輕巧的饅頭碎，便呼嘯而出，威力也頗驚人。

荷塘三女不知底細，不敢怠慢，疾退而出，避開呼嘯而至的饅頭碎末。

就趁這霎間的空隙，黃山怪客、李正剛早亮出兵器，與三女拚鬥起來。

梅天賜闊別江湖經年，對荷塘三女的武功底子不大明瞭，以他的謹愼，便不敢大意，對司馬龍道：「你護着若兒守在屋內，千萬不可露面，記住，三女志在你的紫龍劍，務須小心在意，免墮算計中。」

梅天賜說罷，也躍出門外。一看，蘭正純正接着荷花女，李正剛接着荷梗女，黃山怪客接着荷葉女，正鬥作一處。

當中只有蘭正純尚可勉强應付，與荷花女大致平分秋色，但出招的機會也不太多。

黃山怪客仗着他那套「黃山松濤劍法」，拚命苦撐，已是守多攻少，多半招架，並無還手之力。

李正剛則最爲兇險，已完全被荷梗女圍在劍網中，手忙脚亂，眼見險象橫生。

梅天賜略一細察，便心中駭然道：「單是荷塘三女的武功，便與當年的頂尖高手不相上下，由此可見蛇仙門人久潛而出，其武功之高了，若荷塘三女等一干亦正亦邪的怪人，盡被蛇仙們網羅，江湖之大，只怕已無樂土矣！」

他心中轉念，一揮寶劍，也殺上前去，對李正剛道：「李兄，你與黃山道長聯手，此人由我接了。」

梅天賜說着挺劍一刺，便把李正剛護撤下來，他自己卻與荷梗女接上了。

李正剛已知荷塘三女的厲害，深知若逞强便必定屍橫當場，便也不敢大意，猛一抽身，躍到黃山怪客身邊，聯手雙戰荷葉女，憑兩人之功力，才勉强保住暫時不敗。

但雙方百招一過，便强弱立判，當中只有梅天賜尚可應付，但蘭正純、黃山怪客、李正剛三人，卻已險象橫生，只能苦苦支撐。

荷塘三女中，以荷花女的武功最高，荷梗女的脾性最暴躁，但論智計，卻數荷葉女。

荷葉女以一人之力，與黃山怪客、李正剛鬥了個難解難分，對方雖已無還手之力，但兩人聯手，荷葉女欲殺敗他們，卻也並非易事，荷葉女暗道：何不趁空向那對少男女出手，只要得手，這四個老的必然分心，那就容易對付多了。

她心念電轉，手下便一緊，連攻三招，李正剛與黃山怪客被逼開三步。

荷葉女不失時機，脚下一點，疾如飄風，掠入屋內，右手揮劍，左手抓出，分襲司馬龍和蘭芷若。

外面諸人，欲想救助，已自不及。

司馬龍手握紫龍劍，護住蘭芷若，眼見外面情形，已自心急，正欲出去助陣，此時突見荷葉女疾掠而至，猛吃一驚，一手把蘭芷若推後護住，同時紫龍劍出手，向荷葉女的劍上削去。

司馬龍這一段日子，苦練「百花幻劍」與「黃山松濤劍」的融滙之法，內力大增，招式也精進不少，因此劍招甫吐，紫龍劍上已見紫光

閃閃，發出龍吟之聲。

荷葉女已入絕頂高手之列，一看便知不妙，連忙收劍後退，但也稍遲半步，劍尖被紫光絞住，「錚」的一聲，三寸劍尖便已斷落塵埃，把她嚇出一身冷汗，連忙掠出屋外。

司馬龍不料自己這一套融滙而創的「百花松濤幻劍」竟有如此威力，膽氣不由一壯，隨而追出來，紫龍劍展開「百花松濤幻劍」，恰如經天長虹，一下便把荷葉女圈住。

荷葉女雖然使盡招式，仍然脫不了身，空自翻騰，依然受制於司馬龍的劍勢中。

此時就連站在一旁的黃山怪客、李正剛二人亦瞧得呆了，他兩人均不明白，司馬龍的劍招爲甚麼突然精進如此？但兩人欲插手，亦無法插進去了。

司馬龍初展新創劍法，越使越順，他忽地一招「雪花蓋松濤」，劍風如雪，從各方面向荷葉女罩去。

荷葉女武功高絕，智計過人，但碰上這等新創劍法，竟一籌莫展，她心知不妙，連忙以眞力運上劍尖，向司馬龍的劍尖一彈，試圖把他的劍尖震開，自己便可脫出劍圈。

司馬龍突感劍尖一震，一股大力湧來，紫龍劍竟欲脫手而飛，他心中一驚，風流神功立生反應，激射而出，把荷葉女的劍尖粘住。

「風流神功」對女子特別厲害，荷葉女雖功力甚高，但被風流神功一震，心中亦不由一蕩，因此內力便大打折扣，竟如斷線風箏般，撒手丟劍飄了出去。

總算荷葉女功力不弱，在半空中一個翻身，落在地上，沒有摔倒，但已感一陣頭昏目眩，幾乎站立不住，搖搖欲倒，其狀猶如女子爲美男傾倒，神思迷蕩。

風流神功貫注於紫龍劍上，當眞非同小可，其陽剛之氣，足以令天下的女子迷倒。

司馬龍並不知內中的奧秘，他見荷葉女默然不語，以爲她尚在蓄勢待發，便不敢大意，紫龍劍一挺，又向荷葉女刺來。

荷花女、荷梗女一見，姐妹情深，當即雙雙搭了梅天賜和蘭正純，飛掠相救，身形未及，劍氣已然逼人。

司馬龍膽大包天，此時越打越有信心，竟毫不退縮，一擺紫龍劍，便迎了上去，與荷花女、荷梗女兩女殺在一處。

荷花女、荷梗女二人聯手，雙戰司馬龍，竟絲毫佔不了便宜。

一旁的梅天賜和蘭正純不禁暗暗稱奇，暗道：龍兒的劍法竟精進如此？

司馬龍此時也有心拿荷花女與荷梗女練劍，他把「百花松濤幻劍」招式綿綿不絕的展開，越使越覺得心應手，妙不可言，而且越來越變化無窮。

荷花女、荷梗女武功本來不弱，劍法更是高妙之極，但碰上這種獨創的奇妙劍術，也是一籌莫展，攻既不能，退亦不可，被迫得隨紫龍劍團團亂轉。

司馬龍施展到「六月霜雪百花驚」時，紫龍劍的光芒，陡長數尺，一聲脆響，荷花女和荷梗女的兩柄劍，竟一齊被震得粉碎。

荷花女、荷梗女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拚死縱身後躍，脫出劍光，足才及地，司馬龍已如影隨形，跟踪而至。

荷花女、荷梗女自知必難倖免，心生同歸於盡的死念，竟不避劍鋒，以畢生功力，各自拍出一掌。

兩大掌力向司馬龍壓過去，司馬龍若不退劍，荷花女、荷梗女固然非喪於劍下不可，但司馬龍亦非挨兩掌不可。

司馬龍不料荷塘三女剛烈如此，心中一怔間，欲收劍已自不及。

眼看荷花女、荷梗女、司馬龍三人非同喪生不可了。

* * *

就在此時，司馬龍身邊人影一閃，疾如電奔，插在兩者之間，兩手分向兩面一拍，司馬龍與兩女便不由各向後退了一步，於千鈞一髮，免了同歸於盡的厄運。

司馬龍連忙定睛一看，人影竟是蘭小呆，他不由又驚又奇道：「小呆，你這是甚麼功夫？竟有如此威力？」

蘭小呆笑道：「這是師傅所教的『左右推碑手』，至於爲何有此威力，便連小呆子我也不知道了。」

司馬龍道：「你爲何要阻我殺了這兩個兇女人？」

蘭小呆傻笑道：「師傅道，你不能死，她們也不能喪，剛才你等所使的是同歸於盡的打法，小呆子我若不分開你們，躺下的便是你等三人了。」

荷花女、荷梗女此時已回過神來，人拚命只是一時之氣，冷靜時誰也不想拿生命去相搏，因此兩女拚命之心已然大減，互視一眼，架起荷梗女，也不打招呼，便呼的一聲掠走了。

臨走時荷梗女卻忍不住扭頭嬌喝道：「小子你別太得意，你不過仗着紫龍劍的威力罷了，今日之事，誓雪其恥。」

司馬龍傲然一笑道：「若妳等尚不服氣，大可再來試試紫龍劍的威力也。」

荷塘三女不答，逕自飛掠而去。

梅天賜此時忙問蘭小呆道：

「呆兒，你知道你凌霜表姐的下落麼？你師傅說了沒有？」

蘭小呆笑道：「姑丈放心，表姐已拜了個最好的師傅，日後學成，不用說小呆打不過她，就連龍哥哥也望塵莫及。」

梅天賜微笑道：「她師傅是否即你師傅的妹妹？」

蘭小呆點點頭。

梅天賜道：「那她眞的是白雲龍女了？」

蘭小呆又點點頭。

梅天賜已再無疑惑，微笑道：「那呆兒你的師傅，就必然是靈隱神僧無疑。」

蘭小呆不由大驚道：「你怎麼知道的？小呆我可沒說什麼啊！」

梅天賜笑道：「你師傅爲何不許你說？」

蘭小呆道：「師傅說，若傳將出去，一干魔頭便有警覺，很可能提早行事，武林浩劫也就提早到來了。」

梅天賜一聽，一切便明白了，也就不再追問，心道：靈隱神僧神龍見首不見尾，他必定是通過小呆之口，傳話出來，一切他似乎已洞悉於心。

梅天賜道：「呆兒，你師傅尚有何吩咐？」

蘭小呆道：「師傅說，李前輩宜及早返山，管住李家姐姐，否則便麻煩多多了。」

李正剛此時已知蘭小呆的師傅來頭不小，便忙問道：「令師說過爲甚麼嗎？」

蘭小呆道：「師傅就這麼一句，別的沒說了。」

李正剛不得要領，只好點頭不再發問。

蘭小呆卻又轉向蘭芷若道：「姐姐，師傅也要我告知妳，要妳別呷梅凌霜表姐的醋！」

蘭芷若一聽，粉臉便不由一紅，心道：這必定是指她們與司馬龍之間的事了，這段日子，她與梅凌霜暗裏均對司馬龍萌了愛意，只是沒明白表示，此時蘭小呆一開口，蘭芷若便「啐」了一聲，嗔道：「你胡說些什麼？再說看我不打你，你那師傅也……也是老沒正經。」

蘭小呆眨眨眼道：「姐姐！妳罵我師傅什麼？難道他怕妳吃梅表姐的醋，替妳找了個好師傅，便做錯了麼？」

蘭小呆這一說，蘭芷若才知誤會了，衝口而出道：「你說的不是……」說到此，想想不對，連忙住口，眼睛向司馬龍瞟去，恰好司馬龍也正望着她。

這下蘭芷若的俏臉便格外的緋紅，嬌羞垂首，那還說得出話來。

蘭正純道：「小呆別跟你姐姐鬧了，你師傅到底替你姐姐找了個什麼師傅？」

蘭小呆道：「是啊！師傅已把姐姐介紹到玄冰神姥門下，憑師傅的天大面子，玄冰神姥才答應見一見姐姐的資質如何，而且還要龍哥哥立刻護送她前去玄冰峯。」

蘭小呆口中說出「玄冰神姥」四字，在場中人均聳然動容，就連梅天賜亦失聲道：「呆兒，你師傅說的，眞的是玄冰神姥麼？」

蘭小呆眼一瞪道：「是啊！這還有錯麼？」

梅天賜心道：玄冰神姥當年已與靈隱神僧齊名，論武功已達深不可測的境界，可惜只是傳言，江湖中人見過她的少之又少，曾與她交手的，就更鮮如麟角，因此誰也不知她的武功家數，也不知她武功的深淺。如今竟聞她欲收蘭芷若爲徒，這豈非天大的異數。

司馬龍與蘭芷若相視一眼，便均私心暗喜，想着這一路上，相伴相依，那還怕萬里奔波之苦。

不久司馬龍果然便護送蘭芷若西上玄冰峯了。

上路之後，蘭芷若思念家人，默默無言，司馬龍第一次與少女單獨相處，心中也有一種異樣的感覺，因此兩人均默不作聲，不知說什麼好，二人走了半日，竟未開言。

中午時分，到了一座城鎮，司馬龍忍不住開口道：「蘭姑娘，吃了飯再走好麼？」

這一句話，才打破了兩人的沉默。

蘭芷若進了城鎮，但見街市熱鬧，人來客往，心中一寬，便忘了離家的愁緒，緊倚司馬龍身邊，找了一家酒館，點了幾樣可口的小菜，又要了一小壺酒，二人竟相對淺斟細酌起來了。

飯畢，剛好有一條便船直放贛州，司馬龍心道：蘭芷若女孩兒家，起早趕黑走路太累，何不乘船直抵九江，再沿江西上，便可抵達玄冰峯了。

司馬龍把這意思向蘭芷若一說，蘭芷若此時一顆心已放在司馬龍身上，自然是言聽計從了。

當下二人下船，第二天中午，便到了贛州城。

在贛州城再轉乘一條快船，直放九江。司馬龍住頭艙，蘭芷若住中艙，後艙由船家自用，日中無事，便與蘭芷若併立船頭，欣賞沿途美景。

這一天來到萬安，過了萬安便是贛江十八灘，船行急流之中，驚險萬狀，其中尤以惶恐灘更令人驚心動魄。

但兩岸青峯如屏，水清見底，船滑行於碎石之上，蘭芷若便忘了險境，不絕拍手叫好。

不日來到九江，兩人在九江逗

掠上峯來了。

巫山十二峯綿延數十里，萬山叢聚，人跡罕至，要找一個人簡直難如大海撈針，司馬龍從早上到下午，馬不停蹄，依然毫無頭緒，不由急得要死。

就在此時，忽見前面不遠有一樵夫正在砍柴，司馬龍連忙上前，叫聲：「樵哥……」正想問話。

那樵夫伸手一攔，不讓司馬龍開口，牽着司馬龍的手就跑。

司馬龍心中奇怪，但見樵夫似無惡意，便跟着他走。

轉過一個山坡，從山邊向下走去，眼看已到水邊，前面無路，忽地在一塊大石後一轉，卻是一個洞口，樵夫輕輕的說了一聲：「隨我來。」他自己便領先鑽了進去。

司馬龍默運神功，隨後而進。

洞口不大，左拐右轉，黑漆漆的摸索前進了三四十丈，這才到了一間石屋。

石屋內一盞油燈掛於壁上，除有石桌石椅之外，還有一張石床，依壁鑿成，上舖被褥，其餘便是一些簡單的炊具。

到這時，那樵夫才開口道：「你丟了人麼？你是誰？能見告麼？」

司馬龍向這人瞥了一眼，但見他三十上下，身高六尺，虎背熊腰，方面大耳，不似邪物，便道：「樵大哥爲甚麼知道在下丟失了人？」

樵夫笑道：「我剛才見你滿山亂跑，狀似尋人，便知你必是丟了人了，你武功不弱，同是練武之人，怕你先碰上那魔頭，毫無防備，被其暗算，才把你引來此地。」

司馬龍道：「樵大哥知道擄人的是誰麼？」

樵夫道：「不錯！我亦是爲這妖孽而來。」

司馬龍道：「他到底是人是妖？」

樵夫道：「雖非妖物，但其武功之高，行事之毒，居心之險，也和妖魔無疑。」

司馬龍道：「樵大哥到底是誰？」

樵夫想了想，這才道：「我的來歷告知你無妨，但二妖孽未除之前，萬不可對人言，否則二妖孽便無法除去了。」他一頓，續道：「在下姓佟名孫，乃遼陽人氏。」

司馬龍一聽，心中一凜，忙道：「素聞遼陽有姓佟的奇俠，佟大哥知其人麼？」

佟孫微笑道：「我姓佟名孫，便是遼陽佟客的孫子。」

司馬龍一聽，不由聳然動容道：「遼陽佟客是劍仙一類的人物，豈料卻是佟大哥的祖父，既然如此，爲何尚要隱瞞姓氏，不敢被妖魔知悉？」

佟孫苦笑道：「佟某雖是佟客之孫，可惜祖父的技藝，所學未及一成，而且二妖孽十分厲害，佟某奉祖父之命，先來查探，目下已探悉其巢穴一二，正要回報祖父，待他老人家親臨巫山，一舉把妖孽殲滅，因此萬不可輕舉妄動，以免打草驚蛇。」

佟孫提起蛇字，司馬龍心中便一動，忙道：「莫非這二妖孽與『蛇』字有關麼？」

佟孫道：「這二妖孽乃師兄妹二人，男的是陰陽怪，一年之中，半年是男，半年是女，且天生奇淫，出道以來，也不知迷死害死多少美男少女，他的武功奇高，來去飄忽如風，善使一種淫蛇毒，只要中了，雖功力深厚，亦會亂性，不論男女，非縱淫至死不休。」

司馬龍皺眉道：「若女子落在他手上，豈非兇險之極？」

佟孫歎了口氣，道：「陰陽怪尚好鬥，但他的師姐七煞蛇女卻更厲害，她今年已達五十高齡，但瞧上去卻只得十五六歲，她採補的並非男子的陽精，相反卻是少女的元陰，因此與她交手的人，只要她向你迴眸一笑，你便立刻筋骨酥軟，內力全失，不必交手，先自敗了，多少高手就這樣傷在她的手下。」

司馬龍道：「佟大哥亦怕了她麼？」

佟孫苦笑道：「據說連女人亦被她迷住，更何況是男兒身，佟某不敢逞強，因此不敢與她正面相碰。」

司馬龍心道：蘭芷若落在這等妖孽手上，定然凶多吉少了，他心中不由大急，恨不得立刻挺身與二妖一鬥，拚死救出蘭芷若。

蛇魔雖滅　禍患延續

司馬龍忙道：「二妖孽隱身何處？」

佟孫道：「陰陽怪的巢穴已探清楚，就在陰陽峯上的陰陽洞內，但七煞蛇女住的地方，雖已知在巫山十二峯內，但具體位置，卻查探不出。」

司馬龍道：「小弟搜尋時，亦路過陰陽峯，怎的沒發現有何洞穴？」

佟孫道：「陰陽怪性極陰險，他選的居處也極隱蔽，那是在陰陽峯後山懸崖之上，距岸三丈左右，有一塊突出的大石，上下無路可通，欲上的人必須從崖頂躍上大石，才可看見洞。」

司馬龍略一沉吟，便霍然手按劍柄，劍眉一揚，道：「知道一怪所在，其餘那一怪便不難知悉了。」

留一日，順道上廬山，攀五老峯嶺，雲霧深重，猶如步履九天之上。

第三天，司馬龍這才又包了一條快船，船家年逾六十，除有兒女之外，尚有一位小孫子。

司馬龍見船家全住在船上，知是老實人家，便放心租用。

沿途停泊，兩人均上去暢遊一番。

不久船抵巴陵峽，再向西便是瞿塘峽。

這便是有名的三峽。

相傳在巫山十二峯下，怪事頻生，近日更有古怪離奇之事。

據說凡是美貌的女子經過巫峽，只要露了面，便必定失踪，而且毫無形跡可尋。

因此弄得過路的遊客膽顫心驚，船家甫入峽口，也照例的吩咐人客，女的切莫出艙，天打雷劈也要等過了巫峽再出來，否則船家概不負責。

來無踪去無跡，擄人的必定是妖怪無疑。

船到峽口時，船家也照規矩，吩咐蘭芷若切記不要出來，好歹留在艙內。

蘭芷若笑道：「有龍哥哥相護，當今世上有誰可以把本姑娘擄去？」

船家正容道：「姑娘千萬不可不信，此地委實已有不少漂亮女孩兒家失踪，一去不回，若小姐不依規矩，出了事，老夫可擔當不起。」

司馬龍勸蘭芷若先答應了船家，船家這才開船，沿峽而上。

巫峽風光秀麗，十二峯夾岸而立，峭壁千仞，怪石嶙峋，司馬龍自感大飽眼福。

蘭芷若呆在艙內，卻悶得要死，實在按捺不住，便不顧一切，鑽出艙來，老船家一見，連忙喝止，定要她返回艙內。

蘭芷若笑道：「老人家好意心領了，但若再把我困在艙內，只怕沒被妖怪擄去，先就把我悶死了。」

司馬龍對船家道：「老人家放心，若有妖怪，我等倒也不怕，便趁機把它捉了，替旅客除一大害。」

老船家見兩人均身佩利劍，知是練武之人，便不敢再多言，獨自走上船梢去了。

蘭芷若與司馬龍併坐船頭，欣賞山川名勝，談笑風生，樂不可支。

司馬龍雖在欣賞景色，但對那傳言心中存疑，因此雙眼不停的留意兩岸的動靜。

巫峽長近一百三十里，船再快也得走兩日路程。

這天黃昏時分，剛好進入巫山十二峯之下，夕陽斜照，倍添艷景。

司馬龍正與蘭芷若說笑，忽地看見峭壁之上，似乎有人影一閃，快如閃電，但再細看時，卻已不見了踪影。

司馬龍心中一凜，暗道：如此距離，憑自己的目力，決不致看差，難道當眞有妖怪出現了麼？

這般轉念，便問蘭芷若道：「芷若，妳見到山上有人影麼？」

蘭芷若不由笑道：「怎麼？你也相信世間眞有擄人的妖精麼？」

司馬龍無話可說，但剛才所見，卻也不能釋懷，便把蘭芷若硬勸進艙裏。

晚飯後，司馬龍在艙中陪蘭芷若談了一會，親手替她把艙門關好，這才回返自己的前艙。

司馬龍連衣也不脫，便躺在床上，不知爲甚麼，心中總覺不安，他把劍擱在身旁，心道：蘭芷若武功不弱，只要有响動，自己便馬上趕去救援便了。

就這樣到了四更左右，除了山風呼呼，江水滔滔，再無任何動靜。

司馬龍心中一寬，這才睡了一會，轉眼天亮了，司馬龍起身一看，毫無異狀，心中不由暗道老船家想必多心了。

他打算上岸走走，便呼喚蘭芷若出來，但一連叫了數聲，也不見她答應。

司馬龍心中一驚，連忙推開艙門一看，門窗如故，但蘭芷若卻不見了。

司馬龍連忙走到船尾，問老船家見人沒有？老船家也跟着忙了起來，從船頭尋到船尾，連艙板也掀起來看過，但蘭芷若偌大一個人，就這麼平白無故的不見了。

司馬龍心中又驚又急，心道：今回當眞撞鬼見怪了，他連忙吩咐船家靠岸。

船正靠岸駛去，司馬龍坐在艙中，心亂如蔴，猛地抬頭，便看見窗上有一朵紮成蛇樣的紙花，他心中猛然一跳，「蛇仙子」三個字便驀地跳上口腔，心知不妙，把蛇花收好，也不敢對老船家說，免把他一家人嚇壞了。

船到巫山靠岸，司馬龍付了船錢，打發船家自去，自己匆匆進了巫山腳下的城鎮。

他在城中周遭打探，看看有什麼强盜，是以「蛇花」爲記，但所有人均搖首答不知。

司馬龍猛然想起船行時，經巫山十二峯，似乎見岸上有人影一閃，便決定逕闖十二峯去了。

上十二峯山路崎嶇，但司馬龍此時的輕功造詣已有相當根基，因此急掠之下，不消一兩個時辰，便

佟孫道：「司馬兄打算如何？」

司馬龍決然道：「先行擒住陰陽怪，逼出七煞蛇女的所在。」

佟孫吃了一驚道：「司馬兄千萬不可魯莽，你一人前去，無疑白去送死而已。」

司馬龍道：「在下的女友已落在陰陽怪手上，若不及時救援，她的一生便完了，試問小弟怎可怕死坐待不理？就算拚了一死，亦誓去一闖。」

佟孫道：「但只須再等兩日，待在下的祖父趕到，二妖便不難除去了。」

司馬龍道：「小弟急於救人，是否除妖尚在其次。」

佟孫歎了口氣道：「但只怕你救人不成，先喪在二妖手上。」

司馬龍決然道：「就算死，亦不能坐視不救。」

佟孫苦笑道：「司馬兄既執意一試，在下亦不敢阻攔，但司馬兄可知二妖的師承出處？」

司馬龍想了想，便霍然而悟道：「莫非與傳聞中的蛇仙子有關麼？」

佟孫點頭道：「果然不錯，二妖的師傅便是蛇仙門掌門人蛇仙子的二大首徒。」

司馬龍一聽，心中亦不由一凜，但僅一霎間，便又決然道：「在下亦知蛇仙門的厲害，但為救人，也顧不得許多了。」

佟孫一聽，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那便走吧！」說着欲出洞而去。

司馬龍奇道：「佟兄去哪？」

佟孫道：「既司馬兄捨身救人，在下只好亦捨命相陪了。」

司馬龍忙道：「佟兄志在除妖，只待佟老前輩駕臨，一切便可保穩妥，何必急在一時？」

佟孫笑道：「司馬兄意在救人，在下志在除妖，何不合二為一，彼此相助。」

司馬龍不由亦大笑道：「很好！彼此目的不同，但效果一樣，大可同心合力，對付這等害人妖孽。」

兩人躍出洞來，循來路翻過山頭，到了陰陽峯上，果見後山崖畔，突出一塊大石，三丈方圓，但仍不見洞口。

佟孫停住道：「此處便是陰陽洞所在，陰陽怪必定尚在洞中，日落之前，他絕不會出來，因此進洞仍以隱秘為佳，最好悄悄救出令友，待家祖趕到，便可以一舉全殲妖孽。」

司馬龍道：「一切依佟兄主意便了。」

佟孫輕輕一躍，下落三丈，立在突出的大石之上，向司馬龍招手。

司馬龍亦飛身而下，果見壁上凹陷之處，有一洞口，僅容一人俯身而入，洞前藤蔓深垂如簾，極為隱蔽。

司馬龍舉步便欲進去。

佟孫一把拉住，悄聲道：「此地佟某比你熟悉，還是由我領前。」說着領先而進。

司馬龍緊隨在後，左彎右拐，十丈之後，洞勢漸寬。

佟孫停步，附耳對司馬龍道：「司馬兄練過壁虎功麼？」

司馬龍道：「勉强可以應付。」

佟孫一聽，便微一提氣，飛身而上，貼於洞頂，向前游行，其輕功造詣，竟比司馬龍猶勝一籌。

司馬龍這才知道佟孫所言非虛，因為憑他的身手，武林中能令他畏懼的，只怕也不太多了。

司馬龍亦循佟孫而進，首尾相接，勉强可以跟上。

不多一會，二人已游進十餘丈，但見兩面壁上，露出七八間石室，室中人影幢幢，陰森之氣如入鬼域。

司馬龍身形一掠，便與佟孫併肩，佟孫知司馬龍欲問，連忙搖手示意，表示尚未到達。

二人再進五、六丈，忽見天光，佟孫輕喝一聲：「快隨我來！」話聲未了，人已鑽入蘿蔓中，迅如閃電向下一沉，沒入草叢之中。

司馬龍跟踪而下，又欲開口。

佟孫又一面止住，一面牽手滑行而前，到了一座花林當中，這才放手停下，隱身樹後，輕聲道：「已抵虎穴，務須小心。」

司馬龍見佟孫身手造詣已達絕頂境界，暗佩果然是遼陽佟家絕學，他既如此小心謹慎，心道二妖孽莫非當眞如此厲害？於是便道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動手吧！」

佟孫道：「不，救人的機會衹得一次，若把魔頭驚動，他搶先下手，便再無機會了。」

司馬龍暗暗佩服佟孫的見識，便點頭表示贊同其意。

就在此時，便聽到有人聲走近，二人連忙屏息靜氣，向外看去。

只見這洞廣達數十頃，四面峭壁百丈，上見青天，其實是一處大裂隙。

洞中樹木青葱，花草遍地，嫣紅姹紫，艷麗非常，但花均成蛇狀，十分恐怖。

此時已見一位艷麗女子，從一座石室走出，直向他們隱身之處走來。

艷女上身一件短褂，下面短褲僅可及膝，腿臂全露，酥胸也僅半遮半掩，赤足披髮，手中挽着一個籃，跳躍向前，一面扭頭向石室那面說道：「不過是兩個蛇果罷了，還怕我不會採麼？」

艷女說着，已走入蛇果林中。

佟孫一見，怕被艷女發覺，嚷叫起來，便大費手腳，便欲拉司馬龍躲過一邊。

司馬龍卻不動，佟孫心中着急，不知司馬龍有何舉動，待艷女已至身前丈許時，再想躲避，已自不及了。

就在此時，司馬龍卻忽然身如飄風，疾速掠出，腳走百花幻步，穿行於蛇花叢中，直向那艷女掠去，他的身形奇幻，那艷女連叫聲來不及發出，便被司馬龍併指一點，封住了穴道。

司馬龍把艷女提起，倒縱而回，身形之快，猶如鬼魅。

司馬龍把艷女向地上一放，對佟孫笑道：「佟大哥，這豈非活舌頭麼？」

佟孫見司馬龍露了這一手身法，心中也大為佩服，心道：遼陽佟客已聞名海內，豈料武林中臥虎藏龍，這司馬哥兒的身法，竟就與自己佟家眞傳不相上下。

二人提着那艷女，再入蛇花林深處。

佟孫拍開艷女的啞穴，道：「妳想活命，便不准呼喊，回我的問話，知道麼？」

那艷女翻了翻俏眼，滿面驚惶。

司馬龍知她怕死，便拔出寶劍，抵住艷女的咽喉，道：「那應該昨晚擒來的姑娘現在何處？說！」

艷女戰抖道：「在……左邊第三間石室中，捆在那裏。」

司馬龍急道：「她……怎樣了？陰陽怪下手了麼？」

艷女道：「還……沒有，因為主人這月還是女身，但今日申時一交，入了九月，主人便恢復男身了！」

司馬龍抬頭一看日影，已近申末，心中不由大驚，伸手一點，又封住艷女的啞穴，道：「佟大哥，等不及了，立刻動手吧！」

話音甫落，人已箭般穿出林外，不顧暴露身形，向左面第三間石室撲過去。

佟孫未及阻攔，無奈只好抛下艷女，跟着向石室衝去。

佟孫知此舉必然驚動陰陽怪，因此也不進室，取出銀鞭，反身當門迎敵。

果然二人已被月下的妖女發覺，齊聲驚呼起來。

司馬龍剛衝進石室，陰陽怪已潑風般的捲了出來，口中嬌喝道：「何方賊子，敢到這兒送死？」

佟孫也不答話，銀鞭一揚，封住石室入口，擋住陰陽怪的去路。

陰陽怪連衝數次，均被佟孫擋了回去，直急得哇哇怪叫，反手取出一對陰陽環，欲鎖住孫佟的銀鞭。

但佟孫的鞭法傳自遼陽佟客，非同凡響，而且他目的乃在纏住陰陽怪，因此任陰陽怪絕頂武功，亦難奈他何，二人殺得難解難分。

司馬龍一腳踏進石室，便有二名妖女上前截住，穿着與先前那被擒的艷女一般無二，二人二把短刀，直向司馬龍刺來。

司馬龍不欲糾纏，手中紫龍劍一揮，「察」的一聲輕响，兩妖女的短刀便立被削斷，司馬龍閃到妖女身後，併指一點，二妖女登時倒地不起。

就在此時，一聲嬌叱，發自司馬龍腦後，司馬龍立感一股勁風已到腦後，他右腳向前一踏，百花幻步隨意而發，旋過身來，紫龍劍已封住門戶，定睛一看，心中不由一蕩。

眼前偷襲的妖女，全身上下一絲不掛，雪肌冰膚，雙峯抖顫，極為撩人。

司馬龍雖然風流，但不下流，他立刻便收攝住心神，手中紫龍劍一緊，便刺了過去。

這裸女却比剛才幾名妖女强，她閃身讓過，立刻欺身而上，其勢倒也十分兇猛。

司馬龍不敢糾纏，腳踏百花幻步，一順劍法，逼開裸女短刀，欺身直上，併指點出。

裸女的曲澤穴立被封住，撒手丟刀，人也躺下。

司馬龍不再理會裸女，又向前掠去，石室之中，已無其他妖女，只在屋角柱上有一女子，頭兒低垂，長髮遮面，被捆在柱上。

司馬龍以為這便是蘭芷若，心中大憐，不及發聲，便上前一劍，排斷繩索，這女子大概是被捆久了，繩索一鬆，人便倒地。

司馬龍連忙蹲下身來，把那女子抱起翻轉一看，不由大吃一驚，原來這女子並非蘭芷若，卻是李正剛山主的千金李清！

這時李清已醒過來，鳳眼微睜，見是司馬龍，不由微微一笑，身子便向司馬龍靠過來，貼了個密。

司馬龍心急蘭芷若的生死，並未留意李清的神情，他急道：「李姑娘，你怎會到這兒來？你見了芷若姑娘了麼？」

李清嬌哼一聲，並不回話，卻閉上眼睛道：「我的手足發麻，站不起來。」

司馬龍無奈，只好仍然抱着她的嬌軀，伸手在她的四肢上一陣按摩。

李清的臉蛋微紅，身子偎得司馬龍更緊了，好一會，這才推開司馬龍的手道：「好了。」

司馬龍見她能站起了，便又連忙追問她一句。

李清道：「我偸偸下山找你，沒料到反落入妖人手中，幾乎……」說到此，突然住口，滿面緋紅，含情脈脈的瞧着司馬龍，續道：「幸虧你及時趕到……」

司馬龍這時心繫蘭芷若安危，並未留意李清的兒女羞情，又忙道：「那妳是否見到芷若？」

李清道：「昨天那妖人擒我回來時，在路上又遇上一個妖女，腰間正挾着蘭姑娘，這陰陽怪喊那妖女作師姐，聽他們說話，似乎並不住在一處，因此那女妖住在何處，把蘭姑娘帶去甚麼地方？我就不知道了。」

司馬龍一聽，便知蘭芷若已被七煞蛇女所擒，這七煞蛇女雖是女人，但專門採補少女的元陰，蘭芷若落在她手上，不知要被她如何折磨，司馬龍想及此，不由越發焦急起來。

他想了想，一回頭見了那被封了穴道的裸女，心中一動，便上前一腳，解開了裸女的啞穴，用劍指着她喝道：「七煞蛇女藏身何處？快說！」

裸女咬牙不語。

司馬龍劍尖逼近一寸，道：「你想死？」

裸女道：「你殺了我好了，我說出仙姑的住處，一樣要死，而且死得更慘。」

司馬龍冷笑道：「我正要除去這妖孽，妳說出來，我放妳逃生便了！」

裸女充耳不聞，大有拚卻一死之意。

司馬龍見她一絲不掛，本不欲下手，但心牽蘭芷若的安全，也顧不得憐香惜玉，伸指向裸女的「雲門穴」一點。

裸女隨即臉色大變，氣喘如牛，滿地打滾，不一會，便慘叫道：「我受不住了……你殺了我吧！」

司馬龍硬着心腸冷笑道：「我不會殺妳，但讓你嚐夠萬蟻咬心的滋味！」

裸女終於抵受不住萬蟻咬心的滋味，慘呼道：「我……我說了。」

司馬龍道：「我在聽。」

裸女無奈道：「那仙……姑住在雲雨峽。」

司馬龍道：「雲雨峽是甚麼地方？如何走法？」

裸女道：「雲雨峽在巫山第七峯……陰陽峯向東，翻過兩座山頭便到了……你快解開我的穴道！」

司馬龍知她不敢說謊，因爲世上決沒人能夠抵受萬蟻咬心，不死不活的滋味，便隨手拍開她的「雲門穴」，輕喝一聲道：「滾吧！最好不要再讓我碰上妳。」

裸女神色古怪的盯了司馬龍一眼，似乎驚奇他竟可以對她的美艷肉體無動於衷，然後才匆匆的跑了。

司馬龍對李清道：「走吧！」

李清在屋角拾回她的佩劍，跟着而出。

此時佟孫已與陰陽怪交手百招以上，兩人均功力大耗。

司馬龍一挺紫龍劍，道：「佟大哥請退下，待小弟收拾這陰陽妖孽。」

說着紫龍劍已疾捲而上，把陰陽怪捲住。

陰陽怪的內力已被佟孫耗去不少，此時碰上司馬龍的紫龍劍，兵器上先自吃了虧，登時被逼得左支右絀。

陰陽怪猛一咬牙，退後丈許，出掌當胸，渾身隱隱泛出紅光來。

佟孫一見，連忙叫道：「司馬兄小心他的陰陽功！」

司馬龍一咬牙，亦運起風流神功，在陰陽怪兩掌向前推出之際，司馬龍的左掌也迎了上去，同時右手紫龍劍劍光直射陰陽怪。

陰陽怪的陰陽功用來對付陽氣不足的對手，威力奇猛，但碰上紫龍劍的猛烈陽剛之氣，便如雪碰烈日，稍觸即溶。

陰陽怪的陰陽功甫觸便被破去，嚇得陰陽怪怪叫一聲，如飛的逃去了。

司馬龍也不追趕，忙對佟孫道：「佟大哥請代照顧李姑娘。」

佟孫道：「司馬兄如此急忙做甚麼？」

司馬龍道：「蘭姑娘已落在七煞蛇女手上，若不及時救援，她就完了！」

說着欲走，但卻被李清纏住。

李清道：「我因你而被擒，要照顧除非由你來照顧，否則我只有跟定你走了！」

司馬龍再三解釋七煞蛇女的厲害，但李清決然道：「她再厲害，我拚了一死，便不怕她了！」

司馬龍被她纏得無法可施。佟孫見狀，便微笑道：「李姑娘功力雖然稍弱，但七煞蛇女善使陰功，有一位姑娘在你身邊，便勝過佟某許多了！」

司馬龍無奈道：「那唯有請佟大哥在此纏住陰陽怪，不要讓他與七煞蛇女會合，順便等待令祖佟大俠駕臨，一舉把妖孽全殲了！」

佟孫微笑着答應了，心道：七煞蛇女連我也不敢去惹，你司馬兄是否保得生命，就看你的定力如何了！

* * *

司馬龍帶了李清一道，依裸女所示路徑，向東趕去。

他此時心急如焚，猶如雲飛電奔般向前疾奔，他這一全力施展輕功，李清便大感吃力，她拚命飛掠，依然落後，直把她累得香汗淋漓，氣喘吁吁。

司馬龍心中一軟，便扶着她走。

李清卻趁機一把拉住司馬龍，停了下來，道：「龍哥哥，我實在走不動了，停下來歇歇再走好麼？」

司馬龍急道：「哎呀我的大小姐！救人如救火，若遲了救蘭姑娘，她就完了！」

李清道：「人家走不動嘛，你又跑得這麼快，也不體諒人家！」

司馬龍道：「你知道蘭姑娘若被七煞蛇女折磨，她還有命在麼？」

李清見他如此着急蘭芷若，心中不由醋意大生，嗔道：「她的生命重要，難道我的就不要緊麼？這般下去，只怕沒救出她，我先就累死了！」

司馬龍氣道：「叫妳不要來，妳偏要跟來幹嘛！」

李清被司馬龍責罵，心中格外難過，忍不住便哭了起來，道：「人家辛辛苦苦來找你，你偏這樣待我……你既然如此，又何必救我？不如讓我死了好！」

司馬龍從未見過這等帶雨梨花，心中先就軟了下來，站在一旁，搓手皺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李清見狀，知他到底心中有愛護自己，這一喜，淚便停了，她一手拉住司馬龍，道：「龍哥哥，你也先休息一下麼！」

司馬龍賭氣道：「我不累，就站着等妳好了！妳若不去，我一個人先去救人便了！」

李清咬咬牙，站起來，道：「好！走啦！我陪着你去，便是死了，我也甘心。」她的臉上，淚痕猶未乾透。

司馬龍歎了口氣，他也弄不清這等女兒家的微妙心事，他不再說甚麼，但腳步也不由放慢了。

兩人連翻兩個山頭，依然尋不到雲雨峽的所在，天也黑了下來，更難尋找，走着走着，連路也看不清了，方向也亂了。

司馬龍心中一急，腳下不由又快了起來，李清也不開口說話，咬牙跟在他後面，但一個踉蹌，人便摔倒了。

司馬龍連忙止步道：「妳……妳又怎麼了？」

李清勉強掙扎爬起，道：「我……我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！但走啊，再去找找，大概也快到了。」

司馬龍見她一步一拐，低頭一看，李清的腿上被石子擦破，血直向下流，又知她兩天沒東西下肚，心中不由不忍，便道：「你先坐下，我替你包紮。」

司馬龍扶李清坐下，掏出金創藥，替她敷上，又從自己的衣衫上，撕下一條布條，小心替她包紮好。

這時天已全黑下來，山深林密，四周一片漆黑，連路也找不到了。

李清心中一甜，便鼓起勇氣，掙扎着站起來，道：「趁天剛黑下來，再去找找吧！」

司馬龍見李清如此熱心救蘭芷若，心中對她的反感便減輕了不少，他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再找下去，我怕你支持不住了！先找個地方歇下來，再作打算。」

司馬龍扶李清走入林中，拾了一些枯枝，生起一堆火來，然後吩咐李清道：「你在此等着，別讓火熄掉，也別走開，我去找點吃的東西來。」

李清見司馬龍忽然對自己如此體貼，心中一喜，便甚麼兇險困倦也忘記了。

李清靜靜的坐在火堆邊，一面添火，一面等着。

不一會，司馬龍便提着一隻野兔走回來，並且已剝好洗淨，二人便在火堆把兔子燒了吃，倒也十分香甜。

吃完之後，司馬龍怕林內有蛇蟲侵襲，略一打量，便對李清道：「地上過夜不安全，還是到樹上去吧！」

司馬龍說着，飛身上樹，在一個大樹杈處，用劍削出一座平台，又飛身向下，抱起李清，騰身而上，把她放在平台正中，自己則在外面守護。

李清見她處處爲自己着想，心中欣喜，便逗他說話。但司馬龍的心有一大半在蘭芷若身上，也不答話，閉目養神。

此時是秋深夜半，露濕霜重，一陣山風吹來，李清不由打了個冷顫。

司馬龍心一軟，低聲道：「你冷麼？」

李清嬌嚷一聲：「冷！好冷啊！」說着，整個身子趁機向司馬龍偎靠過來，柔順得猶如一頭小狸猫。

陣陣少女的甜香，直飄進司馬龍的腦際。

司馬龍心中不由一蕩，雙臂一伸，便把李清的嬌軀抱住了。

李清連忙用兩手握住司馬龍的手臂，頭兒微仰，靠在司馬龍的頭側，完全是一副索吻的姿勢。

司馬龍的嘴唇正欲向李清的玉唇上湊去，但忽然警覺，不可如此放浪，便欲縮開，但他的雙手已被李清緊緊握住，平台的位置不多，無法推開她的嬌軀，只好連忙收攝心神，調運內息，沒多久，也就沉

沉睡去了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司馬龍突被一陣驚鳥吵聲驚醒，睜目一瞧，李清仍自香夢酣甜，鼻息咻咻，中人欲醉，自己的臉竟和她貼在一起，嘴唇上也似乎有點香甜，臉上不由一熱，連忙轉過頭去，推醒李清。

李清睜眼望了司馬龍一眼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不知為甚麼，這一覺好香甜啊！過一會天就亮了。」說着兩臂微張，輕輕伸了個懶腰，身子也就連連碰上司馬龍的懷中。

司馬龍但覺觸體軟綿綿的，心中又不由一蕩，他說話也不由溫柔起來，道：「那面有鳥驚飛，我們快去看看。」

李清格格一笑，道：「睡過一覺，我甚麼疲倦也沒了，你說怎樣就怎樣好啦。」

司馬龍抱起李清，躍下樹來。其實憑李清的輕功，她大可不必司馬龍相抱，但她詐作不能，任由司馬龍抱她下去。

兩人下了樹，那面的鳥聲叫得更急了。

循聲尋去，沒多久，便見一隻大鷹踞枝而立，雙眼盯着一叢灌木，似在等待甚麼。

司馬龍循大鷹的視線望去，只見一隻鸚鵡，躲在灌木叢中發抖。

司馬龍心中不由可憐起鸚鵡來。

就在此時，那鸚鵡已開口說人話道：「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」

李清一聽，心中大奇，便走到灌木叢中，那鸚鵡一見，振翅便飛到李清身上，向她懷裏直鑽，樂得李清格格大笑，雙手捧護着牠。

就在此時，那大鷹一聲怒嘯，似乎怪責李清多管閑事，兩翅張開，幾達四尺來闊，凌空便向李清撲去，其勢迅猛，轉眼便到李清身後，鋼爪鐵喙，同時向李清攻去。

司馬龍一見，唯恐大鷹把李清傷了，不及發聲示警，猛運一掌，便向大鷹拍去。

大鷹挨了司馬龍一掌，被震出五尺，但並未受傷，一聲怪嘯，巨翅一翻，轉向司馬龍攻來。

司馬龍本不欲傷牠，因此只運了一二成功力，豈料大鷹如此兇悍。

此時那鸚鵡也忽然大叫道：「殺死牠！殺死牠！牠是七煞蛇女的耳目！」

司馬龍一聽，心中一凜，心道：若牠是七煞蛇女的耳目，便決不容牠回去報訊了！

司馬龍殺心陡生，手疾向前一伸，便抓住大鷹的巨翅，大鷹回頭就啄，司馬龍猛運六成眞力一抖，大鷹渾身骨節全鬆，頭向下一垂，立刻死去。

司馬龍把死鷹摔在地上，轉身向鸚鵡道：「你認識七煞蛇女麼？」

鸚鵡道：「我識！我識！」

司馬龍又道：「你知道她住的地方麼？」

鸚鵡道：「我知道！我知道！」

李清搶着道：「你帶我們去好麼？」

鸚鵡一聽，連忙大叫道：「不敢去！不敢去！仙姑兇！仙姑兇！」

李清道：「有我們，你怕甚麼？」

鸚鵡的藍眼珠在李清身上一轉，道：「女的不行！男的貴姓？」

李清料不着這鸚鵡還會相人性別和武功，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：「他麼，說出來嚇你一跳，他是風流俠客大游龍！專門對付女人的厲害邪功！知道麼？」

鸚鵡一聽，竟連連點頭，呱呱大叫道：「風流俠客大游龍，風流俠客大游龍！不怕仙姑的邪功！不怕她，不怕她！走啊，怕怎的？」

鸚鵡說着，振翅便向前飛去，但並不太快，倒似存心引路。

司馬龍連忙與李清跟上前去，司馬龍忍不住好笑道：「甚麼時候，你替我起了風流俠客大游龍的外號了？」

李清嬌笑道：「你原叫玉面風流客，但不及風流俠客動聽，既然如此，若不改稱『大游龍』，怎配得上風流俠客四字？」

司馬龍不由苦笑道：「我算甚麼風流俠客大游龍了？」

司馬龍自己不肯承認，但自李清這麼一說，那鸚鵡卻是通靈之鳥，以後經牠在江湖中隨處一叫，「風流俠客大游龍」的名號，卻已傳遍江湖，司馬龍就算跳進黃河也洗不脫了。

傳來傳去，「司馬龍」三字倒被「游龍」二字掩蓋了去。許多武林人士只知他是游龍而司馬龍卻被人忘卻了。

司馬龍——游龍，與李清一道，隨鸚鵡跑了一段山路，越過一座山峯，立刻見到腳下一條長長的山峽，雲封霧迷，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雲雨峽。

鸚鵡向李清肩上一落，叫道：「游龍！游龍！仙姑之洞！仙姑兇，仙姑兇！」

游龍——司馬龍略一打量，便對李清說道：「你在這兒等着，我下去走走看！」

李清不肯，道：「我和你一同去，要死，便死在一處罷了！」

游龍無奈，只好帶李清下去。二人展開輕功，向峽中飛去，轉眼沒入雲霧中，耳際猶聽那鸚鵡叫道：「游龍！游龍！仙姑兇！仙姑兇！」

游龍這時牽掛蘭芷若的安危，那還理會得許多。

二人穿過雲霧，落入谷中，四面一看，頭上密雲如蓋，下面卻是遍地奇花異草。但見濃香四溢，目迷五色，花林密佈，可惜花狀似蛇，令人目睹心寒。

蛇花林深處，屋舍隱約可見，山旁飛瀑倒懸，恍如銀鍊，溪清見底，綠苔映波。

游龍無心欣賞，急急向前飛掠。

剛抵蛇花林邊，便見有兩女子在樹後哭泣，上下裝扮，也與先前陰陽怪那兒所見妖女差不多，但面色蠟黃，憔悴不堪，哭得極為傷心，便連游龍與李清走到身前，也未發覺。

李清揮劍便欲砍下，游龍忙攔住道：「不要濫殺無辜！問清楚再說！」

李清無奈收劍哼道：「哼哼，好一位風流俠客大游龍！見了女人，心便先軟了！」

游龍也不理她，走上前，問了兩句。

這才把那兩女子驚醒，抬頭見到游龍和李清，連忙哭訴道：「我等本是好人家兒女，被妖女擄來，迫作賤役，目下生不如死，還望二位大俠拯救！」說罷叩頭不已。

游龍皺眉道：「前晚妖女是否帶回一位姑娘？現在何處？」

那二女回道：「是的，那位姑娘會武功，現在被妖女制服在寢宮之中，因她不肯相從，已吃了不少苦頭了！」

游龍忙道：「那寢宮在何處？」

二女子一指蛇花林深處道：「那面第三進最正中最大的一間。」

游龍一聽，不再詢問二女，便向屋舍那面掠去，李清在後跟着。

二人尚未走到一半，便聽頭上羣鷹亂嘯，而且作勢下撲，李清早舞起寶劍，護住頂門。

游龍抬頭一看，竟有十幾隻之多，下撲勁風，已隱隱侵體，不敢大意，運力便連發數掌，把大鷹打下三四隻來。

羣鷹一聲長嘯，振翅而去。

游龍怔了怔，尚未弄清究竟，眼前已多出一人，竟不知她來自何時？來自何處？

如此輕功，游龍心下不由駭然，他向這女子定睛一看，心中就更燥熱難擋。

但見這女子看似不過十四五，秀髮如長蛇，散披肩上，明眸皓齒，柳眉桃腮，妖媚入骨，渾身上下僅披了一襲輕綃，與裸體並無多大分別，美腿玉乳，撩人心蕩。

游龍心中一震，憶起佟孫所言，七煞蛇女年過五十，但卻猶似十四五少女，知此女必是七煞蛇女無疑，便一挺身，把李清擋在後面。

這女子果然是七煞蛇女，她空着手站着，也不動手，望望游龍，又望望李清，似乎驚疑這兩名男女，竟敢在她七煞蛇女面前撒野。

好一會，七煞蛇女才道：「你這兩名小鬼膽量可不少，竟敢撞上我這兒來，還動手打死我的神鷹！」

她目光灼灼的盯着二人，又嘻嘻一笑，道：「但這也不算甚麼，只要你二人肯聽我的話，留下來，這丫頭我收她為徒，至於你麼……」說着她向游龍嫣然一笑，「我雖然不喜歡男子，但把你送去我師傅處，嘻嘻，你就受用極了！但你切莫忘恩負義，須記住我的好處，有空便要回來陪我快活一會。」

七煞蛇女說着，向游龍又嫣然一笑。

七煞蛇女一連兩笑，游龍心中便連震兩次，但幸而他練的是風流神功，女人專長的媚功對他不起作用，這才不致立刻昏倒。

游龍收攝心神，喝道：「無恥妖孽！作惡多端，今日碰在我手上，是你劫數難逃，你若肯乖乖交出我妹妹，倒可暫時留你一條生路！」

七煞蛇女笑道：「你這娃兒，多大年紀了？敢在我面前口出狂言？我問你，你妹妹叫甚麼名字？」

游龍道：「這妳不要管，我只問妳，妳到底把她怎樣了？放不放人？」

七煞蛇女笑道：「原來你是說前天那個女的？你放心，這可是一個活寶貝，我如何捨得把她糟蹋了？但她不肯乖乖陪我快活，我不過出手打了她幾下，略作懲戒罷了！」

游龍越聽越怒，大喝道：「妳到底放不放人？」

七煞蛇女笑臉絲毫不變，她出道以來，尚未碰上對手，眼前這兩位小娃娃，如何放在她的眼內？她笑道：「不放又如何？幸好你有一副俊秀模樣，人見人愛，換了別人，早就上西天去了！別不識抬舉，你知道我師傅是誰麼？說出來嚇你一跳，她就是銷魂蕩魄蛇仙門主蛇仙子！你總該知道她肯要你的好處吧！」

游龍冷笑道：「妖孽名字，早聽過了！待本少爺收拾妳後，自然會再去找她算賬！」

七煞蛇女道：「好大的口氣，但可惜你進了雲雨峽，便休想再出去了，還能再去收拾人麼？」

七煞蛇女說罷，忽地仰天大笑起來，她這一笑，李清立刻花容失色，喊了一聲「龍哥哥」，便軟癱在地上。

游龍卻毫不爲所動，他自己並不知道，他的風流神功，恰恰是「妖女邪功」的尅星，七煞蛇女的「銷魂蕩魄媚功」，碰上「風流神功」，恰如冰雪碰上烈陽，稍觸便即消溶了。

游龍大喝一聲：「妖孽竟敢暗箭傷人！」他單掌一立，運足六成風流神功，便向七煞蛇女拍去。

七煞蛇女見游龍功力不差，心中大喜，暗道：他的內力如此了得，那床上功夫必然厲害，正合本仙姑的心意！

她不由便着了「風流神功」的迷惑，對游龍憐愛起來，不忍傷他，只欲生擒。

她一錯雙掌，便來抓游龍，她這一手，乃蛇仙子傳授，玄妙萬端，游龍雖然百花幻步閃避，依然驚險百出，有好幾次幾乎被她抓住。

游龍心中一驚，不得不拔出紫龍劍，以「百花松濤幼劍」施展起來，才勉强抵住七煞蛇女的擒拿攻勢。

七煞蛇女一見游龍亮出紫龍劍，不由又驚又喜，她呵呵一笑道：「這件寶貝原來在你手裏？好極了！這當眞是天生的一對兒！你等着，我也有一把呢！」

七煞蛇女說着，從容的便從劍光中穿了出去。

游龍眼見七煞蛇女在紫龍劍光中，竟可以從容進退，來去自如，這才知道七煞蛇女的功夫，竟比陰陽怪還强了數倍。

就在游龍一怔間，七煞蛇女已閃到李清面前，順手一抓，便把李清夾在腋下，如飛的向屋舍掠去，李清便連叫的機會也沒有。

游龍又驚又急，心道：一個尚未救出，一個又陷魔手，這個臉可丟得大了！他情急之下，拚死追上前去。

但轉眼便不見了七煞蛇女的踪影。

游龍已接近屋舍了，忽地身邊聽到一聲輕震，身子似被甚麼扯了一把，幾乎一跤摔倒。

游龍連忙止步，穩住身形，低頭一看，腳下碧草如茵，四面一望，蛇花林如舊，屋舍也就在面前。

游龍又舉步向前，但這一動腳，眼前一閃，已失屋舍的所在。

游龍四下一望，不知怎的，屋舍又已到了身後，游龍向後面轉身衝去，剛轉過兩叢蛇花林，屋舍又已不見，再一看，屋舍已到了右面了。

就這樣，屋舍忽前忽後，忽左忽右，游龍心中也迷糊起來了。蛇花林此時也像長了腳似的，移來移去，直把游龍弄得頭昏腦漲。

游龍不知，這是五行八卦九宮妙陣，他累得滿頭大汗，依然難踏出蛇花林半步。

游龍沒法，剛停下來，那七煞蛇女的笑聲卻已傳來。

游龍連忙站起，挺劍以待。

七煞蛇女笑道：「娃兒，憑你這點能耐，便想闖出蛇花大陣？可笑！可笑！趁早投降，免自找苦頭，把你累死，我還捨不得呢！」

游龍不答她，依然挺劍戒備。

七煞蛇女又笑道：「你緊張甚麼？我根本不必出手，你也必死無疑，你若不信，只須向左三步，再倒退三步看看，便知你自己的結果了！」

游龍一聽，不由自主，便依她的話一走，忽然便見到一堆白骨，兵器撇在旁邊，不由倒抽一口冷氣，後退兩步，白骨又忽然不見。

游龍心道：這莫非是障眼妖法麼？

七煞蛇女道：「這絕非幻法，白骨主人的武功，比你高出幾倍，但到頭來也是白骨一堆！」

游龍咬牙暗道只待你出現，便拚個同歸於盡便了！

七煞蛇女卻已洞悉他的心事似的，依然笑道：「小子！你別不知好歹，不說你已身陷蛇花林大陣，就算在外面，你亦決非我的對手，本仙姑只是珍惜你一副英俊玉面罷了，你乖乖陪我快活，便可保住命來！」

游龍正無可奈何時，耳際又聽到大鷹的嘯聲。

七煞蛇女忽然道：「神鷹示警，好小子，原來你尚伏有援兵！你別高興，待我先收拾了你的援兵再來與你裁決！」

七煞蛇女說完，便寂然無聲。

游龍心中大奇，暗道：李清姑娘也被她擒下了，佟大哥又遠在陰陽峯等他的祖父，此時還有甚麼救兵？

他想來想去，想不出所以然，心中一急，不由又依着七煞蛇女剛才所說的步法，向左三步，退後三步，連走幾次，忽然便撞到一個人的身上，連忙退後一步，那人又一閃不見。

這一瞥之間，游龍已認出那人是一個女子，但並非七煞蛇女，便急問道：「請問姑娘是否被妖女所誘，陷身入林？」

果然有女子答道：「正是！你呢？」

游龍道：「我爲救人而來，卻陷身在此出不去了！」

那女子又問道：「你是誰？現在何處？怎的看不見你？」

游龍道：「我就在你身邊，但這蛇花林很怪，因此近在咫尺，卻無法相見，我是司馬龍，又叫大游龍，你呢？」

六通神女發出一掌把毒霧震散。

那女子吃驚道：「你是大游龍司馬龍麼？」

游龍道：「你認識我？你是誰？」

那女子不答，卻道：「你有辦法讓我見到你麼？」

游龍道：「我試試，但你千萬莫動！」

那女子答應了，游龍又依剛才步法，在前三步，退後三步，走了幾次，便聽到那女子在後面叫道：「哈！我見到你了！」

游龍聞聲連忙轉身，幾乎與那女子面貼面的碰着了。他正要退後，那女子卻忙道：「你不要動，再動又見不到了！」

游龍只好不動，向那女子一打量，心中不由一陣激蕩。原來這是一位十八九歲的少女，美極了，簡直有如天仙下凡，令人見了，忘餓忘愁，神魂飄蕩。

游龍怔了一會，這才記得詢問道：「請問姑娘芳名？」

那少女想了想，便坦然道：「我姓雲，叫璣兒，雲中虎是我祖父。」

游龍吃驚道：「原來妳是武林奇人雲中虎的孫女雲璣兒麼？」

雲璣兒輕輕一笑，道：「我的名字，你大概是在祖父那口中聽到的吧？祖父他……討厭死了，到處要拉人做孫女婿……哎喲，不說啦，羞死人了。」

游龍一聽，心中也有點好笑，心道雲姑娘天仙似的，還愁找不到好夫婿麼？他也把自己的事大略的說了。又問雲璣兒怎會來到此地？

雲璣兒道：「此事說來話長，自祖父命赤焰神偷把青鳳劍送上給我，但他卻竟然沒有送到……」

游龍道：「此事我也在場，想必是那老偷兒半途改變了？」

雲璣兒眉一揚道：「祖父開口要辦的事，當今世上誰敢不從？老偷兒敢改變麼？那是他在半路上被人把青鳳劍搶走了！」

游龍奇道：「在赤焰神偷手上搶劍的人是誰？誰有這份本領？」

雲璣兒咬牙道：「除了七煞蛇女還有誰？她居然連祖父也不放在眼內，把赤焰神偷揍了一頓，還要他向祖父傳話，說她不日還要找祖父較量較量！祖父如何忍得下這口氣？但他從不向女人出手，因此對付七煞蛇女，便只好由我頂上了！」

雲璣兒說話之間，吐氣如蘭，中人卻醉，游龍天生風流種，乍聞之下心中不由一蕩，竟連救蘭芷若的事也幾乎忘了。

雲璣兒一見，美目一轉，又柔聲道：「你願意幫我忙麼？」

游龍不加思索道：「我願意。」

雲璣兒心中一喜，身子又向前

一凑，牽住游龍的手道：「怪不得祖父稱讚你！」說時柔情似水，又如朝陽映雪。

游龍心中又一陣迷蕩，也反手握住玉手，撫摸起來，呆呆的凝視雲璣兒的妙目，微笑不語。

身邊又聽到雲璣兒輕聲道：「你喜歡我？」

游龍立刻道：「我喜歡妳！」

雲璣兒又笑道：「你愛我？」

游龍想也沒想，又立刻道：「我愛妳！」

雲璣兒卻忽然歎了口氣，心道雖然他被祖父的「龍虎功」所迷，但這樣豈非被他輕賤了？日後就算眞的與他……也不太好嘛！這般轉念，她便把立刻得到游龍的情感收攝住了。

雲璣兒這一收攝情感，她的「龍虎功」自然也就是失去效用，雲中虎的「龍虎功」收放自如，亂人心性於無影無形，不分正邪，一旦着迷，無一可以把持心性，厲害無比。

此時外面鷹嘯不已，但就依然不見七煞蛇女的影踪。

游龍此時也恢復本性，他沉吟道：「我們得想辦法出去，否則不被那妖女殺死，也非活活餓死了！」

雲璣兒皺眉道：「如何出得去？剛才我已轉了好一會了！」說着她妙目一轉，道：「你剛才用甚麼法子，便可以找到我？」

游龍把七煞蛇女教他的向左三步，後退三步的法子說了出來。

雲璣兒咬指想了想，道：「是否用這個法子，認準一個方向走出去？」

游龍道：「試試吧，總比困死在這兒好！」

於是便由游龍在前，雲璣兒在後，按左進三步，後退三步的法子走起來，也不知走了多少遍，走了多麼遠，依然被困在蛇花林中。

就在此時，忽然二人面前人影一閃，轉瞬不見。

游龍不捨，連忙挺劍循影追過去。

一會又有人影一閃，這次游龍與雲璣兒均看清了，原來是七煞蛇女！

游龍與雲璣兒手中劍不約而同刺上前去，雖然沒刺着七煞蛇女，卻雙劍掃在一棵蛇花樹上。

喀察一聲脆響，蛇花樹立刻分作三截，倒了下來，同時一陣輕煙飛揚，臨空而去，滿林蛇花，紛紛落地，眨眼之間，枝頭上蛇花蕩然無存，但地上卻平舖了厚厚的一層蛇花，林中也立刻清晰起來。

游龍與雲璣兒就隔着那株斷了的蛇花樹站着。

原來二人同時起劍，同時踏步，竟應了二人同心、金石可破的破陣妙法。

二人大喜，抬頭一看，先見七煞蛇女手執青鳳劍，就站在林外不遠，似對二人居然破陣驚駭不已。

游龍與雲璣兒此時均恨透七煞蛇女，怒嘯一聲，便雙雙向七煞蛇女撲去。

七煞蛇女一抖手中的青鳳劍，立刻便把雲璣兒手中的劍削斷了。

游龍仗着紫龍劍的厲害，與七煞蛇女死纏，勉強接了下來。

就在此時，一條人影迅急而降，原來竟是陰陽怪。

雲璣兒一見，展開一雙玉掌，以家傳絕學龍虎功接住陰陽怪。

陰陽怪此時已恢復男身，碰上雲璣兒這等天仙似的妙人兒，直喜得他神魂飄蕩，功力大減，心中不忍傷害雲璣兒，雲璣兒這才勉強可以接住。

但游龍可就兇險萬分了，七煞蛇女此時已死了收降游龍的心，手中青鳳劍又與紫龍劍旗鼓相當，加上她的奇幻無比的劍法，游龍不到二十招，便被七煞蛇女罩在劍網中。

七煞蛇女不想再糾纏下去，手中青鳳劍形左實右，一劍向游龍的胸口刺去，游龍紫龍劍只來得及護住左胸，但右胸便空門暴露。

七煞蛇女冷哼一聲，這一劍便疾如蛇口，閃電般向游龍的右胸刺到！眼看游龍必命喪於七煞蛇女手下了。

就在此時，忽地一陣梵音，從遙空而降，這一聲梵音，七煞蛇女甫入耳，手中的青鳳劍便不由一垂，兇狠絕倫的一劍，竟就刺空了。

接而陰陽怪也鬥志全失，轉身而逃；七煞蛇女勉強支持一會，終於亦一聲慘叫，跳出圈子，雙手掩耳，亡命似的向雲雨峽外奔逃而去了。

游龍欲追，忽然有聲音鑽入耳中道：「娃兒追甚麼？憑你目下的功力，根本連妖女的十招也接不到，追上去送死麼？」

游龍一聽，又驚大奇，道：「多謝老前輩出手相救！」

那聲音道：「老衲並沒出手啊！」

雲璣兒格格一笑道：「出口也可退敵，這叫高手動口不動手麼？」

那聲音笑道：「你這刁鑽娃兒，雲老施主沒把你鎖在雲霧峯麼？」

雲璣兒一怔道：「你是誰？怎會知道我祖父是雲中虎？」

那聲音笑道：「老衲若連雲老施主的刁蠻孫女雲璣兒也不認識，那就白活一百零一歲了！」

游龍一聽，心中一動，忙道：

「莫非老前輩是靈隱神僧麼？」

那聲音道：「是亦不是，不是亦是，名號乃其表，多問甚麼？司馬施主且先去救人，待救出蘭、李二女，再去與梅女、雲女相聚，當四女齊集身邊，司馬施主自然又有一番際遇！去吧！先救人再說。」

* * *

游龍一聽，當下想起蘭芷若和李清來，他一個轉身，便向屋舍掠去。

轉眼已掠入屋內，裏面空無一人，但陳設卻美如天宮。

游龍知必是七煞蛇女的寢宮，也無心細看，周遭搜索，不見二女踪影。

他反身向裏面掠入，轉了幾道迴廊，便聽到一間屋內，隱約傳出哭聲。

游龍連忙向那屋內掠了進去，但一看之下，竟縮腳不迭，面色漲紅，竟不知如何是好。

好一會，他才開口叫了一聲道：「蘭妹！是我來救你了。」

蘭芷若在裏面聽到，哭聲更响了。

游龍忙道：「蘭妹，你先別哭，先起來穿好衣服再說！」

蘭芷若哭道：「我手腳被捆，如何起來？」

游龍無奈，只好硬着頭皮走了進去，閉眼摸索替蘭芷若解繩索，豈料左碰右摸，卻碰到蘭芷若的乳峯上了。

蘭芷若羞得「嚶嚀」一聲，眼睛也閉上。

游龍這才睜開眼皮，蘭芷若的一身玉體，便全部落入他的眼內，玉乳美腿，撩人心魄，游龍的心一陣急跳，幾乎按捺不住。

他咬一咬牙，這才動手解繩索，但七煞蛇女的繩口，卻居然結在少女最神秘的地方。

游龍要解繩，少不免便碰着那妙處，蘭芷若直羞得閉目流淚，哪還能說出話來。

好一會，游龍才總算把繩索解開了，隨手又解了蘭芷若被封的穴道。

蘭芷若這才能夠穿起衣服，但卻伏在地上，不肯起來。

游龍走過去欲扶蘭芷若，蘭芷若趁勢撲在他懷裏，哭道：「龍哥哥，你殺了我吧，你叫我以後怎麼見人哪！」

游龍苦笑道：「這是無奈之事，而且此事唯你知我知，蘭妹不必過於羞慚。」

蘭芷若反手死死抱住游龍的脖子，道：「我……是你的人了，你若不要我，我唯有一死而已。」

游龍安慰似的在蘭芷若的玉唇上親了親，決然道：「我決非無情之人，蘭妹對我的情意，我不會辜負便是了。」

蘭芷若這才欣慰的站起來，與游龍一道再去搜索。

不久便在另一面發現了李清姑娘，李清也被七煞蛇女脫得赤條條的捆在柱上，雖然不必游龍替她動手解繩索，但她的裸體，卻已全部落入游龍的眼內。

李清心中本已深愛游龍，自這一幕後，更把自己當作他的人了。

游龍與二女出來，雲璣兒尚在外面守護，以防七煞蛇女突然轉回來偷襲。

游龍介紹雲璣兒與蘭芷若、李清相見，三女均各暗讚對方的美貌，又深感到若非玉面浪子司馬龍就不能與她們相匹配，三女心意相通，相識不久，便嘻嘻哈哈的相處甚歡。

游龍見三女相處融洽，心中這才稍感安樂，暗道：若三女已不能相處，再加上一位梅凌霜姑娘，我這玉面風流俠，不當也不成了！

「司馬施主！此乃命中註定，又何必爲此惴惴不安？」

就在此時，一條灰影如長虹掠到，游龍和三女定睛一看，只見來人原來是一位銀鬍鬚銀袍的老和尚，但見他挺立林地，周身竟隱隱圍繞一團銀光。

游龍知那是功力通玄之象，心中一動，連忙向老和尚拜倒道：「多謝靈隱老前輩救命之恩。」

老和尚果然是不世奇人靈隱神僧，只見他銀鬍一陣飄拂，呵呵一笑道：「施主不必客氣，老衲並非救你，而是救衆生。」

雲璣兒格格一笑，道：「老神僧此話怎麼說？」

靈隱神僧道：「司馬施主身負降妖除魔重責，要殲滅妖孽蛇仙子，非司馬施主的風流神功不可！因此救司馬施主，豈非救衆生麼？」

李清一聽，笑道：「老神僧所說不錯，因爲連陰陽怪的陰陽功，也不敵龍哥哥的風流神功！果然不愧是風流俠客大游龍……」

就在此時，有聲音接口大叫道：「風流俠客大游龍，風流俠客大游龍！」

衆人抬頭一看，原來是那鸚鵡回來了。

游龍——司馬龍臉色尷尬道：「這風流兩字，決非我所願，更何敢自稱甚麼大游龍？」

鸚鵡大叫道：「不對！不對！一男配四女！携手滅魔女！」

靈隱神僧向鸚鵡一招手，鸚鵡便被他吸到掌心上。靈隱神僧微笑道：「原來你也知此玄機了？不錯，不錯，司馬施主命中註定一男配四女，但卻是滅妖所需，司馬施主也就不必推卻了！但這風流俠客大游龍的稱號嘛……」

鸚鵡道：「如何？如何？」

靈隱神僧微笑道：「風流俠客大游龍的稱號，暫時雖屬司馬施主，但待目下的滅妖重責完結，這稱號只怕得讓賢了！」

鸚鵡叫道：「他是誰？他是誰？」

此時司馬龍——游龍與三女均大感好奇，不知武林又會出現一位甚麼「風流俠客大游龍」？因此均留意靈隱神僧的答話。

靈隱神僧微微一笑：道：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領風騷二十年，二十年後，司馬施主必然與四位妻子功成身退，屆時，另一位風流俠客大游龍就會出現了！」

江湖災難　歷史重演

二十年後，川北的廣元城齊天大聖廟。

廟名寶濟寺，寺門有聯道：「天宮百將無顏色，萬魔千妖尊大聖。」

廟處臨江處，山峯掩映間，紅墻碧瓦，鳥燕齊飛。

廟中，無僧、無尼、無道士，卻住了一位老者，老者從何而來，無人可知。

那老者不知幾多年歲，模樣似落魄文士，每日到城中一家茶館去說書。

他說的卻很奇怪，多是一些武林的逸事，例如二十多年前，武林一位「風流俠客大游龍」與四位妻子，聯手殲滅為禍武林的蛇仙門故事，他就如身歷其境，如數家珍，點點滴滴，說得活靈活現。

老者道：「話說當年那風流俠客大游龍，有幸獲傳風流神功，當年妖孽蛇仙子為禍武林，唯風流神功可以尅制，於是降妖除魔重責，便落在大游龍身上了。」

座中有好事者忍不住插口道：「以風流神功去降妖除魔，有何好處？」

那老者也不理他，自管說下去道：「那大游龍以風流神功為根基，練成一套風流紫龍劍法，再得梅、蘭、雲、李四女相助，各持四柄青鳳劍，與紫龍劍合璧，一龍引四鳳，威力確無窮，終能克敵制勝，殲滅蛇仙門，消弭了一場慘酷武林浩劫！」

那好事者又忍不住插口道：「那他只是為人，自己卻無半點好處啊！」

老者瞪了好事者一眼，續道：「當年那風流俠客複姓司馬龍，江湖人稱風流奇俠大游龍，功成之後，司馬龍便與梅、蘭、雲、李四女歸隱游龍峯，一龍伴四鳳，猶如神仙俠侶！」

那好事者才呵呵一笑，道：「他一人娶四女，這艷福不淺啊，果然有些好處，不愧風流俠客大游龍的名頭！他日有緣，就賺這『游龍』當當也不錯啊！」

說書老者頷下銀鬚忽然無風自動，冉冉飄拂，喃喃道：「世人只道游龍好，可知游龍會驚夢？一旦夢醒禍不遠，凡夫豈可羨游龍……各位，目下難星臨頭，朝廷劇變，一場巫蠱毒游龍的大禍已不遠了！」

眾人正驚疑間，說書老者忽地平空飄起，就如神仙般的騰雲駕霧升起半丈，眾人再定睛看時，老者已換了裝束，但見他銀鬍銀鬚袍，分明是一位世外高人老和尚。

只見老和尚平平的向茶館外面飄去，忽地又一回指，指向大道那面道：「巫蠱之禍已冉冉而來矣……」

老和尚說罷，倏忽不見，在座眾人驚駭不已，也不知老和尚到底是誰？多少高齡？來自何方？去自何處？

* * *

眾人循老和尚手指向外一望，只見在山南側逶迤小路上，正走來一老一少兩位女子。

那老婦一身玄色道服，面色紅潤，全無皺紋，若非頭上白髮，倒似三十的中年女子。

那年幼的卻只有十五六歲，彩色衣褲，頭上高挽起兩個髮圈，餘髮四垂，頗像個垂髫童子。

少女肩着一把竹竿鋤頭，鋤上挑着一隻竹籃，竹籃裏放着根根青草，緊隨在老道姑身後，說說笑笑，邊停邊走。

此時正值陽春三月，山道旁坡上有各色開放的鮮花、嫩嫩的綠葉青枝。

啁啾的鳥聲此起彼落，繞花的彩蝶蜜蜂辛勤忙碌。

那少女對任何新事物感好奇，她東瞧西望，眼珠滴溜溜的轉個不停。

老道姑滿懷憐愛，任她問三道四，終於，她歎了口氣道：「徒兒，天色不早，該回去啦！」

少女仍迷醉在花草叢中，漫聲答道：「師傅，再呆一會好麼？」

就在此時，那老道姑似被甚麼動靜所引，注目凝神諦聽了一會，便道：「有人來了，而且有十多人，徒兒，我們避過一邊去！」

少女也學那師傅模樣，靜聽了一會，道：「我怎麼聽不出有人來啊？」

「你的聽力還不及，他們都還在五里之外，」老道姑說着，神情突然一凜，「他們走得很快，輕功不弱！」

「哈！我也聽到了，我也聽到了！」少女拍着手，高興的笑着

道。

「徒兒，回去吧，別去惹這些人。」

「師傅，」少女噘起小嘴，「我又沒去惹人家，無冤無仇的，再說師傅的武功這樣高，難道怕了不成？」

「為師不是怕，只是不想找麻煩！」老道姑道，但好勝心卻被徒兒挑了起來，腳步也就不再向前移動了。

一會後，前面已現出幾條人影，又一下變成十幾條。

為首兩人，一人是白衣中年男士，另一人卻是女子，女子已當妙齡，面容姣俏，但打扮怪異。

只見這女子腳踏草鞋，長布裹腿，一條粗布裙子織了各色花紋，裙外則綴了一圈布條，每根布條均有不同的圖案。上衣緊而小，動作間露出了臍眼，一頭烏髮上，套了一個花環。

在這男女的身後，緊隨八九個各色人等，有虯髯男子，凸肚壯漢，也有妙曼少女。

那白衣中年男士與怪女子手挽着手，聯袂而來，飛掠而行，猶似兩隻飛翔蝴蝶。

站在道旁的道姑與少女不由向他們多望了幾眼。

那白衣中年男士似也留意到道旁的少女，他突然脫開與怪衣女子牽着的手，一個飛縱，便站在少女面前，說了句：「好美的小姑娘，還是做我的徒兒，與我到京城享福去吧！」說着，伸手向少女的肩頭搭來。

少女立生反應，她微一縮身，肩上鋤頭一擺，已向白衣男士的期門穴撞去，鋤柄甚長，迫得白衣男士連忙縮手，但鷹爪手未變，迅即改抓鋤頭。

少女一招「鰲魚脫鈎」，將竹籃甩脫，又把鋤頭當劍，一記「黑虎掏心」，鋤頭直擊白衣男士的膻中穴。

白衣男士一抓之下，只抓住了竹籃，但胸門大開，無險可守，連忙「咦」了一聲，倒縱數步，跳了開去。

那白衣男士面上雖仍帶笑，但已很勉強，「嘿！算走了眼，當不成你的師傅，就當你的師兄吧！」

他滿臉淫邪，欺身再上。

那少女嘻嘻笑道：「你不能當我的師傅，我來當你的師傅吧！」她照樣以鋤代劍，劈頭便砸。

兩人纏鬥了三十餘招，勝負未分。

老道姑亦未出手，大概是欲先看清對方的家數淵源。

這一面人多勢眾，又見出手的只是一位小姑娘，也都袖手旁觀。

唯有那怪衣少女的臉色卻越來越難看。

這少女一鋤在手，毫不畏敵，她把鋤頭施展起來，一會兒當劍，一會兒當棍，一會兒又當判官筆，招數又奇特，直把白衣男子殺得毫無辦法還手。

白衣男士面上一紅，本來不過是小作戲弄，但這時卻不由動了殺機。只見他微一運力，兩掌漸漸發青，掌心更呈紅色，掌風四起，便有一股毒蛇的腥味，那腥味撞破鋤影，滲入圈內，少女頓時感到奄奄欲嘔，鋤頭的威力便大減。

白衣男子見有機可乘，即用一招「雙鬼拍門」！雙掌緩緩推上，腥風直擊少女的臉，在少女側身躲避之際，他欺身直進，單掌向少女的胸前拍來，招式下流之極。

此時少女手中的長鋤已回救不及，若被對方的毒掌拍中，不傷也得毒貫心肺。

老道姑見此，她愛徒心切，便欲出手。

豈料少女機智百出，她將鋤頭猛然拋下，順勢從頭上拔出一枝玉簪，閉氣向白衣男子的掌心迎去。

這一掌若拍下，少女固然會被掌傷，但男子的肉掌也必然被廢。

男子愛掌如命，因此立刻撤掌，雙方僅輕觸了一下。

兩人同時躍開，少女一看手中的碧玉簪，尖端已然發黑，而且黑氣還漸漸擴大，嚇得連忙把玉簪扔了。

白衣男子也感掌心隱隱作痛，便再不敢貿然進攻。

雙方都不由吐了口氣，心道：「好險！」

那怪衣女子在旁邊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一路上招惹女子，自以為有多大能耐！不想在這兒出了醜，還是待本王妃替你收拾她吧！」

怪衣女子說着，身子一擰，便如小蛇般的竄了上來。

老道姑一聽怪衣女子的口音，便知其來歷，心中一凜，微哼一聲道：「何方來的妖物？敢在我面前撒野？」她擔心徒兒遇險，便忍不住要出手了，這老道姑愛徒如命，誰敢欺負她這寶貝徒兒，她不與你拚命才怪。

老道姑話起身動，眨眼便擋住怪衣女子的去路。

怪衣女子也不畏懼，迎面一揚，一股白色粉末，便撒了出來。

老道姑不料怪衣女子出手便使毒，神色不由一凜，本來是五成的掌力，中途又加了三成，這等收發自如的掌力，委實教人匪夷所思。

怪衣女子大概也是第一次碰上這等高深莫測的中原內功心法，她連一聲也沒有發出，身前便起了一股威猛罡風，她根本站立不住，猶如風中柳絮，倒捲了出去，直達數

丈之遙，才勉強定住身子。

那些跟隨的男女，雖然個個武功不弱，但亦被這股罡風刮得東歪西倒。

唯有白衣男子內力甚深，勉強可以站立不動，但衣衫橫飛，如立巨風眼中。

但老道姑這一掌拍出，她身邊卻也倒下一人，正是她的寶貝徒兒，原來她這一掌出得稍遲，未能完全震飛怪衣女子的毒粉，少女吸進少許，便即中毒倒地。

這比要了老道姑的命還令她難受，她眼珠一紅，射向在場怪衣男女，忽然人如急風閃電，一陣翻飛，十餘人已大半受傷倒地。

白衣男子拚死與她對了一掌，立感五臟如遭電極，自己的毒掌威力竟如泥牛入海無聲無色，氣血翻湧，一口鮮血立刻噴了出來。

「你……你是六通神女！」怪衣女子駭然顫聲道。

「不錯！你想必是巫蠱妃子了，他，大概是邛都王子？嘿！」

老道姑——六通神女冷然道。

「六通神女」的名頭，在江湖中驚天動地，據說道家的內功練到最高境界，便可達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心眼、仙眼六通的絕境，而「六通神女」恰恰是達至六通境界的絕無僅有的一位。

巫蠱妃子與邛都王子雖然亦大有來頭，巫蠱妃子是滇國的一位王妃，善巫善蠱，名震江湖，邛都王子則以一雙毒蛇掌震驚武林，但兩人一聽「六通神女」的名頭，均大感氣餒，鬥志盡消。

邛都王子與巫蠱妃子扶起傷殘隨衆，默然無語，便欲離去。

六通神女微哼一聲道：「就這樣走了麼？」

「妳，妳已打傷了人，還要怎樣？」

「解蠱藥！若想離開的話！」

巫蠱妃子連話也不說，便從懷內摸出一粒紅色藥丸，向六通神女擲去。

六通神女也不接，用衣袖一捲，收入袖中，這才看也不看巫蠱妃子諸人，拾起花鋤、碧玉簪，背起徒兒，身子一晃，便遠在十丈外了。

「哼！今回可栽到家了！連解蠱藥也乖乖送給人家！」邛都王子恨恨的咬牙道。

「嘿嘿！碰上六通神女，你連人家一根小指頭也碰不過，還恨怨甚麼？倒是你這德性不改，日後還有苦頭好吃，只怕連大事也忘了！」巫蠱王妃冷冷的道。

邛都王子已吃了大虧，不敢再分辯，一行人只好勾肩搭背，悻悻然的走了。

* * *

六通神女背了徒兒，眨眼便返回山上。

這是一座有溫泉的名山，終日霧氣蒸騰，四季花草常綠。泉水更稱爲「神泉」，六通神女就在此地築了一座「神泉玉居」，作修身養性之地。

六通神女把徒兒放上石床，她怕那解藥有詐，也不敢令徒兒服用，自配草藥，用瓦罐煎熬。

她見徒兒在昏迷中哼聲不絕，手撫小腹，面色大變，連忙把煎好的藥汁吹涼，扶起徒兒的身子，將藥汁灌下。

好一會，徒兒的哼聲平息，額頭滲出汗珠，沉沉睡去。

六通神女這時才略爲調息，等候徒兒醒來，看她的神態，徒兒的生命，竟比她自己的還重要數倍。

這一覺直睡到亥時，少女才睜開眼皮，六通神女一見，連忙擦去她額上的汗珠，輕聲喚道：「仙兒！好些了麼？」

名叫仙兒的少女晃了一下腦袋，坐起身來，道：「師傅，爲甚麼徒兒聞到那妖女的藥粉，便昏睡了許久了？」此時屋內外已一片漆黑，少女自然知道已是深夜了。

六通神女將小油燈點燃，石屋內才透出一片光亮。

「仙兒，吃點東西吧！」六通神女道。

六通神女修爲已達絕境，平日甚少進食，卻去鍋裏拿來兩個地瓜，那是她早就煮好放在鍋中的。

仙兒想必是餓壞了，接過來，便狠命的大嚼起來。

六通神女看着仙兒的食相，臉上閃過一絲欣喜，猶如娘親或祖母，見了女兒或孫女兒康復覺得高興，但偶爾又閃過一絲憂色。

仙兒吃罷，抬起頭來，這才見到師傅的神色，似有心事，便忙道：「師傅，妳怎麼了？有心事麼？」

六通神女見仙兒已安然無恙，這才微嘆口氣，道：「仙兒，你知道那妖女使的是甚麼毒麼？」

仙兒搖頭道：「徒兒哪知道？正要請教師傅！」

六通神女道：「此乃蠱毒，幸而你吸入極少，否則，只怕連師傅也救不了妳！」

仙兒天眞無邪，瞪大雙眼奇道：「這麼厲害？蠱毒是甚麼法寶！」

六通神女苦笑道：「世間有等人，把百毒之蟲置於甕中，經年之後，必有一蟲盡食其餘九十九蟲，這蟲身上便集百毒，以這蟲製成的毒，便稱爲蠱，你說有多厲害！尚有一種以巫術炮製的蠱毒，可令人迷失本性，任憑施巫術者差遣，一如行屍走肉，有如爲禍人間的活殭屍一類！」

仙兒吐舌道：「這很可怕啊！」

六通神女道：「因此，爲師亦極感憂慮，因那施蠱毒的人名叫巫蠱妃子，那白衣男士名邛都王子，均是奇毒之人，目下兩人聯袂入京師，天下只怕從此多事了。」

仙兒驚道：「會出甚麼事？師傅！」

六通神女道：「當今朝廷漢武帝，早年還雄心勃勃，也不失爲英明神武四字，但到目下已屆暮年，便昏庸得很，如秦始皇一般，迷戀神仙之術，還極信巫蠱邪術！」

仙兒道：「老皇帝信巫蠱術有甚麼用處？」

六通神女道：「他用來推測誰對皇帝忠心與否，然後除之，更用蠱毒施於受猜疑的人身上，逼他說出反叛皇上的密謀和心語，以套取口供證據。」

仙兒道：「是否靈驗？」

六通神女道：「靈驗甚麼！人的本性迷失了，只聽施巫蠱之人控制，甚麼話也說得出來，老皇帝又深信不疑，哎，這天下便多災多難了！」六通神女說至此，神色黯然，長歎一聲。

仙兒見師傅難受，她愛師心切，便怒道：「師傅，這個漢武帝既然如此昏庸，不如乾脆任其亂下去，趁機入京中，一劍把他殺了，換一個明君，天下豈非太平了麼？」

六通神女歎了口氣，道：「道家講求推演周天運行之理，萬物天地皆有其生滅過程，不可逆轉，若稍一違逆而行，災難亦就隨即降臨。據爲師推算，漢武帝敗運雖然已衰，但漢室尚可延續百年，只可順勢而遵，斷不可逆其運行要旨。」

六通神女說至此，已如入定，閉目不語。

仙兒想了想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師傅，何不差遣弟子下山一趟，察看動靜，相機拯救危難之士？」

六通神女緩緩搖頭道：「你武功已入一流境界，但內功根基未穩，應敵經驗尚缺，此時下山，爲師如何放心得下？此外，巫蠱之毒尚未有破解法，此時你下去也有害無益。」

仙兒道：「師傅的草藥，不是可解蠱毒麼？何不一試？」

六通神女苦笑道：「那是你中毒極淺之故，若中毒深者，爲師也束手無策，幸好此處留有巫蠱妃子的紅色藥丸，爲師悉心研之，想必會有解救之法。」

仙兒道：「這需要多久啊？師傅。」

六通神女道：「短則一年半載，長則三年而已，趁這段時間，你再打好內功根基，屆時便可下山替天行道了！」

兩人說着，天色已漸轉亮。

忽聽一股柔密細音，從山頂直射入石屋之內，「六通道友，起床了麼？再下一局棋又如何？」

此乃「傳音入密」的功夫，方法是將聲音以內力發出，凝成一股定向音流，直達人的耳鼓，方法容易，但若無極深的內力根基，等閑也達不到這般境界。

六通神女與仙兒一聽，便知是鄰山高人慧心道人，他結廬研道，年紀比六通神女還大，多年來常來邀六通神女下棋爭勝。

六通神女也以「傳音」答道：「慧心道友但下來無妨！」

眨眼間，石室外面，便傳來嘻哈一聲長笑，慧心道人飄飄而進，銀鬚飄拂，一派仙風道骨。

慧心道：「世事如棋，且看今日之局，如何起始？如何了結？」

兩人於石桌上面，擺開棋局。

慧心道人忽然道：「六通道友，貧道昨晚夜觀天象，但見火星逆行北極星，月出北極星間，木星又逆行於天廷，看來朝廷該有一番大劫數了！」

六通神女道：「不錯，因此這局棋，下得正是時機。」

慧心道人微笑道：「這是爲甚麼？」

六通神女亦微笑道：「道友已知天機，尚能無動於衷麼？這局棋若貧道勝了，道友便將『黃帝眞經』傳於仙兒如何？」

慧心微笑道：「道友欲差仙兒下山？」

六通神女道：「雖明知無濟於事，但亦稍盡棉力。」

慧心道：「好極！但有一個條件，若她答應了，這局棋貧道便輸定了。」

仙兒格格一笑道：「道長請說條件！」

慧心道人道：「貧道有一位徒兒，叫方倚華，學藝未精便下山去了，如今是朝廷內宮長御，只怕她亦是劫數中人，仙兒他日遇上，可否代爲照應？」

仙兒正欲回話，六通神女已忙道：「仙兒！還不多謝道長傳經之恩麼？」

仙兒連忙拜道：「多謝道長授經大德。」

慧心大笑道：「六通道友，這算甚麼？棋局尚未開始！」

六通神女亦微微一笑道：「這叫搶佔先機嘛！」

此時正是西漢武帝征和二年。帝都長安宰相府，兩扇大紅木門緊閉，宰相府內外一片沉抑氣氛。

宰相夫人衛君孺，由慟哭變成抽泣，她靠在床上，有氣無力，已經兩日滴水未進了，侍女端來的參湯，也被她打翻在地。

宰相公孫賀則在房中來回轉着，活像一隻無頭蒼蠅，他歎口氣，又搓搓手，似已失去任何主意。

兩名女婢則垂手侍立床側，連大氣也不敢喘上一口。

這都是公孫賀的兒子公孫敬闖的禍，他自接任太僕之位後，驕橫朝野，揮霍無度，連北軍的餉銀亦侵吞了近千萬両，不久卻被錦衣直指江充揭破，收押大理寺監獄。

衛君孺是皇后衛子夫的胞姐，因此緣故，不但夫婿公孫賀做到宰相，連兒子也當上朝廷要位太僕(相當現時的交通部長)，一家大小均官位顯赫，豈料公孫敬卻是個敗家子弟，把一家拖累了。

若皇后衛子夫得寵之日，此事尚可轉圜，但如今漢武帝劉徹正寵幸楚婕妤，楚婕妤前年生皇子劉弗陵，劉弗陵是楚婕妤懷胎十四月而生，正好與堯帝一般，因此漢武帝以爲貴不可言，把楚妃所住的鈎弋宮封爲「堯母門」，母子二人皆被寵幸無比。

皇后衛子夫自然被冷落了，許久都見不到武帝的面，即使向他求情，是否恩准，也未可知。

而且此事還有更大的內幕。

錦衣直指(等於朝廷戒嚴官)雖有專事督察皇親國戚的重責，但居然敢與宰相及皇后家作對，此事也大有文章。

原來此時漢武帝已近垂暮之年，人越老，疑心病便越重，他一方面要方術拚命尋不死之藥，另一面又怕劉姓家族與親近臣子密謀作反，因此越是身邊親近的人，便越猜疑，錦衣直指江充就是漢武帝這種疑心病的副產物。

江充迎合了漢武帝的心理，極得寵信，這才可以肆無忌憚，作威作福。

公孫敬固然該死，但江充之所以抓住他這把柄對付他，卻也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
在此情形下，公孫賀自然憂心如焚，這除了兒子的生命不保外，還有他自己的相位是否可以保住的生死大事。

「稟報相爺，府外有一大漢求見。」

「是甚麼人？」

「是一名大壯漢，他說不報姓名相爺亦知道他是誰。」

「噢？快請他到書房敘話！」

公孫賀自己也急急奔向書房，一會後，家丁領進一位高大威猛的漢子。

公孫賀摒退家丁，閉上書房門，那大漢這才跪下道：「陽陵朱安世，叩拜恩公！」

「免，免禮，朱大俠快請坐！」

那大漢——朱安世揭下遮陽帽，又將易容的鬍子扯下，這才坐到紅木椅上。

這朱安世被江湖人士稱爲陽陵大俠，當年公孫賀做陽陵太守時，曾抓過一名汪洋大盜，就是朱安世。公孫賀知他乃因斷了生計才爲盜，因此在半路上用計把他放了，因此有「恩公」之緣。

但朱安世其後又誅殺朝廷命官，還劫過朝廷貢品，陽陵距長安不遠，朱大俠在皇帝門口劫富濟貧，漢武帝如何容得下他？正下令通緝他歸案。一名朝廷欽犯，若非事情緊急，公孫賀也絕不敢邀他進府相見。

「恩公，你要的九百萬銖錢，已準備停當，現放在西郊言家莊，只因數目巨大，不敢直接送來府上，要恩公派人去取。」

公孫賀略略欠身，以示謝意，他身爲宰相，這稍稍欠身，便是重謝之意了。

朱安世連忙躬身還禮，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若非恩公當年放朱某條生路，朱某一早就作刀下鬼了！如今恩公有難，自當效犬馬之勞！」

「待老夫贖回犬子，定設法償還，只因事勢緊急，京中又無可托之人，才敢求助義士。」

「恩公有命，朱某莫敢不從？

但有一話須先說明，朱某此舉只爲恩公，非爲恩公之子，日後尚望恩公多多管教公子，莫使他太過放肆妄爲才好！」

「朱大俠之言甚是，生此犬子，老夫亦悔恨不已，今後必嚴加管教！」

「如此，在下告辭了！」

朱安世站起身來，躬身一禮，立刻要走。

「義士不吃頓便飯才走？」

「不了，京城內鷹犬遍佈，多留一刻，便多一分風險！」

「那好，老夫不送了。」

朱安世不再說話，戴上遮陽帽，疾奔出相府。

＊　＊　＊

錦衣直指江充眼上的黑布被揭開，這才看清週遭的物事。

原來這竟是太乙山太乙谷，他不由暗吃一驚。

昨晚，他昏乎乎的，就被抬上一輛馬車，貶眼來到這裏，然後便昏迷不醒了。此時才被揭開黑布醒來。

太乙谷內有太乙廟，是皇帝的御廟。漢武帝尊奉的「易經」道：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兇，吉兇生大業。所謂的「太極」便即「太乙」。因此「太乙廟」便是皇帝祭祀的御廟。

江充驚道：把我帶到此處，莫非是漢武帝或皇親要處置我？但見兩旁那四位綠衣少女，又不像宮中侍女，甚至說話也不似中原口音，這就教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光腦袋了。

江充心懷鬼胎，惴惴不安，站立在廟門前，不敢貿然跨進。

「娘娘有旨，宣錦衣直指江充晉見！」

江充一聽，暗吃一驚，莫不是皇后衛子夫在這兒傳見他，他檢舉了公孫敬，而公孫敬正是皇后的甥兒，只怕是皇后饒不了他了！

江充硬着頭皮，跨進神廟，瞥見兩旁站立不少奇服男女，高首太乙神像下，坐着一位女子，他沒敢抬頭，就跪地叩首道：「錦衣直指江充，參見皇后娘娘！」

兩旁發出一陣竊笑，那被稱爲皇后娘娘的人也發出笑聲道：「嘻嘻，好，江充，你眞會拍馬屁，把我尊爲皇后了，我有三分喜歡你了！你抬起頭來！」

江充連忙抬起頭來，哪裏是甚麼皇后？只見上座的是一個年約二十多的女子，披着大紅斗篷，身著粗布彩裙，說話也不三不四，不似中原人士。

江充猛然站起，他也會幾下拳脚，喝一聲：「哪裏來的妖女，竟敢在太乙廟中裝神弄鬼！」說着，一個箭步衝上前去，「黑虎掏心」一拳直衝那女子打去。

那女子一聲淺笑，輕描淡寫的一揮手，手指夾住江充的手腕，江充手臂酸痲，竟然動彈不得。

這女子笑盈盈的瞧着江充，讚道：「好！你是個美男子，只有中原之地，才有如此俊俏人物，我有三分喜歡你了！」

「你，你是誰？」江充又驚又奇道。

那女子輕輕把手一放，江充那手臂自然垂了下來。女子道：「中原西南有個滇國，滇國有一位王妃，善使巫蠱之術，你知道麼？」

江充一驚道：「知道！莫非你便是那位巫蠱妃麼？」

「不錯，你也很聰明！」

「你既爲滇國王妃，爲何把本座擄來漢朝太乙神廟？」

「本王妃欲與江大人共謀大事！」

「嘿嘿，江充身受武帝重托，掌錦衣直指，清君側，整朝綱，豈與外域小國妖人串謀？」

巫蠱妃子淡然一笑，也不生氣，緩緩的道：「江充，先讓我說一個故事你聽聽！」

巫蠱妃子的故事是說，楚漢相爭時，漢軍滅趙國，趙國王趙敬手下有一名侍衛姓江，對趙敬忠心耿耿，死戰不休，傷了漢軍大將張耳，張耳把姓江侍衛俘獲時，把江侍衛五馬分屍，還把江侍衛的一家全部殺死，當時只有一位江家小孩，躲在地牢，幸免於難。」

江充聽着，神色越來越古怪。

巫蠱妃子瞥了江充一眼，繼續漫不經心的說道：「這姓江的男孩長大後，立誓要反漢復趙，報全家慘死之仇，後來，他這個志願，便傳給他的孫子，這個孫子秉承先祖的遺志，對漢朝仇深似海，每每伺機報復！而這位姓江的孫子麼……」巫蠱妃子故意一頓。

江充咬牙道：「是誰？」

巫蠱妃子哈哈一笑，道：「自然是唯恐漢室江山不亂的江錦衣你啦！」

江充見自己的家史被她抖了出來，深知萬難隱瞞了，他猛然一聲冷笑，道：「即便如此，你待怎樣？」

巫蠱妃子嘻嘻一笑，道：「這是說，江錦衣決非漢朝的忠臣赤子，你的所作所爲，無非欲大亂漢室江山而已！」

江充冷笑道：「你是爲告發我而來麼？這對你並無任何好處！」

巫蠱妃子微笑道：「這須看你是否合作了！」

江充道：「肯又如何？不肯又如何？」

巫蠱妃子笑道：「不肯本王妃輕輕一告，就足以斷送你的數代苦

心孤詣！但若肯麼，那便共亂漢室，彼此均有所利！」

江充奇道：「這對你滇國有何利益？」

巫蠱妃子笑道：「若漢室強大，他必征服四夷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？不久必然把矛頭指向小小的滇國！因此唯有挑起其大亂，方可保住滇國的疆境！因此江錦衣與本王妃的目的與利益，均是不謀而合的！」

江充心動了，他沉吟道：「巫妃打算如何大亂漢室？」

巫蠱妃子微微一笑，忽又斷然道：「漢武帝不是崇信神仙之術麼？在他周圍，已有一批法師術士，本座自信比那等法師術士強上百倍！只可惜本座初到，缺一人引見，而江錦衣恰恰是最佳人選！若你我聯手，還愁漢室不立刻大亂！」

江充不由點頭道：「好！這倒是一個絕佳的策略！但如何進行方妥？」

「很好，那便請到密室一聚細議！」

巫蠱妃子微笑道，然後她一躍而下，拉起江充的手，就向後面走去。

江充邊走邊看，竟見不到廟中任何廟祝與住持，心道：廟中之人，難道全被她殺了麼？她面如桃花，卻狠如殺星！

兩人手携手走進一間香房，卧具陳設。兩人剛坐下，便有一位綠衣女子端上香茶兩杯，送到面前。

「江兄，既然彼此目標一致，便是同道中人，不必客氣，此乃滇國名產雲霧茶，請江兄品評！」

那綠衣少女放下茶，向江充嫵媚的一笑，便走了出去，隨手把房門關上了。

江充端起茶來欲飲，忽然又放下了。

巫蠱妃子笑笑，也端起茶來呷了一口，笑道：「江兄莫非懷疑茶中有毒？」

江充默然，等於默認。

巫蠱妃子嘻嘻一笑，道：「本王妃若想下毒，豈用茶這等低劣法子！」她把手一伸，接過江充那杯茶，把自己剛飲過的那杯向他一推。

江充見這杯她已先飲，料想必無下毒，這才端起杯來，一口飲盡，果然甚爲甘美。

巫蠱妃子一笑，也將那杯茶一口飲了。

江充見巫蠱妃子的臉色越來越紅，那笑也越發的媚了，心中一驚，這才發覺自己全身也燥熱起來，丹田之火急欲發洩。

江充驚道：「你！你在茶裏放了甚麼？」

巫蠱妃子笑道：「媚藥啊！這是特爲老皇帝而設的，不然，他許多老婆，如何應付得了？」

江充這才知道，自己已着了巫蠱妃子的道兒。但此刻他身不由己，渾身似有火燒。

「江兄如果嫌熱，不如把衣服脫了吧！」

巫蠱妃子說着，伸出手來，替江充解衣。江充此時已心猿意馬，慾火難抑，只得任其擺佈了。其實亦是他求之不得之事。

巫蠱妃子的玉指觸到他的肌膚，江充便如觸電一般，張開雙手，把巫蠱妃子狠狠抱住了！

就在此時，房門却被人一腳踢開，一位白衣男子站在門口，神色極爲兇狠。

江充連忙鬆開雙手。

巫蠱妃子卻渾然不理，那雙玉手依然在江充身上撫摸。

「好啊！我以爲你們在商量甚麼大事，原來幹此勾當！」

「怎麼？吃醋了？你有這個資格麼？你到處尋花問柳，便不許我快活一下？」巫蠱妃眼也不瞧白衣男子，不屑的道。

白衣男子便是邛都王子，他與巫蠱妃結伴同來，早已形同夫妻，他見巫蠱妃子那副媚態，怒火中燒，醋意大發，哪還按捺得住？

「你說要把這小子捉來共商大計，把我支出去京城查探，我眞被你騙了！」邛都王子咬牙道。

「大計小計，用不着你管，你出去！」巫蠱妃子恨恨道。

「出去？我先斃了他！」

邛都王子暗運功力，行掌如風，忽地向江充頭上拍去，掌心青黑，掌風腥氣撲鼻。

江充不知厲害，尚欲以「朝天掌」迎擊。

巫蠱妃子眼看不妙，疾忙一指點出，直取邛都王子的勞宮穴，巫蠱妃子的指甲長有半寸，指甲中藏有劇毒，邛都王子不敢硬接，將手掌撤回，卻飛起一腳，向江充踢去。

江充這才有暇，邛都王子腳尖未到，他兩腿一蹬，身子便從木窗中飛了出去。

邛都王子不敢與巫蠱妃子硬碰，他一個轉身，躍出屋外，追殺江充。

巫蠱妃子見邛都王子壞了她的好事，心中亦動了眞怒，她的輕功比邛都王子還高，幾個起落，便擋住邛都王子的去路，怒道：「邛都！你敢公然與我作對？」

邛都王子被外面的冷風一吹，人也冷靜點了，他咬牙不語。

巫蠱妃子亦不想眞與邛都王子鬧翻，便半怒半解釋的道：「我與江錦衣已商量妥當，你這一鬧，豈非壞了大事！」

邛都自知自己決非巫蠱妃子的對手，一時氣餒，恨恨的立在那裏，無話可說。

江充趁機走過來，道：「這位兄台是誰？」

巫蠱妃子沒好氣道：「他啊！邛都王子是也！一雙毒蛇掌據說很厲害！江兄可須小心了！」

江充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原來是邛都王子！失敬，失敬！」

「不錯！」邛都王子依然面露寒霜。

江充微笑道：「邛都王子想必是爲保邛都國運而入京師？」

邛都王子冷哼一聲，「是又如何？」

江充微笑道：「既如此，可知中原有句話，叫小不忍則亂大謀？男女之好，貴在相知，其實知巫蠱妃子者，兄台還不如我。」

邛都王子是粗野之人，聞言不由一怔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江充道：「巫蠱妃子如此待我，她無非是略施小技，把我套住，令我死心塌地與諸君聯手，她之所動，其實只是一種手段而已，邛都兄又何必在意？」

江充厚着面皮的一番詭辯，竟把個邛都王子的怒氣打消了，他這等異域之士，對於男女情愛原看得極淡，怒火既消，醋意也就消除，他呵呵一笑，道：「是極！是極！彼此皆施手段各取所需而已，我又何必如此執着！邛都一時魯莽，江兄休怪。」

巫蠱妃子見江充果然大有心計口才，不由拍手笑道：「好個伶牙俐齒江錦衣，有你共謀，何愁大事不成？」

江充向兩人一揖，笑道：「彼此彼此而已！」

三人同歸於好，返回內室。

巫妃這才向邛都王子道：「長安城內，有何動靜？」

邛都王子道：「漢武老皇帝想神仙賜他不死藥，想得快發瘋了！另外，宰相公孫賀急欲湊足巨款，以贖其子公孫敬生命，有人發覺，他竟然向陽陵大盜朱安世求助！」

巫蠱妃子道：「好極！老皇帝如此信仙神，江兄此時引見我等，包老皇帝對我奉如上賓！」

江充卻沉吟道：「公孫賀與朱安世見過面麼？邛都兄有無聽錯？」

邛都王子斷然道：「這不會錯！因爲有人親眼見到朱安世從公孫府中出來！而且公孫賀的家丁被我以重金收買，也透露曾有神秘大漢進相爺書房密議！這還有假麼？」

江充一聽，立刻眉一揚道：「好極！江某有一條一石二鳥妙計，不但可致公孫賀於死地，除老皇帝一大臂助，還可令巫蠱妃子你大獲皇帝老兒寵信！」

三人於是依江充之計，又一番密議。然後邛都王子才無奈告辭出去，剩下江充與巫蠱妃子，終於眞箇銷魂一番去了。

* * *

第二天晚上，江充便直闖公孫賀的相府，向他提出一個妙計，勸他用朱安世的一顆人頭，換回他兒子的生命。

公孫賀心中狐疑不決，他雖然明知江充此舉決非爲他着想，但他與陽陵大盜朱安世來往的消息，顯然已落入江充掌握之中，不說別的，只要江充在皇上面前密奏他與陽陵大盜有來往，他的人頭也決計不保！

爲求自己和兒子一命，公孫賀只好咬咬牙，暗地採納江充的安排，他暗道：朱安世啊朱安世，老夫無奈只好對你不住了！

公孫賀打定主意，今日朝罷，便單獨晋見武帝。武帝劉徹便衣簡從，在未央宮天祿閣接見了他。

事後想起他也覺得奇怪，因爲皇上竟如此痛快便答應了他。

「只要卿能捕捉到欽犯朱安世，公孫敬的一切罪行朕全部赦免。」

公孫賀自然不知，這一切均是江充的安排，江充向他授計後，又連夜跑去晋見武帝，先行奏了他一本。

「陛下，臣已探知丞相公孫賀與陽陵大盜朱安世來往頻密，顯然意欲圖謀不軌！」

「江錦衣，你有何憑據？」武帝對江充的話似有不信，因此答話也冷冰冰的。

江充連忙奏道：「陛下倘若不信，臣有計令丞相自行向皇上呈報，由他親口證實！」

「你如此自信？」

「臣不敢有半句戲言。」

「好吧，朕就等丞相來見！」

這是昨晚江充晋見皇上的情形，今日公孫賀說用朱安世換取他兒子的平安，無疑證實了江充昨晚所奏不虛了。

武帝因此確認：丞相確與朱安世有勾結！

公孫賀以爲得計，準備捕捉朱安世，但他自己也快大禍臨頭了！

此時相府家將盧冲，跑來向公孫賀請示：「相爺，末將抽調府中武士十三人，準備與楊衛尉一起行事，看相爺還有甚麼示下？」

「唔，」公孫賀從沉思中驚醒過來，「楊衛尉帶多少人馬？」

「大約有四十名兵丁及捕快。」

「好，人足夠了！」公孫賀點點頭道：「不過府中這十三人，須用黑布蒙面，別讓江湖草寇看出你們

身份，或者乾脆冒充自己是錦衣直指江充手下的人吧！」

「末將知道，」盧沖答道：「不知相爺要活的還是要死的？」

「聖上要活人，因此一定不要被草寇知道你們是相府中人！」

盧沖走了，公孫賀這才鬆了口氣，心道：這樣朱安世也就不會懷疑，他的友輩欲尋仇，也只會尋江充！江充啊江充，老夫這也叫一石二鳥之計！

＊　＊　＊

長安西郊二十里外的言家莊。

莊主言無量，武功爲江湖一絕，他的言家刀法，在江湖上從未遇上對手。

他的品格，也爲江湖中人稱道，他仗義疏財，凡是江湖中人、窮苦百姓，有求於他，他從不加拒絕，因此他的人緣極好，朋友遍及天下。

不過，他的錢財，大部份卻是陽陵大俠朱安世的，他把盜來的錢銀放在言無量處，借他的手來救世濟貧。

言無量是一位員外，可以拋頭露面。

朱安世卻是一位欽犯，不敢露形跡。

江湖中人只知言無量仗義疏財，其中的內幕，就無人知曉了。

此時，天剛黑下來，言家的廳堂便亮起燈來。

言無量與朱安世正在廳中小酌，朱安世身旁，站着一位少女，正是朱安世的女兒朱蝶兒，她濃眉大眼，英武不凡中又帶幾分女兒家的俏態。

「世侄女，不要光給我們斟酒，坐下來喝一杯吧！」言無量向朱蝶兒含笑道，他很喜歡他這位世侄女。

「世叔在上，哪有侄女的位置？」朱蝶兒道，雖然她見了酒也直吞口水。

「江湖兒女，哪來這許多講究？坐吧！」言無量笑道。

朱蝶兒格格一笑，也趁勢坐下了。

「丞相府的人快到了吧！」朱安世略感不安的問了一句。

「朱世兄，我眞不明白，爲甚麼你竟對丞相這位浪子如此賣力氣！」言無量道。

朱安世歎了口氣，道：「非爲其子，實爲其父，當年公孫賀放我一條生路，如今他有難，我豈可袖手不顧？」

言無量沉吟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只怕官場中人奸詐，朱兄墮入其圈套！」

朱安世苦笑道：「這也無可奈何，這條命就當是還給公孫賀便了！」

朱蝶兒一聽，濃眉一揚道：「這不對！爹爹，你的生命屬於窮苦的老百姓，萬不可輕易拋棄！」

言無量亦沉吟點頭道：「蝶兒言之有理！朱兄，我看你還是先避一避好……」

言無量一言未畢，一名莊丁已氣急敗壞的跑進來報信道：「大事不好！莊……莊主！言家莊已被長安城來的兵勇包圍了！」

言無量一聽，酒杯一拋，砰然落地粉碎，「朱兄！你被公孫賀這小人出賣了！」

「卡察」一聲，朱安世手中的酒杯已被他捏碎，他霍地站起，道：「賢弟，看來愚兄連累你了！」

「你我同生死，共患難，這些話不必講了！我先出去看看！」言無量把長衫一撩，抽出掛在墻上的大刀，便疾奔而出。

朱安世道：「蝶兒，不是魚死，便是網破，你快去集合衆弟兄，準備拚死一戰！」

朱安世與朱蝶兒率手下的十多位弟兄，一齊湧出言家莊。只見言無量飛快的奔回來道：「朱兄，指名道姓捉拿你的，你快躲一躲！」

朱安世悽愴的一笑：「躲？躲甚麼？人家有備而來！賢弟，我先打頭陣，衝出去，你快帶弟媳等隨後趕來！」

言無量也知道今番是躲不過的了，他咬牙道：「那好！我去召集莊丁，拚死一戰！」

朱安世等不過向前奔跑了二十餘步，黑壓壓的一羣兵丁便圍了過來。爲首一人高喊道：「誰是欽犯朱安世？快快束手就擒，其餘均可從輕發落！」

朱安世手執一條鐵棍，大喝一聲道：「我就是朱安世，有本事的，就過來捉人便了！」他一句話未了，已殺入敵陣。

朱安世鐵棍迎頭向那高喊的人砸去，那人舉兩把吳鈎向上一封，竟沒有封住，連忙側身閃避，再以雙鈎絞住鐵棍，纏鬥起來。

朱蝶兒領十餘名弟兄，亦立刻加入戰陣。這十餘名弟兄，歷經百戰，跟隨朱安世多年，均非泛泛之輩，因此殺入陣中，虎虎生威。

不過前來圍捕的均是有名捕快或禁軍精勇，人人了得，因此雙方纏鬥，勝負難分。

朱安世與那使吳鈎的，單打獨鬥，他以爲憑自己的功夫，不出十招，便可殺敗對手，伺機衝出重圍，引開兵丁，等言無量等脫身。

豈料三十招已過，依然殺得難解難分，不禁暗暗吃驚。

朱安世並不知道，與他接戰的是禁衛軍副統領楊衛尉。論武功造詣，比朱安世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只是內力上稍遜一籌而已，因此兩人

才殺個不分勝負，朱安世內力消耗過久，便決非楊衛尉對手，必敗無疑。

朱蝶兒手執快劍，與一名鏈子手迎鬥。她原以爲主將已有爹爹接住了，其餘的決非强手，她與十餘弟兄足以應付。

豈料她碰上的卻是一名京城捕快，一條鐵鏈使得神出鬼沒，幾次把朱蝶兒手中的劍鎖住，若非朱蝶兒機警，兵器早已被其纏脫了。

雙方激鬥好一會，難分勝負，莊外小樹林中，又殺出一彪人馬，這十餘人全部黑衣黑褲，黑布蒙頭，原來正是丞相府的家將兵丁，他們眼見楊衛尉等一干人亦難以取勝，便連忙殺了出來。

朱蝶兒與鏈子手捕快纏鬥，那捕快功夫了得，又一次用鐵鏈絞住朱蝶兒的劍身，運力一拽，朱蝶兒身子站立不穩，眼看劍將脫手。

朱蝶兒猛一咬牙，擺出兩敗俱傷的架式，人隨劍飛，直向捕快撞來。

捕快大吃一驚，連忙一手拽鏈，另一手化掌向朱蝶兒胸口拍來。

朱蝶兒不躲不避，劍尖直指捕快胸膛，推刺過去，捕快欲躲，已自不及，朱蝶兒的劍刺中他的胸膛，他的一掌也拍在朱蝶兒身上，但劍長臂短，捕快先挨劍穿胸，這一掌的力度便大減。

朱蝶兒欲把劍身抽出，豈料劍已透胸而出，而且劍身還纏着鐵鏈，難以拔出。

此時她却感腦後生風，有兵刃向她直劈過來，她連忙撒劍，就地一滾，險險避了過去。

她躍身起來看時，原來是個黑衣蒙面人，只好咬緊牙根，徒手與之拚殺。

朱安世與楊衛尉單打獨鬥，本來棋鼓相當，但此時又有一名蒙面人加入戰陣，功力不弱，使的是鏈子錘，進可以擊，退可以纏住鐵棍，朱安世便漸感不支了。

恰好那面朱蝶兒頻頻遇險，朱安世心中一急，鏈子錘已擊向他的前胸，他連忙使出一招「昂首問天」，用棍去擋，豈料未擋住錘頭，卻被鏈身纏住。

楊衛尉趁機斜刺裏穿身而進，兩鈎一前一後，直指朱安世的腋下。

朱安世連忙側身閃避，但前鈎已鈎破衣服，傷及皮肉。他大喝一聲，用棍尾撥開前鈎，後鈎又至。

看來再也閃避不開，他一記連環腿踢出，拚着被鈎擊中，也踢破對方的小腹。

楊衛尉惜命，那肯與他硬碰？立即收鈎後縱。

朱安世奮起神威，猛拽鐵鏈，對方卻也力大，只被他拽動數步，鏈錘並未脫手。兩人身子已接近，各出一掌，砰地一响，雙方均倒退兩步，氣血翻湧。

「你是誰？」朱安世驚疑於對方的功力，不由說道。

「奉旨擒賊，錦衣直指江充指名要提你歸案，朱大俠何必多問！」這蒙面人道。

蒙面人正是丞相府的家將盧沖，他提起「江充」，自然也是嫁禍於他，不過始作俑者，的而且確是江充。

盧沖與朱安世兩人難分上下，各自將兵器拆開，這時楊衛尉又欺身而上。朱安世應付兩大高手，已甚感吃力。

但他自知被提的命運也必然難逃一死，因此雖自知不敵，但也只能死拚下去。

就在此時，後面莊中火光衝天，原來言無量召集家丁，喚來妻兒，打點停當，自知家園已難再保，乾脆放一把火燒了。

言無量一行十四五人，從火光中殺了出來，破釜沉舟，勢如瘋虎。

言無量手執大刀，衝在前面，厲聲大叫道：「擋我者死！」

言無量十四五人的加入，令朱安世等精神大振，抖擻精神，再度死拚。

楊衛尉見狀，亦高聲喝道：

「言莊主，你窩藏朝廷欽犯，罪已該斬，但若你協助擒拿欽犯，尚可將功贖罪，莫要執迷不悟！」

言無量大刀一揮，砍翻了一名兵勇，一面大笑道：「言某窩藏欽犯，已該死有餘，何妨再加一條斬殺朝廷命官的死罪？死十次百次也是死，有何相干！」

盧沖卻向莊丁喝道：「言家莊莊丁聽着，我等奉朝廷欽旨，捉拿江洋大盜朱安世，你等與朝廷作對，不怕抄家滅族麼？」

衆莊丁奉莊主之命，前來廝殺，但並不知對手是誰，此時一聽對方是朝廷欽差，一時呆了，半數人竟不敢再動手。

言無量也向莊丁大喝道：「衆弟兄莫聽賊子胡說，他前來捉人，我等已是死罪在身，豈能倖免？不如衝出去，才有生路！」

衆莊丁一聽，也知束手就擒也是必死無疑，倒不如拚了，於是又拚命斷殺起來。

言無量和楊衛尉斷殺起來。朱安世身邊減少一個勁敵，便輕鬆了點，獨戰盧沖，勉强殺個平手。

朱蝶兒徒手戰黑衣蒙面人，已有三十多招，蒙面人也是相府武士，功夫了得，朱蝶兒徒手相搏，哪是他的對手？

那蒙面人一招「夜戰八方」，閃出一片刀花，朱蝶兒弄不清虛實，

迴避不及，肩上早中了一刀，血流如注，她痛叫一聲，忙尋退路。

朱安世內力消耗過度，此時已是強弩之末，他聽見朱蝶兒慘叫，愛女心切，招式一亂，便被盧沖一錘擊中膝蓋，一條腿跪了下來。

言無量聽得朱蝶兒尖叫，刷刷兩刀，劈開對手，就向喊聲衝去。

楊衛尉本來就只衝着朱安世而來，只要捉到朱安世，就可交差，因此並不追殺言無量，反向朱安世這面衝過來。

言無量見官兵的力量太強，人數已大佔優勢，而且人人武功了得，深知此戰已萬難取勝，便使用地堂刀法向那蒙面男子捲去。

蒙面漢子不敢接，連忙退避，豈料退到朱蝶兒身邊，朱蝶兒右肩負傷，還有左手，她運起左掌，拍中蒙面漢子，蒙面漢子用刀反擋，言無量已滾到，趁勢一刀砍了蒙面漢子的一條右腿，解了朱蝶兒之危。

朱安世此時卻已險象橫生，他傷了一腿，只得傷腿跪地，運棍護身，卻被楊衛尉趁他防鐵錘之際，雙鈎齊出，朱安世若不撤棍，手臂定被斬斷。

朱安世只好撤棍，盧沖的鏈錘又一下擊中他的胸口。

朱安世剛倒地，楊衛尉的雙鈎已封住他的咽喉了！

朱安世知自己已難倖免，大叫道：「言兄！不要顧我，快帶小女殺出去吧！」

言無量四下一看，莊丁和朱安世手下的弟兄已死傷過半，官兵已大佔優勢，他的妻子與孩兒是否身亡，也無從知悉。

言無量心道：為今之計，只有拚死護蝶兒殺出去，為朱安世留一點血脈便了！

言無量已存死念，他對朱蝶兒道：「蝶兒，快隨世叔身後，我護你出去。」

朱蝶兒血染衣衫，早已昏然欲跌，她牽掛爹爹，不肯就走，言無量把她一手拖住，硬衝而出。

此時兩蒙面漢子衝了上來，封住去路。言無量拚了死念，便只攻不守，招招是拚命打法，蒙面漢子心怯，閃開一條血路。

言無量拖住朱蝶兒，跑了三二十步，朱蝶兒一跤摔倒，言無量轉身把她抱起，拚力一推：「蝶兒！你先走！我替你斷後！」

朱蝶兒被一推數丈，轉身一看，言無量已一個踉蹌，亦差點摔倒，原來他已被黑暗中打來的一支暗鏢傷了腰部。

言無量忍痛前奔。終於越走越遠，衝出戰圈。

兩人逃出言家莊五六里遠，上了一座山丘，已是精疲力竭，狼狽不堪了。

站在山丘上向下望去，言家莊火光衝天，但已聽不到拚殺聲了。

朱蝶兒不知爹爹是生是死，心中一酸，不由痛哭起來。

突地噗的一聲，朱蝶兒連忙轉身，只見言無量已摔倒地上。

「世叔！你，你怎麼了？」

「我中了毒鏢……看來走不了啦！」

言無量嘴唇青黑，說話有氣無力，顯然毒性發作，神仙難救。

「世叔，你可不能丟下我呀！姪女孤零零一人，何處投靠？」朱蝶兒傷心得悲呼起來。

「姪女！莫哭……潼關附近，有座華山，頂……上有位絕世高人……若他肯傳你武功……可望報……仇！」「仇」字剛斷，言無量已然氣絕身亡。

朱蝶兒撫屍慟哭，哭得人也快昏了，她已無力挖土坑葬屍，只好把言無量的屍身拖到隱蔽的山洞，用碎石掩蓋好，然後叩頭道：「言世叔！你安息吧，蝶兒若不手刃賊子，誓不為人！」

朱蝶兒深知自己絕不能輕生，因為能替爹爹和世叔報仇的，就只有她孤身一人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漢武帝劉徹高坐於龍位，挺胸凸肚，接受羣臣的參拜。

漢武帝老了，他全身筋肉鬆弛，皇冠下兩鬢花白，額頭的皺紋如刀刻，顴骨高高地鼓了起來。但他那雙眼睛，雖然混濁，但轉動時，仍不時射出威嚴的寒光，猶如鷹隼捕食，令大臣們不寒而慄。

錦衣直指江充身披那件皇帝御賜的錦衣，出班奏道：「啓奏聖上，巫蠱妃子已在上林苑內設壇完畢，恭請陛下及眾位大臣前去觀看其神驗之術。」

今朝劉徹心緒甚佳，笑瞇瞇的道：「江錦衣，你說她真能將每人的心計密謀誘出來麼？」

朝臣們聽罷均悚然心驚，暗道若然如此，豈非人人自危？

江充卻昂然答道：「不錯，陛下，只要她一施法術，犯罪之人就如老僧入定，然後毫不隱瞞，道出自己的圖謀罪行。」

劉徹不由點頭微笑道：「如此，豈非比朕的大理寺卿更管用十倍麼？」

江充不知道劉徹這話是何含意，不敢回答，他停了停，又小心的奏道：「臣還有奏。」

劉徹心情好，居然含笑點頭道：「江錦衣奏上來便了！」

江充道：「前日，臣碰上太子的信差在御道上奔馳，臣將他捕獲，交付審判。太子派人求情，要求釋放信差，臣不敢允准，得罪了太

子，臣向陛下請罪！」

劉徹道：「當臣子的，唯君之命是從，理應如此，江錦衣何罪之有！」

君臣心中俱皆一震，暗道：這江老披着皇上御賜錦衣，連太子亦敢得罪，此人膽子之大，當眞非同小可！今後可莫得罪於他！

劉徹稍停又道：「若眾卿家無事啓奏，這便起駕上林苑！」

此時丞相公孫賀心中忐忑不安，因為他已把欽犯朱安世捕獲，用以交換兒子的生命，但皇上竟隻字不提，這到底為甚麼？

上林苑是皇帝的御花園，如今這御花園內，已紮起一座平台，平台上站着巫蠱妃子和邛都王子。

巫蠱妃子已換上法衣，法衣奇異奪目，顏色多變，法衣上下，綉了怪鳥奇獸，面前的一隻香爐，已點上香，煙霧繚繞，他正用這煙氣熏劍。

邛都王子則仍然是一身白衣，他站於一側，儼然是巫蠱妃子的得力臂助。

巫蠱妃子手下之人，已在台下排出兩行。漢武帝到後，請他到台上落座，其餘眾臣，全被圍在圈外，並無座位，只好人人站着，低頭垂手。

皇帝在上，人人不敢仰視。但仍有人偷偷抬起眼皮，極欲瞧瞧這個巫蠱妃子如何施展神法妙術。

巫蠱妃子向劉徹參拜道：「南國法師巫蠱妃子參見陛下，願陛下萬歲，萬萬歲！」

劉徹含笑點頭道：「法師免禮，請自便開壇施法！」

「遵旨！」巫蠱妃子答應一聲，回歸台前，把劍一揮道：「火君何在？」

一名紅鬚大漢，從行列中走出來，向巫蠱妃子一抱拳，道：「火君聽令！」

「水君何在？」

又一名黑鬚大漢，走出來道：「水君聽令！」

「火君施火！」巫蠱妃子發號令道。

「火君」走向場中，那裏早放了一堆乾草，「火君」張開大口，呼氣噴出，但見嘴中噴出一條火龍，直射草堆，草堆當即烘烘燃燒起來。

巫蠱妃子又大喝道：「水君滅火！」

「水君」即疾速衝近草堆，一口噴去，卻是一條水龍，水龍着處，火勢頓減，漸而熄滅，最後只剩一團白煙。

眾大臣已瞧得目瞪口呆，心道：放火容易滅火難，人的肚子裝下如此多水，卻是絕無可能作假！

武帝也不禁撚鬚點首。

巫蠱妃子抖擻精神，手中劍在半空中劃了一圈，尖聲叫道：「執旗手何在？」

四名綠衣女子，手舉四面大旗出列，站於四方位置，四旗四色，一面綉龍，一面綉虎，一面綉熊，一面綉羆。

巫蠱妃子喝一聲「起」，四女便將旗向空中一拋。

四面旗便在半空中殺將起來，撞作一塊，猶如互相斯殺，直瞧得武帝和羣臣目不轉睛。

一會，四面旗又驟然分開，三面旗「砰」然倒地，只剩一面屹立不倒。一位綠衣女子上前執住，眾人一看，未倒的旗上綉了一條龍。

巫蠱妃子向漢武帝賀道：「陛下！龍旗乃陛下漢家朝廷之兆，其他三面則異域小國，龍旗不倒，代表陛下的江山永固，萬年長春！」

巫蠱妃子這是用巫術來拍馬屁。

漢武帝深信此道，被拍得心花怒放，他大聲叫道：「好！女法師神術無邊，朕賞你黃金十斤！」

「謝聖上龍恩！」

巫蠱妃子抖擻精神，繼續施法。她向台下的江充一瞥，江充會意，高聲喝道：「帶犯人！」

只見兩囚犯被推了進來，披頭散髮，木枷套鎖。正是公孫敬與朱安世。

公孫賀見是自己的兒子，心痛萬分，另外一人，他不敢正面相觸，內心驚慌，連忙把頭垂下。

因此公孫敬和朱安世均沒法見到公孫賀。

兩人被獄官推押入內，首先見到的是皇帝劉徹。

朱安世自知已萬難倖免，咬牙挺立不跪。

公孫敬卻帶枷趨前幾步，撲地跪倒，哀告道：「罪臣公孫敬參見皇上，願聖上開恩，釋臣死罪。」

漢武帝臉上毫無表情，心裏卻自語道：「你有罪無罪，待會自有分曉！」

江充未等皇帝開口，便令典獄官把兩人分開，一個立於東側，一個立於西側，又喝了聲「跪下」，隨即兩人的內膝被人一踢，雙雙跪了下來。

巫蠱妃子輕邁蓮步，走下台來，她先走到公孫敬的身前，媚語道：「你看看我的眼睛！」

公孫敬在驚恐中不由抬頭一看，見是一位美貌的女法師，這一望，他的目光便被吸住了，再也不由自主，漸而腦中竟一片空白。

巫蠱妃子又曼聲細語道：「睡吧！睡吧！」一面伸出玉手，在他腦門直撫到下巴，公孫敬的眼皮當即垂下，鼻子吸入一陣淡香，便猶如熟睡一般的茫然無知覺了。

巫蠱妃子轉而走到朱安世面前

，如法炮製起來。

朱安世卻知這妖女會催眠巫術，先自把眼閉上，又屏住呼吸，巫蠱妃子竟無法可施。

巫蠱妃子眼珠一轉，便在身上掏出一條手帕，揚了揚道：「這是洗心革面帕，只要用絲帶掛在他面前，這大盜便能惡氣全消，洗心革面也！」

朱安世一聽，心中恨極了這妖女，心道：今日已萬難倖免，但萬不能被這妖女施法成功，任其驅策，壞了朱某一生英名！

他打定主意，便趁巫蠱妃子掛手帕時，猛地張口一咬，把她最長的中指咬住了！

巫蠱妃子痛極，她另一掌運足內力，向朱安世腦門拍下，迫他吐出指頭。豈料朱安世已拚着一死，也不肯被人凌辱，迎上巫蠱妃子一掌，硬生生把她的一截指頭，咬了下來。

巫蠱妃子的內力了得，這一掌拍下，朱安世內力已被折磨殆盡，萬難抵受，應掌而倒，已然長逝。

漢武帝恨極朱安世這位陽陵大盜，他怒喝道：「亂刀分屍！」

衆侍衛騰身而上，一陣亂刀，把朱安世斬得血肉模糊。

衆大臣直看得心驚肉跳，作聲不得。

巫蠱妃子自行止血，又走上法台。

武帝已被她迷住，忙道：「法師受傷，朕深感不安，法師是否要下去先行歇息一會？」

巫蠱妃子內力精湛，這點傷根本不以爲意，她回道：「謝陛下恩典，但不必了，還是請江錦衣開始審問公孫敬，陛下便可知其中全部內情！」

江充先過來向武帝奏道：「啓奏陛下，臣是否可以就地問案？」

武帝道：「快快當場問來！」

江充即招來筆吏，擺好審案桌。他坐在桌前，面對公孫敬，輕聲問道：「跪在下面的可是太僕公孫敬？」

「是！」公孫敬回話淸晰，但雙眼緊閉，武帝在台上是看不見的。

「聽說你擅自動用北軍公餉，可有此事？」

「是，我聚賭輸了錢，玩妓女又花銷甚巨，於是斗膽挪用公餉！」

江充故意一頓，瞥一眼公孫賀，公孫賀已滿額冷汗了。

江充忽然又問出一句更令人震驚的話來：「聽說你還與大將軍衛青之子衛伉，數次到邑公主、陽公主那兒，日夜盤桓，內有奸情，是否如此？」

此言一出，羣臣驚駭，因爲邑公主和陽公主是皇后衛子夫所生的二女和三女，亦即武帝的親生女兒；而衛伉則是衛子夫弟弟衛青大將軍的兒子，亦即武帝的甥兒！

此事牽連到如此顯赫人物，這還了得？

豈料公孫敬居然直認不諱道：「是！我與衛伉藉着表親之誼，常到宮中找兩位公主玩耍，後來，我們見她們深宮寂寞，就，就……」

「就怎麼了？不必驚慌，慢慢地說。」

「就，我與邑公主，衛伉與陽公主，私下作了兩對夫妻。後來，後來……」

公孫敬說到此，渾身一抖，似極不願說，但又不受自己的舌頭控制。

江充一見，連忙道：「後來怎樣？說！」

公孫敬的舌頭不受控制，終於道出一句大逆不道的話：「後來我們圖新鮮，換了過來，我便與陽公主她……她上床了！」

「氣死朕了！」台上，武帝大叫一聲，將手中的酒杯砸在台上，摔得粉碎。

江充連忙奔到台下，匍匐在地，爬前幾步，腦袋如搗蒜般叩在地上，一疊連聲的說道：「罪臣該死！罪臣該死！罪臣不該深問下去，請聖上保重龍軀！」

江充自然知道，他此舉是出皇宮內苑的大醜，當着這許多大臣面前，皇帝隨時便把他先行斬了洩憤。但江充亦知道，武帝就算要斬他，也必然在皇后衛氏家族之後，這口惡氣，他就已經出夠了！

哼！你劉姓人當日殺我江姓全家，今日我亦要教你做父親的，親手殺掉自己的骨肉！江充恨恨的暗道。

好一會，武帝才將內心的憤怒壓下去，看見江充尚匍匐在地，抖個不停，這才緩緩的道：「不干卿事，再問下去！」

江充知道老皇帝已中計，但又故意道：「望陛下恕罪，臣不敢再問。」

武帝果然更斷然道：「再問！再問！」

越是不叫做的事，他越是要做；越是不許問的事，他越是要打破沙鍋問到底，這便是漢武帝劉徹的個性，江充對此早就摸透了。

江充站起身來，走回自己的問案桌。此時羣臣班中已起了騷動，公孫賀因受刺激太深，已昏厥癱軟在地，旁有兩名大臣扶起也無力，急得無法可想。

江充只作不見，坐在問案桌前，再問道：「我聽說你不僅與公主私通，還知道皇上常上甘泉宮，你父子商議，曾經教人在御道中間，埋藏木偶，那木偶寫上皇上的名字

，竟圖以妖法加害皇上，可有此事？」

「是有其事！」

「那木偶現在何處？」

「埋在半途！」

此時巫蠱妃子及時高叫道：「那木偶埋在何處，我法眼已見了！」她轉身向武帝奏道：「皇上可派人，按我所繪圖形，即可將木偶挖出來了！」

漢武帝早已氣得發昏，連話也說不出來，只猛力的點了點頭。

巫蠱妃子即在紙上繪了一幅地形圖，交與邛都王子，邛都王子又交與江充，江充當即交由大理寺卿派人去挖掘。

江充此時從軍吏那裏取過供狀，執起公孫敬的手指按上指印，然後跪呈漢武帝，恭敬的奏道：「臣江充，已審訊完畢，現將供狀呈上陛下。」

漢武帝一擺手，讓身旁的黃門太監接過狀紙，厲聲喝道：「將公孫賀全家，邑、陽兩賤女，唔，還有衛伉，全部下獄，聽候處決！」

所有的供辭，均出自公孫敬之口，並無逼供，當着衆大臣面前，誰敢不信？漢武帝爲示自已鐵面無私，無奈也只好向自己的骨肉下毒手了！

江充心花怒放，他一拍驚堂木，喝道：「先將丞相公孫賀拿下，打入天牢！再派錦衣衛，入內苑拿邑、陽兩公主，並逮衛伉入天牢！」

痛心疾首　游龍驚夢

皇后衛子夫，坐於深宮之內，此時已悲不可禁，六神無主。

太子劉據，在她身邊，溫言撫慰，但太子劉據仁慈寬厚，在此大難關頭，已沒有任何主意了。

漢武帝易暴易怒，在愛情上也朝三暮四。他最初寵幸皇后陳嬌，但遇上平陽公主的歌女衛子夫後，便把陳嬌打入冷宮了。

衛子夫爲漢武帝共生三女一男，男的便是太子劉據，太子劉據年已三十八，兒子已經十八歲，但接任皇位依然遙遙無期，幸而劉據生性老實安詳，太子之位才保持下去。

近日漢武帝的心，又全部放在皇妃楚婕妤身上，原因是楚婕妤懷胎十四月，生下皇子劉弗陵，同堯帝一般十四月而生，劉徹因此立刻將楚婕妤居住的宮封爲「堯母門」。

巫蠱妃子在上林苑的施法，皇后衛子夫與她的胞弟衛青均沒有前去觀看，事後得知，爲時已晚，邑、陽兩公主及衛伉已被打入天牢中去了。

衛子夫連忙傳來衛青，托他去打探消息，如尚未判決，她便不惜老臉，跪在漢武帝面前，向他求情，畢竟這是他的親生女兒。

一宮女進來稟道：「啓稟皇后娘娘，大將軍求見。」

「快請！」

衛青走了進來，他已老了，一臉的疲態，躬腰駝背，哪還有昔年橫掃匈奴的威風？

漢武帝曾對衛青極爲寵愛，大臣中無人可與他相比。有時，衛青進宮，劉徹在厠所蹲着，衛青就在旁邊陪着說話，兩人的親密關係，由此可知。

現下，隨着皇后衛子夫的失勢，加上他已年邁，朝廷又太平無事，這位曾經叱咤風雲的大將軍便逐漸被冷落了。這時竟連他自己的親生兒子也保不住！

衛子夫見衛青垂頭喪氣走進來，已知不妙，忙問道：「兄弟，到底如何了？」

衛青向衛子夫一躬，「皇后姐……節哀順變！」

「甚麼？兄弟啊！我的女兒和侄兒怎樣了啊？」皇后已有點神智失常了。

「他們……他們……」

「他們怎的了？」

「他們全部已被斬決！」衛青咬牙道。

皇后腦中轟然一响，昏昏欲倒，衛青急步上前扶住，太子劉據也連忙在另一面扶着。

「我的兩女兒，她們……」

「陽、邑兩公主，我兒衛伉，公孫賀丞相全家，全被斬殺！」

衛青乾脆一口全部道了出來。

衛子夫大叫一聲，人便昏過去了。

太子劉據聽說兩位妹妹被殺，深知其中寃枉之極，不由悲痛萬分。

「母后寬心！人死不能復生，母后節哀順變！」太子劉據抑制心中悲痛，撫慰衛子夫道。

「好，好，劉徹！你竟絕情絕義，僅憑妖人之語，便殺了自己的骨肉女兒！」衛子夫咬牙切齒，恨恨不已。

「母后禁言！」劉據見母后竟敢罵起父皇來了，周圍尚有宮女，連忙制止道。

衛青對侍立一旁的宮女道：「你們出去。」

宮女們連忙退出。

衛子夫已有些失了理智，咬牙罵道：「有本事，就把我們母子也殺了吧！」

衛青面色肅然，悄聲道：「有一便有二，這也並非不可能的事，下一步說不定便要向太子下手了！」

衛子夫悚然心悸道：「眞，眞

會如此？」

衛青精於謀略，對眼下的情勢，自然看得比衛子夫清楚。「你想，皇上用法一向嚴苛，近年更甚，他既殺了兩位公主，又正寵幸楚婕好、劉弗陵母子，此時只要有人在皇上面前挑撥，皇上必然懷疑太子懷恨在心，父子關係便難以維持，太子之禍也就不遠了！」

「依舅父之意，該當如何？」劉據惶然道，在此關頭，他竟毫無自衛的主意。

衛青沉思片刻，緩緩說道：「一是辭去太子之位，釋皇上之疑；二是暫時冷靜處之，相機以謀！」

劉據嚇得連忙道：「舅父小心，這是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矣，外甥決不願爲！」

就在此時，一宮女在門外稟道：「黃門蘇文，來傳皇上聖旨。」

太子劉據皺眉道：「這蘇文可惡，專察我等隱私！」

蘇文已走了進來。

「黃門蘇文，參見皇后、太子、大將軍。」他抬起頭來，不動聲息的一笑。

「免禮，皇上有何旨意？」劉據道。

「陛下請大將軍於建章宮函德殿見駕。」

衛青立即站起身來，對衛子夫道：「皇姐暫且寬心，待我參見皇上，再來陪皇姐敘話。」

衛青不敢停留，即隨黃門蘇文去了。

太子劉據因母后傷心過度，不敢返回自己宮中，坐在她床前，陪母后敘話，一邊等舅父回來，他知道此次晋見，必定與妹妹處斬的事有關連。

夜晚掌燈時分，大將軍衛青又顫巍巍的跑來，他一面擦汗，又一面欣喜的道：「還好，還好，皇上是要我們寬心的。」

衛子夫餘恨未釋，道：「他說甚麼來了？」

衛青道：「臣去晋見皇上，皇上周圍無人，想是單獨召見臣的。臣說兒子不檢點，犯下罪行，望陛下釋我不殺之罪。皇上好言安慰，又問臣道：『聽說朕處決了邑、陽二位公主，皇后與太子十分驚恐，可有其事？』臣當即奏道：『邑，陽二位公主是皇后親生骨肉，皇后悲痛，那是人之常情，望陛下鑑諒。』」

衛子夫緊張的道：「那他怎麼回話？」

衛青道：「皇上說：『朕豈不悲痛！自二女與你兒子和公孫敬逆亂倫綱，已爲羣臣皆知，朕若不施嚴法，何以立威？何以服衆？朕處事決絕，任後世人唾罵，卻把一個仁慈皇帝交給太子去做，有甚麼不好？聽說他們母子心情不好，認爲朕不再寵愛他們了，其實哪有其事？望大將軍將朕的話，轉傳皇后。』臣連忙叩首，以示謝恩。皇上臨走又特別說道：『大將軍還可轉告太子，由朕來承當施暴、殺戮之苦，由他來享仁君之福，有甚麼不好？』顯見皇上用心一片良苦。」

衛青末了特別道，他此時對漢武帝已深信不疑了。

皇后與太子劉據，見衛青這麼說，兩人懸着的心，也終於放了下來，不再小心戒防。

「如此說，皇上並無換太子之意麼？」衛子夫悄悄的說道，這是她要堅守的最後防綫。

「不會，皇上專門對臣講這番話，就是要教皇后和太子放心。」衛青肯定的道。

「嗯，這就好了！」皇后道。

皇后知道，只要太子能當了皇帝，其他均可以容忍，到太子登位，手中操生殺大權，就絕不會像現在這樣忍氣吞聲了。

「皇后是否去面見聖上？向皇上請不該疑懼之罪？」衛青不放心的道。

衛子夫此時心情輕鬆了點，她點頭道：「正應如此，皇兒，你也辛苦了，回宮休息去吧！」皇后對太子劉據說。

「遵母后懿旨！」

太子劉據，與衛青大將軍一道離開了。

漢武帝自誅殺二親女及丞相公孫賀全家後，便任命巫蠱妃子爲國師，邛都王子爲副國師，册封江充爲「御使」，又降下旨意：國師及御使可以出入宮廷內苑，只要查出有不利於皇上的圖謀和隱私，便可先斬後奏。

巫蠱妃子身懷各種奇毒，不知不覺間便使妃嬪和宮女迷性亂言，一時間，相互告發，競相指控，宮中處處有「詛咒皇帝」之人。

這些人胡言亂語，又都當着皇帝的面前，漢武帝如何不信？他下令屠殺，短短數日內，便有數百妃嬪和宮女，連同牽連進去的王公大臣，被漢武帝降旨處斬。

漢武帝越殺人，心中就越煩亂。

江充趁機又奏道：「陛下神思不寧，此乃妖魔作怪之故，是否請國師到陛下寢宮內驅魔降妖，助陛下消災納福？」

漢武帝此時對巫蠱妃子已極爲信任，當即允准。

豈料這是江充與巫蠱妃子事先商議好的。

巫蠱妃子使劍在武帝寢室內亂趕一陣，趁機播下催幻迷心之毒。

武帝本就心緒不寧，這下更爲厲害

，即使白日小睡，夢中也見無數木偶人，手執利器，向他追襲。

漢武帝時時被嚇得夢中驚叫，醒來時一身冷汗，漸而身子漸弱，精神恍惚，很多事過目即忘。

江充自知已踏出一步，他已與衛皇后家結下深仇，日後一旦太子劉據掌權，他就必死無疑，因此下決心早日置衛家於死地。

此時趁武帝精神恍惚，他的第二步毒計又施展出來了。

江充前來未央宮承明殿，晋見劉徹。

「皇上龍體是否大安了？」江充道。

漢武帝此時視江充如心腹，歎氣道：「哎！陛這些天越來越睡不安寧，看來朕眞的老了！不會久享龍位了！」

江充心內暗笑，忙奏道：「陛下洪福齊天壽與天永，哪來老態？只是因仍有亂臣賊子詛咒皇上，及將木偶人埋於地下，詛咒皇上！」

漢武帝大點其頭道：「是呀！朕睡夢中，果見千百木偶妖人，亂舞利器，欲加害朕，令朕睡不安寢！」

江充道：「這便是了！此事國師已有所察，她要微臣來向陛下請安，國師說如偶有夢幻，而且木偶人小而弱，那埋木偶之人必甚爲遙遠，可能不在長安和三輔之內；但若常來惡夢，且木偶人大而强，那所埋木偶及施咒陛下之人，就必近在深宮內苑了。」

漢武帝驚道：「不錯，朕不但常來惡夢，而且木偶妖人肥而大，兇猛得很！國師說否可替朕把此等大逆不道除去？」

江充略一沉吟，便道：「陛下，此事微臣怕難遵命。」

漢武帝眼一瞪，道：「怎麼？卿不想替朕除惡辟邪，安享太平？」

江充忙道：「微臣不敢，只要陛下龍體平安，臣萬死不辭！只是，只是……」

漢武帝見江充吞吞吐吐，不悅道：「只是甚麼？」

江充道：「只是深宮內苑，臣豈敢到處挖掘，遍地搜查？」

漢武帝一聽，居然點點頭，斷然道：「原來江錦衣爲此事遲疑，好，從今日始，朕授你與國師有權到處挖掘，遍地搜查，朕另外派按道侯韓說、御史章贛、黃門蘇文協助於你，聽你調遣。只要眞能挖出埋藏的木偶和埋木偶之人，那怕朕之御座，亦可以移動！」

「謝陛下恩寵！」江充歡欣地奏道：「有陛下此言，江充定不辱所命！」

江充走出未央宮，得意洋洋的乘上他的八人抬的大轎，向原宰相府而去。

自公孫賀全家被處決後，劉徹已任命劉屈牦爲丞相，封澎侯，劉屈牦亦即劉徹的侄兒。

而公孫賀的宰相府，已由其斬決之時起，便賞賜給巫蠱妃子了。

江充此去，就是去向巫蠱妃子告知皇上恩准搜查內苑大權的喜訊。

* * *

太子劉據在自己的太子宮內，已是日夜不安，煩躁不堪。

自那日劉徹讓大將軍衛青捎話予他後，他以爲從此恢復平靜，只要小心謹慎，不出差錯，便可免卻殺身大禍，進而可以順利接任漢室皇位。

豈料錦衣直指江充卻得勢不饒人，竟帶領外族女巫，到處在內宮挖掘，搜尋木偶。不幸他挖出的木偶，還帶有血跡，然後追捕宮中涉嫌埋木偶之人。

所用手段無所不用其極，用燒紅的鐵鉗，或鉗肉，或燒灼皮膚，在慘號悲呼聲中，無辜之人只好「坦白」交代，供出「同黨」，於是，宮廷中哀號不斷，從京城長安，到三輔，直到各郡各封邑，竟因此誅殺數萬人。

劉據似乎看見一張網，正漸漸向他收攏，這收網之人，便是錦衣直指江充。

倘若舅父衛青健在，他還有所仗恃，衛青手掌兵權，戰功顯赫，武帝尚有所畏懼，但不幸衛青因悲悼兒子衛伉慘死，已在數日前病故，因此劉據的太子之位，他也自知岌岌可危了，甚至生命也行將難保。

劉據有子劉進，是他與魯國美女史氏所生；劉進長成後，又娶涿郡美女王翁須爲妻，生子劉詢，出世未及數月。

劉據的妃嬪，常在他面前哭訴，江充、蘇文等人到處搜查，挖掘之苦，亂哄哄的令他心煩，但又一籌莫展。

黃門太監蘇文一直與劉據過不去，他負責替皇上監視太子宮的一舉一動。而現下蘇文已與欽差大臣江充勾結，兩人狼狽爲奸，他更難對付。

不過若束手待斃，任人宰割，又於心不甘，如何處之？劉據已亂了方寸。

此時宮女稟道：「太子少傅石德石大人求見。」

石德是他的老師，感情一向尚好，這時舅父已去世，他可以信賴的人，便只有石德老師了，因此他差人請來石德，共商應對之策。

石德年邁，白髮白髯，但依然精神矍鑠，他時常面對太子，因此不必行大禮，只作問安道：「太子

可好？」

「好，好，」劉據漫應一句，然後，又對妃嬪子女道：「你們都迴避，我與老師對酌兩杯，進兒留下來。」

這時他的兒子劉進年已二十，爲人穩重老成，比父親還更有見識。劉進還向宮廷侍衛官方倚華學過武藝，而方倚華的師傅便是太白山慧心道人的女弟子。

劉據曾有心讓劉進上太白山拜慧心道人爲師，但方倚華說慧心道人久厭塵世，已關門不再收徒，她是師傅的關門弟子，劉據只好打消此念。

劉進跟方倚華學藝十載，又向石德學文，因此可算文武雙全，劉據留下他，亦是想聽聽他的見解。

酒菜擺了上來，劉據叫劉進在旁斟酒，然後舉杯道：「老師請飲此杯。」

「殿下不必客氣！」石德謙道，但還是舉杯一飲而盡。

「進兒也敬老師祖一杯！」劉進亦敬酒道。

「再喝，老夫便要醉了！」石德道。

劉據道：「三杯爲敬，老師再喝一杯。」

「不喝了！不喝了！」

「那老師先進菜，再喝一杯，喝完三杯，我有事向老師請商。」

石德不但文才出衆，而且精於武功，因此酒量甚佳，平日不敢放縱，但此時自知情勢非常，便慨然道：「那好，老夫便再飲一杯！」

劉據待石德喝了第三杯，便道：「老師深明目下情勢，可否指教於我？」

石德捋鬚沉吟，道：「殿下坐於地震之中，火山之上。」

劉據忙道：「然則如何處之？」

石德道：「皇上嚴峻而殿下仁和，處事察世本有不一，不一便生間隙，加上宵小之人，從中挑弄事端，巫蠱毒案，不時興風作浪，皇上已自多疑，再經不起離間之言，而江充之輩，鳴鏑已指殿下，因此殿下大難已然不遠矣！」

劉據歎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此點我其實已知，因此請老師來，參詳一個萬全之策。」劉據一頓，又接道：「我打算辭去太子之位，退居山林以避禍，老師以爲如何？」

「不妥，殿下雖有退讓之心，但並無退讓之路。」石德斷然道。

劉據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石德道：「江充之輩已設巫蠱毒案，殘害邑、陽兩公主，與衞氏一族結下仇怨，亦即與殿下勢成水火，因此你雖有退讓之心，但對手卻認爲你並無寬仁之意，因此必欲置你於死地而後已，而且蠱毒之案，遍及全國，殿下即使遠避天涯海角，仍是其網中之魚。」

劉據皺眉道：「然則如何是好？」

石德道：「易經有云：以喜隨人者，必有事，故受之以蠱；蠱者事也。有事而後可大，故受之以臨；臨者大也。物大然後可觀，故受之以觀。可觀而後有所合，故受之以嗑；嗑者合也。」

劉據忙道：「老師請詳釋之。」

石德道：「討好而追隨別人的人，必生事端，隨卦變爲蠱卦；事變中方能創造大業，故爲臨，臨是君臨之意。因此，目下正是殿下乘大亂而君臨天下之機。」

劉據亦曾動過此念，但僅一閃即逝，因此石德據易經卦提出此點，他仍然大吃一驚。「爲臣子者，豈敢叛君叛父？」

劉進在一旁插話道：「爹爹，石師祖所言甚是，待祖父皇離開長安之日，起內衞兵力，先誅江充和巫女，再向祖父皇陳述實情，此爲上策；倘若進展順利，民心所向，便可逼使皇祖讓出帝位，由爹爹登位，尊皇祖爲太上皇。一旦實權在握，皇祖雖不願，亦無可奈何！」

「不不，」劉據搖頭道：「此事非同小可，還是改日再議。」

就在此時，外面傳來太子宮監的喝聲：「你是誰？殿下正在小歇，誰也不見！」

接而便聽一位年輕女子的笑聲：「嘻嘻，此乃當朝國師，你難道有眼無珠，不認得麼？」

話音未落，門已似被風吹開，閃進一女，正是巫蠱妃子。

劉進一見，想起兩位姑姑被殺，早已對巫蠱妃子恨之入骨，他運起掌力，向巫蠱妃子當頭拍去，一面喝道：「何方妖女，不經通傳，敢闖太子宮？」

劉進之意，是先下手爲强，詐不認識，先斃了巫蠱妃子再說。

巫蠱妃子却以曼妙的姿式，便已避開一掌，改用兩指之力，去夾劉進的手腕，嘴裏也故意道：「皇上授我勘察內宮大權，哪裏均可去得，你是誰家小娃娃，敢阻本國師去路！」

劉進見她招式怪異，也迅速變招，一掌抽後，二掌向前，去切巫蠱妃子的手腕。

巫蠱妃子輕「咦」一聲：「你這小娃娃，身手還不弱，可惜碰上本國師！」她嘴裏嬌笑着，手是不停，伸出的手變抓爲托，眨眼間就拆了五、六招。若非巫蠱妃子不欲傷人，劉進早已遭她毒手了。

「住手！」太子劉據喝住劉進，隨即對巫蠱妃子說道：「原來是國師駕到，失敬失敬，國師來此有何見教？」

「嗯，到底是太子爹，有點風

度，實說吧，我是來送一宗富貴買賣，與太子你共享的。」她轉睛向石德和劉進瞥了一眼：「這兩位是誰啦？」

「太子少傅石大人，那是犬子。」

「並非外人，但我要說的，只可與太子你一個人說。」

「那，你們暫且迴避。」

「爹爹，小心中了妖女的奸計！」劉進恨恨的叫道。

巫蠱妃子嘻嘻一笑：「若我有害人之心，你等五人還有命在麼？放心，本國師目下尚不欲公然出手殺太子爺的人！」

劉據皺眉道：「進兒還是先迴避吧！」

劉進與石德只好退了出去。

「國師此來，有何高見？」

「嘻嘻，連請坐也不說一聲麼？這美酒佳餚，太子爺可否與我共飲一杯？」

巫蠱妃子也不客氣，大模大樣的坐了下來，便端起了酒杯。

「國師請！」

「太子爺不陪我飲一杯？」

「不勝酒量。」

「怕酒中有毒？」

「哪裏，哪裏！」

「太子爺，奴家乃外族女子，沒漢家女子如此多禮教，但可替太子爺帶來一個江山！」

「此話怎說？」太子劉據微一怔道。

巫蠱妃子微微一笑，俏臉迷人：「聽說太子妃已於半年前去世，眞的麼？」

「不錯！」

「那太子看奴家如何了？」

「艷若桃李！」

「奴家可配做太子妃？」

此言一出，劉據不由嚇了一跳，他還未見過有女子如此放浪的。

「劉據無此福氣！」

巫蠱妃子不以爲忤，反嬌笑一聲，道：「太子爺自然知道目下的處境！巫蠱之案令太子與皇上父子太不相容，下一步如何？太子想必也知道了？」

「知道又如何了？」

「當今之世，能救太子者，除我巫蠱妃子外，還有誰人，太子想必清楚這點？」

劉據點了點頭：「知道又如何？」

巫蠱妃子一笑：「若要我救太子，需有個條件。」

劉據沉住氣道：「甚麼條件？」

巫蠱妃子格格一笑，道：「太子你先奏準皇上，封我爲太子妃，反正我在滇國的王妃地位說變就變，不當回事。然後我便可保太子平安無事，而且保你很快便可登上皇位，當然太子登位後，我做了皇后，自然就保你帝位穩固，平安無恙啦！」

巫蠱妃子說罷，便笑臉盈盈的待劉據回話，在她算計中，劉據簡直連萬分一拒絕的理由也沒有，因爲這是喪命與做皇帝的抉擇。

劉據卻心道若如此，我劉據豈非成了你妖女掌中的一個傀儡？這簡直有辱我劉據的人格！他緩緩的道：「生死由命，是禍是福，劉據自會權衡，不必巫蠱妃子操心！」

巫蠱妃子臉色一變，她此來原有她自己的算計，她若能趁此良機逼太子就範，那就比與江充合作殘殺漢朝大臣合算多了，只要劉據肯答應與她合作，她就打算要江充作她的替死鬼，把一切罪行推到江充身上，江充便有十個腦袋也不夠漢武帝斬了。然後她就暗中算計漢武帝，令他提早退位，讓劉據做皇帝，她就可以皇后之身，挾迫劉據，以令諸侯，天下也就歸她巫蠱妃子一人所有了！

豈料劉據卻愚不可及，一口拒絕！

「太子爺！一着不愼，全盤皆輸！可有三思而行？」

「道不同，不相爲謀！」

劉據斷然道。巫蠱妃子臉色大變，此時她已非「艷如桃李」，而是「毒如蛇蠍」了。

「哼！那就休怪巫蠱妃子辣手無情了！」

巫蠱妃子一擰身，已從窗戶中飛了出去，快如鬼魅，禁宮高手中，無人可及。

劉據見她身手如此了得，又添了一重憂慮，心道：就憑她如此功夫，又得父皇寵信，可隨意在禁宮內苑活動，她若要向我下毒手，簡直易如探囊取物！

劉據怔怔的發呆，不知石德和劉進何時走了進來。

「爹爹，那妖女說了些甚麼？」劉進道。

劉據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她要我封她爲太子妃，她便助我登上皇位，我拒絕了她。」

劉進眉一揚道：「好！莫讓妖物纏身！否則後患無窮。」

石德卻沉吟道：「殿下，這妖女的毒計驚人，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，殿下拒絕了她，她便大有可能向殿下下毒手了！」

＊　＊　＊

巫蠱妃子被太子劉據所拒，果然老羞成怒，她回府之後，立即派人召來「御使」江充、按道侯韓說、御史章贛、黃門太監蘇文。

巫蠱妃子定下一條如何向太子下毒手的陰謀奸計。

巫蠱妃子百密一疏，忘卻了一位邛都王子的存在。

巫蠱妃子自與江充勾搭上後，

江充的人材自然比蠻荒邛都天子有情趣多了，因此巫蠱妃子對邛都的熱情便大大的退減。

邛都王子對女人的佔有慾卻極大，他爲了圖謀大計，與江充勉强分享巫蠱妃子，本就時時暗地咬牙，如今卻被江充幾乎獨佔了巫蠱妃子，這口氣他如何忍得下？

不過邛都王子也自知非巫蠱妃子的對手，而且他目下在漢朝副國師的地位，也是巫蠱妃子庇蔭他得來的，他不敢公然與巫蠱妃子鬧翻。

邛都王子一口惡氣無處發洩，便向京城煙花着手了。他終日留連花叢，常常深夜始歸。

這一晚，他直到夜半時分，才帶了八分醉意，回到巫蠱妃子的府第。

邛都王子拍了巫蠱妃子的門幾次，不見開門，以爲巫蠱妃子怒他尋花問柳，自知不是，便不敢發作，踱到院牆邊，一個縱躍，上了牆頭，再一躍而下，準備返自己的臥室。

此時星月隱退，一片黑暗。

邛都王子躍入院內，已感奇怪，朦朧中，他失了路向，左撞右插，只聽虎嘯狼吼，又覺陰風慘慘，直如鬼魅世界。

邛都王子一驚，酒意便清醒了大半。

他自恃武功絕頂，强打精神，向前撞去。驀地一隻斑斕猛虎，張開血盆大口，向他撲來，他怪叫一聲，運起七成掌力，一掌拍去，虎頭登時應聲而斷。

他自己的手掌，也隱隱生痛，定睛看時，原來拍斷的卻是石柱上的一塊！

邛都王子的怪叫，立刻引出回音：「是邛都王子麼？」

邛都王子聽出是巫蠱妃子的聲音，便忙道：「是我！怎地今夜如此作怪？」

巫蠱妃子恨恨的道：「不知哪來的妖人擺下這個陰符百獸大陣，要與我等爲難，你快向我靠攏過來！」

此時，半空中忽地傳來一聲桀桀怪笑：「不愧是巫蠱妃子，居然識破我的陰符百獸大陣，難得，難得！既然識得，那你就施展一下，將此陣破了吧！」

邛都王子欲想在巫蠱妃子面前逞能，討回她的歡心，聽聲辨位，大喝一聲，身似大鵬飛將起來，向怪笑聲響處撲了過去。

邛都王子撲了個空，身形跌落下來，定睛看時，下面似有一隻野狼蹲伏，心道這是妖法，不過是一塊石頭而已，便放心落下。

豈料那塊黑石驟然變形，從中倏地刺出一劍，黑夜中一泓劍光射出，想必不是作假的妖法！

邛都王子不敢大意，飛身欲躍起，倒翻出去，豈料那劍光奇快，他的一脚已被劍尖刺着，直透鞋底，雖未穿透，但已受傷不輕。

邛都王子怒火中燒，他武功不弱，但被人偷襲，一招便傷了左脚，他疾速四下一撲，欲尋刺他的洩恨，但已失形踪。

巫蠱妃子及手下十餘人，此時也被捲入陣中，左衝右突，動彈不得。

巫蠱妃子睡至半夜，聽外面有異動，便掠出來，豈料早有人在巫相府花園之內擺好陣法，她躍進花園，便被陣法困住。

巫蠱妃子起初委實被陣法弄得狼狽之極，她一會碰上虎豹熊羆，一會又碰上鷹隼猿梟。她拚力死戰，才知是一些山石花木，亭台池榭。

她手下之人也躍出來救助，但豈料均成了困獸，左衝右突，狼狽不堪。

巫蠱妃子此時已冷靜下來，尋思破陣之法，突聽兩聲慘叫，又有兩名手下遭了暗算。

巫蠱妃子大怒，她忽地大叫一聲道：「火君何在？」

「火君」與她心意相通，一聲呼喊，立刻張口一噴，一股怪火便向怪笑聲響處噴去，半空亦一陣光亮。

「嘿！算有點道行！」光影中，一位頭紮花白髮髻、身穿灰袍的老者，從一塊山石向另一塊山石躍了過去。噴火的火光稍縱即逝，連人的面孔也未看清。

巫蠱妃子氣極，暗中摸了一把毒器，待怪笑聲起時，猝然射去。

只見那灰袍人突脫了腰間葫蘆，取去蓋子一拍，葫蘆中飛出一團煙霧，把他渾身遮住，毒器竟攻不進去。

就在此時，又有慘叫聲響起，巫蠱妃子手下的一名綠衣少女，又遭了毒手。

巫蠱妃子恨極，但又無所施其技，固不知對手何在，她的使毒手段和武功均失去效力。

巫蠱妃子無奈，便發聲示警，招呼邛都王子和手下人向自己這面靠攏，心道：自己人招到身邊，分站八方位，只守不攻，雖不能破陣，但起碼可以自保。

但衆人要移動過來，卻比登天還難。

邛都王子幾次聽巫蠱妃子的呼叫，便不顧一切的向這邊挨近。

他才走了四五步，便見前面有一頭獨角怪獸擋路，他不敢貿然出掌了，悄悄潛近，想看清了，再施殺手。

豈料剛挨近去，那怪物的獨角之內，竟噴出一團紅煙，迎面撲來，幸而邛都王子練有一雙毒蛇掌，久經毒練，等閑的毒物毒不倒他。

怪物噴煙之時，邛都王子迅即一掌拍去，那怪物被掌風擊揚，向後飛逃。

邛都王子不捨，縱身撲了過去，他的雙手已抓住怪物，感覺不對，正欲鬆手，人卻落下，「噗通」一聲，他已跌落池塘。

怪物入手，立刻化作一隻龐大的犀牛。

邛都王子心中氣怒之極，他向岸邊涉水而過，將近岸邊，見一棵柳樹斜斜伸出一枝，便順手向柳枝抓去，抓個正着，欲使力騰身上岸，他此時已有點亂了神智。

他抓住的柳枝，原來卻有利劍套在柳枝空心之內，趁他立脚未穩之際，一劍倏地刺出，正中他的前胸。

邛都王子大喝一聲，雙手抓住未刺入的劍身，他不能借物傳毒，而且一抓之下，力度也很强猛，便將持劍的人拖入水中。

利劍已透背而出，對手離他更近，邛都王子兩手雖已無力，但終於搭上對方的脖子，掌中毒觸到對手的脖子，立刻中毒昏厥，栽落池塘。

邛都王子臨死這才看清，對手不過是一名身披狼皮的娃兒。

巫蠱妃子把人召集到身邊時，只剩下不到七、八人了。

巫蠱妃子尚未受傷，但也狼狽不堪，衣衫不整，打了一個時辰，竟連對手的底細亦未弄清，豈非丟人之極？

巫蠱妃子怒極反笑，大叫道：「何方妖人，暗中算計，算甚麼本事了？」

「嘿嘿！」黑暗中有人桀桀怪笑：「暗中算計？你那妖巫毒蠱之術，便很光明正大麼？」

巫蠱妃子不由語塞，她心知自己與江充所謀，與對方的暗中偷襲相比，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。

巫蠱妃子不欲與對方鬥口，便尖叫道：「你敢現身與我單打獨鬥麼？」

「嘿，你以爲貧道不敢？」話音未落，遠處飛出一人，三兩下起落，便到了近處：「火君，你只管使點火出來，讓貧道亮一亮相！」

那「火君」一次嘴內只能噴火三次，他已噴了兩次，他張口一噴，直向「老道」噴去。

火光閃處，只見一位高瘦老人，青衣長衫，手執一隻大葫蘆，臉上木無表情，不知是否套了面具，還是本來面目如此。

巫蠱妃子已打定主意，只待老道現身，她就立刻進擊。

因此火君噴火之際，老道甫一現身，她便即如大鵬展翅，一掠而至，手中利劍，直指老道咽喉。

那老道似乎也料到巫蠱妃子輕功如此了得，暗吃一驚，連忙後退數步，又將葫蘆一拍，一股煙霧噴了出來，巫蠱妃子揚袖驅趕時，老道已失踪影。

一聲怪笑聲又起：「巫蠱毒妃，這回你是偷雞摸狗了吧？」

「我就殺了你這條老狗！」

「公狗母狗，母狗公狗，一窩狗快活大鬥！哈哈，好極了！」

巫蠱妃子一聽，氣瘋了，她決心非殺這老道不可。

就在此時，她手下的人又發出尖叫，她回身看時，似有三條黑影，偷襲過來，正與她手下打了起來。

巫蠱妃子拚命沉住氣來，掠回中間，着火君、水君各守一方，準備再作第二次突襲。

原來老道名公孫卿，是原宰相公孫賀的遠房親戚，由公孫賀向漢武帝引介。漢武帝任他爲尋仙使者，到各地尋訪仙踪。

公孫賀遇害時，公孫卿尚在外面流連，待他回宮中，公孫賀全家已被殺了。

公孫卿回來後，發覺自己的靠山已失，漢武帝又寵信巫蠱妃子，他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，爲了自保，他必須先下手除去巫蠱妃子。

公孫卿經過一番密謀，便在巫相府的花園內設下這個「陰符百獸大陣」，企圖一舉殲滅巫蠱妃子。

公孫卿除去邛都王子時，已失了一童子，剩下三童子替他效力。

三童子一叫方亮、一叫方明，是兄弟二人，另一童子卻叫右童子，死去的那位則叫左童子。

三童子此時見巫蠱妃子等人不再亂闖，抱元守一，便各佔一方，身披獸衣，突襲過去。

「火君」三把火已噴完，失去最厲害的武器，只好以一雙肉掌迎戰。方亮童子的武功不弱，又用左手劍，刺挑出劍均與正常人相反，直把「火君」弄得手忙脚亂。

另一面是「右手劍」方明與「水君」廝殺，「水君」精於噴水滅火，方明弄不明噴出的水是否有毒，因此處處戒備，便反而落了下風。

剩下那名「右童子」，專攻三位綠衣女子，綠衣女子功夫本來不弱，但碰上這等妖陣，被那些怪物嚇破了膽，功夫只剩不到三成，不到片刻「右童子」便把其中一名綠衣女子的手臂砍了下來。

巫蠱妃子一見，嬌喝一聲：「小子，納命來！」她身形飛過綠衣女子頭頂，利劍向那「右童子」刺去。

「右童子」用劍一架，覺對方的劍力道奇猛，自己手揑的劍幾乎被

他震飛，眼看生命難保。

此時公孫卿也及時趕到，葫蘆中一股濃煙，疾向巫蠱妃子噴去。

巫蠱妃子心道：來得好！她不怕正面交鋒，就怕對方躲在暗處施毒手，因此她不管煙霧是否有毒，劍身在公孫卿劍上一搭，在煙霧中繼續前衝，同時左手指甲一彈，一縷蠱毒，疾射而出，猶如暗器。

公孫卿濃煙噴出，左手小弩箭也疾射而出，巫蠱妃子猝不及防，右肩登時中箭，公孫卿也並不輕鬆，蠱毒在煙霧中穿射而來，雖被阻隔大半，但仍有少許鑽入公孫卿的腹中。

「右童子」在煙霧中功力大增，三名綠衣女子眼不見物，功力大減，不到一會，便有二名綠衣女子傷在「右童子」的劍下。

巫蠱妃子在煙霧，不見公孫卿，又不見「右童子」，若施蠱毒，又怕傷了自己人，無奈只好重躍回中心。

她右臂上的小弩箭雖然只有半尺長，但卻有一小半插入她的雲門穴，右臂再抬不起來。

巫蠱妃子萬不敢在此時退縮，因爲她深知退就死無葬身之地了。她只好劍交左手，拚命支撐戒備。

此時，「火君」已被「左手劍」方亮刺殺。「水君」口內的水也噴盡了，方明一劍便把「水君」的腦袋削去一半。

此時公孫卿定欲置巫蠱妃子於死地，他吸入少許蠱毒，一時並無大礙，便一手執葫蘆，一手執弩箭，撲了過來。

巫蠱妃子一見不妙，手中劍一拋，取出一枚輕易不用的救命「毒彈」，救命毒彈輕易不出，因爲隨時可以令雙方均同歸於盡。但於此危急關頭，巫蠱妃子也顧不得許多了。

巫蠱妃子把「毒彈」運內力向陣中一擲，大喝一聲：「衆弟子退！」也不管她的人是否退得出來，她先就飛掠遁入黑暗中去了。

公孫卿聞聲知不妙，連忙亦一個全速倒縱，方亮、方明也隨後倒躍。

但「右童子」正與三名綠衣女拚殺，一時退避不及，竟立刻中毒身亡！

「救命毒彈」的厲害由此可見，當世任何高手亦畏其三分！

巫蠱妃子躍出陣外，躲入黑暗中，渾身脫力，再也無力反擊，只好靠在一塊石上，將氣息拚命抑止，以避殺身之禍。

公孫卿身上的蠱毒也開始發作，他不敢再逗留了，讓方亮、方明背起死去兩童子屍身，連忙撤出丞相府花園。

巫蠱妃子直到天明，四下再無動靜，這才敢悄然返回府中。

這一役她的手下已死傷殆盡，連卬都王子亦一命嗚呼，這對巫蠱妃子的打擊非常慘重，幾乎連她欲奪漢室天下的雄心亦失去了！

＊　＊　＊

江充調動二百餘人，浩浩蕩蕩，向內宮禁地而來。

先前搜宮，他從極少見到皇帝的美女身上搜起，一來想試一下皇帝的心態，二來向皇后衞大夫和太子施壓力。

現在已摸清漢武帝的確多疑怕死，便膽氣大壯，此番直搗中宮，便是欲一舉置太子劉據於死地。

江充等人直闖長樂宮，在長樂宮門口，將人馬分成兩批，一批由按道侯韓說、御史章贛帶百餘人，去搜掘皇后衞子夫的禁地，另一批由他與黃門太監蘇文率領，搜查太子宮。

這兩批人馬，舉鋤扛鏟，進入禁宮內地，引來不少太監、宮娥觀看，但誰也不敢發問，因爲都被「巫蠱之案」嚇破膽了。

太子宮的一名小太監匆匆向太子劉據報訊：「殿下，大事不好啦，江御史大批人馬前來，說要掘地三尺搜木偶人呢！」

劉據聽了大吃一驚，心道：江充等奸賊眞的要向我母子再下毒手了！但對方挾聖旨而來，恐怕阻擋不住。

劉據無奈，只好率了皇孫劉進等十餘人，立站宮門，想阻擋江充與其餘人入宮。

江充來至近前，見太子立於太子宮門口，無奈一揖道：「御史江充，參見殿下！」

劉據沉住氣，道：「江御史，所爲何來？」

「奉皇上聖旨，挖詛咒皇上的木偶。」

「我是皇上親子，豈有兒臣作出害父皇之事，這宮門不必進去了。」

江充哼一聲道：「殿下說哪裏話來，皇上有令，即使木偶埋到聖上御座之下，也有權搜掘，何況一個太子宮！」

江充盛氣凌人，劉據忍得住，劉進卻按捺不住，他怒指江充，道：「江充！你陷害王公大臣，害死我兩位姑姑，你以爲無人敢找你算賬麼？」

江充一聲冷笑：「想不到皇孫劉進有此膽量，敢阻奉旨欽差！來人，將皇上手諭展開！」

黃門太監蘇文立刻將手中黃絹展開，高舉頂上。

「劉據、劉進，見聖旨尚不下跪麼？」

劉據父子無法，只好悻悻然跪倒在地，劉據身後的隨從，亦跪倒了一片。

蘇文獰笑一下，唸道：「着令御史江充、國師等，搜尋宮內木偶及埋木偶之人，並派按道侯韓說、御史章贛、黃門蘇文協助從事，任何人等，不得阻撓！欽此。」

江充喝道：「劉據、劉進聽清沒有？」

兩人只好回道：「聽清了。」

「那還不閃開！」

劉據雖貴爲儲君太子，此刻也只好起身，乖乖向江充等奸佞小人讓出路來。

太子宮內外，登時雞飛狗走，娃娃哭宮女叫，亂作一團。

江充和蘇文指揮人到處挖掘。劉據見狀，只能搖頭歎氣，劉進卻氣得發抖，揑着拳頭直想拚命。

如此大掘了一個時辰，並無搜到木偶，江充與蘇文使一個眼色，便逕直向太子的寢室走去。

劉據不敢阻擋，見狀便帶了劉進等人跟了進去。

蘇文命役卒又推倒太子的臥床，叫掘土專家挖床底下這塊地，頓時磚土亂飛，直挖地三尺。混亂中，蘇文忽然高聲大叫：「挖到了！挖到了！」隨即他高高舉起一個尺長帶土的木偶，衝出門來。

劉據一見，登時目瞪口呆。

劉進怒喝一聲道：「搗甚麼鬼？這是你偷帶進來，有心誣陷！」說着便衝向過來搶。

蘇文雖然不會武功，但人詭詐，他將高舉着的木偶縮回胸前，雙手抱緊，一個地翻，滾到江充腳下。

劉進身手快捷，竟沒阻住，氣得飛腿欲踢，那江充大喝道：「我身披錦衣，又有聖旨在此，誰敢胡來？」

劉進踢出的腿，萬般無奈，只好又硬生生的縮了回去。

江充高聲道：「殿下和太子宮諸人聽着，在太子宮已掘到木偶一堆，還有用綢緞書寫的詛咒皇上的文字，江充不敢隱瞞，這便立即奏明皇上，聽候皇上聖裁！」

江充說罷，領着蘇文，大模大樣地走出太子宮，竟誰也沒敢阻攔。

這班人走後，劉進便跌足道：「江充這一去，爹爹的大禍便不遠了！」

劉據亦知事態嚴重，生死一髮，卻沒了任何主意，只一疊連聲道：「快請石德老師，快請石德老師！」

江充等人與高采烈，走出長樂宮，此時，韓說、章贛等，也已同樣聲稱挖到皇后禁宮埋的木偶。

此時漢武帝劉徹，已遠在長安二百里外的甘泉宮，他一來避開長安的惡夢，二來也好任由江充等人在宮中挖掘。

來到巫蠱妃子的臥室，這才見她躺在床上，面色蒼白，猶如大病一場。

江充急步上前，道：「怎麼了？國師貴體無恙麼？」

他的手摸到巫蠱的右肩，巫蠱妃子大叫一聲：「哎喲，痛死我了！」

江充縮手，忙道：「原來國師受傷了？是誰斗膽，敢與國師爲難？」

巫蠱妃子恨恨的道：「是一個老道……半夜設下陰符百獸大陣，把我的手下和卬都王子全給殺害了……」她有氣無力，把昨晚發生的事說了出來。

巫蠱妃子說罷，江充便道：「國師，出手的老道，定是方士公孫卿所爲，他是公孫賀的族親，去蓬萊尋仙踪回來，必定是因皇上誅了公孫賀，他又失寵，因此把一肚怒氣發洩在你身上了。」

「公孫卿的法術如何？」巫蠱妃子對此人心有餘悸。

江充故意嚇巫蠱妃子，以便令她對自己死心塌地：「比起國師你，有過之而無不及！他既有心找你報仇，日後又得小心了。」

巫蠱妃子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他中了我的蠱毒，想來也絕不好受，但你在我養傷期間，可得多派人保護！」

江充答應了，他深知巫蠱妃子的武功雖然厲害，但畢竟是異族女子，比起心計，她就遠不及他這位中原人士！

接着，衆人又談到搜查的事，決定務須及時向皇上稟報，盡快將太子置諸死地，以免夜長夢多，打虎不成反被虎傷。

但巫蠱妃子身上有傷，不能動身，便決定由江充四人，第二天便起程上甘泉宮。甘泉宮距長安二百里，健馬也得大半天路程，當天自然是趕不及了。

太子少傅石德，把太子宮四周的挖掘慘狀一看，便向劉據一揖，道：「殿下，石德準備向皇上辭去少傅之職，先向殿下辭行。」

劉據驚道：「我目下正如坐火坑，老師竟於此時捨我而去。」

「老夫雖老，但還不想死，我怕被人無辜殺了！」

「這話怎說？」

「殿下，若再軟弱下去，被人刀架脖子還不敢反抗，腦袋還保得住嗎？殿下的腦袋保不住，作殿下老師的人，豈有命在？因此，我不如早辭官職，退隱山林，或許可以保住生命。」

劉據此時亦已知危機眨眼將臨，他再忍讓，亦難逃一死。便道：「若依老師之言，從何着手！」

石德道：「殿下有皇上的符節沒有？」

劉據道：「有，父皇每次出宮，均把符節交到太子宮。」

石德斷然道：「那就可矣！用符節先發中軍騎士，再發宮廷禁衞，封鎖城門，先將江充、巫蠱妃子等人逮捉，格殺勿論！」

劉據素來沒主意，此時便道：「既如此，老師你來當軍師，進兒，你負責指揮。」

劉進一聽，大喜道：「是，孩兒遵命！」

墻外似有輕微脚步聲，劉進習武，耳力也甚佳，他叫了聲：「甚麼人？」旋即衝出門外。

門外原來是小黃門太監王弼，他受蘇文指派，前來監視太子的動靜，聽得太子已有心作反，連忙欲走，卻被劉進發覺了。

王弼見劉進追出，拔腿狂奔，正好前面走來兩人，劉進大叫道：「別讓這小子跑了！」

那二人便使了個絆腿，把王弼絆倒，反手執了起來，劉進認得，這是方士公孫卿的左右兩位持劍童子，公孫卿與江充有仇，這就夠了，正好拉他加進來行事。

「快將他押進來！」劉進命令道。

方亮、方明兩童子把王弼扭進太子宮，摔在地上。

「此人已聽到說話，留他不得。」劉進對劉據道。

劉據早就恨透這些奸佞太監，便道：「斬了！」

劉進手起刀落，王弼的人頭便掉了下來。

「左手劍」方亮與「右手劍」方明此時才向劉據跪下道：「參見太子殿下！」

「你二人爲何前來？」

方亮方明道：「師傅昨晚已向巫蠱下手，夜設陰符百獸大陣，已把巫蠱妃子手下大半殺死，副國師卭都王子亦被殺，但巫蠱妃子逃脫，師傅也中了她的蠱毒，臥在床上，他怕巫蠱妃子奏明皇上，有殺身之禍，着我二人前來投靠太子，以求庇護。」

劉據心中不由歎了口氣，暗道：你等可知連我也自身難保了！

劉進怕父親又改變了主意，而且王弼已殺了，再容不得半點猶疑，便對方明方亮二人道：「你二人可敢再去殺巫蠱妃子？」

方亮方明道：「有甚麼不敢？我倆正要找她逼取解藥呢！」

「很好，」劉進道：「我這裏有十幾名侍衞，全部交與你二人，去把那妖女殺了！」

「得令！」二人站起身來。

「還有，見到錦衣直指江充、按道侯韓說、御史章贛及太監蘇文，格殺勿論，不留活口，知道嗎？」

「是！」

「還有，你二人準備一塊布，到時蒙上鼻子、嘴巴，小心妖女使毒，見面後別說話，殺了再說。」

方明、方亮二人率十餘名太子宮侍衞，立刻奔了出去。

此時劉據與劉進身邊，並無兵力，劉進即令太子宮舍人無且，去未央宮長秋殿，通報女侍衞官方倚華，請她協助，順便通知皇后衞子夫。

方倚華是劉進的武師，若知道此事，不會不理，劉進深知此點。

接着，劉進又派出太子宮的兩名太監，持符節調動中軍騎士，自己帶了兩名太監，親自前去找魏郎中，調動他的宮廷錦衣衞。

* * *

「左手劍」方亮、「右手劍」方明，帶十餘名侍衞，乘馬車直闖巫蠱妃子的原宰相府。

在宰相府門口，衆人下馬，即一擁而進。

巫蠱妃子內力精湛，雖然受傷，但耳力極佳，外面些微移動，便已知道，她深知公孫卿中了她的蠱毒，必然不會罷休，會派他的徒弟前來逼索解藥。

此時一聽來者竟是十多人，不敢正面相碰，便決定避開。

她悄悄起來，疊好被子，忽然又用筆在紙上一連寫了幾行字，然後忍痛縱身上了屋樑，躲在門墻一角，手中握着一枚最後的「救命毒彈」，以防萬一。

不一會，方明方亮帶幾人闖入她的臥室，方明已用布蒙嘴，悶聲道：「這是她的臥室！」

方亮道：「咦？怎麼不見了，莫非逃了？」

這時一名侍衞看見案上的紙條，拿起遞了過來。

方明揭開口布，唸道：「公孫老兒，我暫回滇國去也，解藥三年後再說！」

「果然逃了！」

「這下怎向殿下交代？」

「快去報告殿下，封鎖城門，她或許尚未逃出去。」

「其餘呢？」

「去一人報告殿下，其餘人隨我去殺錦衣御史江充！」

衆人低議一陣，便一齊衝了出去。

巫蠱妃子從樑上躍下，她聽了方亮方明的對話，不由大吃一驚，知道這是太子劉據，率兵謀反了！

自己與江充已與太子宮結下深仇，他這次叛變，首誅的必是她與江充！

巫蠱妃子決定三十六着走爲上着，她也顧不得江充了，經「陰符百獸大陣」一役，她已如驚弓之鳥，深知中原臥虎藏龍，憑她的力量，決非其敵。

打定主意，巫蠱妃子便甚麼也不帶，急忙去馬厩解下一匹馬來，騎上馬，向城門口疾奔而去。

方亮、方明率十餘侍衞，馬不停蹄，直闖錦衣御史江充的府第。

抵府第時，天色已近黃昏，方明等下馬，上前拍門，門衞邊開門邊罵道：「誰人不知死活，敢來欽差府第吵鬧！」

方明更不打話，待大門打開，一劍便將門衞刺死，一行人直闖而進。

江充等正得意之時，與韓說、章贛和蘇文痛飲。江充哈哈大笑道：「不知皇上下一步立誰爲太子？」

韓說道：「那必是他的幼子劉弗陵！因爲皇上說那是跟堯帝一般的貴子！」

江充又道：「這四歲孩兒當太子，他的母后楚婕妤不知如何感激我等呢！」

章贛湊趣道：「到時楚婕妤奏明幼皇，江御史當宰相，韓爺封王，我討個侯爺當當！」

黃門太監蘇文道：「我當甚麼？」

章贛道：「蘇公公可惜下身已淨，到時只好當個大總管掖庭公了！」

就在此時，方明方亮已率人闖了進來。

方明方亮出符節，喝道：「誰是江充？皇上有令，立斬無赦！」

四人這下驚得一呆，韓說問道：「皇上近衞中，怎的沒見過你，豈非假冒？」

「你是誰？」方明反問一句。

韓說是侯爺身份，料想皇上就算殺江充，也決不會爲難他，便傲然道：「按道侯韓說！」

方明眼一亮，又指着章贛問：「你呢？」

「御史章贛。」

「你！」

「蘇文，黃門太監蘇文。」

方明冷笑一聲，手指江充道：「你便是江充？」

此時，進屋之人已移動身形，成包圍之勢。江充奸滑，方明等進屋之時，便知不妙，暗暗退至墻角，那裏懸着他的長劍。

黃門太監蘇文也很奸詐，深知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，已準備開溜！

按道侯韓說尚不知究竟，喝道：「你連我等也不識，必是假冒無疑！」

方明右手執劍，左手執符節，踏上一步道：「你可看清這符節了？」

韓說伸手欲接符節，細加辨認，方明右手劍已倏地刺出，正中他的小腹。

方亮的劍也疾向章贛斬去，章贛一閃，這一劍便落空了。

韓說面部扭曲，彎腰想抓劍，方明飛脚一蹬，韓說便倒在地上了。

江充此時已取劍在手，大聲叫道：「武士何在，快抓刺客！」

隨着喊聲，衝出來幾名武士，武士正好從蘇文立脚處突入，蘇文見機會來了，嗤的一聲，便從那側門中溜了出去。

那面方亮一劍刺空，再踏前一步，又向章贛劈出一劍，章贛只得再退，豈料身後太子宮的侍衞已舉刀劈來，章贛那還避得了？一刀齊肩而下，慘叫一聲，立刻一命嗚呼。

江充武功不弱，有劍在手，尚能擋幾招，但加上四五名武士，也決非方明等人敵手，因此邊打邊撤，退出廳堂。

衝出廳堂的四、五名武士，很快被方明等砍殺，方明方亮退出廳堂，追殺江充。

江充此時已把府中隨從召了出來，江充身懷異志，自然身邊有幾名助他的死士，因此衝出來助他的，竟有六七十之衆。

方明方亮等十餘人，衝進院落，反被江充等人包圍住了。

江充膽氣一壯，厲聲喝道：「何來冒牌小子？竟敢公然作反，謀害公卿大臣？」

方明、方亮已知不是他死，便是己亡，心道：擒賊先擒王，先殺了江充再說！

於是兩人挺劍直刺入重圍，逕取江充。

但江充身邊亦有死士相護，方明、方亮奮起神威，一連刺翻了數名。

此時劉進正持符節，前去調動宮廷錦衣衞。錦衣官魏郎中起初不信，但見劉進所持符節確實皇上調兵之物，而劉進又是皇孫身份，不敢違抗，便乾脆交出兵權，自己退避一旁。

劉進於是率錦衣衞，直奔江府，捉拿江充而來。

方明、方亮雙劍聯手，一連刺翻幾名死士，江充雖然人多，但依然被方明、方亮困住，動彈不得。

就在此時，江府中又擁進一彪人馬，爲首的正是皇孫劉進。

劉進高聲喝道：「皇上符節在此，捉拿江充！其餘人馬，放下武器，一律不予追究！」

江府中人，原來不明就裏，以爲有强盜入襲，這才被江充調動廝殺，如今一聽到劉進持皇帝符節，率錦衣衞而來，登時鬥志全消，抛下武器，不再反抗。

江充見大勢已去，想要逃脫，已被方亮方明執劍逼住，自知勢非其敵，只好束手就擒，不作無謂抵抗，先保住生命再說。

方明、方亮向劉進稟告捉拿經過，劉進得知巫蠱妃子與黃門蘇文均已逃脫，便面有憂色，因爲他知道，若二人逃到甘泉宮，必然向皇祖父劉徹哭訴，被其搶先一步，形勢便很不妙了！但他此時只掌握了禁衞軍，守城部隊並不屬內宮統制，因此無可奈何。

劉進等把江充押入太子宮，請劉據發落。

劉據恨江充入骨，令人把他綁在樹上，親手執刀，走上前去，怒罵道：「奸賊！爲何殘害漢室臣民？」

江充自知與太子已勢成水火，一旦被他拿住，落在他的手上，便萬無生理，他呵呵一笑，道：「江某大仇已報，要剁要殺，悉隨尊便，囉嗦甚麼？」

劉據一刀砍去江充的左臂，道：「這一刀爲丞相公孫賀全家報仇！」

劉據第二刀砍向江充的右臂：「這一刀替我表弟衞伉報仇！」

劉據一刀緊接一刀，連聲道：「爲我妹妹邑公主、陽公主報仇！爲所有無辜慘死巫蠱毒案中人報仇！」

劉據共向江充連砍十八刀，把江充砍成一團肉塊，才把刀一拋，仰天喊道：「江賊啊江賊，你也有今日！」

他命太監取酒來，面對江充屍首，連飲三杯，又將酒杯一擲：「呵呵！今晚手刃仇敵，痛快呀痛快！」

劉進待父親的心情平復下來，才道：「那巫蠱妃子和黃門蘇文，被其逃脫，很可能搶先跑去甘泉宮，向皇祖父哭訴，須早定對策才好！」

劉據點點頭，便招呼石德、門客張光道：「請老師和張先生入殿，商議善策。」

黃門太監蘇文，在江充府中牽了一匹快馬，乘雙方混戰之際，騎馬向西城門奔去。門軍尚不知城內有變，見他是黃門太監，不敢阻攔，便打開城門，放他出城去了。

蘇文撿回一條生命，僥幸之極，他死命催騎，天未大亮，便趕到甘泉宮來了。

漢武帝劉徹正在酣睡，蘇文不敢驚動，只好小歇片刻，待天色放亮，便催門侯太監稟報皇上，說有緊急密情呈報。

漢武帝劉徹自來甘泉宮後，果然好睡，不再作驚夢，精神也漸爽，於是越發相信長安皇宮內眞有妖人作祟。

聽得門侯來報，他有些不悅，擁被坐起，着蘇文入內室晉見。

蘇文一見劉徹，便趴在地上，大哭訴道：「皇上，大事不好了，小人等在太子宮長秋殿掘出木偶，那殿下見事情敗露，立即起兵反叛，已殺了江錦衣、按道侯韓說、御史章贛等，現已封鎖城門，自立爲皇了！」

劉徹先是一驚，接而一想，只怕未必。他深知太子穩重老實，並無甚麼抱負，因此也並無野心。自殺了邑、陽公主後，皇后與他大爲恐懼，倒是有的，但蘇文與太子結怨甚深，言過其實，也不能置信。

「蘇文，你休得胡言！你說太子稱帝，有何憑據？加冕朝賀了麼？進未央宮大殿議事了麼？」

蘇文一聽，不敢回答，因爲這些事胡說不得，稱帝那是必備的程序，有衆大臣參與，極易查核，日後他若被查明胡說，他這顆腦袋便十個也保不住了。

蘇文只好回道：「這些蘇文均未見到，但他的確派自己的侍衞和宮廷禁衞軍，把江錦衣等全殺了，這是奴才親眼所見，若非奴才跑得快，也萬難倖免。」

「唔，」劉徹證實了自己的推測，心定了不少，但也睡不下了，他下了龍床，兩名小太監連忙替他穿衣，他邊穿邊說道：「太子因心存恐懼，又對江充惱怒，才被激變，他對朕還是忠心的！」

蘇文不敢插嘴，起身立於一邊。

劉徹瞪了他一眼：「去，替朕把邱御史找來！」

蘇文連忙奔了出去。

不一會，劉徹穿戴整齊，也顧不得梳洗進膳，便立即上朝。

他這次駕幸甘泉宮，只帶了親近臣僚十餘人及侍衞軍而已，因此上朝，其實只是單獨議事而已！

「邱御史！」

「臣在！」

邱御史與蘇文均跪在殿階之下，聽候皇上吩咐。

劉徹道：「據黃門蘇文稟告，太子劉據私帶兵馬，殺了江充、韓說、章贛，並且封閉城門。朕不相信太子會叛亂，只不過是意氣用事，惱怒江充，施行報復而已。朕特命你爲招撫使者，帶幾名隨從到長安，把太子召到朕這裏陳述理由，現在你快去準備，立即出發。」

「遵旨。」

「皇上，奴才願隨邱御史，替他引路。」蘇文心懷鬼胎，連忙請旨道。

「唔，你昨晚奔波一夜，還是先歇歇吧！」

「奴才爲皇上周全，萬死不辭！」

「那好，你也跟着去吧！」劉徹作了決斷，心情輕鬆了點，他自己先行下殿，梳洗進膳去了。

＊ ＊ ＊

此時太子劉據在太子宮也徹夜未眠。

他召集了石德、門客張光、張賀、兒子劉進等，在自己的小殿中召開緊急會議。

議事之際，女長御方倚華也趕到了，劉據立即請她參加。

方倚華與皇后交往甚深，又是劉進的武師，早已是太子系中人。她年已二十八歲，成熟老練，風華正茂，卻尚未嫁人，不知是不是受其師慧心道人的門規所限。

「右手劍」方明和「左手劍」方亮，已去看師傅公孫卿。

太子劉據道：「事端已起，欲罷不能，今晚請諸卿來，商議下一步大事，我方寸已亂，還未理出頭緒來，望諸卿教我。」

石德也不客氣，首先就直言不諱道：「以老夫之見，此事有上中下三策，中策者先派出使者，遠赴甘泉宮，向皇上陳明不得不殺江充等人理由，清除皇上疑叛亂的猜慮，若皇上能鑑諒，不至爲難太子，此事就此爲止。上策是皇上若聽從奸人挑唆，不肯鑑諒，斷認太子謀反，起兵討伐，那就一不做二不休，乾脆調集人馬，逼皇上引退，太子便可取而代之，替天行道！下策則是速速離城，遠遁山野，待時機有變，再行起事！」

劉據一聽，忙道：「上策太狠，下策太弱，還是走中策吧！」

石德道：「不然，殿下雖可先行中策，但上策亦不可不作準備！」

劉據道：「但這君臣父子綱常，爲臣子者怎敢逆叛？」

石德道：「君父仁則臣子忠，殿下何必拘泥於不死規條！」

劉據無言，但心內依然甚爲猶豫不決。

此時，太子的幕僚張賀、張光亦道：「殿下，太子少傅所言極是，此時你再不下決心，將來必悔之不及，因此，向皇上陳情，最好還是殿下親赴甘泉宮，如此方顯你心誠而無叛意，但爲防萬一，最好請方長御同行，我與石少傅等，則盡量聯絡兵馬，以作萬一決而舉事！」

方倚華插口道：「近來巫蠱毒案，殘害王公大臣無數，朝中早已臣人共憤，趁此機會，把一干方士、法師一併收拾了，以取人心！」

衆人均贊同點頭。

石德又道：「劉皇孫可持符節統領皇城禁衞，一來又肅清內亂，二來可抵禦外敵。」

劉進依從了。

劉據問張賀道：「張先生是否還有意見？」

張賀道：「我等素受殿下看重，早已想粉身相報，此事榮辱與共，我等共太子生死便了！」

劉據見幕僚亦有此勇氣，當下立定主意，一拍椅子扶手道：「多謝諸卿教我，就依諸卿主意行事！」

第二天，執掌皇城禁衞軍的劉進，實行大搜捕，把一干方士巫師全數捕獲，百餘人衆，一律綁赴上林苑，燒起火堆，投進去燒死。

劉進恨透方士巫師，一個也不赦免。

方士巫師中，只有兩人逃出此劫，一個是巫蠱妃子，她早知大勢不妙，逃出了皇城，另一個是公孫卿，他與巫蠱妃子、江充等有仇，又是太子系的人，方亮、方明又已投入太子一邊效力，因此安然無恙。

不過公孫卿所中的蠱毒卻也不輕，終日臥床，難以恢復功力。

此時邱御史與蘇文，正向長安城進發。邱御史手持符節，拉着馬轡，懷中揣着聖旨，與蘇文緩緩而行。

邱御史十分怕死，因此盡可能拖延時間，以免混亂中先把老命喪了。

蘇文更是心懷鬼胎，他怕邱御史與太子見面，弄清眞相，皇上與太子和解，他就必然死無葬身之地。

因此，這一路走來，其實是設法阻止邱御史進城。他把城中的情形說得恐怖之極，太子如何瘋狂殺人，血洗皇城，邱御史越聽越怕，嚇得脚軟，再不敢向前了。

恰好此時，城中又有一騎飛快迎面而來，一看原來是宰相手下的長史。邱御史忙道：「長史何往？」

那長史道：「太子作反，宰相要我去皇上稟報！」

蘇文一聽，乘機道：「御史大人，如何？」

邱御史嚇得連忙道：「長安城已被叛賊佔據，快打馬回甘泉宮！」他首先便把馬頭撥轉回去了。

一行人帶了長史，急急回奔，比來時快了很多。

邱御史、蘇文和長史到達甘泉宮，立即參見劉徹。

劉徹不由皺眉了：「你是否見到太子？」

「臣在城下，呼喚殿下來見，殿下站在城樓之上，招呼大兵用箭射我！」邱御史拚命胡編，替自己的怕死遮掩。

劉徹又問長史：「宰相在幹甚麼？」

長史跪地奏道：「宰相逃到城外，避入民家，他下令封鎖消息，不讓外人知道太子已經作反。」

其實，宰相劉屈牦聽說有變，也未弄清眞相，立即撒腿而逃，連印信也丟掉。逃到城外，便立即叫長史飛馬向劉徹稟報。

這些人誰也沒見過太子，但誰也一口咬定太子已然叛變。

一人類犬，二人類虎，三人來說勢成虎。

這已足夠令劉徹相信，太子劉據已經作反了。

劉徹不由大怒，借題發揮道：「混賬，既然作反已起，還有甚麼消息要封鎖？宰相自己怕死，藉封鎖消息推搪！」

御史與長史見劉徹發怒，均戰戰兢兢，不敢作聲。

「你！」劉徹一指長史：「帶着朕的詔書去見宰相，令他格殺叛逆，自有重賞；怕死躲避，定殺毋赦！不准一個叛逆漏網！」

「遵旨！」長史叩了頭，如飛般的去了。

* * *

太子劉據，在女長御方倚華及幾名隨從陪同，走出小長安城，向城門口走來。

此行是去向父皇請罪，因此不能帶甲兵，隨員中，除方倚華外，是一些太監和太子宮中舍人。

此時城內各種謠言紛亂，亂作一團。漢武帝精於謀略，他臨去甘泉宮，特別召集文武百官，公開下令諭：「朕此去甘泉，病情或許有變，奸臣若乘機作反，朕必鏟除之，各人屆時請各自在府中待朕之命。」

這樣一來，便令文武百官丞相猜疑，互不信任，只信漢武帝一人而已。

太子劉據雖持皇上符節，但因城中已有謠言道：「太子謀反」，因此守城將官對太子亦只是虛與委蛇，並不太服從他。

路程剛行了一小半，眼見城內亂況，方倚華已知不妙，她對劉據道：「殿下，這甘泉宮不能去了！」

「爲甚麼？方長御？」劉據驚道。

「殿下，前有蘇文去進讒言，後又有文武百官跑去向皇上稟報，皇上歷來多疑，三人成虎，他如何不信？殿下此行，豈非送羊入虎口麼？」

「若我不去解釋，豈不誤會更深？」

「事已至此，誤會與事實已難分清，不去解釋也罷了。」

「那我不就眞的作反了麼？」

「眞與不眞，已無關重要，反正皇上已斷定你作反，他的性子豈能饒你？你若死了，便知道無辜也沒用了！」

方倚華說的，劉據又豈不知道？他咬牙道：「進又不成，退又不成，如何是好？」

方倚華道：「退是死，進或有生路，爲何不進？倘若你做了皇帝，不似你父皇那般兇殘，百姓有好日子過，也不枉爲你賣命一場了！」

劉據歎了口氣道：「父皇生性多疑嗜殺，我豈不知，但若公然作反，只怕力有不逮！」

方倚華道：「此行回車不遠，便是北軍大營，那北軍使者，正是任安，你將符節出示，令他出兵增援城內禁衞軍，那殿下半壁江山便到手了！」

「那，那就沒有退路了！」太子心虛道。

「你就想退，還退得了麼？」方倚華道。

劉據一想也確實如此，只好咬牙道：「那……那就打道上北軍軍營吧！」

太子乘的是馬車，其餘人均騎馬，一行人掉轉馬頭，奔赴北軍營地。

一會後，車騎到了轅門口，方倚華高叫道：「門軍聽了，皇太子駕到，快着任安出來見駕！」

任安一會便急匆匆的跑出營門，他全身盔甲整齊，顯然已心懷戒備。

任安脫去頭盔，一腿跪地：「臣任安，晋見殿下。」

「任將軍免禮，城內有奸臣作亂，我將江充等奸賊誅殺，現皇上臥病甘泉宮，由我代行諸事，我將符節交付於你，你可聽我號令？」

任安忙道：「符節即是君令，臣不敢不遵！」

「那好，今後你的北軍，聽我的調遣。」劉據把紅色符節交予任安。

方倚華在一旁道：「任將軍，皇上年邁，又臥病甘泉宮，病情隨時有變，你須好自爲之，知道麼？」

任安隨口應道：「臣知道！」

「任將軍請。」劉據道。

「既殿下已抵北軍營地，何不進中帳休息片刻！」

「不必了，我有要事立即回城！」

那任安又行一禮，跑步奔回營門。

太子與方倚華尚未離去，那營門已迅即關閉，任安登上門樓，向劉據大叫道：「太子殿下，在你之前，已有宰相派使節來此，交給末將皇上符節，要我誅滅叛亂。請看，這是皇上的符節。」

任安把符節高高舉起，劉據縱目一看，見紅色符節同他一樣，只是加上一縧黃纓。

「因此末將左右爲難，只好按兵不動，請殿下鑑諒。」

「這老狐狸！待我先除了他！」方倚華道，她的長劍已拔出一半。

劉據連忙制止：「不可莽撞！這是北軍大營，你豈能殺得了他？他若要捉拿我等，倒是易如反掌，他能持守中立，已算不錯了！少惹事，快回城去吧！」

方倚華悻悻然還劍入鞘：「殿下，如何？皇上早已對你下毒手了！你若去甘泉宮，還有命回來麼？」

劉據長歎一聲，無奈撥轉馬身，急回城內太子宮。

此時，城內已混亂不堪了。

宰相劉屈牦受了劉徹訓斥，又接到詔書，知皇上健在，膽氣便一壯。

他先用加黃纓的符節，調集聽令的軍隊，下令攻城。

由於雙方所持的符節混亂，號令不一，城門封閉不嚴，宰相的軍隊已部份闖入城內了。

而劉進這面，也調集了數萬人衆，這數萬人中，有內宮禁衞軍，有特別赦免的囚徒。

兩軍已有不時接戰，只是劉屈牦不知虛實，他自己又怕死不敢進城，因此按兵不動，才暫時沒爆發全面大戰。

劉據的馬車在街上路過，被人偷襲，幸方倚華武功絕高，輕易便把偷襲的人擊倒了。

一行人回到太子宮中，劉據請方倚華在外面稍歇，他自己就進內室去見妃嬪們。

妃嬪見劉據回來，都紛紛向他打探外面的情形。

劉據心煩意亂，懶得回話，卻把剛生下幾月的皇曾孫劉詢抱了過來，親他的小臉。

不料劉據近日忙亂不堪，鬍子未剃，扎人面頰，那劉詢被他扎得哇哇哭叫起來，他的娘親王翁須只得又抱了過去。

劉詢是劉據唯一的孫兒，這孩子又長得肥頭大耳，甚有福相，劉據自然極之喜愛。

但目下情勢危急，連這位孫兒是否可以保住，也未可知，想念及此，劉據不禁長歎一聲，暗道：人人皆欲富貴榮華，豈知我貴爲太子，卻生死未卜，連妻妾、子女、孫兒是否可保，亦未可預料，哎！帝王之家其實猶如陰間地府而已！

劉據心煩意亂時，劉進走了進來，他一見劉據，便欣然道：「爹爹回來了？回來就好，我以爲……」

劉據道：「你以爲如何了？」

「我怕你已被皇祖父捉殺了！」

「哎！這只怕是遲早之事了！」劉據感慨的道。

劉進心中亦感不安，他向劉據報道：「劉屈牦已組織軍隊進城，聽說皇上也已從甘泉宮起駕，趕回城中，只要皇祖父進城，他登高一呼，我方軍心必定動搖，情形已很不妙了！」

劉據自然知道父皇劉徹回駕之後的結果。劉徹執政四十餘年，南征北討，雄才偉略，足以震懾軍臣，他若回皇城，他自己的軍心便必定土崩瓦解，後果將不堪設想。

劉進又續報道：「我已釋放城中三千死囚，多是一些冤獄之人，命石老師和張光率領，衝打前陣，看來甚有鬥志。其中有一位戰將于如侯，含冤入獄待斬，放出來後，感恩不盡，願効死力，兒臣已要他身帶符節，前去征調長水、宣曲兩地胡人騎兵，若得胡騎增援，危局尚可挽回。」

劉據點頭表示知道了，到此時，他已失了任何主意，因此任劉進安排。

「爹爹……」劉進又忽然叫道。

「甚麼事？」

「我欲派方明、方亮，去刺殺皇祖父！」劉進咬牙道。

劉據一聽，卻嚇得跳了起來：「你……你說……刺殺父皇？」

劉進冷然道：「只要皇祖父駕崩，劉屈牦的軍隊便不戰自散，文武百官，便自然聽令於你！」

「萬萬不可！萬萬不可！」劉據驚惶失措道：「此事怎生幹得？」

劉進猛一咬牙，道：「爹爹，我問你，若皇祖父順利返回京中，我們一家有甚麼結果？」

「那……那全家抄殺，無一倖免！」劉據想起父皇的殘忍性格，不由打了個寒戰。

劉進冷笑道：「不錯！這就是說，不是他死，便是我們全家數十口亡！彼此均是高祖子孫，那不如就他一個人死合算多了！」

「這，這……這使不得也！」劉據手足發抖道。

劉進歎了口氣，他知道要父親答應他這行動，實在萬難。他咬一咬牙，不再與劉據糾纏，自己去佈置去了。

第二天，劉屈牦已知漢武帝劉徹已從甘泉宮回返，已快到長安了，劉屈牦深知他若再畏縮不前，他這個宰相不但保不住，連腦袋也大有可能掉下。

劉屈牦於是拚命督軍，親臨前線，他的軍隊與太子劉據的兵馬爆發連場大戰。

雙方整日廝殺，均傷亡慘重。太子少傅石德與張光率領的囚犯，大都是亡命之徒，初獲自由，人人奮勇爭先，居然擋住劉屈牦軍隊的攻勢。

這天傍晚，漢武帝已在大批部

隊和侍衛的簇擁下，返回長安，並進了長安外圍宮殿建章宮。

而太子劉據，則據守長樂宮，父子兩人的總指揮部，僅隔十餘里路。雙方兵馬，犬牙交錯，至使長安城內，更加混亂不堪。

漢武帝劉徹，執政已歷四十多年，期間外征內討，歷戰無數，是一位出色的軍事家。同時他極富於謀略，深知他此際萬不能坐在甘泉宮內苦等，如此便眞有可能被太子作反得逞，把他的皇位奪去了。

唯一可行的策略，便是速返京城，臨陣指揮，這樣才能鼓起軍心。

因此他日夜催馬趕回城中，不避刀箭，毅然住進距太子宮僅十里路的建章宮。

住入建章宮的當晚，他又即下詔征發三輔鄰縣的兵力，由宰相統御，準備大擧向太子劉據發動進攻。

劉徹一生人處事狠辣果斷，不但對王公大臣如此，國事處政如此，就連殺起自己的骨肉子女妻兒，也毫不手軟。

而太子劉據，則因劉徹的晚年多疑猜忌，迷信巫蠱之術，被奸人所乘，趁機佈局，令他先從誅殺王公大臣起，到他的得力臂助衛青的子女，以及他的親生女兒，殺戮一起，他欲收手也很難了。

因爲奸人絕不容他收手，很快又把矛頭指向他的太子及皇后，而太子在朝中已有一定根基，當然不會束手就殺，因此必然逼他反抗，太子一反抗，無論他的出心本意如何，亦必定陷進「作反、奪帝位」的最終結果，這樣一來，漢室子民便多災多難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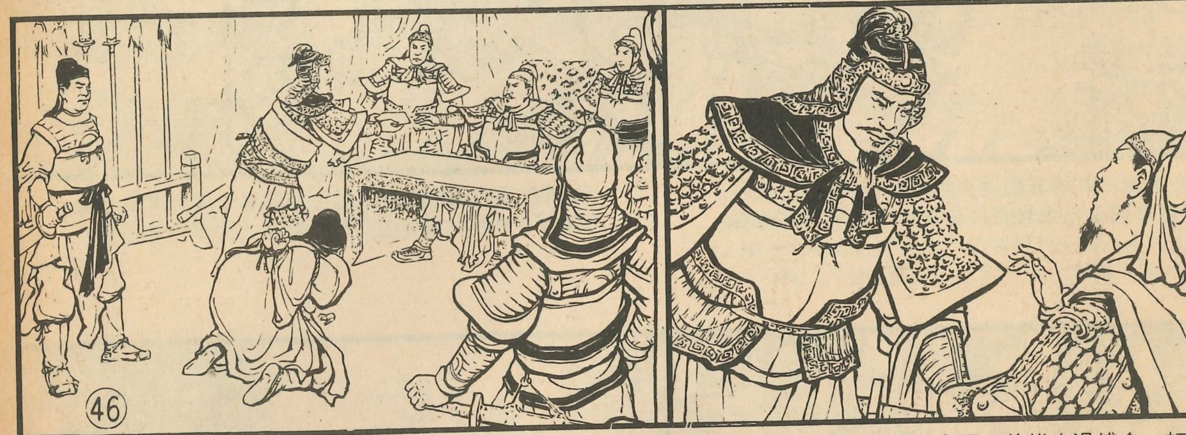
這便是歷史上的「巫蠱毒游龍」的驚人事實，自然亦是後人評說的「游龍驚夢」傳奇江湖故事的開始，不過，這是「巫蠱毒游龍」的另一個傳奇故事罷了。

（本篇完）

三國演義之四十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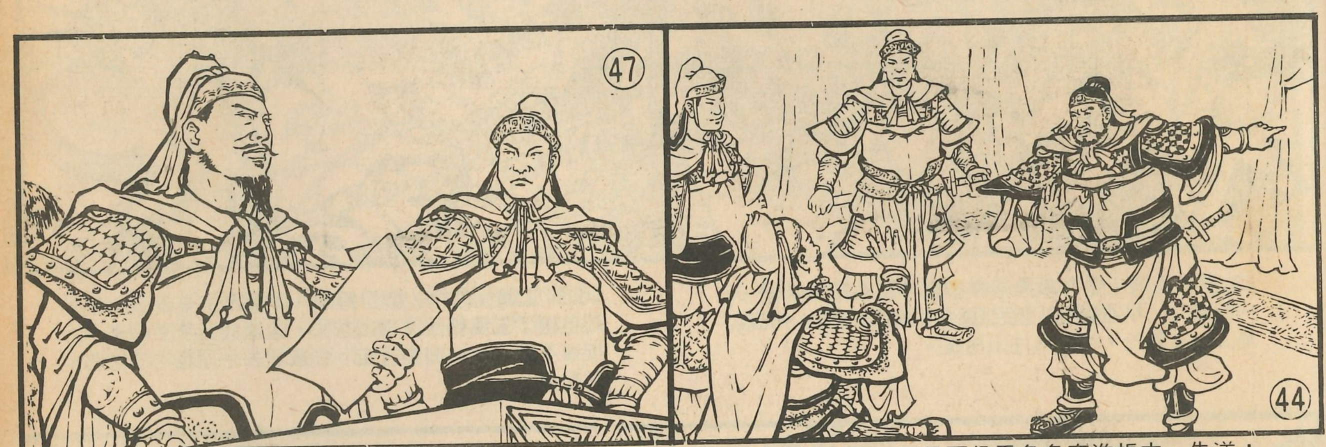
姜維避禍（二）

徐正・編繪



43 王瓘高高興興地去了。姜維喚過傅僉，輕輕吩咐了一番，令他帶了降兵二千人去照計行事。

46 過了幾天，傅僉部下捉到一名奸細，送到姜維大寨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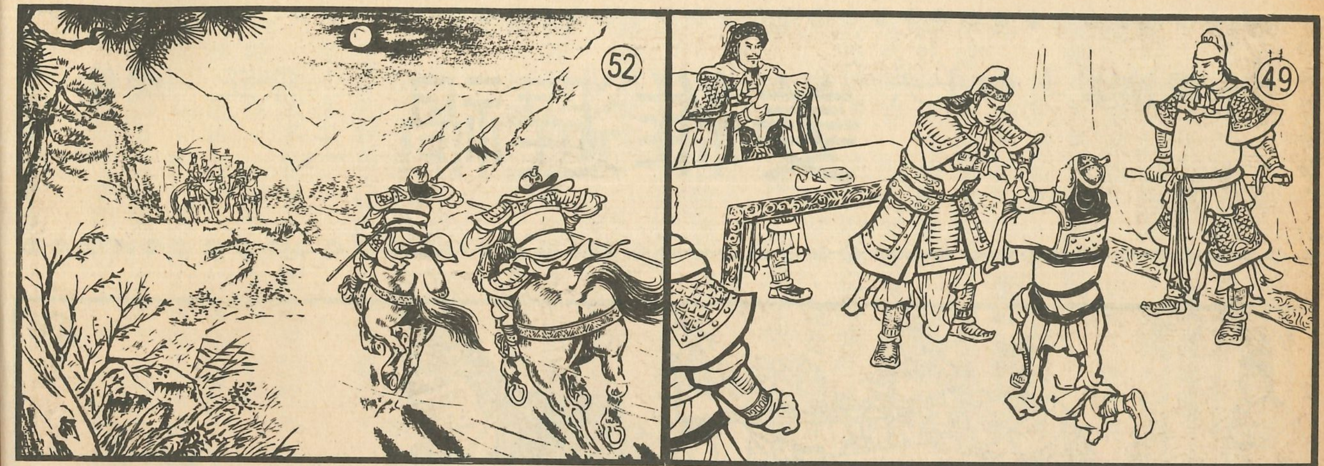
44 佈置剛定，只見夏侯霸急急奔進帳來，告道：「將軍爲甚麼輕信王瓘的話？我在魏國的時候，不曾聽說過王瓘是王經的侄子。這裡面要防鄧艾的詭計！」姜維聽了，只是微微笑着。

47 奸細身上帶着王瓘的一封信，約定在八月二十日把川口的糧草送到魏營，請鄧艾派兵在壇山谷裡接應。姜維笑道：「我軍最怕糧草接濟不上，這一計好凶！」



45 夏侯霸看着，滿心疑惑。姜維道：「你說的對！司馬昭殺了王經全家，怎肯放他的親侄子在外帶兵？投降是假的。我已佈置好了。」便把安排的計策，一一對夏侯霸說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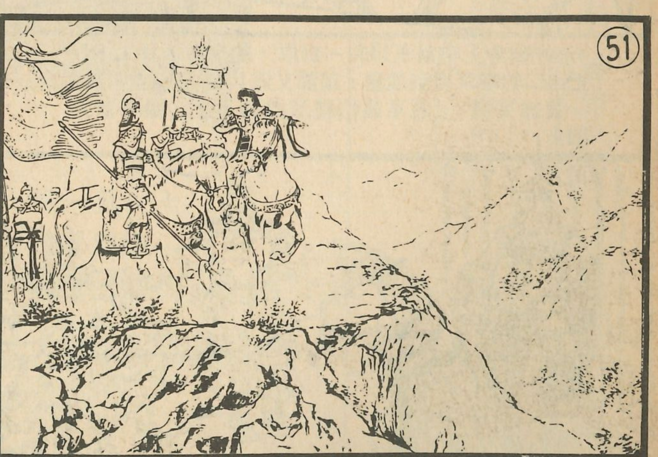
48 姜維叫過傅僉，授了一條計策，然後教人照樣寫了信，只把八月二十日改成八月十五日。挑一個精細兵士，換上了魏軍打扮，把信送往魏營去。



49 鄧艾正在眼巴巴地等候王瓘消息，接到密信，反覆看了，心中大喜。立刻寫了回書，交來人帶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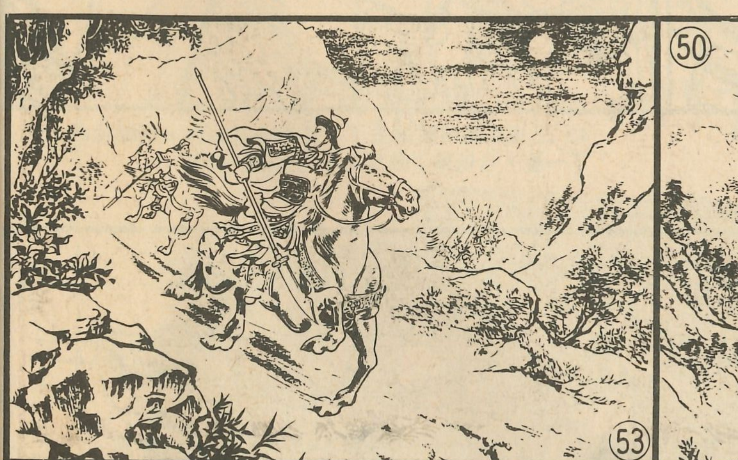


50 鄧艾調兵遣將，磨刀擦槍，等到八月十五日，便親自帶了五萬精兵往壇山谷來。遠遠只見無數糧車，接連不斷，在山凹中行走。仔細看去，運糧的果然都是魏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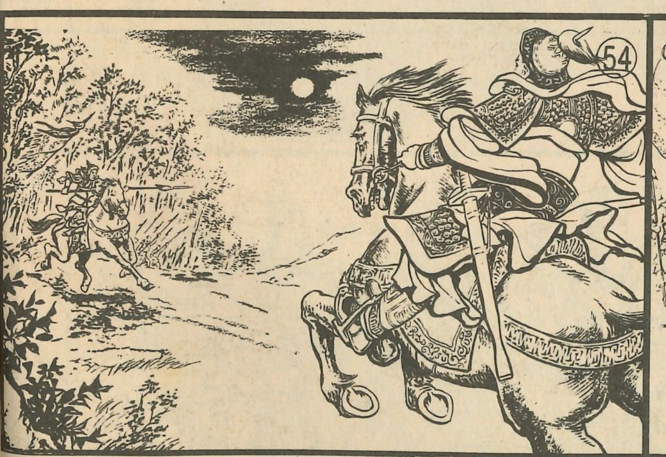


51 部將都道：「天已黑了，趕快把王將軍接出谷來吧！」鄧艾指點着前面道：「看那邊的山勢，倘然伏下了一支兵，就進谷容易退谷難了，還是在這裡等待的好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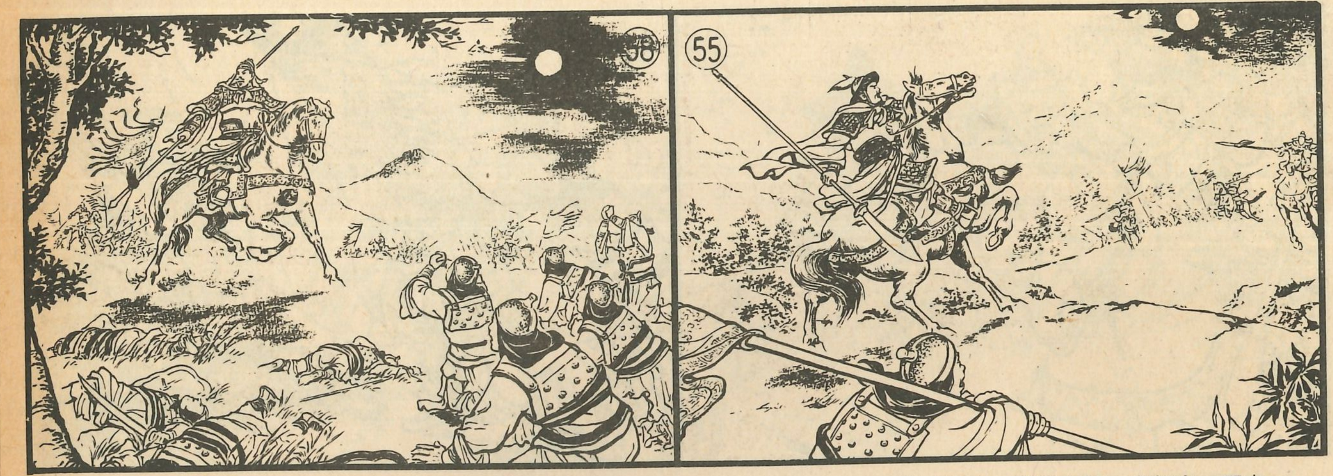
52 正在商議，有兩騎馬飛奔到來，告稟道：「王將軍剛把糧草運來，姜維派兵來趕，請將軍趕緊救應。」



53 鄧艾大驚，傳令殺進谷中。那時正在初更時候，一輪滿月，掛在當空。鄧艾聽到山後喊聲震動，只道是王瓘在厮殺，忙領兵往山後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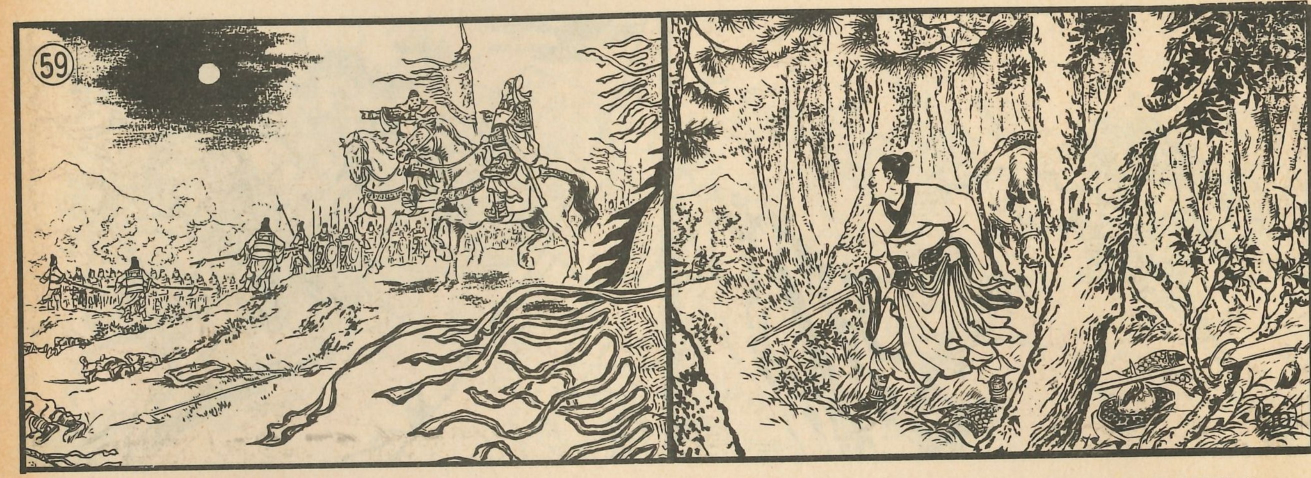


54 忽聽得一聲炮响，樹林裡衝出一支軍來，蜀將傅僉挺槍縱馬，攔住去路，大叫道：「鄧艾你中計了，趕快下馬受死吧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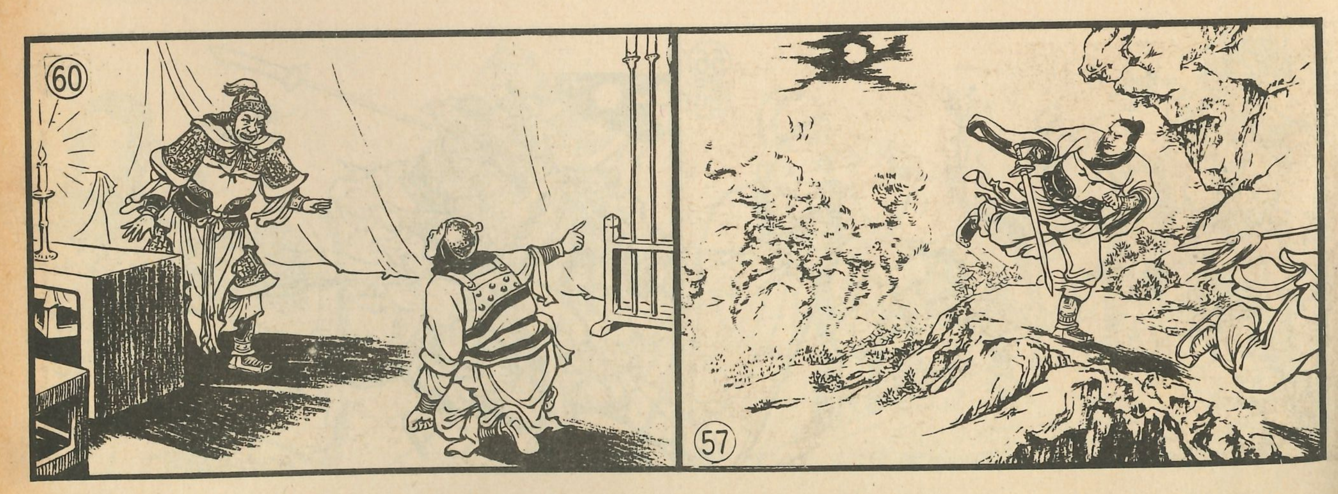
55 鄧艾大驚，勒馬退走，那糧車却一齊起火。原來車裡裝的，全是乾柴茅草引火的東西，那火便是號火，兩下裡蜀兵紛紛衝出，殺得魏兵七零八落。山上山下，只叫：「捉住鄧艾的，賞千金，封萬戶侯。」

58 姜維、夏侯霸只找騎馬的大將軍厮殺。殺了半夜，魏兵死的，散的，投降的，全部完了，却找不到鄧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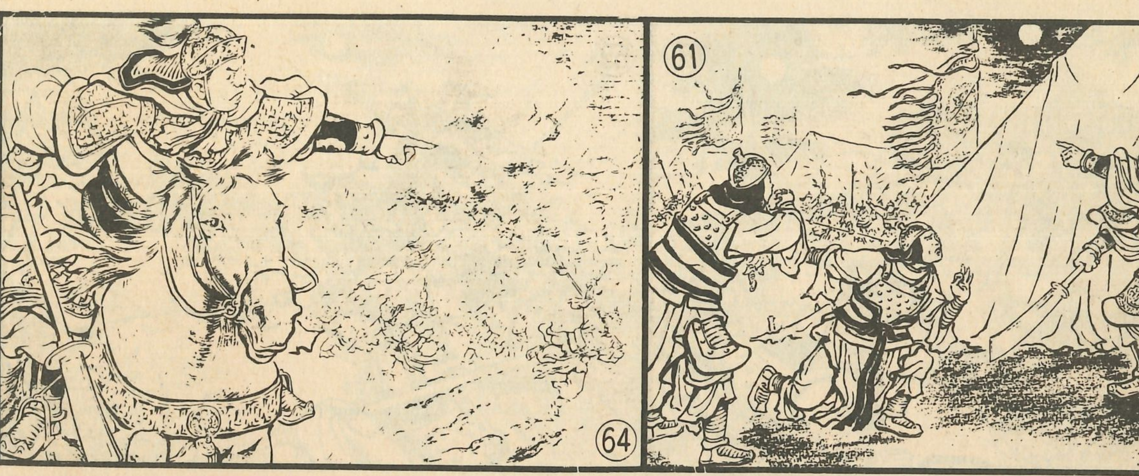
56 鄧艾撇下人馬，只往黑暗處走。在一個樹林邊跳下馬來，解下了盔甲，一齊丟在樹林裡。

59 姜維與夏侯霸會在一起，懊惱道：「可惜走了鄧艾！」夏侯霸獻計道：「且去迎接王瓘去，不要讓他也走了。」於是，兩人領兵往川口大路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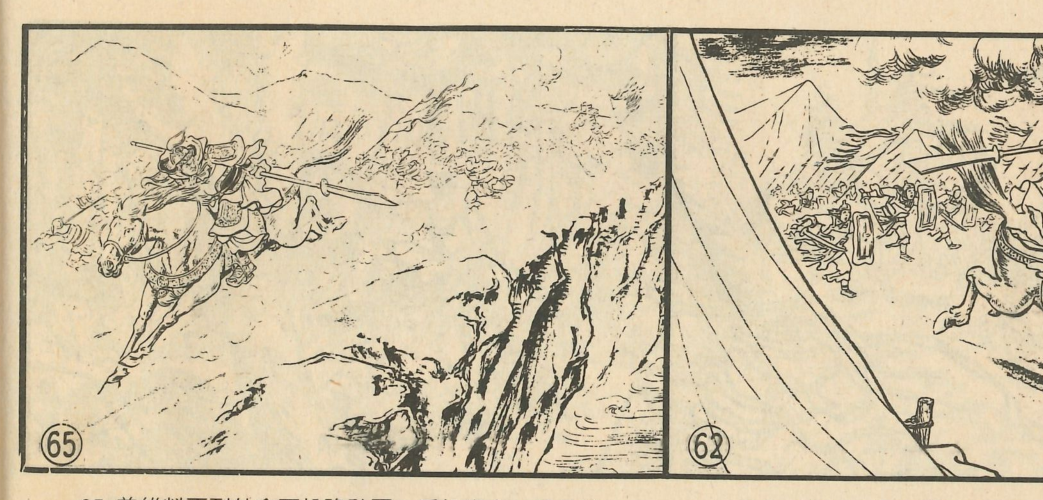
57 然後棄了坐馬、鋼刀，只拿一把寶劍在手，就竄進步兵裡面，爬山越嶺，逃出了重圍。

60 不料有幾個漏網的魏兵，趕去報告了王瓘。王瓘大驚道：「我害了鄧將軍，誤了大事了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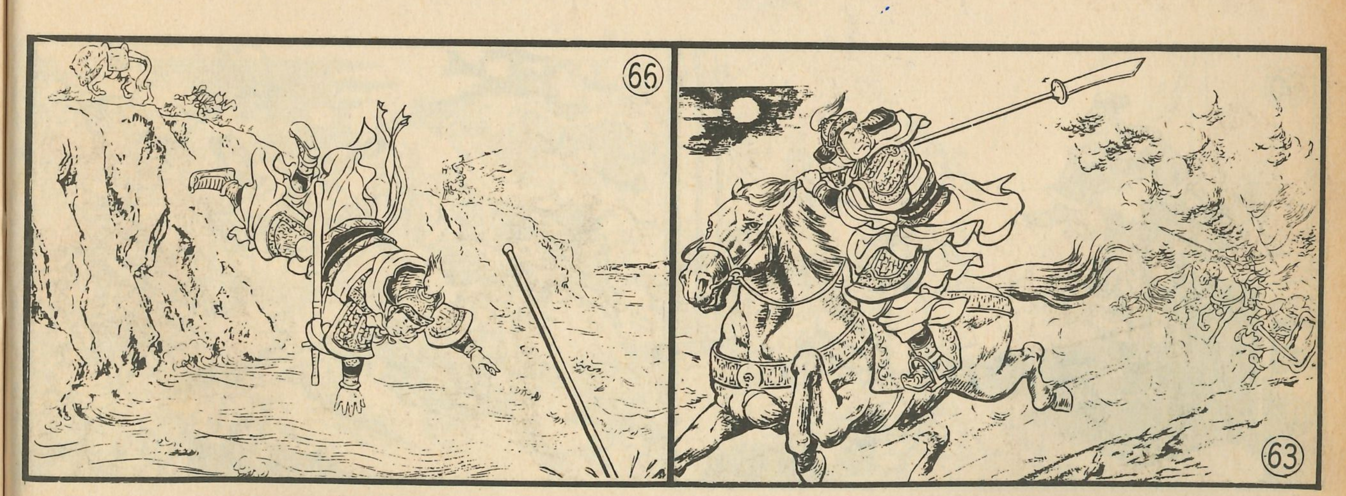
61 他待棄了糧草，奔回祁山，忽然哨馬報到：有三路大軍殺來了。王瓘眼看四面無路，橫一橫心，下令放火燒去糧草車輛。

64 經過棧道、關隘，就放火焚燒。到一處，燒一處，只燒得棧道裡烈火炎炎，幾十里不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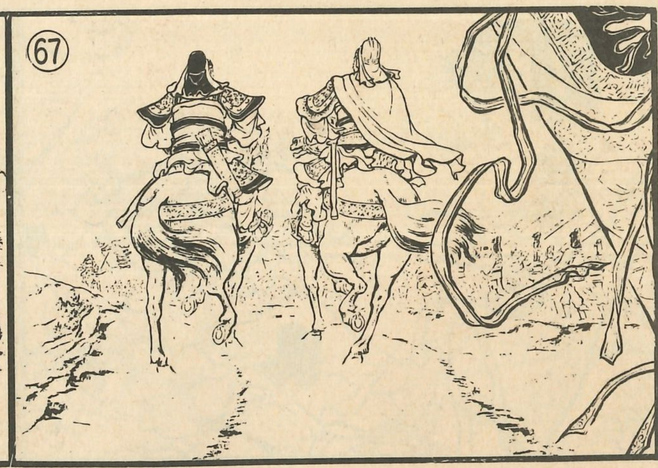
62 一霎時，火光衝起，照亮了天空。王瓘大叫道：「進退都沒有路了，拼命吧！」便提刀上馬，來戰蜀兵。

65 姜維料不到他會不投降魏國，反投漢中。又見棧道中火光照耀，只恐後方有失，便不追鄧艾，連夜帶兵抄上小路，把王瓘圍住在黑龍江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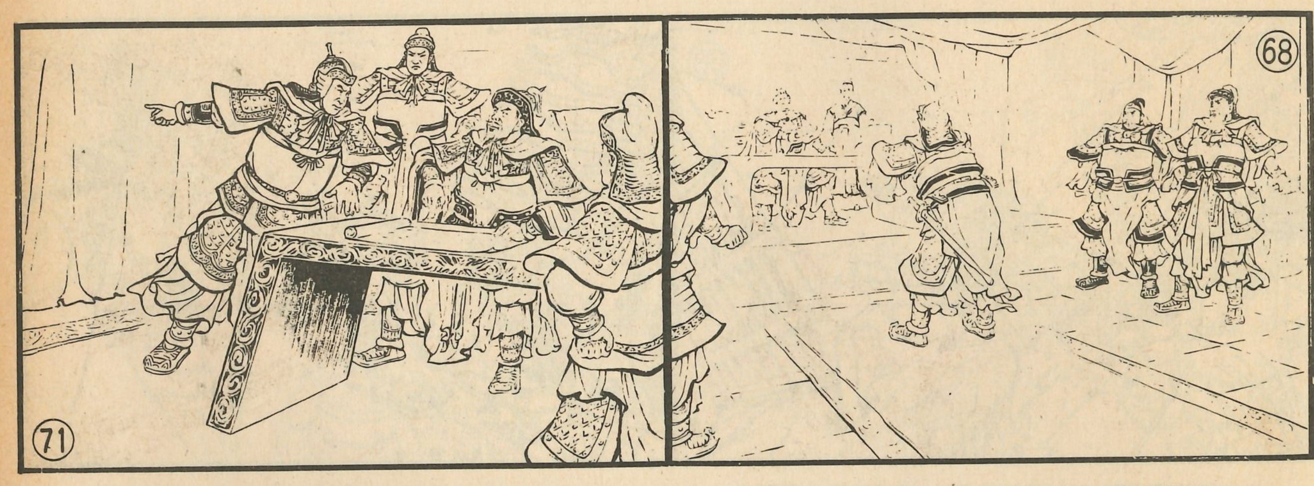


63 蜀軍勢大，王瓘衝不出去，忽然想到了一條路。他勒回馬頭，往西殺出，向漢中衝去。

66 殺到天明，王瓘手下三千魏兵只剩下幾十個傷殘人馬。他眼看無路可走，跳進黑龍江自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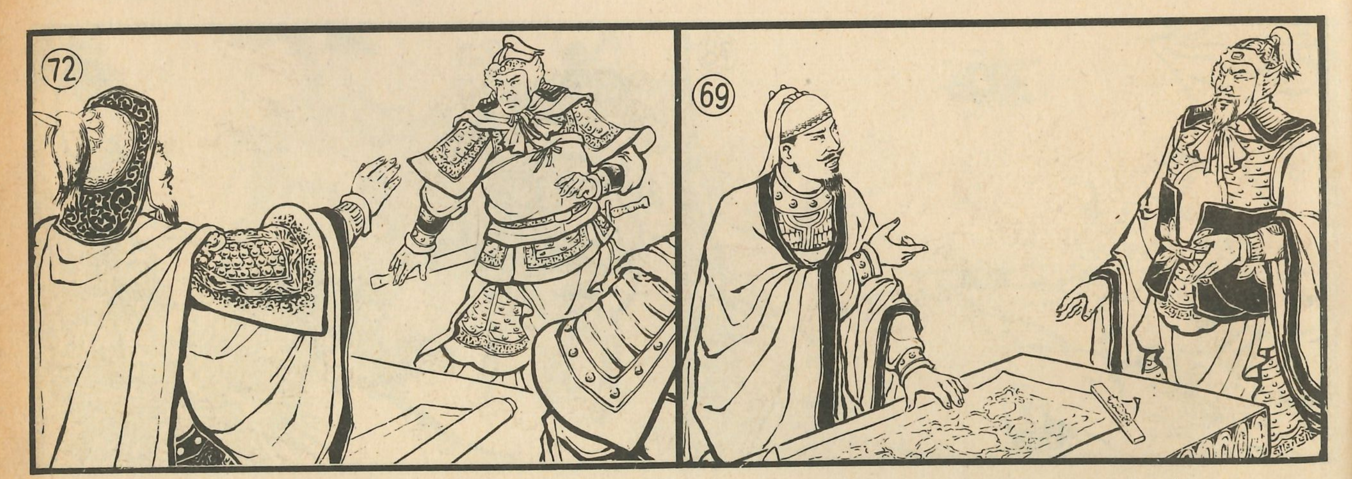


67 這一仗，雖然打敗了鄧艾，可是損失了許多糧草，又被燒了棧道。鄧艾已經逃回祁山，閉營堅守，一時也難攻下。姜維與夏侯霸商議下來，決定乘勝退兵。



68 姜維回到漢中，賞了有功的將士，便調撥兵丁，去修築棧道，準備再去伐魏。

71 鄧艾接到探報，便與司馬望商議。司馬望以爲洮陽沒有糧食，怕姜維是明取洮陽，暗襲祁山。鄧艾道：「正因洮陽沒有糧食，所以他料我只守祁山，不守洮陽，乘虛去攻取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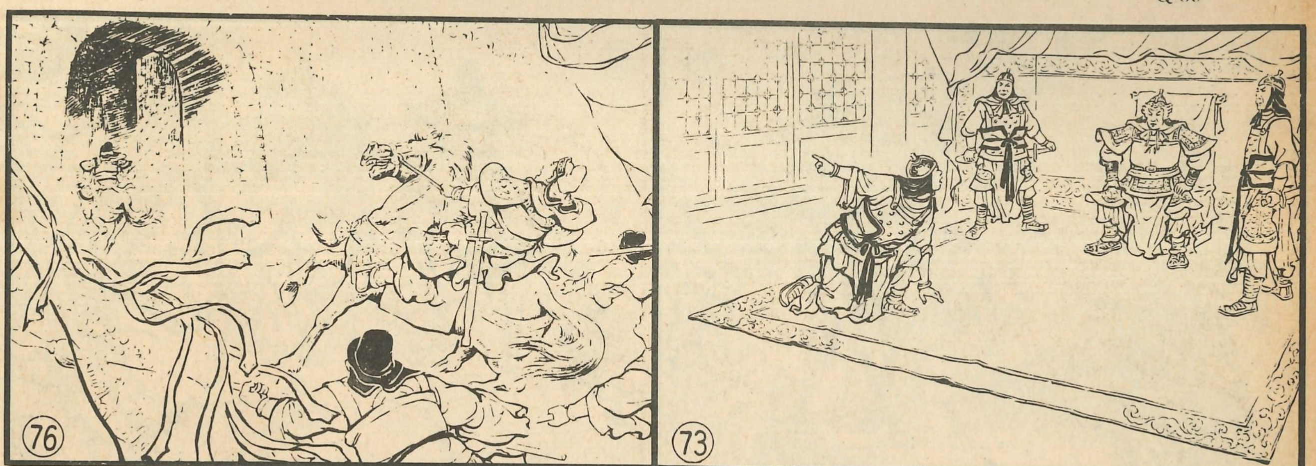


69 棧道修好以後，姜維調兵運糧，又要出兵。廖化勸阻他，姜維道：「諸葛丞相六出祁山，是爲了國家；我八次伐魏，也並非爲自己，只要一口氣在，我定要繼承丞相的遺志。」

72 司馬望道：「那如何是好？」鄧艾道：「我們分兩路兵救洮陽。將軍帶兵伏在洮陽城裡，偃旗息鼓，大開四門，專截殺進城蜀軍；我却去離洮陽二十五里的侯河埋伏，截住蜀軍後援。」



70 他探到洮陽敵兵空虛，便留下廖化守漢中。令夏侯霸爲先鋒，點起三十萬大軍，逕向洮陽殺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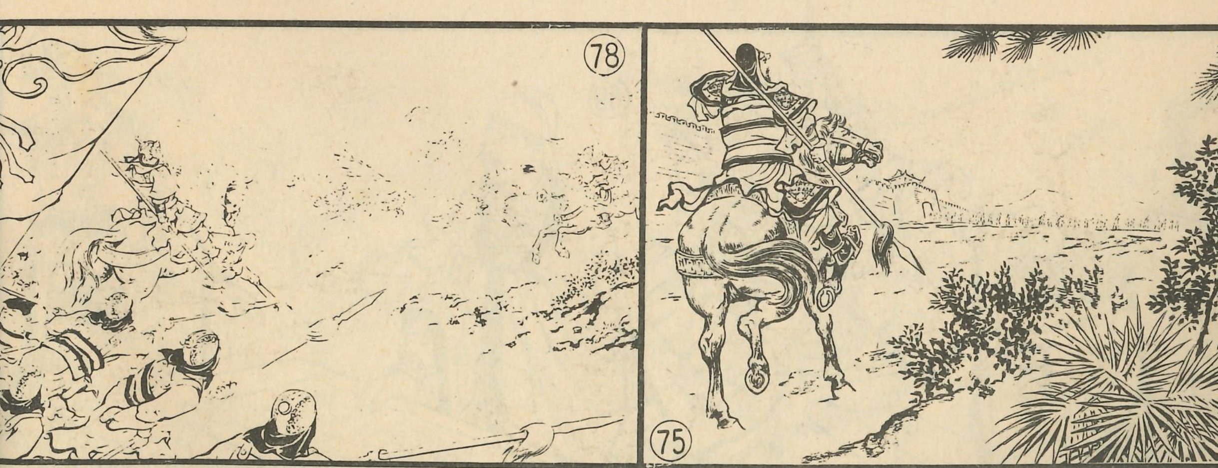
73 鄧艾留下偏將師纂守祁山，便和司馬望分了兵，從小路奔洮陽來。司馬望到了洮陽內，佈下伏兵，放倒旌旗，大開四門。不久就有哨馬來報，說蜀軍先鋒夏侯霸來攻城了。

76 他傳下進城的號令，就當先往城裡衝來。忽聽得一聲炮响，突然戰鼓震動，一霎時城上豎起了無數旗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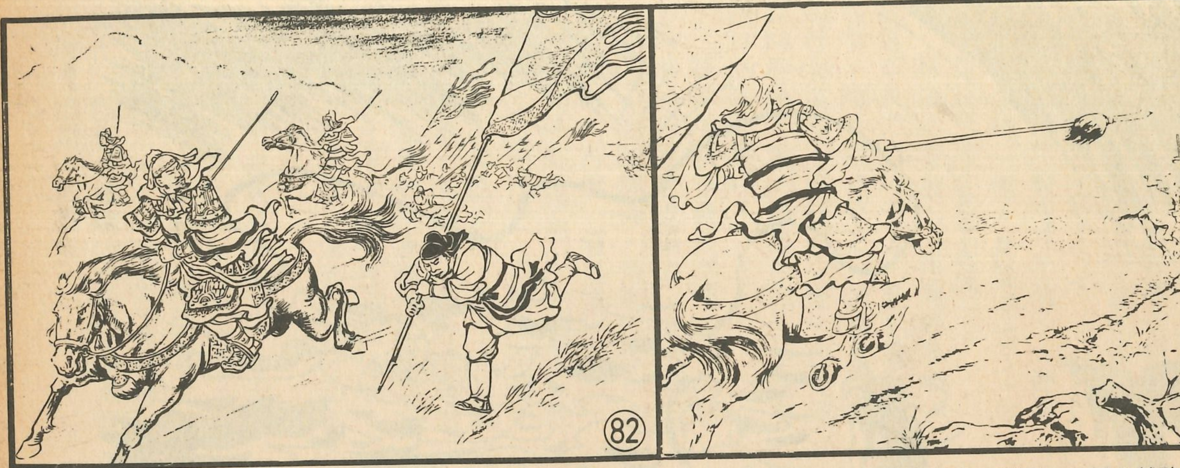
74 夏侯霸到了城下，看了情形，心下疑惑，對衆將道：「這裡面恐怕有詐！」衆將一心要立功，都道：「眼見得是空城，只有些小百姓，聽見大軍來到，都棄城走了。」

77 夏侯霸大驚道：「果然有詐！」慌忙回馬，吊橋已經斷了。城上亂箭射來，把夏侯霸和過橋幾百蜀兵射死在城濠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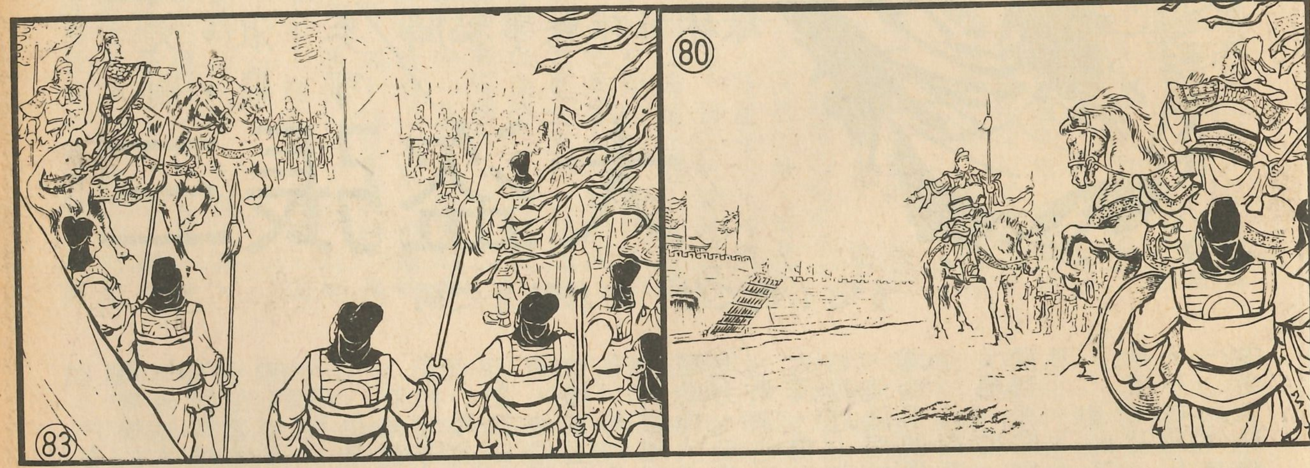
75 夏侯霸不放心，騎着馬到城南去看，只見好多百姓，扶老携幼，往西北奔走。他喜道：「果然是座空城！」

78 司馬望帶兵殺出，殺敗了蜀軍前部。追了五六里，遇到姜維大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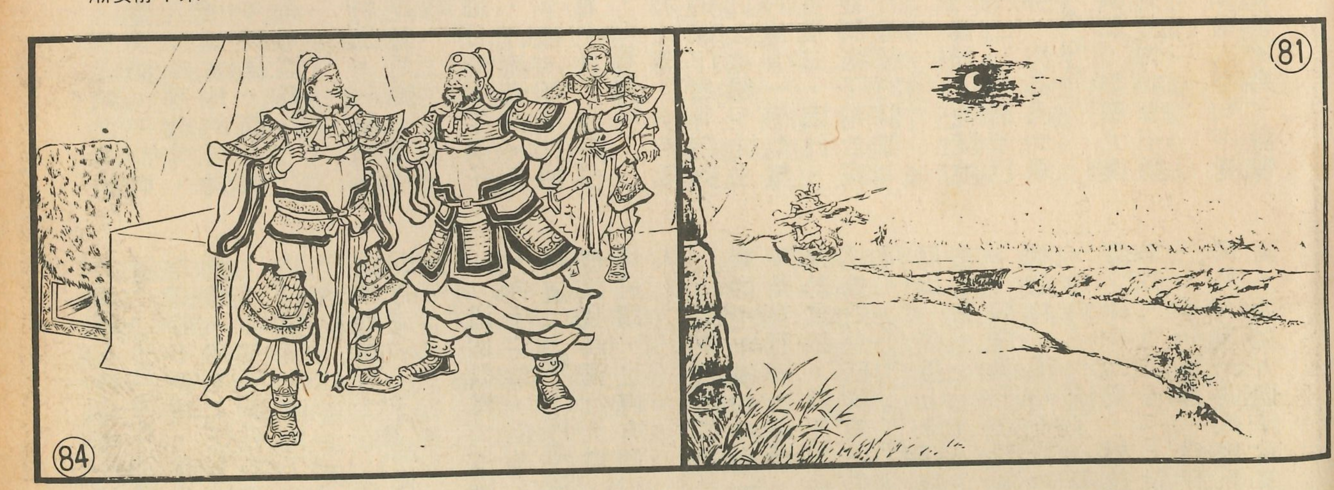
79 司馬望不是姜維對手，戰了二三回合就敗下陣來，往洮陽城奔逃。

82 蜀兵擋不住兩路夾攻，登時亂了。姜維禁止不住，只得棄了寨子，殺開一條血路，退了二十餘里，重新立寨。



80 姜維趕到洮陽城下，才知夏侯霸已被射死，不禁流淚道：「夏侯將軍陣亡，我失去一條臂膀了！」令人收了尸首，便準備攻城。

83 蜀軍連敗兩陣，軍心搖動。姜維號令道：「勝敗是兵家的常事，何必驚慌！這一回定要直搗中原，敢說一個退字的照擾亂軍心處罪。」將士們聽了，才漸漸安靜下來。



81 他在城邊四圍紮寨，一心要攻下洮陽。不料二更時分，四下裡喊聲大震，是鄧艾領兵到了，司馬望也從城裡殺了出來。

84 姜維回到帳中，正在尋思破敵的計策，張翼進帳獻計道：「魏兵都在洮陽，祁山自然空虛。大將軍可在這裡牽制鄧艾，我却去攻祁山。攻下了祁山，便直取長安，搖動魏兵的根本。」

（待續）

大盜張三

綠林英雄軼事秘聞／麥　浪·文　可　飛·圖

貪戀不義之財　招來殺身之禍

仲春二月初旬，那是陝北氣候最乾燥的時候，黃塵撲面，午前與午後的氣溫不同，入夜奇寒徹骨，午間却酷熱如火，所以當地的居民，在這個季節的正午時候，都不願在路上行走，特別是郊區野外，行人絕跡。

但是這一天却特別，一騎白馬，在酷熱的午刻，絕塵而馳，而且是向北那邊山區奔馳。

馬上這個濃眉細目的中年漢子，在烈日驕陽之下，汗流滿面。但是，他忙得沒空取手帕，祇用衣袖揩抹額上的汗珠，看光景，他好似有十萬火急的大事，忙着趕路。

當他縱馬上山坡之時，突然收韁勒馬，「喀」一聲的跳下馬背落到地上，接着就向山凹之處躡足走去，原來他已經發現那邊有一個鬍鬚大漢，貌似獨行大盜張三，因此，越接近山凹之處，他脚底下越放輕，使這個躺在樹下打瞌睡的鬍鬚大漢也不發覺。

就在距離一丈的當兒，他陡地大喝一聲：「不要動！」一個箭步已竄到那鬍鬚大漢身旁，亮晶晶的單刀，一下子抵住那大漢胸前。

這出其不意的襲擊，鬍鬚大漢措手不及，祇好直挺挺的躺着不動，不敢翻起身來。

武林規矩，這樣乘人不知不覺中突然襲擊，不是英雄所為，鬍鬚大漢雖不敢冒昧反抗，却恨恨的說道：「你這樣算什麼？是英雄不該是這般不要臉，是强盜不會如此瞎眼睛，我身上沒有值錢的東西。」

這中年漢子並不回答，一手便將那鬍鬚大漢肋下的長刀抽出，奪了過來，然後冷笑一聲道：「對你這種的獨行大盜，是不能講武林規矩的，快給我站起來，不要裝蒜了。」

這個鬍鬚大漢雖兵刃被奪了去，赤手空拳，但是，却也咆哮如雷的道：「嘿！你這傢伙是誰？憑什麼誣我為獨行大盜，縱然是官府捕快班頭，也得有個証據，不冤枉好人。」

他說得理直氣壯，但這個紫面龐的中年漢却嘿嘿笑道：「我雖然不是官府捕快班頭，却是鏢師，你搶劫貢銀，殺死官兵，這兒有山西巡撫的懸紅緝捕的告示，你抵賴不得。」說着一手持刀，一手探懷，取出一張蓋上硃紅官印的告示，擲在地上。

鬍鬚漢子立刻彎腰鞠背，將告示拾起。誰知不看猶可，一看之下，他自己也吃了一驚，原來告示繪畫之緝捕人犯，相貌竟然跟他十分酷似，而是告示上說，獨行大盜張三，為劫皇貢，殺死都司王棟武，軍民人等，通風報訊者賞白銀一千兩，活捉大盜歸案賞五千兩……鬍

鬚大漢看到這裡，連忙分辯道：「你弄錯了，我不是獨行大盜張三，却是落魄江湖的窮家漢子趙海山，如果我早知道這山西發生這一宗血案，我可不憂窮了。」

這個紫面龐的中年漢子，聽聞此說，登時一愕，厲聲喝道：「你憑什麼證明你不是大盜張三？」

趙海山答道：「這個容易啦，我這口長刀的刀柄上，就刻着我的名字，而且我今早上，就看見這個獨行大盜和一個紅衣少婦，打從這條路經過，看，這邊浮泥上，還有牲口的蹄跡脚印。」

那中年漢子雖然不相信他的話，但循他所說之處看去，果然見浮土之上，蹄跡斑斑，是兩匹牲口的蹄痕脚印，再看一看他這柄長刀，刀柄上果然刻「趙海山」三個字，於是說道：「趙海山，你雖然不是大盜張三，但却酷似他，頷下滿腮鬍鬚、大眼睛、高鼻樑，你既然窮途落魄，我也是個倒運鏢師，這樣好了，我們合作，你引我去捉住他，照告示上的代價，通風報訊分給你一千兩銀。」

趙海山委實窮得霉了，一千兩銀子，在他是一個巨大的誘惑，當下慨然道：「好，咱們合夥就是。」

說完之後，立刻走進樹林裡，牽出一匹瘦骨嶙峋的黑馬，不用說，這是餓壞了的牲口。

為了追捕大盜張三，二人雙騎並發，豁喇喇的向前奔跑。方轉過山坳，便發現在地上有食剩的乾糧和雞鵝之類的殘骨，顯然大盜張三不但打從這條路經過，而且還在這裡休息吃喝，因為遺在地上的酒葫蘆是空的，由於這斑斑可考的情形，鏢師朱維德縱馬前奔，顧不得丟下同夥。

但趙海山的騎術也要得，馬兒雖然餓瘦了，在他驅策之下，並未落後，反而趕在前頭帶起路來了。

儘管他二人快馬如飛，可是距離了半日路程，要趕張三，可眞不容易。黃昏日落，張三的踪跡還找不到，但是前面遙遠之處，黃澄澄的大河，儼如衣帶似的，橫陳在對面山脚之下，那是著名的無定河，過了這條河，便是武家村，開岔道，四通人達，如果張三及時渡河，要捉他就難比海底撈針了。

朱維德心中一急，嘩喇喇的揮鞭策馬，趕越趙海山之前，沿着峭壁下山奔去，却不料就在此時，轟隆一聲巨响，磨盤似的大石，從峭壁上滾了下來，勢如冰山崩塌，朱維德叫聲：「不好！」

幸虧他騎術高明，收韁迅速，才不致被大石壓死，却已冒出一身大汗，本能地昂頭一望，啊！峭壁上出現了半截人身，雖然這時已是黃昏，朱維德看得十分清楚，是鬍鬚如戟的漢子，不是別人，正是獨行大盜張三是也。

他這一喜如獲至寶，高聲大叫：「趙海山，賊人就在這裡！」

趙海山答道：「我看見了，剛才亂石滾下，就是他弄的把戲，你不遭他暗算才幸運哩。」

情形委實是險極了，但朱維德為了五千兩賞金，解決他自己的問題，就顧不得自己性命危險了，當下便道：「趙海山，我們好歹也得找路徑上去。」

說完之後，立刻下馬，趙海山上了年紀，沒有他這麼一股子勁，雖然也下了馬，但他却躲在一座巨石之後，淡淡的說道：「我在這裡替你掠陣。」

說罷，便伸手入鏢囊，取出一枚鴨舌鏢，扣在掌心。

在這情形之下，趙海山掠陣，用飛鏢跟賊人週旋，也是合作的表現，朱維德便四下找尋山徑。

這峭壁雖然不高，二三十丈之內，却沒有山徑或小道，祇有幾棵山松，生長在峭壁之間，自古道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，何況朱維德要急於獲得這一筆賞金，以解他自己重大問題，於是悍然不顧，從馬背解下一束長索，打個活結，使勁的向峭壁間的山松扔去，拴住樹椏，攀索而上，手腳並用，狀如猿猴似的。

站在峭壁上的大盜張三，那容他有機會登上，接而連三打出兩枚金錢鏢，將長索打斷，朱維德險些跌下深谷去。

饒是如此，這個懸紅五千兩銀的大盜，他仍然不甘放過，不但不肯放過，趙海山也不肯把他放過，因為通風報訊者也有一千兩銀之故也，趙海山的鴨舌鏢不斷的射去，雖然未能射中，畢竟這也是一個威脅，使大盜張三不能不有所顧忌，迫得還鏢反擊，於是形成膠着鏢戰。

朱維德定住身形之後，繼續攀登峭壁，這樣一來，張三好幾次想逃也逃不得，金錢鏢分打兩路。

時間過得快，在他們雙方苦戰中，天色已晚，夜幕高張，大地已呈黑暗，彼此視野俱看不分明。

以通常而論，昏黑之際，對於逃走的人是便宜的，所以朱維德十分焦急的對趙海山說：「咱們必需冒着生命危險攀登上去，否則，他乘夜逃去，便難於找到他了。」

趙海山道：「你縱然肯冒生命之險也沒用的，而且犯不着這麼着急，可不是，大地一片昏暗，峭壁巍峨，攀登上去，萬一失手，墮下來便跌下深谷，粉身碎骨，而他在此昏黑中逃走也是不好走的，因為他不祇一人哩，還帶着一個女人，我想他縱然是要逃，也得待月上之

後，你何必心急，坐下來休息一會吧，我肚子也餓了。」

不說肚餓還可，說起了朱維德也覺得腹如雷鳴，他為了追捕張三，沿途上馬不停蹄，已經是腹饑口渴，於是取出乾糧吃喝。

突然間，遠處傳來一陣急劇蹄聲，朱維德立刻心情緊張起來，本能地說：「這個時候，荒山野嶺，怎麼會有人前來呢？莫不是官府也知道了張三的下落從這條路走？不會的呀。」

趙海山插口答道：「如果有官兵前來，豈不是好，反正我們人手不足。」

趙海山這兩句話是實在情形，但朱維德却搖搖頭道：「不，話不是這般說，五千兩賞銀，我已分給你一千，如果再有人來怎辦？我再不能分給別人了。」

說罷霍地站了起來，拔刀出鞘，埋伏在草叢中。不一會，一匹斑馬，飛馳而來，馬上坐着一個二十六、七歲的少年武士，背負長劍，衣袖隆然，不用猜，是裝上了袖箭，朱維德看出他不是官府中人，突然躍出，單刀一舉，便抵在這人的腰際，低聲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，黑夜到這裡做什麼？」

這人給他一刀抵住脅下，反抗不得，祇好收韁勒馬憤然道：「我是碧眼金鰲巫達，你憑什麼阻止我？」

朱維德實在沒有理由阻止他的，於是解釋地說道：「不是阻止你，是恐怕你丢命，因為前面有個強盜。」

巫達哈哈大笑道：「這個話虧你說，我就是因為獨行大盜張三而來的，如果他不從這條路走，亮着燈籠我也不來了呢！」

朱維德聞此說，立刻走過來問道：「小朋友，莫不是你也想討賞金？可是你來遲了，我和這位姓趙的朋友已經跟了這張三惡鬥了半天，依江湖規矩，先到先得，你遲來了沒份兒，我勸你回去吧，省得多此一舉。」

先到先得是江湖規矩，巫達怔怔的望着朱維德，後悔自己躭誤了行程，但也並不就此罷休，因為他是有目的，訕訕的說道：「獨行大盜張三武功高強，你二人未必是他對手？」

朱維德怒道：「我當了十幾年鏢師，江湖上都知道我『急三刀』朱維德的戰績，要是我敵不過張三時，你才動手好了，此刻你不能打岔。」

巫達因為被他刀尖抵住腰脅，事實上急三刀朱維德在江湖上是很有名氣的鏢師，最近因為賠償鏢款，傾家蕩產、田園屋舍也抵押了，正是窮瘋了心的時候，惹他不得，因此，巫達祇好答應了道：「朱鏢師，我讓你佔先便是。」說完之後，撥轉馬頭，折回原路三四丈，這才下馬歇息。

急三刀朱維德迫使他作城下盟之後，便走過來對趙海山說：「老趙，事不宜遲，不能慢吞吞的等候月出了，還是老辦法，你用鏢射住張三，我拚命的冒險攀登上去，不得不休。」說罷，取出火摺子，就將枯林乾葉一把火點燃起來，濃烟如柱，火燄高張。

趙海山也就大聲叫道：「喂！姓張的，有種的站出來跟你趙爺爺較量鏢法，否則，你是龜兒子，不是雄赳赳的獨行大盜張三了。」

這邊廂的朱維德，拋擲長索，繼續攀登峭壁。

張三是個獨行大盜，殺人不眨眼的，那把趙海山、朱維德放在眼中，祇因為情婦孫艷娘不堪長途跋涉，腰酸腿痛，急需休息，方能恢復體力，所以躭誤在峭壁之上而已。

現在看見火光熊熊，鴨舌鏢射上峭壁來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大吼一聲道：「難道我怕你兩個傢伙麼？」一揚手，打出兩枚金錢鏢，呼的一聲，激射在石上，火星迸裂，趙海山連忙伏在石後，半晌不敢昂起頭來。

由於趙海山未能將敵人纏住，朱維德攀上去的機會便更微，給張三一枚鏢將長索射斷，把他從三丈多高的峭壁間滾了下來。

旁觀的巫達却哈哈大笑道：「朱鏢師，你這樣怎能攀得上去啦，倒不如你也和他鏢戰，我替你攀上去便是。」

急三刀朱維德道：「不，我不能分給你一毛錢賞金。」

巫達大笑道：「誰稀罕賞金，我才不要呢！」

急三刀朱維德是躭心多一個人分薄了賞金，他既然不要賞金，義務協助，於是也不阻止他，反而探囊取出響尾透風鏢，猛地向峭壁上的張三射去。

響尾透風鏢是裝上風弦的，射出時發出嗚嗚之聲，懾人心魄，事實上，他的打鏢本領，比趙海山高明得多，十分準確的射到張三身邊，因為這個緣故，張三不能不跟他還擊。

於是，這麼一來，伏在大石後不能昂頭的趙海山，也就有機會站起來發鏢，不但如此，在激烈鏢戰中，巫達快若猴猿的攀登上峭壁去了，出其不意的掩襲到張三身旁，大喝一聲道：「住手，當心我的袖箭射破你的咽喉。」說着，手一揚，八寸長的袖箭，嗤的一聲從張三耳邊掠過，射在一株松樹上，猶有餘勁。

張三在巫達之袖箭威脅之下，不敢不就範，祇得高舉雙手，但他是老奸巨猾的大盜，雖然被對方威脅着，動手不得，仍然十分鎮定的說：「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我給你突然掩到暗襲，失手被擒，說不定你也會像我一樣的落到別人手裡。」

碧眼金鰲巫達是武林後起之秀，武功造詣湛深，水中功夫也了得，常自稱水陸英雄，他那裡會受人恐嚇，嘿嘿的冷笑道：「我才不像你這般膿包啦。」誰知話剛說完，突然間給人從後一撲，這突然而來的襲擊，儘管襲擊的人氣力不大，巫達却給撲得站不住脚，往前踉蹌搶了一步，張三身手何等敏捷，就在這一間不容髮之際，鋒利的大砍刀已架在巫達的頸子旁邊，哈哈大大笑道：「我早告訴過你啦，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如今你落在我手中，快報上名來吧。」

碧眼金鰲巫達又氣又怒，因為撲擊他的不是別人，却是個二十來歲的少婦，嬌花嫩蕊般漂亮的美人兒，自己自負水陸英雄，却倒綳在一個婦道人家手上，怎能不氣往上衝，憤然道：「張三，你要殺便殺，我碧眼金鰲巫達不是怕死的人，如果怕死也不到這裡來捉你。」

張三哈哈的大笑道：「原來你也是有名堂的小子，我刀下也不算宰無名小卒了。」

說罷腕底用勁，就想一刀砍去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陡地眼前一亮，鏗鏘一聲，火花四射，大刀上砍中了一鏢，登時止緩了刀勢，朱維德已搶步上前，厲聲喝道：「張三，教你知道我的響尾透風鏢的厲害。」

原來急三刀朱維德在碧眼金鰲巫達攀登上峭壁之際，恐怕巫達捉了張三去討賞，於是便急急忙忙的沿峭壁攀上，所以及時制止了張三的兇性。

趙海山急忙把張三的大砍刀和鏢囊搶了過來，用牛筋將他雙手交背的牢牢縛住，連續打了五六個死結。

要知道牛筋繩這種東西，是用煉製過的牛筋和白麻交織而成的繩子，這是用以對付武藝高强的江湖人，縛上了它，縱然兩臂有千鈞的力，精通內功本領的人，也是無法掙斷。

巫達請纓攀上峭壁，並非眞的義務幫忙，是想搶先一步，俘擄張三，以冀達到他的目的，現在朱維德雖然救了他一命，不致刀下身亡，但他並不感激，自然不好意思邀功，祇站在一旁。

急三刀朱維德費了很大的氣力，才將獨行大盜張三生擒活捉，坐在地上喘息。

趙海山問他道：「朱鏢師，我們馬上押他去討賞金，還是在這裡歇息一宵好呢？」

碧眼金鰲巫達哈哈大笑道：「你這蠢材！捉到鹿兒也不懂得脫角，押他去討賞，不過得五千兩銀子，他劫得的貢銀，光是黃金就有一萬兩，還有兩口袋明珠寶石，難道這些東西不比五千兩賞金貴重麼？依我主意，咱們三人合夥押他到藏寶的地方，將他劫來的起出來，三份平分，至於這個雌兒，也一併帶去，省得洩漏風聲給江湖人知道，又生事端。」

要知道趙海山是個窮漢，他有生以來不曾見過明珠寶石的，何況還有一萬兩黃金。初時他一千兩銀就心滿意足，現在却見獵心喜，欲得贓物到手，返家去作個小富翁，於是欣然道：「是啊！一萬兩黃金，兩口袋明珠寶石，比五千兩賞銀好得多了，咱們發財啦。」

他喜歡得手舞足蹈，朱維德莊容正色說道：「趙海山，不要妄想，你祇會分潤一千兩銀，那是你通風報訊的報酬，如果貪得無厭，妄想贓物，會招橫禍的。」

朱維德義正嚴詞，本來可以勸止趙海山的貪念的，但狡獪的張三，目覩巫達以贓物誘惑趙海山，立刻心生一計，當下便對孫艷娘使個眼色，緩緩說道：「一萬兩黃金，比不上一口袋明珠寶石，這是山西巡撫押貢給皇帝的寶物，不要說別的，光是這一口袋明珠，全是大珍珠，少說也有拇指頭這般大，寶石更不消說是光澄澄寶石，如今，我已失手被擒，而藏寶所在，祇有我一個人知道，反正這些贓物，遲早我也要領人去起贓出去，你們押我到官府去，這批財寶便落在官府手上，如果你們要這些寶物，我領你們去發掘，祇有三天路程便可抵達，我把它埋在黃河對岸柳林渡。」

這一頓話實在太誘惑了，碧眼金鰲巫達刷一聲拔出劍來，直奔朱維德身前，高聲說道：「姓朱的，剛才張三的話，你都聽得明白了，他願意領我們去柳林渡發掘，如果你怕招惹橫禍，乾脆就置身事外，你不動手發掘，我們取得財寶之後，仍然讓你押他去討賞金，如此奪贓之事，一點兒與你無關，橫禍由我和趙海山擔承，如果你肯同流合污，三人均分，見者一份，另一個辦法，比武決鬥，你能勝得我手中長劍，將我綑縛送官，控我企圖劫贓之罪，便可以多得一點功勞，擺在面前三條路，任你選擇。」

碧眼金鰲巫達這些話，都有分寸的，他口口聲聲說「我們」，這是討好趙海山，暗示和趙海山合夥，比武決鬥由他一人擔當，趙海山定然同意的，這等於不勞而獲。

果然他這詭計先動了趙海山的貪心，但趙海山對朱維德還看作戰友，不願朱維德在劍光籠罩之下，不及拔刀而死，於是，勸道：「朱鏢師，巫老弟這個主意也好，你不願招橫禍，給我們一個發財機會，於你無損，同樣的你可以討賞金，何樂而不爲呢？」

趙海山這幾句話，等於表示了意見，他要奪取贓物。

朱維德在這樣情形之下，不同意也不行，趙海山已跟巫達同一陣線，祇好答道：「既然你定要貪這些不義之財，由你們分贓吧，我祇要我應得的賞金就可以了。」

由於急三刀朱維德讓了一步，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便緩和下來了，巫達也看得明白，看出趙海山已動了貪念，還不想朱維德丟命，於是納劍還鞘，叱喝張三道：「你還不帶路，更待何時？」

張三雙手被縛，祇好叫孫艷娘把馬帶了過來，扶鞍上馬，巫達便對趙海山道：「老趙，你押着他走，我得看管這個女的。」

他這種喧賓奪主的神態，朱維德看在眼中，心中很是不高興，見巫達在扶孫艷娘上馬時，毛手毛脚，所以忍不住一聲大喝道：「不要臉的傢伙，你敢調戲婦女，快給我滾。」說着手中扣了一枚响尾透風鏢，巫達見他打鏢手法本領厲害，不敢放肆，策馬上前和趙海山並驅前進。

孫艷娘雖是張三的情婦，她着實感激朱維德仗義執言，於是橫睞一眼，充滿感謝的心情，故意放縱馬韁，待朱維德走過時，低聲說道：「如果不是你的仗義執言，我給這傢伙摸着……」話說至此，不好意思說下去，策馬向前，馳至張三身邊，張三却狡獪地一笑，原來剛才的情形，他已看在眼內。

下山之後，新月半弦，樹影參差之間，路旁有一間小店，月光之下，酒帘高挑，張三嚷道：「我的酒癮大發，艷娘，給我打一壺酒。」說着，探囊取出一個錢袋給她。

孫艷娘正欲馳馬先行一步，巫達喝道：「動不得！」

急三刀朱維德因爲在路上追趕大盜張三，不曾好好的睡覺，如今，三更時候，正好借此小店歇息一下，休養精神，而且巫達這般氣燄，喧賓奪主，好像發施號令似的，看不順眼，於是，毅然道：「都給我到這間店中歇息一宵，牲口也得上料，免致人疲馬乏。」

急三刀朱維德這樣煞威風，巫達更恨他入骨，但自知獨個兒鬥不過朱維德，祇好恨在心中，事實上他也需要休息。

誰知才跨進店堂，便撞着對頭人，原來靠近櫃枱那邊，坐着兩個漢子，清一色全是短裝勁服，肋下佩刀，坐在左邊的是三脚貓唐抗，右邊的是兩頭蛇史澤，都是金鷄山的賊人，以前是和巫達結下樑子的，現在狹路相逢，巫達固然雙眼放光。

這兩個賊人也手按刀柄，祇因爲朱維德、趙海山等人同來，二人不敢動手，立即付賬出門，巫達想攔阻他們。

急三刀朱維德喝道：「有我在此，誰也不許妄動。」

這一聲斷喝，雖然是制止巫達，但次日天亮時，却失了巫達的踪跡，他的斑馬也不見了，趙海山立刻去告訴朱維德，朱維德冷哼了一聲道：「他不會放棄發財機會的，待會兒自然回來，我們走吧。」說完之後，押着張三出門，但是，沿途上，走了二十里地，仍然未見巫達回來，而前面一座大樹林枝葉濃密，就在走近時，突然一聲鏢响，湧出十多騎馬賊，腰佩長刀，手持弓箭，雁翅排開，趙海山認得昨日晚上小店見過面的三脚貓唐抗，兩頭蛇史澤，赫然在隊伍中，立刻收韁勒馬。

張三雖然和這一股馬賊不相識，但他也渴望雙方大戰起來，找機會逃走，於是，冷笑一聲道：「老趙，你害怕什麼？老子是大盜，尚且受擒，難道這幾個毛賊，敢跟你們作對麼？」

他這些話，旨在挑撥馬賊上前動手，但朱維德是久闖江湖的鏢師，立刻縱聲喝道：「不許你胡說，人不犯虎，虎不傷人。」

他雖然喝住，但馬賊隊伍中，一個高長大漢，却縱馬上前幾步，打個招呼道：「朋友，你雖說人不犯虎，虎不傷人，可是我們跟姓巫的有樑子，他在哪裡，你得叫他出來會我，我是飛山虎彭朋。」

急三刀朱維德拱手道：「你亮出萬兒，我也告訴你，我是鏢師，有大事在身，不願跟你們生事，碧眼金鰲巫達，今早獨個兒自行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往那裡去，也許他因爲和你們有樑子，先自離開。」

唐抗史澤二人齊聲道：「不，他是你的同夥，昨晚在小店中我還看見你們在一起，不能抵賴，要是不能讓他出來和我們見面了斷，你休想闖出這大樹林。」

張三渴望挑撥他們大戰厮殺，道：「不讓我們闖出偏要闖。」說着，策馬向前，朱維德勃然大怒，一揚手，打出一枚响尾透風鏢，把張三頭上的范陽毡笠射掉，大聲喝道：「看你這傢伙闖往那裡去，第二枚鏢便結果你的性命。」

他這幾句話，固然威脅住張三，同時也威脅了這十多個馬賊，因爲他打暗器手法厲害，所以這十幾個馬賊都不敢貿然動手，祇是採取監視行動，一步一步的跟綴着。

飛山虎彭朋懾於朱維德之威，本來不會動干戈的，但是，當馬賊跟綴到樹林的當兒，突然從樹頂上一枚袖箭射出，擊中兩頭蛇史澤，登時慘叫一聲，墮馬而死。

三脚貓唐抗便以爲朱維德等人叫巫達埋伏施暗算的，大叫一聲：「動手！」彎弓一箭射出，其他的馬賊紛紛放箭。

急三刀朱維德想分辯是非也不能，救人要緊，他一伸手，便將孫艷娘抓下馬來，也虧他手急眼快，孫艷娘這匹馬已中箭狂嘶，倒斃在地上了。

急三刀朱維德一面抱着孫艷娘策馬逃出樹林，一面翻身打出三支响尾透風鏢，把三個追來的馬賊擊倒。

這一邊廂的趙海山也卸鞍下馬，藉着馬匹掩護，打出幾支鴨舌鏢與賊人展開混戰，存心挑撥戰鬥的大盜張三，此時，因爲賊人箭似飛蝗，逃走不得，也就滾鞍下馬，連竄帶跳的躲在大樹之後。

唐抗、彭朋二人，雖然認爲朱維德等叫巫達埋伏暗算，畢竟巫達才是他之眞正仇人，忙擧弩直發，向樹林頂射去。

巫達這一手袖箭也委實厲害，他藉着樹頂掩護，箭無虛發，飛山虎彭朋中箭墜馬，朱維德也恨唐抗首先輕啓戰禍，乘他率衆逃走時，一鏢將他打死。

馬賊三個頭領俱已斃命，沒人指揮，蛇無頭而不行，紛紛亂竄亂逃。

混戰一場，遺屍累累，巫達從樹上躍了下來，還想追殺。

孫艷娘厲聲大叫：「不要追了，朱鏢師受傷了。」

倒是趙海山有點義氣，聞聲趕來，將朱維德扶起，替他將腿上的勁箭拔出，不消說，是血流如注，痛徹心脾，登時昏倒。

趙海山與孫艷娘二人，手忙脚亂的將朱維德救醒時，巫達得意洋洋的押着張三回來，自以爲有功，大模大樣的說：「朱鏢師，如果不是我機警，你五千両賞金也討不成了。」

急三刀朱維德狠狠的瞪了他一眼，憤然道：「如果不是你小子生事，我這條腿不會受傷了。」

巫達也嘻嘻一笑道：「殺强盜官府也有得賞，偏是你埋怨好人。」

公道自在人心，巫達這樣爲私仇輕啓戰端，趙海山也不值他所爲，孫艷娘更不用說，如果朱維德不及時抓她下馬，勢必死在亂箭之下，心中更加感激他。

這支雖然不是毒箭，但是箭鏃射得太深，而拔箭時又魯莽一些，將傷口劃破得很大，午後又大雨淋漓，傷口給雨浸淫，影响更大，看光景有潰膿的可能。

趙海山看見朱維德騎在馬上，疼痛難當，坐鞍不牢，跌落馬下，便喝令停止前進，將他扶起，就在一間破廟中歇息。

孫艷娘因爲感激朱維德兩番救命之恩，便爲他洗滌傷口，替他裹紮布帛，殷勤服侍。

巫達早已垂涎她的美色，現在看見她這樣殷勤的服侍朱維德，心中妒火如焚，可是相反的，作爲孫艷娘情夫的張三，却一點也沒有醋意。

這一場豪雨，到傍晚也還沒有歇止，巫達乘趙海山飼餵牲口之際，走出偏殿去，低聲對他說：「老趙，我跟你談幾句要緊的話。」

趙海山便問他什麼事？

巫達說道：「我看朱維德箭傷，沒有靈藥治療，短期內决不能痊癒，而雨季却已開始了，今天這場大雨，至今仍未歇止，如果不及時趕到黃河西岸，恐怕不能渡河，這一帶地方我比你熟悉，柳林渡這個河口，有黃河水庫之稱，潮水漲時，波濤洶湧，濁浪排空，大船也渡不得。」

趙海山道：「那末，你打算怎麼樣？」

巫達皺了皺眉，說：「那還有什麼樣？唯一辦法就是爭取時間渡河，依我主意，既然朱鏢師的傷口潰膿，我祇好留下他在此，反正柳林渡距離不遠，祇消一天一夜便可到達，我們先行一步好了，待發掘了藏寶之後，才回頭接他過河，省得兩誤。」

巫達打算勾結趙海山，猛着先鞭，但趙海山却搖了搖頭，說：「不能，不能，丟下他一人在荒漠的破廟中，沒人照料怎麼成？還是過兩天再說罷，也許雨勢會歇止的。」

巫達又道：「然則留下你在廟中照顧他如何？我取得贓物立刻回來，咱們武林中人，彼此也講究信義的呀！」

趙海山也狡獪，訕訕的說：「不如你留在廟中，我押張三過河如何？」

他二人爾虞我詐，誰也不肯相信誰，想勾結也不能，但他們這些說話，都給孫艷娘竊聽了，悄悄的告訴張三，張三看了朱維德一眼，看見他倒躺在牆角下，呻吟不絕，看樣子，他走不動了，當下他低聲說：「艷娘，我有一計，姓巫這小子，對妳很有意思，老是端詳妳的胸部，今晚到他值班守夜時，妳如果跟他敷衍片刻，最好能和他到偏殿

去鬼混一刻，我便可以用飛簷走壁的輕身功夫，躍上牆頭，逃出廟外，在大雨淋漓之夜，天昏地黑，我想我一定能逃過他們的追捕的。」

這確實是一條妙計，但孫艷娘想起那天在樹林遇着馬賊時，張三獨自逃走，不顧她的死活，認為他寡情絕義，吸着嘴說：「我才不依你的主意啦，你逃了之後，取回賍物，那裡還會回來拯救我呀，馬賊這麼兇，亂箭射我你也不顧我死活。」

張三趕忙詭辯說道：「難道妳還不了解我愛妳嗎？如果我對妳沒有眞情眞愛，劫奪貢銀之後，也不會老遠的跑到馬場坪帶妳潛逃啦，為的是和妳白頭偕老，雙宿雙棲，如今大難臨頭，妳就不協助我，難道我給官府砍腦袋，妳就一點罪名也沒有嗎？至少，妳也有勾結大盜的嫌疑，如果我誣說妳是同夥，妳還得腦袋搬家呢？」

他軟硬兼施的把孫艷娘說動了，張三趁她在躊躇之際，又繼續說道：「艷娘，妳以前給人賣落青樓，遭暴客凌辱，若不是我仗義相救，此時妳還在太原府過着非人生活，博粉搓酥，朝朝暮暮，捱衾送枕，夜夜年年。」

原來她十六歲給叔嬸賣落青樓為妓，老鴇貪財，將她佈施給暴客，不堪摧殘，狂呼慘叫救命，剛好張三在門前經過，聞聲闖進，將這個暴客殺死，救走了她，因此結上了孽緣，以後，張三在馬場坪中買了一幢豪華房子，金屋藏嬌，雖未成婚，却已雙雙對對，艷娘也因此而過了多年的豪華生活。

女人性情是難忘過去的，何況他們這麼一段恩義之情，她終於答應他說：「為了報答你之恩義，依你便是，可是這傢伙一雙色眼，決不會放過我的，將來我怎能和你做夫妻呢？」

張三為了逃命，不顧恥辱，斷然的道：「祇好把他看作以前的客人便是，艷娘，我定會回來的，這小子我要殺死他。」

三更過後，輪到巫達接班守衛，趙海山疲極酣睡，鼾息如雷，朱維德因為箭傷潰膿，疼痛難當，神智模糊，張三看準這個機會，暗地裡便催她進行。

孫艷娘雖然討厭巫達，恨他輕薄，但也沒奈何，祇好裝作午夜夢迴，推衾而起，揉着眼睛，走過去巫達那邊討水喝。

巫達一見喜出望外，欣然說道：「娘子，夜深風凉，女人家不宜喝冷水，我有一葫蘆酒，給妳喝個痛快好了。」

說着左手遞過酒葫蘆，右臂却環着她的腰肢，嘴巴却靠近到她的頸子去，口中却說道：「娘子，妳身上好像有一股似蘭似麝的幽香。」說到這裡，吻着她的面頰，不消說，接下去的更不規矩，依艷娘的本意，就想抽出他的長劍去刺殺他，但形勢不許她這樣幹，她祇跟張三學過一點兒武功，雖然巫達已着了迷，她仍然是沒有把握刺殺他，何況，趙海山、朱維德二人都距離不很遠，萬一巫達叫喊起來，勢必驚醒他們二人。

因此，祇好按耐着心頭怒火，撒嬌地說：「你這樣幹，在這裡我可不依，你要痛快，乾脆到外邊去吧！這裡使不得。」

巫達聽此說，正中下懷，那是他渴望了許久的心願，於是，放輕了脚步，躡足走出偏殿去。

假裝睡覺的張三，眼縫裡看得清楚，還有一個也看得清楚的是朱維德，自從那晚巫達在小店溜出之後，他無論在任何時候也暗地裡提防，不過人家婆娘偷漢子，於自己沒有關係，並不理會，但張三從夢中爬了起來，三步兩脚的從大殿跑到院子去，他為了五千兩賞金可不能不管，立刻大喝一聲：「捉住他！」

他這一叫，趙海山從夢中醒來，看見張三逃走，固然急忙出去，在偏殿的巫達，為了一萬兩黃金和兩口袋的明珠寶石，也一手將孫艷娘推過一旁，飛奔進來，當他看到張三正在縱身一躍之勢，猛地大喝一聲道：「還不給我站住，當心第二箭要你的狗命。」話剛說出，第一箭已從張三頭頂的天靈蓋上掠過，呼的一聲，張三的頭髮也斷了幾根，披散在面上。

這麼一來，他要逃也不能了，但是，他從這一次經驗中，得到了一個體驗，那是手上沒有兵刃逃不得。

他這一次的經驗是寶貴的，但也招來了很大的煩惱，給捉回去之後。

朱維德便對趙海山道：「他用苦肉計，使婆娘偷漢子，以遂他逃走的希望，這傢伙固然不顧羞恥，另一個傢伙也是要不得，色迷心竅，老趙，以後由你監視他，同行同坐同睡，不許他婆娘接近。」

這是杜絕張三逃走的機會，自然，為了一萬兩黃金，兩口袋明珠寶石，趙海山是樂得接受這個責任的。

過了幾天，朱維德的箭傷漸漸的痊癒了，雖然不能恢復常態，已能舉步，而傾盆大雨亦已歇了，天色放晴，遠峯近嶺，一片葱綠，像水洗過的明艷，朱維德便下令前進。

此時之朱維德和前幾天不同了，他能騎馬馳聘，瞻前顧後，巫達也懼怕他三分，所以在這一天的行

程當中，巫達要一口氣趕到黃河渡口，拚着走一夜一日長途，也得及時渡過黃河，免得為雨季阻礙。

但朱維德以自己腿傷尚未完全痊癒，反對躁急，要分兩日行程。

巫達再爭論時，朱維德低聲厲喝道：「你這小子，屢次誤事，如果不是你招惹馬賊，此時此際，已到達了柳林渡多時……」

朱維德不但强硬的指責巫達，還嚴密的監視着他，不讓他有機會再和孫艷娘風言風語。

這一點，孫艷娘甚為感激他，但他這樣嚴密監視巫達，却對張三疏於防範，滿以為有趙海山看管就不妨事，誰知在這幾日當中，張三已用利誘之計蝕了趙海山，乘睡在一起之便，常常對趙海山說：「這一萬兩黃金和兩袋明珠寶石，縱然朱維德不要，你也拏不掉，試想巫達這狡獪小子，會當眞的如約和你平分賍物嗎？他不過利用你，我敢打賭，發掘賍物之後，朱維德離開，他一定把你幹掉，因為你的武藝功夫遠不及他，他怎麼甘心和你平分賍物呢？到頭來，正如朱維德所說，必招橫禍，祇有一個辦法，你能獲得賍物，那就是和我合作，我悄悄引你前去，因為這樣你救我一命，我感激你救命之恩，這才會眞眞正正的分一半給你。」

這些話張三已然是說出了許多次，但趙海山也躭心張三不顧江湖義氣，如果恢復他自由之後，他不會履行諾言，所以委決不下。

這一天，也是合該有事，一行人途經白石嶺下時，已遠見黃河上游，大浪滔滔，勢如排山倒海，事實證明了巫達的看法準確，雨季開始，黃河水漲了，於是重申前議，要一口氣趕到黃河渡口，但朱維德也為了私心，認為自己箭傷還未痊癒，到了柳林渡之後，情況會發生變化，萬一制止不住，不但不能拘押張三回太原府討賞金，自己生命也會有危險，因為多日來能夠相安無事之原因，主要還未到達柳林渡，賍物未出土，巫達為了它才斂抑兇性，一旦賍物出土，巫達決不會有心和人瓜分，也不會讓知道這一宗秘密的人活在世上，那時殺機頓起，龍爭虎鬥。

朱維德為了這一私心，毅然拒絕，太陽還未下山，他便下令就地露宿在樹林中。

不用說，巫達老大不高興，但朱維德手中扣着兩枚响尾透風鏢，全神關顧，他發作不得。

這一晚，因為露宿在樹林關係，夜涼風冷，睡宿的地方，各自找尋背風所在，剛巧趙海山睡在一座大石之後，距離朱維德是遠了些，張三便把握這個機會，低聲對趙海山道：「老趙，在這一夥人之中，你年紀最長，但他們都不把你看作老大，今晚是最後機會了，明天渡河，你想跟我合夥也不能了，你得仔細的想個明白才好，我和你是基於救命的交情，願意和你均分賍款，那是毫無疑問的，別人可不這樣的。」

最動聽的是「今夜是最後的機會」這句話，立時勾起了趙海山貪心之念頭，於是莊容正色的說道：「張三，我你合夥這一件事不消提了，這個年頭，人心難測，巫達說均分靠不住，你講分兩份也是難以令人相信，要是你肯乖乖的領我去發掘賍物，財寶到我手裡，你不要想分一毛錢，祇能讓你遠走高飛，保存殘命，因為我得到這一批明珠寶石及黃金，也不稀罕官府的賞銀了。」

趙海山說得天眞，他老老實實的表示出要獨佔這一批賍物，但狡獪的張三，詐作面有難色，接着就開一條使趙海山很容易接受的條件，那就是要趙海山一並拯救孫艷娘，讓他夫妻一起逃走，好待雙宿雙棲，白頭偕老。

這不費事，趙海山又不喜女色，當下一口應允。

就在三更後，月影斜西之時，趙海山便爬起身來，悄悄走上大石鼓上打探，見朱維德獨自一人，倚在大樹幹後面，值班守衛，還在裹紮大腿的傷處。

巫達却熟睡了，饒是如此，朱維德守衛，趙海山很有戒心，爬下來將情形細說一番之後，便鄭重的道：「張三，朱維德守衛，要逃可不容易，這樣好了，我過去藉故跟他聊天，用身體掩住他的視線，你悄悄的爬出去，牲口就在左旁的草地上，你妻子也睡在附近，去叫醒她盜馬，慢慢兒的靠西那邊山路走，待我趕上來便是。」

趙海山這麼說是安排得甚好的了，但張三伸手說道：「趙老大，你給我削斷這條牛筋繩子才好，否則什麼也不方便。」

趙海山面色一沉，道：「你要方便作什麼，我告訴你，由這裡到柳林渡，直至我取得賍物之前，你休想削斷這根繩子，必須待我取得賍物之後，你方能恢復自由，到時我會留下黃金與美人，讓你也可以洗手綠林，跟孫艷娘過一輩子享樂的生活，可不是，一萬兩黃金沉重，我不會帶走的，帶走的是兩口袋明珠寶石。」

趙海山的確天眞，將自己的打算也對張三說個明明白白，這是不假的，他經過兩三日的考慮，認為若連一萬兩黃金也帶走，一定走不脫的，勢必為朱維德、巫達等人趕上，祇能帶去那輕量的明珠寶石，而這兩口袋明珠寶石的價值，已比

萬兩黃金值錢得多了，所以他腦海中常常計劃如何出售明珠寶石變錢，蓋造華麗房屋，過着豪華的生活。

他堅決的拒絕爲張三割斷牛筋繩子，張三不但不起反感，而且表示感激道：「你這樣好心眼兒，將黃金留給我，讓我倆夫妻過得好日子，眞不枉我跟你合作一場了，趙老大，咱們待會兒見。」

說完之後，便裝出歡喜之狀，躡足而去。趙海山那知道他狡獪成性，祇道自己這個計劃已經成功了，於是大踏步向朱維德那邊奔去，用自己的身體，遮掩了朱維德的視線，絮絮不休的跟朱維德商量明天怎樣過河。

趙海山滿心以爲自己計劃成功，眞是痴人作夢，張三不愧是個獨行大盜，不但狡獪兇狠，而且十分沉着，當他悄悄走到孫艷娘身旁時，他還有悠閒的心情，欣賞孫艷娘海棠春睡的美妙姿態。

半晌，才伸手捏着她鼻子，當孫艷娘一驚而醒，張口欲呼之際，他已一手掩住她的嘴巴，低聲說道：「艷娘，今晚我們有機會逃走了。」接着便將趙海山跟他合作之事說出。

孫艷娘這一喜眞是喜出望外，立刻爬起身來，走過去盜馬，小心奕奕的騎在馬上，放緩馬韁，使牲口一步一步的走，馬蹄落地無聲。

以最緊張的心情，幹最慢動作之事，孫艷娘一顆心卜卜跳，但張三却悠閒得很，光從這神態上，便顯他幹獨行大盜的資格老練。

到了山邊的小路時，他立馬於窄狹山道口處等候。

孫艷娘問他爲什麼還不趕快逃走，他微微一笑道：「待會妳就知。」

這個像謎一樣的神秘，不到兩盞茶之久，漸見端倪，月影西斜中，倒映出一條黑影，那是趙海山騎馬而來，張三知道，孫艷娘也知道，但是，當趙海山提刀匆匆奔進山口的當兒，張三策馬迎上前去，低聲抱怨道：「趙老大，你怎麼這麼久才來哩，我等得可不耐煩了。」說着靠攏過去。

趙海山雖然上了年紀，但走江湖的經驗實在未夠，他恐怕張三不守諾言溜去，急急提刀趕來，如今張三一口抱怨之詞，他便趾高氣揚的說：「哼！你以爲朱維德好容易哄騙的麼，我因爲你費了許多唇舌啦。」

話說至此，張三已經靠近了他了，兩匹馬接在一起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他突然出手，一下手搶握了趙海山的刀柄，用盡全身之力，使勁一拉。

他這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的猛力襲擊，不但奪了趙海山手中之長刀，而且將趙海山摔落馬下。

出乎意外的變生肘腋，趙海山立刻伸手入囊取鴨舌鏢，但有心人算計無心人，張三比他更快，就在馬上將刀擲出，四尺長的刀鋒，橫砍在趙海山面門及胸前，登時慘叫一聲，倒斃在地上。

張三這樣突然襲擊，不但趙海山措手不及，站在旁邊的孫艷娘，也看得莫明其妙，連忙問道：「你這樣是什麼意思？他不是和你合作麼？」

張三獰獰一笑道：「這當然是合作，不合作我怎能逃走呢？但合作有個限度，到達這裡就不應該再合作下去。艷娘，快拾起地上的刀，替我割斷縛在我手上的牛筋繩子。」

孫艷娘實在不値他的所作所爲，正在趦趄不前之際，耳畔已聽聞朱維德高聲喝道：「趙海山，你怎麼樣啦？」

這一喝，證明剛才趙海山的慘叫之聲，已引起朱維德惕然注意，張三頓足催促道：「艷娘，妳還呆着幹嗎？快給我割斷繩子，他們就快追到來了。」

孫艷娘在連聲催促之下，祇好拾起地上的長刀，將縛在張三手上的牛筋繩割斷了。

張三這個殺人不眨眼的獨行大盜，一旦恢復了自由，便如猛虎出柙，雙手一舒，兩臂骨節勒勒的發響，就從趙海山的屍體上，取回他慣用的大砍刀和金錢鏢，飛身上馬，豁喇喇的向前奔。

但朱維德也很機警，不見趙海山回答，立刻叫醒巫達，雙雙上馬追趕，快如風馳電掣。

這一條山徑很長，蜿蜒如蛇，翻山越嶺到河邊去。

張三叫孫艷娘循山徑先馳，他四馬斷後，邊走邊打量地形。

原來這一條山路是往黃河渡口的捷徑，是日早上辰牌時候，已將近到達河邊，張三就選定一座山崗，下馬埋伏，孫艷娘問他爲何不搶先到河邊去渡河？他笑答道：「不殺死這兩個傢伙，縱然渡過黃河也沒用，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我的。」

事實的確是如此，朱維德爲了討賞五千兩賞銀，巫達爲了一萬兩黃金與兩口袋明珠寶石，兩騎人馬，恍如流星趕月，追到山崗來。

張三伏在山崗頂上，面對來路，居高臨下，連發兩鏢，把朱維德射得東躲西避，抬不起頭來，巫達也給他的金錢鏢射得不敢現身，祇能爬上大樹藉樹幹掩護，才能打袖箭。

張三雖然在急切間不能射殺對方，却已佔了絕對優勢，從容不迫。

孫艷娘屢次催促他向河邊逃他也不肯，並埋怨他不該不守諾言殺死趙海山時，他連連冷笑道：「妳這傻娘，好不懂事，趙海山那裡是衷誠合作啦，他聲明不要黃金也者，是恐怕朱維德、巫達趕到來，他不能帶走沉重的黃金罷了，他利用我引他去取贓物，我利用他協助我逃走，這是互相利用，我不殺他，他取了贓物之後也殺我，雖然不殺，朱維德、巫達到時，我同樣要丟命，妳怎能怪我行兇呢？正如現在一樣，我如不殺死朱維德、巫達二人，天涯海角，他們都會追捕我，所以非毀掉他們不可……」

張三解釋之詞，孫艷娘雖然不敢異議，但心中却不同意，特別是朱維德，她認爲他是一個好人，而且感激他救命之恩。

誰知就在雙方用暗器互擊之下，突然間，崗頂的左邊，砰一聲有石頭墮地，張三何等機警，立刻貼地爬到左邊去，手中扣着兩枚金錢鏢，因爲他已發覺有人從山崗攀登上來了，而且已快將攀到崗頂，所以他扣住金錢標，以逸待勞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不一刻，崗頂的邊緣冒出一個人頭來，那不是別人，正是朱維德，原來他在巫達爬上樹，和張三展開暗器互射之際，便冒險的悄悄施展壁虎功的輕身功夫，爬上山崗，打算以奇兵突擊，掩襲張三。

正在盤算詭計之際，張三棋先一着，大叫一聲：「取你狗命。」揚手打鏢。

在以逸待勞之下，張三這兩枚金錢鏢，勢必將朱維德射個正着，鏢無虛發，却不料就在他揚手之際，眼前人影一閃，砰的一聲，將他打鏢的右手擋過一邊，這兩枚金錢鏢，便因之而失了準頭，射在朱維德身旁的山石上。

張三這一氣立即光火，怒咆如雷，一掌將孫艷娘打倒，從崗頂滾落山崗下。

他根本是愛她的，一時怒發，出手太重，當他看見她滾下去時，心情緊張，立刻站起來搶救，誰知就在他站起身時的一刹那間，巫達的袖箭連珠射到，他哎喲一聲倒下來。

朱維德見他已受重傷，趕忙跳下去搶救孫艷娘的性命，幸而還來得及，在崗腰的突出山石之上，一手把滾下來的孫艷娘接住，然後抱着她攀登崗頂上去。

時間就因此而遲來了一刻，當他二人攀上崗頂時，巫達已經將重傷的張三挾在脅下，上馬奔逃，向河邊疾馳。

這麼一來，事出意外，不僅朱維德着了謊，孫艷娘也急了起來，雙雙騎馬追趕，但是巫達搶先了一刻時間，走在前頭，遙遙領先，朱維德趕在後面，始終相隔十數丈距離，無法趕上，而暗器也射不到。

好矯捷的巫達，才馳至黃河渡口，不顧波濤洶湧，縱馬一躍，砰一聲跳下水去，水花四濺。

他綽號碧眼金鰲，水上本領比陸上更了得，他一手抓住張三，在水上逐浪浮游，朱維德趕到河邊來也沒有用了，他不懂水性，眼看着已受重傷的張三給他劫持而去。

但朱維德並不就此罷休，從背上取出長索，用盡全身勁力，飛索扔去，套住張三的脖子，將長索往後扯緊，打算將張三扯上岸來，但巫達仗持着水中功夫高强，衝波逐浪的向對岸游去，口中仍然咬着張三的腰帶向前衝，這形勢成了水陸爭奪戰，目的物就是大盜張三。

突然地一聲尖叫：「不好了！」朱維德認得這是孫艷娘的聲音，抬頭一望，果然不好了，原來上游，飄來一條大木，被激流衝激推動，其快如箭，巫達祇顧爭奪張三，躲避已來不及，砰一聲巨响，被這條大木柱撞破頭顱，腦血溢出，遺體隨波逐流而去。

這一邊廂的朱維德，雖然將張三扯上岸來，却已奄奄一息。

依朱維德主意，還是要押他去見官討賞，但孫艷娘跪地哀求道：「朱鏢師，你押他去見官討賞，爲的是五千兩銀子，但他被官府正法，我便成了寡婦，現在他已傷重昏迷，而爭奪贓物的人都死光了，而藏寶地方我也知道，我告訴你去取贓物，饒他一命如何？這樣你得到應得財寶，而我則不致終身成爲寡婦。」

她說得很悲傷，鐵石心腸的人也爲之感動。朱維德想了一想，終於毅然的說道：「好吧，我領官府起回贓物，也有賞金的，可是，妳得勸他從此洗手綠林，不要再幹强盜生涯，否則，我仍然要捕捉他去見官的。」孫艷娘唯唯應允。

在夕陽西下，一騎人馬，駕舟渡河，那是鏢師朱維德，在岸邊揮手揚巾的是孫艷娘，她身旁躺着一個鬍鬚大漢，那是已受了重傷的獨行大盜張三。於是各奔前程，各自去作應作之事了。

（完）



上文提要： 沙府的花園後地洞下，常奇法師躲在其中，等待即可練就成邪法，吳一諤先生對局勢作了分析，沙府外圍有郭總捕頭帶來一千名軍兵包圍着，再精選武功較好者十餘人，帶備黑狗血，跟隨吳一諤先生逼入地洞，大家小心謹慎，避過常奇設下的鐵籠機關陷阱，再深入而去，常奇感到驚慌。常奇急於邪術成就，吳先生方面欲徹底破其邪術，雙方短兵相接，處在嚴峻的心術戰中……



俠義奇情中篇故事

卧龍生·文　可飛·圖

九龍珮

紅衣人懼黑狗血　雙方僵持待時機

吳一諤每句話都擊中了常奇的畏懼、弱點，而且，做起來也非難事。

「這可是沙九爺的公館？」常奇道：「沙九是江西佈政使司的女婿，封疆大吏啊，你敢火燒他的宅院麼？」

「你還在坐井觀天啊！」吳一諤道：「廬州府已申明上憲，調集了大隊軍馬，圍住沙府，沙九一條老命能否保得住還有問題，還想保他的宅院啊！火燒沙家花園，一兩個時辰，不聞吵鬧哭嚎之聲，你該已心中明白。我吳某弄上幾百桶桐油，也許有些困難，但對廬州府而言，可是輕而易舉的事，我怕他們連芝蔴油、菜子油，全集中來，聚集幾千桶，可也不是甚麼難事。常奇，你和你的一般弟子，就要成油炸人了，我們走了，你應該還有一個時辰，想想如何抗拒這油火焚燒之法。」

「吳兄，等一等。」常奇急急接道：「你眞的和官府勾結啊！」

吳一諤一指郭寶元，郭寶元立刻接上口道：「廬州府總捕頭郭某在此，不是吳先生一再勸阻，說是已和你約好比試武功，郭某人那裏有這個耐性，在這裏和你磨菇，早就放油點火了。」

常奇聽出是郭寶元的聲音，一顆心都涼了，歎口氣，道：「吳一諤，你一世英名，竟不珍惜，勾結官府，對付江湖同道，也不怕後人耻笑你麼？」

「你不是江湖人。」吳一諤道：「你是造反的叛徒，白蓮教的餘孽，你可知道，你一旦興兵作亂，要死傷多少人命！好了，我也想清楚了，不用和你講甚麼諾言信用，我走了，官府怎麼處置這件事，由現在起，和我全無關係了。」

「不能走啊！」常奇大聲叫道：「約好的一決勝負，豈可說了不算？吳一諤，常某恨你入骨，我要親手把你碎屍萬段。」

任何人都聽得出來，常奇的聲音中充滿着焦急。

「吳前輩，」郭寶元道：「何必和常奇這種人談信用、諾言，他可是身犯死罪的要犯！」

郭寶元火上加油。

「一個區區府衙捕頭，也敢如此放肆，本法師一現身，就先取你性命。」

郭寶元還要開口，却被吳一諤搖手阻止。

眞是無聲勝有聲啊！

常奇眞的發急了，大聲叫道：「吳一諤，常某這就放你們進來，讓你見識一下天下眞正高明奇術。」

吳一諤仍不答話。

只聽一陣牆壁移動出的聲音，燈光首先透了出來。

一座門戶大開。

一條丈餘長短的甬道之外，是一座非常大的地下廳堂，十二支兒臂粗細的大紅燭照得一堂通明。

常奇右手執劍，左手拏着一枚法鈴，當廳而立。

左面是神劍三太保和三個穿着紅衣、紅巾罩頭的人。

三個人全裹在一身紅衣之中，只露出六隻眼睛。

右面是六個穿着白色長袍的人，死眉死眼的，看上去不帶一點活人氣息，手中各握着一隻哭喪杖。

常奇的秘密精銳現身了。

吳一諤冷笑一聲，道：「你再不現身，我眞要走了。」

心中却暗自估計常奇的停身之處，已離開四合院中甚遠了。

原來，大廳堂是設在假山之下。

吳一諤望着大廳堂中的形勢，忖道：常奇部署、計劃，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他竟能在一年之間，建成了如此一座地下廳堂，雖然利用了假山之便，可也是工程浩大，看那些蒙頭蓋臉的紅衣人，必有古怪，六個白袍執杖人死氣沉沉，形如殭屍，也非堂正人物，看來，他隱藏的實力十分強大，眞的準備在這裏決一死戰了。

「進來啊！」常奇道：「是不是有些怕了？吳一諤，你最大的錯誤，是低估了本法師的高深法術，你會爲此付出很大的代價，也會斷送了你一條老命。」

「小蝶，」吳一諤低聲道：「情勢有變，我低估了常奇隱藏的實力，去把田長青調進來，再調集二十名弓箭手，登上假山，二十名埋伏在四合院的殘垣斷壁中，以阻止潛伏在沙府中的敵人增援，告訴花芳，由她和琴、棋、書、畫結合四十八名捕快，防守在花園。」

「要不要調集一部份軍兵進入花園？」程小蝶接道：「老前輩推斷常奇外面有接迎，晚輩亦有同感。」

「花園地方不大，人太多，反而防礙弓箭手的助戰，」吳一諤道：「不過，要轉告統兵的千總，後花園一旦出現敵人，要他選擇精銳的軍士，分成十人一組，進入花園中支援，每次以五組爲宜，如有傷亡，立刻補充，以前後夾擊敵人爲對敵之策，不可大軍湧入，仍以防守在沙府外面、阻敵逃亡爲主。」

「明白了。」程小蝶轉身欲去，吳一諤又開口道：「要田長青把阿橫、阿保也帶進來，要二人各帶一筒黑狗血，常奇的詭異已讓我有些難測高深了。」

程小蝶聽出事態嚴重，急急向外走去。

小方全神貫注，打量六個白袍人和三個紅衣人，心中一直在想，這些人怕不怕寒冰掌呢？

詭異的裝束，和那種陰氣森森的神情，給人一種非我族類的感覺。

常奇冷冷說道：「吳一諤，進來啊！你不是一直想和我一決勝負，我如約現身，開門迎賓，你怎麼猶豫起來？」

「我在想，」吳一諤道：「他們是人是鬼？」

吳一諤在拖延時間了。

他在等候田長青趕來助戰。

田長青本身的搏殺技藝，是武林中絕無僅有的高手，吳一諤雖然自信強他一些，却也只勝在內功稍深。

七大高手的絕技，集向於一人之身，自然是非同小可了。

「吳一諤，早知如此，本法師早就放你進來了。」常奇大聲笑道：「看來，你還未練成馭劍術，我眞高估你了。至於他們是人是鬼，要你出手試試才能明白。」

原來，他擔心的是，吳一諤已練成了馭劍本領，不見吳一諤手中執劍，放下了心中的憂慮，但仍然出言一試。

「吳某能不能馭劍取敵，你只好等着瞧了！」

「你不會。」常奇大笑道：「這一點，我已經肯定了。」

吳一諤低聲道：「郭總捕頭，一入廳堂，你們就守在門口，不用和他們動手，準備好，有機會，就噴出一些黑狗血，在紅衣人和白袍人的身上。」

「是。」郭寶元應了一聲，也以目示意了兩個捕快。

常奇站在燈火明亮處，相隔兩丈左右，很難看清楚吳一諤這面的細微動作了。

「老前輩。」苗蘭道：「白蓮教的邪術眞能役鬼嗎？」

她雖能役用毒蛇，却十分怕鬼。

「不會是鬼。」吳一諤道：「可能是受邪法控制的人，就算是鬼吧！但我們已有黑狗血可以對付他們。」

他聽出了苗蘭的聲音在顫慄，只好用話激勵她，穩住她的心情。

臨敵生懼，那可是大大的不妙，功力和技藝都要大打折扣。

「小方，」吳一諤道：「我們配合拒敵。」

「前輩，就算他們是鬼吧！」小方豪氣干雲的道：「可也得是武功很高的鬼才行。」

「小方，人怎能和鬼打架呢？」苗蘭道：「不要嚇我啊！」

「糟了！」小方心中忖道：「小苗女玩長蟲像玩草繩一樣，放在袖中，圍在腰裏，我看得心驚膽顫，她却樂而不疲，但却是怕鬼怕得如此厲害，不行，得安慰她幾句才成，莫要她心中驚慌，打到要命處，忘記了放蛇助戰。」

心中念轉，口中說道：「苗蘭，世上沒鬼的啊！鬼在陰曹地府中，怎麼會跑來爲常奇助戰呢？」

「可是，吳先生剛才就問過常奇呀，」苗蘭道：「問他們是人是鬼？」

「要命啊！要怎樣才能解說得讓她相信。」小方心中忖思着措詞，但一時又想不出適當的話來。

吳一諤也在自責，暗道：南荒苗

民，篤信巫醫，巫醫弄神裝鬼，早已深入人心，苗蘭雖然聰明，但也是小苗女啊，想不到一言錯出，竟使她戰志潰散。

「吳一諤，你敢不敢進來啊？」常奇發怒了，大聲的喝道：「怎麼堂堂的吳大俠，竟變得虎頭蛇尾了？」

常奇目睹吳一諤趦趄不前，心中既高興，又擔心。

高興的是威攝敵人戰志，擔心的是吳一諤不打了，退出去，改用油火攻勢。

一陣步履聲響，田長青帶着阿橫、阿保、程小蝶疾奔而至。

打量了燈火輝煌的廳堂一眼，笑道：「好一處地下戰場，常奇，你有膽放手一戰，希望是不死不休。」

苗蘭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來得好啊！我心中正在害怕。」

「怕甚麼？你身經百戰。」田長青道：「怕過誰來？」

「怕鬼啊！」苗蘭道：「我不怕惡人，再惡毒的人，我也敢和他一決生死，可是我怕鬼啊！人那裏能和鬼鬥？」

「那裏有鬼！」田長青目光一掠三個紅布包頭的紅衣人，和六個陰氣森森的白袍人，笑道：「鬼是一陣煙，他們只是幾個不太好看的畸形怪人罷了。」

「是鬼我也不怕了。」苗蘭笑道：「情郎在側，身入地府走一遭，死有何憾？」

連兩人的秘密也洩出來了，鬼也不怕啦，愛情的魔力，可眞是大得很啊！

當着吳一諤面前，一向洒脫的田長青竟也有些掛不住，兩頰泛起了羞紅。

程小蝶又是一番想法，暗道：苗蘭是不是在向我示意，不可接近田長青。

小方也安心多了，事實上，剛才，他也有一些忐忑不安，田長青帶來了三個人，也帶來了一股豪壯之氣。

人多膽壯，陰霾盡去。

「苗蘭，你水性楊花，吃裏扒外，本教中盡多英俊人物，」常奇道：「選男人爲甚麼一定要勾引外面的人？」

「告訴你也沒有關係，」苗蘭道：「我們是老夫老妻了，如果生孩子，早已入學讀書了。」

可眞是八歲少年强說愁，事情是不錯，但措詞太明朗，少了點曲折婉約，聽起來，也就有些刺耳了。

常奇呆了一呆，道：「你早就有了男人，我怎麼不知道呢？你在教中兩年多了，竟是從未去會過他，眞能忍得住啊！」

「我們進入中土，就是爲了找他。」苗蘭道：「苗女多情，從一而終，也心口如一，可不像你們中土女人，滿口貞節道德，心中却紅杏出牆。」

忽然想到程小蝶就在身側，大感不安，回頭望了程小蝶一眼，低聲道：「小蝶，我不是說你啊！」

程小蝶搖搖頭，微微一笑，心中暗道：還眞被你說準了，我只不過接觸過兩個可愛的男人，田大哥和小方，但已經搞得我的心都亂了，他們誰要佔有我，恐怕我都沒有能力拒絕。像你和花芳這樣，千里尋情郎，十年不改舊顏色，確是非常可敬的女人。明教束人，中土女子如非那些貞節教化，幼小就約束了她們，不知道亂成甚麼樣子了。她們不敢偸吃，可是敢在心中想啊！

「常奇，我現在過去了。」吳一諤舉步向前走去。

阿橫、阿保放步要往前面搶，却被田長青一手一個拉住了。

兩人望了田長青一眼，心中似有不解。

他們一向衝鋒陷陣，行動在主人之前，這一次怎麼突然變了？

「看我手勢再出手。」田長青低聲吩咐二人。

阿橫、阿保只好點點頭，緊隨在田長青身後。

進入廳堂，吳一諤細作打量，大堂後壁，左、右都見門戶，想是還有複室。

寬敞的大廳中，不見法壇，想必是設在複室。

「這就是你隱藏的眞正實力了？」吳一諤指指三個紅衣人和六個白衣人。

「原來，你是在等他們。」常奇答非所問，目光專注在田長青和阿橫、阿保的身上，接道：「人生無非是爲名、爲利，常某各送你們黃金萬兩、珍珠十顆，夠你們一生享用了，何苦要爲人拚命？」

眞是大大的賄賂，能讓人怦然心動。

可惜的是，選錯了對象。

田長青有的是銀子，苗蘭珠玉寶石藏滿了一座大山洞。

「黃金萬兩啊，不過是六百二十斤重。」田長青笑道：「箋箋之數，如何放在田某人的眼中？常奇，不用白費心機了。」

苗蘭接道：「是啊！我有一山洞珍珠寶石、翡翠奇玉，都不能留住他常住南荒，你那點黃金珍珠，如何會看在他的眼中？」

常奇眼睛一亮，道：「一大山洞珠寶翡翠，要是能在本大法師手中，那就用處大了。苗蘭，在教中兩年多的辰光，你怎麼從未提過？」

「我幹嗎要告訴你？」苗蘭笑道：「我的珠寶雖多，可是很難取得，那裏有千條以上的毒蛇守護着，你敢去盜取麼？」

「如果是眞的，常某有甚麼不敢？你等着看吧！殺了他們，我就押你到南荒取寶。」

苗蘭怔住了，想不到常奇竟然很認眞地在想這件事情。

聽起來很可笑，常奇想以黃金、珍珠誘使田長青和阿橫、阿保脫離吳一諤，想不到反被苗蘭的藏寶誘動了心。

「常奇，保住老命，錢才有用，」郭寶元道：「沙九的府邸已被官兵……」

「好了，這樣的威脅，我已經聽得耳朵生出了老繭，」常奇的態度大爲囂張起來，冷冷說道：「殺了你們這批人，還有誰能攔得住我，本法師一再忍讓，是因爲我高估了吳一諤的成就，可眞是天下的笑話，自己把自己嚇得不敢出戰。常某人勸降你們，只爲了愛惜人才，大軍出動時，我需要很多統軍的將才，你們既冥頑不靈，休怪我大開殺戒，對啦，我說過先殺你郭總捕頭的。」

右手一指郭寶元，一個紅衣人突然飛身而起，整個人像一隻彈起來的飛蝗，直向郭寶元衝了過去。

阿橫大喝一聲，直標而前，右手中一把緬刀閃起一道寒芒，迎頭劈去，左手竹筒張開，噴向紅衣人。

吳一諤本想搶先迎戰紅衣人的，這些人頭臉也被紅布包住，必有鬼怪之處。

但是阿橫同時噴出了黑狗血，就未再搶先，但却全神戒備，準備迎接。

以他過人的閱歷智慧，也無法測出這紅布包頭的人是甚麼怪物。

黑狗血果然有效，使那紅衣人的攻勢一窒。

夠了，這一窒的空間，緬刀已斬在紅衣人的頭上。

緬刀鋒利，這一刀應該劈裂了紅衣人的腦袋。

但却只聽到一聲金鐵交鳴，好像一刀劈在鐵墩上，緬刀被彈了起來，阿橫也被震得手腕發麻，緬刀幾乎脫手。

狗血噴了那紅衣人一身，但他全身都在紅衣的遮掩之下，狗血只能噴在衣服上。

無法判斷出是狗血的力量，還是阿橫一刀之威，紅衣人呆立了一陣，才出手攻向郭寶元。

手中沒有兵刃，但突出衣袖的五個尖長數寸指爪，加上伸直的右臂，形同一柄光芒怪劍。

完全不是一隻人的手啊！似是一隻巨熊之爪。

他沒有理會阿橫劈中他一刀的仇恨，目的是殺郭寶元。

吳一諤右手一揚，一記劈空掌橫擊過去。

他功力深厚，這一掌之威絕不在那迎頭一刀之下，而且距離又近。

掌力如巨杵橫擊，紅衣人閃避不開，被掌力震得飛了起來，摔倒五尺以外。

這是致命的一擊，就算是功力深厚的內家高手，也將被打得吐血而亡。

吳一諤正想開口激笑常奇，却瞥見那被擊倒在地的紅衣人，打了兩個滾，又站了起來。

田長青急快的亮出了三稜劍。

不敢託大了。

因爲，遇上的敵人，帶了一股莫可明解神秘，全身堅如鋼鐵，刀劈不死。

吳一諤的掌力如山，人都被打得飛了起來，但他仍然沒事。

苗蘭也作了戒備，一揚手間，兩條毒蛇，即可同時飛去。

事實上，所有的人，都亮出了兵刃，郭寶元右手取出了鐵尺，兩個捕快拔出了單刀，程小蝶右手摸劍，左手挾了兩隻蝴蝶鐵，小方也取出了白玉尺。

這個紅衣人重擊打不死的怪異，使個個心頭震動，恐怖加身。

奇怪的是，常奇也很緊張，雙目圓睜，看着紅衣人的反應。

如果，常奇此刻下來，另外兩個紅衣人也出手攻襲，局面會變得混亂和悲慘，情可預期。

吳一諤還保持了相當的鎭靜，全神貫注着紅衣人的舉動，心中却想着對付的方法。

紅衣人站起後，未再展開攻勢，似是受到了很重的傷害。

吳一諤沒有等一下，搶先動了，微一挺身，膝未打彎，脚未移步，整個人向前滑動，左手探出，抓向紅衣衫。

他想撕開他一身紅衣瞧瞧，這個如何刀劈不傷，掌擊不死。

紅衣人抬起右手，尖利如爪的五指擊吳一諤的掌勢。

眞是藝高膽大，吳一諤竟敢和他的右手硬碰，但在相觸時，突然一翻左腕，扣住紅衣人的右腕，順勢一帶，使紅衣人的身軀側轉，右手電光石火一般快速點出。

紅衣人口中發出了一聲咕的怪叫，一隻左眼，竟被吳一諤生生挖了出來。

說不出是甚麼招術了，藝入化境，對敵應變，全在心念一動之間。

吳一諤右脚飛起，蹬了出去。

這一脚蹬在了紅衣人的大腿上，以吳一諤功力之深，就算是一根木樁，也要被他一脚蹬斷。

但却未聞到骨折的聲音，吳一諤却如一脚蹬在石頭上，右脚微微一疼。

但紅衣人却被蹬得身子向後退開五尺。

吳一諤的膽氣神勇，也激發田長青的豪氣，哈哈一笑，道：「老前輩，是甚麼東西，是人？是鬼？還是傳言中的殭屍？」

廳堂中所有的目光，都看得很清楚，那紅衣人的一顆眼珠子生生被挖了出來，但不聞哀嚎慘叫，也未見血

杜噴泉。

這可裂心摧肝的疼痛，是人都無法忍受，至少也會捂着受傷的眼睛，呼嚎兩聲。

但那紅衣人沒有呼叫，後退了五尺後，終於站立不穩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吳一諤看看手中的眼珠子，帶有血跡，只是他身上的血似是很少，呼一口氣，道：「是人，只是身上的血太少了！整個人好像是用一層鐵皮包了起來。」

「那就沒有甚麼好怕了，」田長青道：「他有弱點，也可以擊倒，他現在似乎已經無法站起來了。」

果然，那紅衣人掙扎着似想站起來，但却無法如願。

常奇臉色大變，冷冷說道：「吳一諤，你傷了他，他不會放過你的！」

「算了，用不着裝神弄鬼。」吳一諤道：「他是人，只是不知道被你用甚麼方法，把他們整得像殭屍一樣，只算是一種死活人了！」

「你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精研易數之學。」常奇道：「却不瞭解術法之能，他們如果是人，怎能忍受挖目之疼，而且行有餘力，很快會站起來向你索命。」

「眞的是鬼呀？」苗蘭打了一個寒顫。

吳一諤目光盯在那坐在地上的紅衣人，發覺全身抖動，似乎是有着無比的痛苦，却無法宣之於口。

「苗蘭！妳看他疼得全身顫抖，只是叫不出聲音而已。」吳一諤道：「他不是鬼，也不是傳言中的殭屍，常奇也沒有役使鬼魅的法力，他們是人，只不過是被常奇用一種殘酷術法，控制的人！」

苗蘭仔細看去，果如所言，膽氣一壯。

常奇却是火大了，左手法鈴一陣搖動，口中也唸唸有詞，六個白袍人開始移動身子，那坐在地上的紅衣人也站了起來。

這可是標準役使鬼魅的動作，而且效用立見。

苗蘭心中又冒升起一股寒意，苗族巫師作法，也和這個樣子雷同。

事實上，程小蝶、郭寶元、小方，也都臉色微變，但三人還可控制着自己，不像苗蘭，全身已開始輕輕顫抖，人向田長青的懷中偎去。

田長青感覺到了，伸出手去，輕輕拍一下苗蘭的秀肩。

就只是拍兩下嘛！但却給了苗蘭極大勇氣，低聲道：「我眞是沒用啊！怕甚麼呢？讓你失望了。」柳腰一挺，擺出了一副迎敵的姿態，也亮出很少出鞘的兵刃，一把鑲滿了寶石的短刀。

刀只有一尺多些，但却閃動着逼人的寒芒。

田長青回顧了一眼，道：「好刀，叫甚麼名字？」

苗蘭搖搖頭，道：「我不知道，是師門傳下來的，據說是一位中土高手，到南荒竊取我們的寶庫，被毒蛇咬中而死，他殺了近百條的毒蛇，還是無法逃過蛇吻而死。」

吳一諤也看到了寶刀，目中奇光閃動，低聲道：「田少兄，可否把苗蘭姑娘的寶刀，暫借在下一用？」

是向苗蘭借刀，但却向田長青開口。

老薑辣心啊！他心中明白，苗蘭到此刻才亮出寶刀，心中定是對這把刀十分喜愛，不願讓別人見到，不到處境危惡萬分，不肯出刀。

她雖然不知刀的名稱，但也知道是一把好刀。如果開口借用，被她一口回絕，就很難再開第二次口了。

如果田長青也無法讓苗蘭把刀交出來，那就是天下再也沒有人能借到苗蘭的刀了。

「苗蘭，把刀借給我！」田長青也怕苗蘭拒絕，一拒絕，吳先生就很難看了。

所以，自己開口借。

苗蘭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要我的性命，我也會給你，何況是一把刀。」取出一把金色的刀鞘，還刀入鞘，一起交給了田長青。

小苗女用情如海深，連刀帶鞘一起借，顯是不準備再要回來了。

田長青很感動，但大戰迫在眉睫，也無法表示謝意，接過寶刀，看也未看一眼，交給了吳一諤。

事實上，吳一諤給了他一個更大的承諾，那就是還他自由。

玉珮伏兵詔令解除，他們就不用擔負重大的責任，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下去。也可以暢開胸懷，行走江湖，作一些自己喜歡的事。

寶刀入手，吳一諤信心大增，朗朗一笑，道：「常奇，你的妖法魔咒唸完了麼？」

常奇行法行得全神貫注，雙目微閉，竟未看到苗蘭亮出的寶刀，也未理會吳一諤的喝問。

難道常奇不怕偷襲麼？

事實上，他不用擔心，因爲法鈴聲動，六個白衣人已轉過身子，一排横擋在常奇的身前，兩個紅衣人却仍然僵直的站着未動。

是了，是兩種身受不同禁制的人，指揮他們的方法，也不一樣。

常奇閉目行法，耗時甚久，六個白衣人是受着法鈴的指揮，奇怪的是只擺出了防敵的攻襲陣勢，却沒有出手攻擊的意向。

難道只是嚇嚇人？

但吳一諤很快的明白了常奇的用心，是在拖延時間。

難道常奇的練法，不用等到明天？可能很快就功得圓滿。

所以，對一切損傷都不放在心上，口花花大言誇張，目的只在把時間

拉長。

「田少兄，我們不能等下去了，等下去就上了他的大當。」吳一諤道：「常奇在拖延時間。」

田長青立刻警覺，這些詭異的行徑，半眞半假，只是在掩人耳目。

心念轉動，大喝一聲：「殺！」人如怒矢，衝了上去。

一字殺字，震耳欲聾，餘音繞耳，全室迴蕩，是凝聚眞氣發出的內力，也是一種醒人心神的武功。

「小方，不用出手！」吳一諤道：「防守爲宜。」自己却緩步向前行去。

阿横、阿保待要衝上去，小方已急說道：「保護苗姑娘，結成雙刀合璧陣。」

兩把緬刀同時横胸而立，擋在了苗蘭身前。

小方呢，踏前兩步，擋在程小蝶的前面。

三人一排横立，連郭寶元和兩個捕快，也納入保護中了。

田長青已和六個白衣人交上了手，一陣金鐵交鳴，竟被擋了回來。

六個白袍人手中的哭喪杖，不但是精鋼打成，而且力道奇强，六杖同出，結成了一道銅牆鐵壁。

吳一諤準備援手，但六個白袍人竟未乘勢搶攻。

田長青低聲道：「不可輕敵，是一流高手的功力。」

「不要硬拚！」吳一諤道：「他們的行動不夠靈活。」

田長青點點頭道：「要想法子衝過去對付常奇，老前輩說得不錯，常奇的練法就要成功了。」

「哈哈！兩位既然猜出來了，常某人也不再隱瞞，再過一個時辰，諸位就會嚐試到那種千軍萬馬衝擊的味道。」

「就在這座廳堂上麼？」田長青道：「只怕一百人也容納不下吧！」

「他們不是人，前仆後繼，悍不畏死。」常奇道：「像洪流一樣，破閘而出，很快就會把你們淹沒其中，常奇要在廬州府大開殺戒，先拏程知府爲常某祭旗，再殺他一個雞犬不留！這廬州府也就是白蓮教重舉義旗的大寨了。」

「只聽你一番殺氣凌人之言！」吳一諤道：「蒼天也不會容許你練法完成。」

「吳一諤，太晚了，我常某不用行法追殺你們。」常奇道：「單是這座六鬼護法陣，就夠你們打殺老半天了。」

常奇最大的痛苦，既不能敗！也不能勝。

敗了全軍盡墨，人如被殺，練法的成敗自是無關緊要了。

如果全力出擊，眞把吳一諤殺傷或逐出地下廳堂，又擔心灌油燃火，整座地下廳堂完全燬滅，人和練法盡付火中。

他要的是時間，最好是把這些人絆住，不讓他們退出去。

吳一諤等是敵人，可也是護法的人質。

所以，常奇不敢發動全力的反擊。

這大概是江湖上最奇怪的一場搏戰了。

「田少兄！還有餘力再戰麼？」吳一諤低聲問道。

「可以。」田長青舉起了三稜劍。

「打得瀟洒一點！」吳一諤道：「引他們出手就成。」

田長青點點頭，他已經領會了吳一諤的用心。

吳一諤緩行兩步，和田長青並肩而立，右手緊握寶刀。

但刀未出鞘，想是怕寶刀驚敵。

田長青三稜劍一舉，刺向一個白衣人的前胸。

但六個白衣人一齊反應，六隻哭喪杖結成一片光幕，田長青的三稜劍又被封了出來。

忽然間，刀光閃動，兩道寒芒捲襲而至。

是阿横，阿保。

他們眼見主人兩度被封擋回來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彼此一打眼色，雙刀並舉飛斬過來。

田長青吃了一驚，喝道：「小心吶！」喝聲中，人也撲了上去。

但見人影閃動，寒光飛旋，一劍、雙刀和六隻哭喪杖不停撞擊、交接。

這一次是眞的惡戰了，田長青已知六人厲害，生恐阿横、阿保，傷在哭喪杖下，全力運劍擊出。

他功力深厚，這一全力出手，威力非同小可，每一劍上都帶着千鈞之力，左蕩右決，攻勢凌厲無匹。

但遇上的阻力也很大，六個白袍人手中的哭喪杖，結成了一個連環陣，杖勢交錯拒敵，金鐵交擊中，閃出了串串火星。

阿横、阿保的兩把緬刀，攻勢也很兇猛，但六個白袍六隻哭喪杖結成網幕，十分堅强，三人合力猛攻了數十招，仍是難越雷池一步。

小方也忍不住了，大步向前衝來，準備出手助戰。

程小蝶、郭寶元、苗蘭和兩個捕快，都不自覺的跟了上來。

忽然紅光閃，兩個紅衣和神劍三太保，同時由兩側繞出，堵住了廳門，開裂的廳門也同時合攏起來。

「退下去。」田長青劍如飛虹，接下了六隻杖勢，阿横、阿保先行退下。

田長青連攻三劍，也退後兩步。

常奇哈哈一笑，道：「現在，如若是灌下桐油，放把烈火，諸位就要一起殉葬了。」

敢情，他早已存心把守在廳門口的人誘入廳中，封了門戶。

小方歎息一聲，道：「對不住了田

大哥，我應該守住門的，原來，他最大的顧忌，是怕我們退出去，放火燒他。」

「現在放下兵刃，咱們還可以商量。」常奇道：「諸位都是統軍的將才，追隨常某，奪得大明江山，日後，都不失封侯之位。」

一指白袍人，接道：「他們和穿紅衣人，都是本座術法下造成的高手，武功如何諸位已經領教過了，但他只是一勇之夫，不能統兵爲將，我求才若渴，不計前嫌，吳兄……」

吳一諤道：「說吧！」

常奇道：「我封你爲承相之位，日後謀國施治理天下，全賴吳兄的大才了，你讀書萬卷，胸羅錦繡，埋沒江湖之中，於草木同朽，豈不是太可惜了。」

「聽口氣，你已似承繼大位的皇帝了？」吳一諤笑道：「就憑你六個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幾個紅布包頭，鐵甲護身的人，能幫你取得天下？」

「唉！吳兄，我缺少的，就是你這樣治國安民的大才。」常奇道：「你如肯眞心合作，大事就成了一半。」

目光轉向田長青接道：「少兄英武過人，胸藏韜略，是統帥雄兵的大將，如肯歸服，這兵馬大元帥一職，是非你莫屬了。」

小方聽得心中一動，暗道：「這老妖倒也有識人之能，田大哥本就是這一代玉珮伏兵中培養的帥才呀！」

「聽起來挺過癮呀！」田長青笑道：「我是元帥，兵在那裏？將又在那裏？興兵作亂，爭奪江山，可不是像江湖奪名、武林爭霸，憑一兩人的武功能成大事。」

「你很快就能看到了。」常奇道：「藏千軍萬馬於一甕之中，臨陣交兵，個個勇往直前，不計生死，不爭名利，由他們作爲前驅，一兩年內，組民成軍，成百萬雄師，當非難事，這次我東山復起，成算很大！」

「我想通了。」吳一諤突然接口……

「好極，好極，吳兄想通了，我之幸也！」常奇急急接道：「就請先就國師之職，策劃起兵大事，奪得天下，再就相位。」

吳一諤笑道：「我是想通了，你那三個紅衣人和這六鬼護法陣是怎麼回事了。」

常奇微微一怔，道：「這等區區小事，想它作甚麼，吳兄如若願學，我可以傳授術法給你！常某是眞心邀請你啊！」

「常奇！他們活得很痛苦，殺了他們，對他們是一種解脫，對吧！」

常奇臉色一變，似要發怒，突然又放下臉，笑道：「吳兄，答非所問了，我們談的是國家興亡大事。」

「他們是人，但却接上了熊爪，而且爪上還淬有劇毒。」吳一諤道：「他們的身上，也被以手術裹以熊皮，再加上鐵甲護身，再被你用藥物飼養，他們本就是江湖高手，受過你一番手術折騰之後，已難有再回復人形的希望，只好聽你擺佈了。你給他們服用藥物，使他們氣力大增，再教導他們一些特別的撲殺的技藝，就成了你刀、槍不入的護衛了？」

「胡說八道啊！」常奇大聲叫道：「我如這樣折騰他們，他們怎麼還會聽我的話？」

「他們的聽覺，也被你破壞了，所以，只能看你的手勢行動。常奇，你可眞是惡毒得很啊！」吳一諤道：「我相信你還有一種特別控制他們的方法，使他們對你唯命是從，但這已經無關重要了。」

常奇冷然一笑，道：「謬論吶，謬論，可眞是異想天開，胡說八道啊！」

「老前輩。」田長青道：「常奇在拖時間，費盡心機的爭取每一個拖延時間的機會，不用和他多費唇舌了。」

「急也不在一時，知己知彼，才能致勝啊！」吳一諤道：「我算過時間，今夜子時才是他練法完全的時刻，還有六七個時辰，可以夠用了。」

田長青明白了，吳一諤是套問殺死紅衣人、白袍人的方法，找出他們弱點，便於一擊取敵。

常奇自然也聽得懂，但他却被吳一諤錯下的一個判斷，弄得更爲驚喜。

（未完・十四）

女山湖

情俠希夷故事／巴人・文　可飛・圖

紫烟蘿心願已了　從此江湖任遨遊

上文提要： 蕭丹將倩女與金鳳間仇怨告知旗女。女山湖旁倩女母墓前跪拜着旗女，但旗女完全以金鳳、紫烟蘿面目出現，願做替罪羊，甘受倩女慧劍一斬與蕭丹同往鳳陽醫館，然後設計金鳳母女與倩倩父女在醫館會面解仇怨，旗女爲主解去十七年來的怨結，從此後紫烟蘿、旗女可以功成身退了。原來旗女對蕭丹道出了，她，旗女即是令人聞名喪膽的眞正紫烟蘿……

蕭丹是個姑娘，黃花大閨女呀，竟被一個少年摟住擁住，羞死人，心裡頭如何不發慌，不心跳，那臉兒如何不登時紅了？

早前在滄州道上，她不也這般戲耍過那旗女，前日遇到倩倩，可不是一見也就說要交人家這個朋友，不是冷不防，就對倩倩又摟又抱，而今，可輪到她了，被人家又摟又抱。

羞死人，偏是人家眞當她是個少年，只有她自己知道，不過是虛凰假鳳，不過是：銀樣的蠟槍頭。

更令她驚訝的是：竟然躲不開，玄門的乾坤挪移功夫，竟然派不上用場。

少年擁着她，呔！竟還……該死，竟還和她耳鬢廝磨，說：「好朋友，自該親親熱熱，你說是不是，從今以後，咱們是坐同席，臥同寢。」

竟不由分說，擁着她，坐在一張長椅上，面前桌上，海味山珍，竟還是熱氣騰騰，分明算準他們前來，先一步已擺在桌上。

那麼，可知自己的一行一動，皆已掌握在人家算計中。好像算準了她，那時，那一刻，她必會前去衆香樓一樣。

「請，好朋友，咱們交個杯兒。」

這這……這成甚麼話？少年斟了兩杯酒，把一杯遞給她手中，竟要和她交杯而飲。她心兒慌得竟不知怎麼躲，少年一圈臂，竟穿過她的臂彎。

「飲，親親密密，好朋友，我先乾了這杯。」

啊？呀！少年的手肘一撞，簡直邪門，她手中的杯兒，竟不由自主，送到自己唇邊。

不飲，還是眞不行，本已心跳，臉熱得那麼厲害，那酒一下肚，簡直不是飲，是自己灌入自己口中的，那心自是跳得更厲害，臉兒熱得像火燒。

「噯喲！」少年說：「你臉兒好紅，眞好看，像春花開在臉上，眞教人……愛！」

呔！又摟住了她，而且，這番摟得那麼緊，而且，又把臉兒貼了上來，貼在她的臉上。

她是怎麼啦，可是心亂又心慌，她的功夫那去了，怎會施展不出來，是躲不開，還是……又有些兒不想躲開！

怎麼辦？除非……告訴人家，自己不是少年郎，而是姑娘。

怎能？怎麼可以，那豈不羞死人？

她心慌得有些兒心旌搖搖，那由她分說，也不容她拒絕，一杯又一杯，怎麼……怎麼渾身發軟起來，少年不僅灌她酒，而且，把菜餚

夾來餵在她口裡。

不，不能再飲了，但還未說出口來，少年送到她唇邊來的酒，已又喝下了肚。

只聽少年呵呵一笑，說：「你醉啦，這是上等女兒紅，陳年的老酒，你可知，女兒紅，是洞房花燭夜才喝的，入口甜甜，勁兒可大得很，來，我抱你入房去。」

「不！」

她想掙扎，想大叫，但只是嘴兒張了一張，任由人家把她抱了起來，本來心裡還有一些兒明白，那知，心裡一急，登時，一陣暈眩，便甚麼都不知道了。

是天在旋？地在轉？還是……不，是身子在蕩蕩飄飄，那必是，被人家抱在懷裡，在走。

啊呀！人家抱她入房……抱她……上床。

眼前登時一黑，便甚麼卻不知道了。

仍然有些知覺的，那就是：地在轉，天在旋，身子在蕩蕩飄飄。

終於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那一定地久天也長，好久，好久……

終於，她醒了。

是甚麼在閃爍？原來，是一隻大紅花燭，燭焰在搖曳。

一片空白，本來茫然，漸漸……漸漸……

漸漸記起來了，啊呀！霍地坐起身來。

但只是坐起來，因爲，嚇呆了。

因爲，她是在床上，而且，只穿着貼身的內衣衫，散開的髮兒，從她幾乎是裸露的肩頭，滑落下來。

那劇跳的心兒，也沉落下來。

眞像是……洞房，高燒的大紅花燭在搖曳，芙蓉帳也在微風裡飄動，錦幔低垂，原來，房門雖然關閉着，菱花窗卻半掩。

都記上了心頭，記得是她醉倒時，是午刻，現在，必已深夜了！

但是，床上只有她一人，房中也再無他人。

那那……那少年呢？

像掉在冰窟裡，但臉兒卻像火燒一樣。

快！趁房中沒人，慌忙尋找衣衫，還好，衣衫就在床邊椅上，慌忙穿了，溜到窗下，探頭一看，只見滿天星斗，窗外，是一座庭園，秋夜風，在樹上竊竊私語，她連天上的星也不敢看多一眼，因爲，星星在對她眨眼；也不敢聽，那夜風的私語，她聽來像是在嘲笑。

還好，窗外，園中靜寂無人，慌忙穿窗而出，那管南北東西，只要不見人，只要有黑夜可遮羞就行了。

原來是在城中，當然是在城中，那必是酒家樓中，當眞，這是春風十里的揚州路。

現在，她在二十四橋的明月夜裡了，只見處處綠窗燈火，却不見玉人吹簫，而是盈耳處處笙歌，原來正是酒綠燈紅時候。

此刻，在她聽來，可眞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，那敢再聽下去，一口氣奔出揚州城。

月下，水波在蕩漾，寒樹在搖風，當眞是：秋到江南草未凋，已是深秋了，却仍草長樹綠，她只想去找一個荒野無人的地方，即使是夜深了，也不敢走大路，她怕，怕遇到人，即使是陌生人。

明滅的揚州城的燈火遠了，微弱得也像天上的星，她才放慢了脚步，走上一個小山丘。

近着鬧市，那有叢林，樹林扶疏，那知，她才在樹下坐了下來，登時跳了起來。

因爲，有火光，驀然一閃，在身後。

當眞，有火光，必然有人，但誰會認識她？

她又坐了下來，火光更亮了些，但樹木扶疏，並不能照見她。

黑暗中，那少年的影子，却在心上明亮了起來，她想咬牙的，偏是咬不緊，這少年，端的是甚麼人？

不，絕不等閑，說眞的，蠻英俊，又瀟洒，不過，仍然恨極了，無名山莊的女兒，自以爲天下去得，那知就這樣，着了人家的道兒，分明是個該死的登徒浪子。

現在，她的牙兒咬得緊了，因爲心中恨了起來，且慢，她爲何要逃避，她非要找出他來不可，眞不明白，好像她的一舉一動，人家都清清楚楚，想一想，少年等候在衆香樓前，竟像知道她必去，而且，先已在那酒家樓，備下筵席，該死，她怎會……怎會任由人家擺佈？爲何不抗拒，明知不該飲酒呀，爲甚麼酒杯送到她嘴邊，就不由自主喝了？

難道，她眞喜歡他了？

不，她說要交他這個朋友，就像對倩倩說的一樣，只不過是喜歡他而已，像一見就喜歡倩倩一樣，別無情意呀？

還有，眞不信，江湖之上，武林之中，竟也有這樣身懷絕技的少年，想想看，她怎會讓他握着手？當然她沒躲閃，但少年的手法快得出奇，只怕躲也躲閃不開的，還有……

她的臉兒又熱了起來，甚麼交杯酒兒，眞不明白，少年怎麼一圈臂，就穿過她的肘，可知少年年紀不大，竟有一身高不可測的功夫，想想，其實眞可愛，恨只恨，她着了人家的道兒，亦可知，是一個該死的登徒浪子！

愛是眞可愛，恨也恨極了，眞是心亂極了，越想越亂。

忽然，這是甚麼香呀？好香。

火光在身後遠處閃爍，是了，這必是有人在烤野味，她明白了，是她自己的餓火如焚，是以聞來特別香了，想想，可不是整整一日未曾吃過東西了，倒喝了不少酒。

那烤肉的香味更濃烈了，忍不住，站起身來，循着火光，其實不過數丈遠，不過被叢生的樹木阻隔而已。

她看見了，林中的空地上，生着一堆火，却不見人，只見火上樹枝作架，在烤着一隻像是野兎，已烤得熟了，是以香味四溢。

人呢？去了那裡？當然不會是富有的人，必是個流浪漢，那麼，給他一點銀子，想必可分些來充饑。

那知，等了又等，竟沒人來，那火却漸弱了下來，那野兎雖烤熟了，但若不添枯枝，火熄了，就無法進食。

她走了過去，火堆邊尚有不少枯枝，忙加了上去，漸漸，火又旺起來了，不行，再烤，那兎兒便會烤焦了。

她不過只想把兎兒從火上移開，但入手，餓火倒更熾烈起來，再也受不了那誘惑，想想這人不回來，分他一半吃了，留下些銀兩便是。

一邊吃，一邊等候，那知這人始終不見回來，站起身來，正想留下些銀兩，驀聽身後有噗嗤一聲。

蕭丹一怔，好熟悉的笑聲，急轉身。

只聽那人已說了，道：「小娘子，可吃飽了？」

蕭丹的臉兒已被火烤得紅了，登時燃燒起來，竟是那……少年……

那少年仍是白日的妝束，不僅笑嘻嘻，而且，那該死的眼兒也在笑。

蕭丹登時怒火三千丈，不料她從那屋中簡直是逃出來，竟又被他作弄了，脚尖滑出，乾坤大挪移，閃電般，劈、掃、拍、打，一連四招。

少年大叫道：「啊呀！你……小娘子，你要謀殺親夫。」

蕭丹更是怒不可遏，因一連四招，都被少年化解了不說，竟稱她小娘子，如何不羞上加怒，怒又增羞，說眞的，連她自己也不明白，雖然閃電出手就是四招，不是變招太快，不明其故，招出！却用不上勁兒，成了繡腿花拳，像是恨他，却又不想傷他。

但少年再一聲小娘子，可眞把她激怒了，呔！謀殺親夫，怒火可遮眼了，脚下不但加快，手上可就加上勁了，那少年顯然也吃了一驚，叫道：「住手，你……你瞧瞧，我端的是誰？」

「你是該死的，千刀萬剮的登徒浪子。」

圈臂，駢指，身形一矮，登時化作無數個人影，把少年困在核心。

啪的一聲，少年一個踉蹌，一聲噯唷，直跌了出去，不過，就地一滾，却已跳了起來，顯然雖然着掌，却能化解了蕭丹的掌力，便傷必也不重，但束髮的金冠，却落下來，那長髮也披散了下來。

蕭丹一聲啊！呀！

「你你……你是……」

「好哇，」少年眞不像是受傷了，樂呵呵，說：「才共枕同床，小娘子，你不但謀殺親夫，連親夫也不認了，咱們去找人來評評這個理兒。」

蕭丹的眼睛睜大了，端詳了又端詳，眉兒漸漸揚了起來，不但喜上眉梢，簡直心花怒放，但狠狠地，啐了一口，又笑、又惱，狠狠地，一跺脚兒，說：「該死！原來……是你。」

只見那少年嘻嘻一笑，說：「我不過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，以小娘子，還你這個小娘子，當眞是，三十老娘，倒繃了孩兒，還道你是個雛兒，不料竟被你這個雛兒戲弄了，更不得了，才下了床，就要謀殺親夫。」

蕭丹紅着臉，狠狠地，狠狠地啐了一口。

「原來……是你！」

原來，那少年是齊女喬妝扮，和她一樣，銀樣的蠟槍頭。

齊女把散亂了的頭髮，挽成了個髻兒，又是怨，又是笑，說道：「滄州道上，你戲弄得我好苦，多少個暮暮朝朝，令我思悠悠，恨也悠悠，情迷意亂，前日在鳳陽，若不是你把我拉入懷裡，替我頭髮挽髻兒，我還眞不知會被你瞞多久，我那恨呀，當眞有若四海三江。」

蕭丹跺脚道：「但我不過摸你一把，捏你一下子，可沒脫你的衫兒。」

「誰教你叫我小娘子，令我想起來就恨得牙癢癢，我就教你嚐嚐作了小娘子的滋味，小娘子還小娘子，當然也要以摸還摸，以捏還捏。嘖嘖，眞不知你的功夫是怎麼練的，當眞玄門功夫，不同凡响，皮肉兒那麼又嫩又膩。」

蕭丹羞得滿面通紅，想到被她脫去衣衫，不知被她怎麼輕薄了，即使齊女也是個女兒。

當眞，只怨她自己蠢，揚州在東來的道路上，到了揚州，自然要舊地重遊，除了齊女，誰知她會東

來，算計她必會去衆香樓，是以，先去等待守候，她早該想到的。

想到昨日被齊女調戲，想到醒來衣衫不整，眞魄散魂飛，想到這半夜的羞恨，蕭丹咬起牙兒來，冷不防一滑步，旋身一轉，已到了齊女身後，霍地一掌。恨在心頭，那自不是打情罵俏，掌上加了勁兒，不過從鹿杖翁學來的，打她肉厚的地方。

「啊呀！」

齊女的身子飛了起來，啪的一聲，重重地跌在地上，就不動彈了。

蕭丹拍拍手，說：「裝死也不行，我這氣兒還在往上撞。」

那知，齊女眞像暈厥了，絲毫不見動彈，瞧瞧自己的掌，勁兒若不大，怎會跌出一丈多去。

蕭丹倒着急起來，走近一看，齊女可不是臉色都變了，嚇慌了，慌忙把齊女抱在懷裡，急得直要哭，眞慌了手脚，一陣推拿拍捏，忐怪，怎麼自己的胸上倒癢癢的？低頭一看，啊呀，竟被人家在胸上重重地捏了一把，齊女格格大笑，從她懷裡跳了起來，說：「誰教你摸得人家怪癢的。」

敢情是裝死，她又上當了，了不得，一連兩番着了她的掌，雖然只用上了三成力道，但齊女都能化解，毫無傷損，豈不是眞要和她對敵，可就立於不敗之地？

幸好，只有對齊女又愛又敬的，豈會爲敵。

齊女走近身來，說道：「小娘子，你的氣兒還在往上撞沒有，來，我替你揉一揉。啊唷！」

蕭丹一翻腕，那知齊女更快，圈臂，不是接着，而是抓住了她的掌，往懷裡只一帶，蕭丹那還站立得穩，立被齊女抱滿懷。另一手已在她臉兒上擰了一下。

蕭丹叫道：「放開我。」其實更緊的倚在齊女懷裡。齊女也更緊地把她摟緊了。道：「眞不明白，三十老娘，竟倒綳了孩兒，闖蕩了這麼幾年江湖，竟栽在你這個雛兒手裡。」

蕭丹呸了一口，却也不免得意，道：「不害臊，小娘子竟自稱老娘，好教你得知，從小兒就沒人當我是女孩兒，無名山莊，道法自然，不興三從四德那一套，是沒閨門的。」

齊女嗳唷一聲，叫道：「你又爲甚麼擰我？」

「你不也把我給騙過了，」蕭丹恨恨地說：「不也一些兒破綻也看不出來。」

齊女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別忘啦，從小兒我就跑江湖，又在江湖中闖蕩了這麼幾年，鎮日和男人厮混，沒人知道紫煙蘿是男還是女。走啦，小娘子，你已睡足也吃飽了，咱們這就上路。」

「當眞，咱們去那裡？」

「而今，我無掛也無牽，」齊女站了起來，道：「若還有未了之事，那就是……」

「找回希夷來。」蕭丹精神一振，道：「咱們志合道也同，不過，我還多了一樣，把胡大哥的惡瘤割去，還他一個風流又瀟洒的希夷。然後，替你找一個少年郎。」

齊女携着她的手，笑道：「我已找到啦，那就是……你呀。」

蕭丹朗朗一笑，道：「如此，小娘子，請呀，你我夫妻同行，北走煙雲十六州。當年兒皇帝石晉塘，把煙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，燕趙自古便多慷慨悲歌之士。」

齊女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其實，若說胡奇，我所知道的，比你更多一些，那一燈大師把他從胡地拾回來，就說過，他必不是被狠心的爹娘拋棄，從那襁褓錦繡就知道，而且，他的爹娘絕不是平常人家。」

蕭丹道：「所以，一燈大師不替他割去惡瘤，想來，若他爹娘仍活在世上，是不難尋找的。」

當眞是，無掛亦無牽，一雙俊美的少年郎，北走煙雲十六州，夜宿曉行，引得人人側目，蕭丹懂得眞少，但讀萬卷書，却不如齊女行萬里路，蕭丹引經據典，齊女說見聞，一路之上，豈會寂寞。這日過了易水，開始向路人打聽，如此這般，一個不論晴雨日夜，都戴着一頂草帽的漢子，漸漸，有人點頭了，但快近燕京了，倒失去了踪跡。

齊女道：「只怕他向西去了。一燈大師在雁門關外拾回他來的。」

蕭丹搖頭道：「但胡大哥却走的是太行山東邊，豈是無故，我猜，胡大哥的包袱中，一定收藏着他兒時的襁褓，也許，從那襁褓上，他已找到些兒馬跡蛛絲。」

是的，兩人繼續北上，這日已近燕京，過了長辛店，到了蘆溝橋，連齊女也受了蕭丹的感染，成了沒長大的女娃娃，兩個女娃娃把石獅子數了一遍又一遍，就是數兒不相同，樂得她們嘻嘻哈哈，因爲大獅子又抱小獅子，而且，不是一個，而是，有的多，有的少。

「有了，」齊女說：「咱們守在橋頭，北往南來的人，逐個問，不信問不出下落來。」

「好主意。」

但任她們怎麼問，就是搖頭，都搖頭，那被問的人，甚至大笑起來，這是甚麼天氣，沒雨沒太陽，倒不時有狂風沙，怎會有人戴草帽兒。

蕭丹忽然一跺脚，道：「小娘子，胡大哥連姓甚麼也不知道，來

歷不明，如何尋訪他的爹娘？」

「憑他的惡瘤。」

「着哇，」蕭丹說：「難道問人：誰家二十年前生了個長了惡瘤的孩兒？何况，那時太小，瘤也一定不惡。」

齊女跳了起來，恰見打豐台那面，來了幾個挑夫，在橋頭歇下擔來，上前一拱手，道：「請問幾位大哥，這些日可曾見到一個奇醜的漢子，喏！腮邊長着一個大惡瘤，那眉眼一邊高，一邊低，嘴也扯得歪斜了？」

好一個多禮的少年相公，俊美得一見就令人喜愛，竟爭相點頭，一個大眼的漢子，把大眼瞪得更大了，說：「見鬼，活脫是見鬼，燕京九道城門，無論你打那兒出城，北邊的安定門，南邊的永定門，西北面的西直門，或是西邊的阜成門，還道是我見鬼，這半月來，出入都見到，咱們不是正談論着啦，敢情都和我相同。全都如此，這位相公，必是聽得傳聞了，都說是京城白日見鬼，若是好奇，還是不見也吧，現今燕京城，娃子們嚇得不敢出大門，膽小的，連城門也不敢出。」

蕭丹不待這漢子說罷，拖了齊女就走，只不過，燕京的大門口，路上行人如過江之鯽，有輕功，也不能施展，雖然如此，日落西山，已來到了永定門。

兩人都怔住了，只見城門口人來人往，並非如那漢子所說，入城又出城，都不見胡奇。

齊女道：「路在口邊，找人，人也在口邊。」

蕭丹道：「若是問到初來乍到的人，豈不是，問道於盲，跟我來。」

進得城來，一個老爹吸着旱煙管，閒着在瞧過路人。天色暗了下來，煙斗中却不見火星。那老爹把煙斗圈了過來，瞧了一下，才知吸光了，正想抖去煙灰，重新裝上，反手向墻上敲去，忽聽一聲嗳唷！只聽嫩嗓子，說道：「老爹，你爲甚麼打我。」

是蕭丹，摸着揉着額角，從他身後轉了出來，咧着嘴兒。

那老爹一怔，見蕭丹衣冠楚楚，是位相公，顯然是王孫公子，不由着了慌，燕京多官宦，打了公子爺，那還了得，說：「我我……小老兒不知公子爺在……你怎會……躲在我身後。」

「是我不好，」蕭丹說：「不能怪你，聽說有個鬼怪白日現形，在這城門口晃來晃去，想來瞧瞧，却又害怕。」

「那是甚麼鬼怪，」老爹說：「那人不過奇醜無比是眞，公子爺若是早一步來，那就見到了，若是天黑被人見到，怕不把人嚇得半死，可知這人還眞不壞，一到黃昏，就躲起來了。」

「躲起來了？躲去那裡？」

「喏！」老爹向西一指，說：「有人天黑後，在陶然亭見過他，可不是差點兒嚇死了，從此傳了開去，天未黑，便沒人敢再去陶然亭了。」

「好主意。」齊女在蕭丹耳邊說：「走，我知陶然亭在那裡，就在那面城根，嚇得人家不敢去了，自然方便要找他的人去和他相會。」

輪到齊女拖了她就走，果然近得很，穿過一條橫街，便已到了。陶然亭，暮靄中，煙波迷離，那煙波外，有亭翼然，老樹、枯枝，令黃昏的景色倍見荒涼。

蕭丹嘆了口氣，齊女格的一聲笑，縮脖子躲開，說：「你做甚麼？嗅得人家怪癢的。」

蕭丹却挺認眞，說：「我聞聞你身上有異香沒有。」

「你胡說，人身上怎會有異香。」

「那香妃就有，這陶然亭，就是那香妃埋香骨之所。」

齊女點頭道：「香妃的故事兒，我也聽說過，好感人，不料埋骨在此。」

蕭丹長嘆了一聲，說道：「當眞是浩浩之愁，茫茫之劫，那高宗好大喜功，征服了回疆，聞說香香公主身有異香，擄劫回來，强納爲妃，那香妃家亡國破，之所以覥顏侍故，只因大仇未報，日夜身懷利刀，不料被太后知道了，將其縊死，眞個是：壯志未酬身先死，長使紅顏淚滿襟了。小娘子，你我既然來了，豈能不往香塚憑弔一番。」

齊女道：「看不出，你還是個有情人，如此，你我夫妻同行，小娘子，來呀。」

這一路北來，兩個姑娘互不相讓，堅持要說對方是她的娘子，蕭丹說打從青州道上起，齊女就是她的娘子了，她在先。齊女却道：「你連洞房也入過了，想賴，那可不行。」

提起那洞房花燭夜，蕭丹就恨得牙癢癢。從小兒鹿杖翁就教會她，不想傷人，就要打肉厚的地方，口裡說：來了，一斜身，反手一掌拍出，簡直不着痕跡，那知齊女格格一聲笑，早防到她有此一着，一笑跳開，非但沒被她打中，倒在她臉蛋兒擰了一下子，禪功無相，和無名山莊的功夫各擅勝場，當眞是半斤八兩，誰要佔了機先，誰就勝半籌，蕭丹只慢了些兒，便已失了齊女的踪跡。

兩個姑娘一路北來，就是這樣嘻嘻哈哈，打打鬧鬧，一路捉迷藏兒，豈僅不寂寞，倒行來快了。

遠遠地，只聽齊女道：「小娘子，有本事，來捉我。」

蕭丹一晃肩，却也學精了，齊女聲在東，她就往西邊尋。

暮靄四合，夜幕低垂下來，陶然亭的深秋，雖然葉落枝禿，但樹木仍然濃密，仍易藏身，尋覓起來，還是眞不容易。

但蕭丹可是個聰明之極的姑娘，憑猜測，總被找到捉到，心想：「再沒別處，找人，還不如找香妃塚。」

她沒來過，雖不知何處埋香骨，但想，不在水邊，必在山上。沿着水邊，向小山丘尋去，果然，風送話聲，從陶然亭方面傳來。

那老爹說，沒人敢走近陶然亭，但不由一怔，話聲，齊女在和誰說話？

啊呀！莫非，她已找到了胡大哥！

忙掩了過去，她看見了，人影，而且是兩個，啊！怎有白影在飄晃？

蕭丹大失所望，原來那男的是蒼蒼白髮白鬍的老人，女的有些兒龍鍾，拽着杖，不是齊女，而是一個老婆婆。

借着濃密的樹木，隱着身形，蕭丹看得清楚，倒不由怔住了。

必是老夫妻了，倒有雅興，且慢，秋深夜涼，勝過江南的寒冬，草枯葉落，一片荒涼，何況天色已黑下來了，何來雅興。

蕭丹却又不禁暗暗點頭，這老夫婦雖然龍鍾，但顯然都有一身功夫，都是非常人，自是不怕，自然也傲得寒霜，尤其是那老婆婆，手中杖分明甚是沉重，拽來却輕如無物。

蕭丹心生奇異，也不去找齊女了，不過是追逐玩兒，她不去找，那齊女自會來找她。

只聽那蒼蒼白髮的老人道：「來此已是陶然亭，我們且在亭中坐地。」

那老婆婆忽然浩嘆了一聲，聲音有些兒抖顫，顯然是因激動之故，敢情不是傴僂，只見她直起腰來，緩緩地，向四外掃了一眼，說道：「眞是景物依舊，人面全非，二十年了，你看這陶然亭，仍是舊時樣，只不過當年亭前的小樹，而今已長得更高了。」

老人的聲音也有些兒抖顫，說道：「我們那孩兒，也該……長大成人了。」

老婆婆又長長地嘆了口氣，豈僅歲月催人，顯然重有憂戚，她的傴僂，不過是不堪重愁的重壓，可不是又傴僂了。

就在這瞬間，忽見有火光一閃。

何來火光？有火光，自是有人，是有人生起火來。

不僅是蕭丹了，那雙老夫婦也不由一怔！

誰說入夜沒人敢入陶然亭，不但有，而且不少。

只見這雙老夫婦互相望了一眼，都一點頭，不再言語，脚步不是遲疑，而是謹愼，但步下却極矯捷，向火光之處掩了過去。

蕭丹不明白爲何，心頭陣陣緊，也許，這兩夫婦那一句「二十年了」，令她生出了希望，甚至遐想，總之，對這兩老夫婦之好奇倍增了，簡直把齊女也忘了，緊緊跟隨在兩個老人身後。

火光在陶然亭後，枯枝遍地皆是，隨手可得，忑怪，有火，却不見人，而且，那火燒得更旺了。

老人一怔之下，忽然低聲道：「不好，這火是引我們來的。」

只見那傴僂的老婦陡然直起腰來，手中杖霍地一拄地，那寒凍的堅硬泥土，竟入地數寸，蕭丹相距在不下三丈之外，竟也感到脚下一震！

本是顫抖的聲音，陡然凄厲起來，說道：「那好極了，我們東逃西躲，二十年了，若還有人不放過我們，咱們還要這條老命兒做甚麼。」喝道：「滾出來，燕山客夫婦在此！」

啊！蕭丹記得，鹿杖翁閒話江湖，曾對她說過，二十年前，燕山有一雙夫婦，行走在江湖之上，總是儷影雙雙，人皆以燕山客相稱，本是闖王的部將，但闖王入京，那眞面目便已暴露出來，眞個權利令人腐化，兩夫婦大失所望，便隱遁燕山，甚至不以眞姓名示人，這便是燕山客之稱的由來。

後來，李自成衝冠一怒爲紅顏，引清兵入關，趕走闖王，華夏淪爲異族統治，這燕山客夫婦便又奮起抗清，作出過一番事業。但那清廷如日中天，兼施懷柔，民心已死，漸漸勢孤，反被滿清的鷹犬迫害圍捕，走投無路。

後來便失去了這燕山客的踪跡，只道已被害了，那鹿杖翁與這燕山客夫婦亦有過數面之緣，對燕山客夫婦甚是敬重，多方尋訪，竟然杳無消息，是以說來也不由這玩世不恭的糟老兒，也爲之唏噓。

是以，蕭丹對這燕山客的印象記憶極深，聽這老婦自報姓名，如何不驚，那自是也肅然生敬。

急聽一聲呵呵，聲音也極蒼老，但入耳，令蕭丹心頭也爲之一震，可見功力極是渾厚。

那聲音分明在數丈外，那知火焰一晃，火堆邊已站着一個老人，火把這老人的面色映得更紅了。

蕭丹還眞少見清廷的官兒，但

一見這老人衣袖作馬蹄形，就知官爵不小。

這老兒掀眉又一聲呵呵，道：「若不生起這堆火來，老夫幾乎認不出賢伉儷了，二十年不見，別來無恙！」

那老婆婆倒更性烈如火，聲更冷厲，切齒道：「你這甘作鷹犬無恥的老兒，竟然老而不死，好極了，你既然仍不放過我夫婦，今晚就送你歸西，看你有何面目見你列祖列宗於地下。」

蕭丹慌忙一縮身，因爲身後林中，傳來急密的脚步聲，那天色已黑了下來，玄門功夫，空靈內視，令她耳目倍常靈敏，雖然相隔尚在數丈外，都放輕了脚步，但來人不少，是以，只要一凝神，便已能辨得出來。

心說：「不好，原來這紅臉的老兒是人人得而誅之的清廷鷹犬，專門對付反清志士的，來的必是這紅臉老兒的手下。」

她早已對燕山客夫婦心生敬意，那麼，這必是燕山客入京，敗露了行藏，被對方認了出來，是以調集了兵馬，不，一聽這脚步聲，就知身手都不弱，必都是那老兒手下的鷹犬。

即使對不知來歷的人，她亦會見義勇爲的，何況顯然燕山客夫婦已被重重圍困。

蕭丹更不加思索，忙滑步一旋身，再旋身，昏暗中，只見迎面來了三人，左右亦有黑影在蠕動，都把兵刃隱在肘後，向陶然亭方向圍來，小心翼翼，如臨大敵。逐漸把圈兒縮小，顯而易見，對燕山客夫婦極是忌憚！

蕭丹怒得一咬牙，忽聽耳邊有聲音說道：「好！小兄弟，見義勇爲，當仁不讓，這些鷹犬不知殺害了多少反清志士，喪心病狂，盡皆死有餘辜，這面交給你了，下手不用容情。」

蕭丹大喜，胡大哥的聲音豈有聽不出的，但事在危急，來的鷹犬衆多，何況胡奇最後那句傳音，顯然已去遠了。

她手上還沒沾過一點血腥，但胡大哥說得不錯，這些鷹犬莫不是死有餘辜。說不得了，騰身再掠，落到那三人身後，那三人果然亦非弱者，竟也有所覺，那才輕咦了一聲，尚未轉頭，蕭丹已駢指如戟，若是手中有劍，就容易打發了，但也好，那三人中，只見兩個悶哼了一聲，便已倒地，另一個連哼也沒出，便已被蕭丹用重手法點了死穴。

實在是沒法兒，來的鷹犬太多，何況她急於去與胡大哥相會，現在，她已明白了，燕山客夫婦，是爲尋找他們失散了二十年的兒子，還會是誰？不用說，也是胡大哥故意在露面，轟動京城，果如她所料。

不，應該是齊女，是齊女首先想到的。

當眞，齊女在何處。

蕭丹一面想，早已一斜身，飄出數丈，可不又是三人，這三人可連風聲也沒聽到，蕭丹只那麼旋身再旋身，這三人更連哼也沒哼一聲，便已喪命。

忽聽耳邊有人說道：「了不得，小娘子，你殺起人來，倒俐落得很，那邊還有三個，交給你了，我那邊還有幾個得打發，回頭見。」

不錯，回頭見，她得快些兒，可落在齊女之後了，這麼說，齊女必也得到了胡大哥的吩咐，也當仁不讓，早出手了。

嘿！蕭丹忽然心中一動：紫煙蘿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，不知那個紅臉的老兒一見紫煙蘿突然在他面前現出身來，會不會也喪膽！

對！就是這個主意，旗女已現身了，跟着紫煙蘿也現出身來，胡大哥必然不疑。

蕭丹越想越興奮，幾乎也有些不信，初時聽脚步聲，還以爲這些鷹犬都非弱者，那知這麼容易就打發了。

敢情她自離了無名山莊，雖然下過江南，這又北上帝京，還沒認眞和人動手過招，她竟不自知，大象無形，身法實在太快了，何況那天色已黑了下來。

蕭丹心急，又是旋身再一旋身，便把那三人打發了，好在天黑了，她不敢看，也看不見死者的慘狀。

現在，她急於要找到旗女，是的，她要找的不是齊女，而是紫煙蘿。

那知繞着小山頭，如飛轉了一圈，別說旗女了，連胡奇也不見，脚下倒幾番踏在死屍身上，耳邊倒傳來冷厲的叱咤聲，那老婆婆的聲音更尖銳，簡直老遠都能清楚聽到，只聽那老婆子怒道：「當年我若不是身懷六甲，只剩下我這老伴兒一人，豈會着你這無恥的，喪心病狂鷹犬的道兒，燕山三十六友，那三十四人全是立地頂天，豪氣干雲，國家的干城，只因保護我夫婦撤離燕山，被你沿途設伏追殺，以致殺身成仁，你你……」

只聽那老婆婆把牙兒咬得格格作响，激怒得連話也說不出來。

紅臉老兒的聲音，又打了個哈哈，說道：「當眞，你那個孩兒一定長大了，當年一直追趕你們到雁門關外，總算被我追趕上了，分明你已產下孩兒，二十年了，不用說，爹娘英雄，兒也必是好漢，爲何不見，有道是，斬草不除根，春風

吹又生，老夫今晚成全你們……」

蕭丹尋不到齊女，聽到此處，已是怒氣塡膺，那還忍耐得住，跺脚，霍地騰身飛掠，一掠數丈，點地再一飄身，已落到火堆之旁，不僅是那紅臉老兒了，便是燕山客夫婦，也同是一楞，不自覺都退了一步。

那蕭丹簡直是從天而降。從天而降，却衣袂飄飄，好不瀟灑，對那紅臉老兒毫不放在眼裡，竟然轉臉向燕山客夫婦道：「爹，娘，殺鷄焉用牛刀，對付這喪心病狂的鷹犬，沒的髒了爹娘的手，交給我了，啊！你你……」

那知她話聲未落，風聲颯然，她身邊已落下一個幪面人，啊！蕭丹大喜，那幪面的珠網，在火光照射之下，閃閃流霞！

「紫煙蘿！」

却是那紅臉老兒驚呼出口，不自覺又退了一步。

蕭丹却知道是齊女，因爲落下身邊，衣袂一飄之頃，已在她臂上揑了一把，就知她有了主意，倒不好先開口了。

可不是紫煙蘿的旗女先開了口，一般兒也瞧那紅面老兒一眼，說道：「兄弟，你讓開，打發這無耻鷹犬，輪不到你。」

不待蕭丹答言，已轉向燕山客夫婦，也叫了一聲爹娘，說道：

「爹，娘，也許你們還不知道，這喪心病狂的鷹犬賣國求榮，手上的血腥，已染紅了他的頂戴，而今已是九門提督了，我先一步來京，眞恨不得一劍殺了這賣國賊，但想到最好交由爹娘處置，爲當年死難、被他殺害的燕山三十四友報仇雪恨……」

蕭丹搶着說道：「不，不能便宜他，應該挖出他的狠心狗肺，祭奠那死難的三十四友。」

只見那老婆婆激動得發起顫來，聲音也激動得顫抖，幾乎不能成聲，那蒼蒼白髮的老人，也激動之極，望望蕭丹，又望望幪面的齊女，說道：「當眞……是我們的……孩兒……」

那婆婆話聲清楚些了，說：「我只有……一個孩兒，你們那個是……」

蕭丹和齊女竟異口同聲，道：「爹娘，我們都是你的孩兒呀！」

蕭丹更哼了一聲，接着說道：「這喪心病狂的鷹犬，不是要斬草除根嗎，爹娘，不但我們都是你們的孩兒，普天之下，莽莽神州，所有的中華兒女，也都是你的孩兒。」

就在這瞬間，驀聽一聲大喝：「滾回去！」

原來那紅臉老兒先見蕭丹陡然從天而降，顯然吃了一驚，再見眼前陡然一暗，流光閃閃，現出紫煙蘿來，與傳聞中的紫煙蘿一般無二，那大驚，自是非同小可，再聽兩人都爭認是燕山客的孩兒，簡直就魄散魂飛了，趁蕭丹和紫煙蘿背對着他，毫不放他在眼裡，燕山客夫婦也全神貫注在兩人身上，便想溜走，那知才一飄身，一股奇大的力道已襲上身來，一聲悶哼，又落回原地。

「胡大哥……」

蕭丹叫道。但又啊了一聲，當眞，胡大哥當然不再姓胡了，却又不知燕山客是甚麼姓氏。

除了胡奇，誰會有這樣渾厚的掌力，這鷹犬老兒她早已看得出來，功力了得，她明白，爲何胡大哥不現身了，紫煙蘿，因爲紫煙蘿現出身來，奇醜令他强烈自卑，不僅在紫煙蘿面前自慚形穢，只怕初見父母，明知燕山客夫婦便是他尋訪的爹娘，也因奇醜，羞慚得不敢現身出來。

蕭丹口兒張了張，想說，想大聲說：紫煙蘿是眞的，但不是金鳳。

齊女已轉過身來，冷哼一聲，說道：「你這死有餘辜的鷹犬，若不想多受活罪，讓你逃出十丈，我一舉手，就能把你擒回來。」

蕭丹也不禁打了個寒顫，想不到齊女的話聲冷得如此怕人，想必這就是紫煙蘿走在江湖之上的聲音，必然入耳也令人喪膽了。

當眞，蕭丹說：「這鷹犬老兒萬惡不赦，豈讓他逃了，你的紫烟蘿何在？」

那老兒的面色已由紅轉青說：

「你你……眞是紫煙蘿！」

「紫煙蘿！」燕山客夫婦異口同聲，看得出來，大喜也大驚，蕭丹突然現身，叫他們爹娘，顯然還不信失散的兒子長大成人，會面如冠玉，英俊更瀟洒，但紫煙蘿却幪面相見，叫他們爹娘，可就有些相信了，如何不喜，又如何不驚，紫煙蘿的名兒如雷貫耳，便來了再多鷹犬，還有甚麼可怕的。

那紅臉變青的老兒果然不敢動彈，已現身的兩個已令他喪膽了，何况還有沒現身的，適才人家那一掌顯然還是不想傷他。但已知功力遠高於他。怒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嘿嘿，燕山客，原來你設下陷阱在此，好膽色，休忘了這是天子脚下，我已出動了九城兵馬，任你們插翅也難飛，你等束手就縛，也許我還饒你們不死。」

霍地一揚手，山石上閃出一溜火光，眞似一聲晴天霹靂，那聲威倒也驚人。

老婆婆道：「你們小心了，這鷹犬老兒當年走在江湖上，人稱霹靂手……」

蕭丹嘻嘻一笑，說：「原來是個下五門的賊，當眞好玩兒，鷹犬老兒，你給我幾個玩玩行不行。」

霍地火光之下，幻出五七個蕭丹來，燕山客啊了一聲，叫道：「捉影捕風，你是無名山莊的……」

只見蕭丹已回到原處，手中多了一個袋兒，說道：「鷹犬老兒，當眞你提醒了我，有了這霹靂彈，豈不就能指揮得那九城兵馬團團轉。啊唷，還忘了告訴你，你那九門九宮，二十七個鷹犬，已死絕了，你若是超度，也許還能招得魂兮歸來。」

只見那老婆婆傴僂的腰，陡然伸直了起來，大喜道：「甚麼，死絕了？這老鷹犬的九門九宮，不知殺害了我們多少志士，燕山三十四友，也全死在他這九宮之中，這麼說，果然你是無名山莊的人了。」

「娘。」蕭丹親熱的叫道：「這老兒只不過學得一點皮毛，連變化也不學，來時，我們三人一舉手，便已送他們上西天了，你們可聽得他們哼過半聲，敢情不過是二十七個草包。」

齊女一揚手，手中已多了一支旗兒，也親熱地叫了聲：「娘，我和這……兄弟，得先走一步，如何處置這頭老鷹犬，交給你們啦。」

火光之下，驀見紫色光華一閃，那紅臉老兒倒也識貨，才驚呼得一聲紫煙蘿，才滑出得半步，早已被細綁得結實。

蕭丹道：「我們，那去啊！」

齊女嘿了一聲，湊近蕭丹耳邊，說道：「我們在這裡，胡大哥怎會現身來，還不快走，留下來豈不妨礙人家久別重逢。」

隨提高了聲音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忘啦，你不是說霹靂彈好玩兒麼？你忘啦，那九城兵馬都整裝待發，等待你手中的霹靂彈一聲令下，你說，咱們去皇宮裡放起霹靂彈來，來一個一彈霹靂戲九門，你說有多好玩兒。」

蕭丹樂得眼笑眉開，說：「爹，娘，我們先走一步了，我們一走，大哥就會來陪你們。」

齊女携着蕭丹的手兒，走了一步又回頭，說：「差點兒忘了，西山有個香山寺，最是清靜不過，對方丈說：紫烟蘿隨後就到。」

把蕭丹的手兒揑了一把，喝一聲：「起！」陡然紫霞流光，不過一閃而沒，兩人便失了踪跡。

「咱們當眞要去皇宮？」

「爲甚麼不，」齊女說着，揭下頭上的絲綢，脫下那只要有微光，便生紫光流轉的外氅，敢情收起來，只是拳頭大的一小叠。

紫烟蘿已消失無踪，現在，又是齊女了，說道：「而且，咱們還要大鬧皇宮。」

「不，」蕭丹說：「常聽人說反清復明，你，不是也要反清復明吧？」

「難道你不？」

齊女好奇起來，來此已是前門大街，只見燈如畫，街上行人攘往熙來，一片昇平景象，邊畔是盈耳的笙歌。

齊女向上一指，再一點頭，當先飛身上了一座高樓，蕭丹一拂袖，也跟踪而上。

好一座巍巍高樓，齊女道：「這就是鼓樓了，你且看，皇城已在眼底。」

蕭丹還是初到京城，第一遭兒見到皇城，只見黃圈圈中，一片燈海，齊女向燈海後遙指，有遠山隱隱，道：「那就是煤山了，明朝那最後一個皇帝崇禎，就是縊死在那山下，喂！你還未回答我。」

「你是說反清復明？」蕭丹搖了搖頭，道：「別瞧我還是第一次離開無名山莊，但聽我爹，和鹿杖翁，以及來無名山莊作客的有識之士，談論得多了，若是當年，也許，我也會成爲反清志士，但也不會復明的，你不是提及那縊死煤山的崇禎麼？我且問你，當年的崇禎，和現在這黃圈圈中的皇帝，那一個好？我們從江南一路北來，人民樂業安妥，雨順風調，你且回頭看，看這一片歌舞昇平。而當年，在明末的那些昏庸的皇帝統治之下，四海盜賊如蔴，蠹政害民，蠹役虐民，民不聊生，流離顚沛，死溝渠，成餓殍白。」

齊女鼓勵道：「說下去，這鼓樓樓高，眼下雖人來人往，再大聲些，也不怕被人聽了去。」

「再說。」蕭丹繼續說道：「當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，當眞是滿清異族，我且問你，而今異族在那裡，五千年中華文明，已成了大鎔爐，滿清滅亡了明朝，這文化的大鎔爐，却滅了滿清之族，殘存的，不過僅其衣冠而已。」

「而且，」齊女道：「傳說當今的皇帝，其實已是漢人，而非滿族。」

「空穴來風，豈是無因，既然已被同化，又何必再分漢滿，故爾，小娘子，咱們去黃圈圈中逛逛，來一個霹靂戲九門，倒也使得，可不能大鬧皇城，你不見那陶然亭左近，已伏下了兵馬，這倒有助胡大哥團聚的一家人撤離。且慢，小娘子，你爲何要他們前往西山？那香山寺的住持，當眞是你相識的？」

「你怎麼不叫啊？不行，你才是我的小娘子，洞房昨夜已停紅燭，你否認，想賴，也是不行的。」

蕭丹一聲小娘子，齊女就在她臂上擰一下，再一聲，擰得也重些。

蕭丹摟住了她，說：「因為，打是心疼，罵是愛呀！」

兩人走在一道兒，就是正經不起來，雖然是假鳳虛凰，那恩愛可是眞情意，都恨不得對方是她的小娘子。

齊女任由她摟住，道：「你沒去過，我每到這兒，可都在西山那香山寺落脚，西山秋深，楓葉紅似二月花，端得是罕見的奇景，那住持是位得道的高僧，與一燈大師時相過從。有一年，我隨大師晋京，從此，香山寺也成了我在這兒的落脚之處，當楓葉紅於二月花時，一燈大師必來留連，你明白了麼？」

蕭丹好不興奮，道：「你是說，一燈大師現在香山寺中？」

「該是時候了，」齊女道：「鹿杖翁若是稱得鬼醫，一燈大師該是神醫了。小娘子，胡大哥有他父母在身邊照料，再見他時，必還你一個風流、瀟洒的希夷情俠！」

蕭丹好不歡喜，道：「小娘子，你說錯啦，是還給金鳳姑娘……當然，金鳳姑娘，再也不會是總鏢頭了。」

「於是，情俠丹丘狂，又完成了一樁公案，了不得，令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情俠，也成其眷屬，丹丘狂，有得你狂了。」

「彼此彼此，」蕭丹好不得意，說道：「紫煙蘿的旗女，再也不用打旗兒行先，從此心願已了，脫下了紫光蘿衣，作我的小娘子。噯唷！你為甚麼又擰我。」

「因為，我恨你。」齊女說：「恨你是銀樣的蠟槍頭，還有，青州道上，你戲弄我多少遭兒，一樁樁，一件件，都記在我心頭，我這是以擰還擰，走啦，咱們該辦正經事了。」

「對，一彈霹靂戲九門，古時紂王為博妲己一笑，烽火戲諸侯，今晚為博我的小娘子一笑，丹丘狂來他一個霹靂戲九門，小娘子，來呀。」

振臂，衣袖鼓風，從高處下落，一掠何止五七丈，回頭一看，却不見齊女跟來，雖不是存心賣弄，却也心下得意，只道齊女落後了。

那知她停下脚來等候，驀見前面火光一閃，跟着轟然一聲，震天價響！

蕭丹一怔，伸手入懷，那盜來的盛霹靂彈的袋兒，已踪跡不見。

她明白是怎麼回事了，在鼓樓之上，齊女依偎在懷，嘿！敢情被她偷去了。

就在那瞬間，火光連閃，又是轟轟兩聲，黑夜間，那光亮自更耀眼，響聲眞個如霹靂。

蕭丹那敢怠慢，早聽人聲沸騰起來，皇城外，豈無兵馬駐紮，那紅臉老兒得報，燕山客夫婦重現京城，不知來了多少反淸人馬，九城的兵馬既然也已整裝候命，皇城內外，自更緊加防守，果然，這霹靂彈，是九門提督大人的信號，用以指示敵人所在，一發三彈，那意味即有敵人大舉來襲！竟然是皇城，那還了得，何况早已整裝待命，是以，紛從駐紮之處奔出。

蕭丹何等身手，何况更快了一步，飛身上了皇宮前的門樓。

那人聲早已沸騰，火把也更多了，宮內宮外，照得如同白晝，蕭丹看明白，只見三個大字：「天安門」。

啊呀，蕭丹驀覺衣領一緊，脚下登時離了地，早聽有人說道：「快上來，好厲害，當眞是萬馬千軍。」

一聽出是齊女的聲音，蕭丹才沒掙扎，敢情齊女早已藏身在門樓的簷下。

當眞是：天上神仙府，地上帝王家，便這門樓，建築亦極壯偉，連簷下的斗方，也巧雕畫彩，寬大得足以藏人。

齊女格格笑，說：「美人兒，你怎不笑啊？」

「卿本佳人，奈何作賊，敢情，你是個賊娘子，教我如何笑得成。」

天安門樓高，只見東西及南面，出現了五條火龍，向天安門遊移而來，就這麼一會工夫，只見弓上弦，刀出鞘，火把高燒，遠處倒人聲沸騰，內外何只數萬兵馬，竟然只聞鞭敲金蹬响，刀光成了一片森森寒濤，槍上紅纓似火，竟像刀山槍林之中，開出朵朵血花。

蕭丹和齊女，那還敢言語，都不禁駭然，心想：縱有通天本事，任你輕功如何高絕，一旦被圍困，要想殺出一條血路，當眞難上加難，何况順着墻下，一排排强弓硬弩。

正駭然間，樓頭一亮，只聽脚步之聲急密，一東一西，兩隊快刀手，像是銜枚急走，把門樓上搜查了一遍，兩人那敢出一口大氣，幸是見機得早，早藏身在斗方之中，心想：若然深入皇宮，此刻必然搜查得更嚴密了，要想不被發現，當眞千難萬難。

這才明白，古今多少英雄烈士，明知擒賊擒王，亦不敢進入皇宮了，除非是暗入暗出，草木不驚。蕭丹好生失望，想逛逛皇宮，那是不能夠的了。

不過，九城的兵馬都被吸引了來，胡奇和燕山客夫婦，自然都沒了阻礙，此刻也許已到了西山。

沒法兒，只得耐着性兒等候，擾攘了莫約個多更次，火光才漸減弱了，兩人探頭一瞧，一隊隊兵丁，才逐漸退去，那自是後隊作前隊。

蕭丹說：「喂，小娘子，你見到沒有，下面的人在交頭接耳，我却聽到了。」

「你猜到是眞，我也猜到啦，燕山客夫婦豈會放過那鷹犬老鬼，還有那三九又三九，二十七具死屍，必然已被發現了，你瞧，那一路路火光，不是向陶然亭方向在移動？」

「九門提督被殺，還有二十七個鷹犬高手，這北京城，咱們是不能逛的了，小娘子，三十六着，看來咱們還是走為上着，你說，咱們去不去西山。」

齊女說：「為甚麼不能逛，嘖嘖，好秀氣的兩個小相公，不知是那家王爺的貝勒，任誰也想不到人是咱們殺的，再說，只要不被圍困，誰有本事能留難咱們，不過，不想多殺人就眞，這北京城，有一陣日子亂的，即使是你這個初來乍到的雛兒，只怕也沒興兒了。走吧，趁天色未明，咱們要出城，那自是易如反掌，只不過蘆溝橋必有重兵把守，天亮了，可就難過橋了。」

兩人溜下城樓，那街道上的隊伍一旦散開來，憑兩人的功夫，還會不如入無人之境，出得城來，蕭丹回頭望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咱們眞不去西山？」

「嘿！」齊女說：「先前在陶然亭，我為甚麼催你走？因為，我是紫煙蘿，你那胡大哥，你想想，為何不敢現身出來？」

「當眞，」蕭丹說：「胡大哥只知紫煙蘿是金鳳。」

「將來，他也必以希夷相見，不會讓金鳳知道，希夷就是胡奇。」

蕭丹笑道：「那自然容易之極，胡奇這名兒，不過是一燈大師替他取的，他尋到了親生父母，自也有了姓氏，這世間之上，再也沒有胡奇了。」

「而且，」齊女說：「也再沒希夷了，因為你這胡大哥從此要常伴妝台，再也不作情俠了。可憐的天下痴男怨女，可憐風月債難酬了。」

蕭丹忽然眼睛亮了，道：「誰說沒有，少了一個，却多了兩個。喂！來此已是蘆溝橋，你猜得不錯，果然有重兵把守，要不，等天明了，咱們大搖大擺過去。」

齊女已拾了幾顆石子在手。道：「你跟我來。」

抖手一顆石子打出，左邊橋頭的石獅子，滑出一溜火花，橋上的兵官都咦了一聲，奔過去瞧。一亂之下，齊女當先，蕭丹隨後，閃身再旋身，齊女手中的石子連續打出，同樣火花一閃，橋中的官兵更稀少，最後一顆石子打在最後一個石獅子頭上，兩人早大搖大擺，過了蘆溝橋。

蕭丹讚道：「敢情你還有這一手絕招兒，黑夜之中，豈不是可裝神弄鬼。」

「別說這些酒囊飯袋的官兵了，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，沒兩手兒怎行。再說，我也不想動輒殺人，我不但要教人口服，而且心也服，現在，說啦，怎麼少了一個希夷，怎會多了兩個？」

蕭丹得意洋洋，道：「少了一個胡大哥，多了咱們兩個呀，你可知何謂希夷？」

齊女搖了搖頭。道：「我只知是他假託的一個名兒。」

蕭丹道：「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就是說：壓根兒不聞不見。子虛烏有，何來希夷其人，道家之說：大象無形，道隱無名，也就是這個意思，既然厚地高天，堪嘆古人情不絕，痴男怨女，可憐風月債難酬，你的心願已了，不用打旗兒了，我也無掛牽，為甚麼咱們不儷影雙雙，令那天下有情之人，都成其眷屬？」

「好主意。」齊女說：「從此江湖任敖遊，而且，任誰也不知道，也不相信，咱們就是令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的情俠，聽之不聞，視之不見，可不是希夷，誰又敢說咱們不是情俠希夷，不過……」

「不過甚麼？」

「咱們儷影雙雙，昨夜洞房停紅燭，你是賴不了的啦，咱們去找個地方，你去當窗理雲鬢，對鏡貼花黃，換上你的女紅妝，那才是情侶情俠，儷影雙雙。」

「不行！」蕭丹叫道：「青州道上，你敢說不是情願心甘，作我的小娘子。」

蕭丹捏了她一把，說：「你敢說不會意亂情也迷，問你，是不是，甜在你的心窩兒裡。」

齊女滿面霞飛，跳了起來，嚷道：「不行，你倒提醒了我，非捏還你不可。」

蕭丹拔脚就跑，叫道：「娘子，來呀，你我夫妻同行，令天下有情人，都成眷屬……」

其聲漸遠，漸杳，一個前跑，一個後追，消失於蒼煙深處。

蒼煙遠處，朝霞却璀燦地染紅了東方天際。

（完）


上文提要：金震宇乃洛陽巨富，亦是武林中響噹噹人物，金老爺七十大壽之時，廣邀天下武林有名望人物到宴，賓客紛至，熱鬧非常。金震宇有兩子一女。長子金尚孔、長媳何小鳳，何小鳳聰明伶俐，極得家翁的喜愛與讚賞。此時何小鳳在廳中來去穿梭，招呼賓客，忽報門外有黑道人物登門尋事……



俠義傳奇中篇故事　西門丁・文　可飛・圖

鳳棲梧桐

龍門石窟生禍端　夫婦偕同尋女俠

何小鳳忽覺有對灼灼之目光，常瞪着自己，悄悄轉頭望去，只見一位三十多歲的漢子，靜靜地坐在牆角，目光一接觸到她，連忙轉開。何小鳳走過去，把一杯茶放在他面前，那漢子輕聲道了句謝謝，何小鳳道：「請恕小女子孤陋寡聞，不識英雄大名。」

「不敢當，在下葉桐，江湖上無名小卒，距英雄之稱甚遠。」

何小鳳微微一笑，又去別桌招呼賓客，葉桐的目光則不時仍落在她身上，何小鳳與杜一非交談最久，可是杜一非問一句答一句，鳳千千在旁笑道：「小鳳姐，他這人就是如此，看不起咱們女人。」

杜一非忙道：「兩位姑娘誤會了，在下一向不善詞令，因此唯有少說為佳，絕無看不起人之意。」

何小鳳笑道：「我無此感覺，杜少俠不必在意，兩位請恕失陪。」她又到旁邊去了。

鳳千千道：「杜一非，你真的不善詞令麼？」

「實在不如姑娘良多。」

「哼，你在諷刺我，杜一非，你別太狂，論名頭我鳳千千也不會低過你，論實力麼？最好找個機會比比看。」

杜一非抱拳道：「在下久聞姑娘大名，鞭法獨步武林，杜某甘拜下風。」

鳳千千嗔道：「你別賣口乖，你道說一聲甘拜下風，姑娘便會放過你？」

杜一非一副愕然之相：「姑娘不放過我，難道彼此之間有仇恨？」

鳳千千猛地覺得他詞鋒犀利，咄咄迫人，呆了一呆之後，怒道：「姑娘想找機會跟你比一比，志在切磋武功，何須有仇恨。」

杜一非含笑道：「原來只為切磋武功，那就不可說不放過在下，教人心驚膽跳，切磋武藝，日後有機會再說。」

「你會害怕？你一向心高氣傲得很，誰都不放在你眼內，何況是我，機會隨時都有，如今……」

杜一非連忙低聲道：「姑娘千萬別高聲說話，此時此刻『切磋』，你說主人家有何感想，再說在天下英雄面前獻醜，在下實無此膽量，必定反對。」

鳳千千也怕萬一自己失手，在天下英雄面前，實在不妥，是以不知不覺亦將聲音降低。「那你認為該在何時何地切磋比較適合。」

杜一非笑道：「慢慢再研究。」言畢長身到別席與其他人打招呼，鳳千千恨得牙癢癢的，回心一想，杜一非既然表示害怕自己，自己亦有了面子，心情方稍佳。

晚宴過後，了緣和尚、梅天星、青雲子、公孫三兄弟、孟仲淵、俞曉陽等人仍然留下來，其他人大多已離開，鳳千千見杜一非要走，連忙跟上去，杜一非回頭正容地道：「鳳姑娘，在下趕着去鄭州找朋友，他日有機會再聚。」

鳳千千小嘴噘起，道：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你以為姑娘要跟你？別臭美，告訴你，姑娘亦要到鄭州遊玩。」

杜一非道：「若有緣相會者，咱們在鄭州再見。」言畢大踏步走了。鳳千千望着他的背影，心中忽然升起一股奇異的感覺，暗道：「終有一天，姑奶奶要你整天跟着我轉。」

心念未了，身邊「颼」地一聲，一個男人擦肩而過，正想罵，那漢子已回頭道歉：「對不起，在下有急事。」原來那漢子正是「小刀王」葉桐。

鳳千千喂了一聲。「葉桐，你外號小刀王，怎地姑娘未聽過？」

葉桐苦笑道：「葉某乃無名小卒，姑娘當然未聽過，我約三位朋友吃宵夜，他日……」

鳳千千道：「是什麼朋友？可否介紹給小妹認識？」目光斜乜過去，杜一非早已去遠，心頭更怒：「小妹少到中原走動，識人有限……」

葉桐笑道：「在下之朋友，只怕姑娘不願意結識？」

鳳千千訝然道：「你的朋友都是邪惡之人？」

葉桐微微一笑：「那朋友是個乞丐，衣衫襤褸又邋遢，只怕姑娘受不了。」

「他是好人還是壞人？」

葉桐微微抬頭望着夜空，道：「好人壞人絕不如舞台上紅面白面那般清楚，許多公認好人的，其實十分奸詐陰險，有些公認壞人的，其實亦有許多優點，不同的人，對好人壞人有不同的看法，在下也不知他是好人還是壞人。」

鳳千千忽然覺得此人頗有內涵，名頭雖不響，但見解過人，另有一套，對他生了好奇心，乃道：「如此姑奶奶更想去見見他。」

「歡迎之至，他在洛香酒家等我，再不去，恐怕要愁壞掌櫃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鳳千千問道：「貴友到底是誰？」

「他雖是乞丐，卻非丐幫弟子，丐幫中人很希望他能加入丐幫，但又忌憚他。自號『不拘束』，姓畢名駒，大概四十多歲吧，尚未成親。」

鳳千千「噗嗤」一聲笑了出來，「誰管他成親了否，為何丐幫中人忌憚他？」

「因為他行事有點瘋瘋癲癲，不近人情，不過為人十分熱心，亦嫉惡如仇，好管閒事，丐幫弟子人多品流複雜，難免有不肖弟子，他若發現絕不假詞令，甚至出手教訓他們，不過，幫內長老都很想請他當刑堂堂主。因為丐幫刑堂堂主自上任逝世之後，此位已虛懸數年，尚未找到合適之人選，可惜畢駒不願加入丐幫受拘束。」

說着話，已到洛香酒家，那酒家不大，混得虛名，地方十分骯髒，連桌椅亦十分殘舊，鳳千千一進去，雙眉便不禁皺了起來。

出乎意料，畢駒居然不在店內，葉桐問掌櫃，掌櫃搖頭道：「大爺未到，客官且稍坐一會兒吧。」

葉桐坐下，只要了一小碟豆腐乾，一小碟猪頭肉，還有一小罈酒，封口的紙一打開，酒香撲鼻。「鳳姑娘，此處雖然不堪入目，但這三樣東西，在洛陽絕對是第一的，不信請試試。」他替鳳千千斟了一杯酒，再為自己斟一杯，然後舉杯虛敬。

鳳千千呷了一口，那酒入喉又醇又滑，十分好喝，奇怪的是葉桐居然亦只喝一小口，鳳千千忍不住問道：「這酒既好，你又要了一罈，為何只喝一小口？」

「因為在下酒量淺。」

鳳千千望着那罈酒，嫣然道：「你以為姑娘是酒娘子。」

葉桐一笑：「畢駒一至，三罈也不夠他一個人喝。」

「聽你這樣說，姑奶奶越想見見他。」鳳千千抬頭望出店外，不見有乞丐進來：「他常失約麼？」

「他這人還有一個好處，最重信諾，說一不二，除非臨時出了什麼大事，否則一定會到。」

兩人各自喝了三杯，臉上都已泛紅，仍不見畢駒之影子，鳳千千偶然抬頭，見一小乞丐跑進來，心中正在奇怪，那小乞丐已高聲問道：「誰是酒缸裝桐油？」

鳳千千又是一怔，已聽葉桐道：「我是葉桐，小兄弟何事找我？」

那小乞丐道：「有個叫不拘束的着我送一封信給你。」說着雙手捧上一張摺得整整齊齊的信。

葉桐問道：「你在何處見到他？」邊說邊將信解開。

小乞丐道：「傍晚在城外洛河之旁遇到他，他沒有……沒有付跑腿費……」葉桐塞了一把銅錢給他，低頭看信，上面只寫着一行字：小葉，余臨時有急事，無法赴約，請諒！畢駒。

葉桐見字跡潦草，忙把小乞丐喚住：「小兄弟，不拘束可有說他要去何處？」

「沒有，但看樣子他好像在找船。」

小乞丐去後，葉桐乃把信遞給

鳳千千看，鳳千千脫口讚道：「他字寫得很漂亮。」

「你以爲他是乞丐便目不識丁麼?他是一個舉人。」

「啊!」鳳千千急問：「是舉人爲何會當乞丐?」

「他從來不說，只知道他曾受刺激，後來性情才大變的，他家本有點錢，但後來隻身離開，終日與乞丐混在一起……他日姑娘若見到他，請莫問他之往事，他最恨別人問他家事。」

鳳千千嘆道：「中原的人眞奇怪，你自己呢?說不定也是名怪人。」她剛言畢，便見一個金家之家丁跑了進來。

「鳳姑娘，咱們老爺有事找你商量……不會躭誤妳太久，請妳移玉步。」

鳳千千見畢駒不來，便向葉桐點點頭，然後隨那家丁出店，但話却由店口傳來：「什麼叫酒缸裝桐油?」葉桐微微一笑，付了帳也出店，但走的却是另一個方向。

鳳千千到金家，只見廳裡空空如也，家丁將她引至內廳，那裡坐着十多個人，都是賀客，鳳千千笑問道：「老爺子請晚輩來，不知有何指教?」

「鳳女俠客氣，是老夫有事請教，請坐下再說。」金震宇指着一張高背椅道：「老夫因蕭女俠之失蹤而耿耿於懷，今夜特地請諸位介紹一下蕭女俠之性格、事蹟，以及前夜在洛陽城內諸魔之特點，以供寒舍去找尋蕭女俠時，萬一遇上那些魔頭時，可作參照。」

鳳千千道：「可惜晚輩所知不多，但既得老爺子青睞，必定知無不言。」

當下先由了緣及俞曉陽介紹諸魔之事蹟及武功特點，輪番發言，最後金震宇方問鳳千千：「鳳姑娘，蕭女俠在寒舍，與你接觸最多……」

鳳千千道：「她這人說話常不着邊際，喜說笑、喜天南地北胡扯，從來不談她自己的事，而晚輩少在中原活動，來此才第一次認識她。」

青雲子問道：「鳳施主，那天晚上，她沒跟你談過話?」

「進房不久，我便去找何小鳳聊天，直至大約三更天時份，才回房睡覺，天亮時，我到鄰房找她，見她床上被褥整齊，還道她早已下床了，後來才知她出了事，如今想來她可能沒有回過房。」

俞曉陽道：「到底誰人有此本領，可在點塵不驚的情況下，擄走蕭女俠?」

公孫城脫口道：「除了郝力源之外，恐怕數不出第二個來。」

了緣轉頭問白頭陀：「白師兄爲何不作聲?」

白頭陀道：「因爲我只會吃飯喝酒，腦袋不管用。」他目光却落在何小鳳身上。

何小鳳忙道：「晚輩絲毫沒有露出口風，亦無打探其隱私，因爲斯時晚輩尚不知道，有人要寒舍交出她，後來外子回房提起，晚輩才知道。」

白頭陀道：「如此我更無話可說了。」

金震宇道：「如今再追究這些已太遲，重要的是該往那方追查蕭女俠之下落。」

俞曉陽道：「老爺子放心，只要咱們有其消息，必定通知您，不過從種種跡象看來，郝力源的嫌疑最大。一是他的武功，二是他本人好色。」蕭湘竹頗有幾分姿色，引起郝力源動她腦筋，也不奇怪。

金震宇雖想藉此尋出蕭湘竹失蹤之原因，但一夜下來，其實收益不大，最後他只好請賀客們回房休息。次日，所有賓客都告辭，金震宇又召集家內大小在大廳內，聽他訓話。

首先他將人分成兩組，成了親的留在家內，未成親的，又再將他們三人分成一隊，着他們到處打探消息，最後對兒媳道：「你們三個也得出去，免得被人說閒話。」

金尚孔道：「爹，其實人家已經走遠，此刻又怎追得到，何必勞師動衆?」

金震宇怒道：「你怎知道人家已經去遠?今日若蕭女俠在城內失蹤，老夫可以推卸責任，但在金家內失蹤，咱們難辭其咎，即使找不到她，也得盡力而爲，否則你們日後怎能在武林立足?」

金尚元向其兄打了個眼色，道：「爹，咱們有沒有成績，三個月後便回家向您報告。」轉頭又對金晉東道：「東兄，咱們離開之後，家內請你多費心。」金晉東滿口應允，金震宇則轉怒爲喜。

下午，要出發的人，開始準備武器及行裝，經一夜休息，翌日便到大廳向金震宇辭行，金震宇少不免又叮囑一番。

金尚孔兄弟離家之後，金尚元道：「大哥大嫂，你們一路，小弟獨自走。」

金尚孔道：「二弟路上小心，咱們走南，你走何處?」

「小弟在北方的朋友較多，當然走北。」

兩兄弟分開之後，金尚孔便帶着妻子，騎上快馬，出南城門，何小鳳很久已未離開洛陽城，這次出來，見到山水樹木，心曠神怡，瞧了丈夫一眼，問道：「大哥，你說咱們該走何方?」

金尚孔道：「鳳妹，咱們已很久沒一齊出來過，妳喜歡去那裡，我便帶妳去。」

何小鳳白了他一眼，道：「你到底是出來找人，還是出來玩的?若讓爹知道，必把你臭罵一頓。」

金尚孔涎着臉道：「你不會告訴他吧?反正不知蕭湘竹之下落，妳喜歡去那裡，順便走走，一舉兩得，有何不可?」

何小鳳想了一會，覺得丈夫所言不錯，乃道：「咱們已很久未去過龍門，不如先到那裡走走，龍門有數不清之石窟，說不定蕭女俠被人藏在那裡。」

金尚孔又問：「去了龍門石窟，又去何處?」

何小鳳覺得丈夫態度有點奇怪，正想問他，金尚孔又道：「到時再說吧!」他雙腿一挾，催馬前進，何小鳳只好跟着丈夫。兩夫妻自成親之後，從未試過一齊遠行，不由想起以前在江湖邂逅之情景來，以前何小鳳一直認爲金尚孔是個理想之對象，以能嫁給他爲榮，但嫁給他之後，感覺却不一樣。

金家在洛陽有錢有勢，金尚孔雖非紈袴子弟，但難免有富家子弟之習氣，自認高人一等，只求別人附和自己，少替人着想，這還不是最重要的，令何小鳳失望的是自入金家之後，金尚孔雖然仍十分疼愛自己，但她却覺得自己只是他一件心愛的上等花瓶，往日與金尚孔在一起之感覺，與今次出來之感覺完全不一樣。

金尚孔見妻子不作聲，轉頭問道：「鳳妹，你生我的氣麼?」他見妻子搖頭，又用話引她。「鳳妹，妳記得十二年前，咱們去龍門石窟的情形麼?」

何小鳳幽幽一嘆：「十二年了……原來已十二年了。」

「的確是十二年，爲夫沒有記錯吧，妳怎樣啦?」

「你倒還記得十二年了，自我入你金家之後，你幾時帶我出來走過?」

金尚孔微微一怔，道：「妳已爲人母，自該留在家內，何況爹也未必贊成。」

「爹絕對不會反對你帶我到郊外走走，是你自己不喜歡吧了。」

金尚孔忙道：「鳳妹，我自己也很少出去，更從未去外面拈花惹草過，妳還怪我?不錯，我認爲妳既然已成爲我金家人，便不該再出去拋頭露面。」

「什麼拋頭露面?丈夫帶妻子郊遊，也算拋頭露面?哼，武林兒女，像這樣拋頭露面的可眞不少，女子若學武，出嫁之後，便成廢物?」

「鳳妹，妳怎老跟爲夫抬扛?誰把妳當作廢物?爲夫第一個反對，學武是爲了防身及健身，不是爲了行走江湖的。」

何小鳳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們父子兄弟行走江湖只是爲了找尋防身及健身之場所了。」

「男人跟女人怎可混爲一談。」

「我是女人，是以就得受點委屈，吃點虧了?」

金尚孔知道妻子生氣，忙道：「好啦，別爭了，以後每年都帶妳出來走走，別生氣!」不料何小鳳把鞭子在馬臀上一落，馬兒潑開四蹄，趕在前頭去了，金尚孔只得跟着她急馳而去，說眞的，何小鳳又美麗又能幹，家內大小事情她都能料理，更何況她武功不弱，能言會道，別人婆媳之間總有點芥蒂，只有她盡得一家大小之歡心，他金尚孔再找三輩子，也未必能多找一個。

從洛陽至龍門，將近三十里，何小鳳一言不發，金尚孔心中也有氣，急抽馬鞭，追上去問道：「妳還生什麼氣?妳憑良心說，我待妳不好麼?」

「好，好得很!」

「既然如此，爲何不說話?」

「你不說，我做女人的能說麼?說了不給罵長舌婦!」

何小鳳溫柔時有如一頭小白羊，但發起脾氣，又比鐵還硬，而且心高氣傲，不容易讓步，每次都要金尚孔費了不少唇舌，陪了不少次小心，方能敎她回心轉意。金尚孔常以人無十全十美之藉口，安慰自己，他金尚孔人雖不英俊，也五官端正，有財有勢，且文武雙全，要討幾個好妻子，實在不難，偏生治不了她，但何小鳳也自認只有金尚孔這種人才能娶她，說起來也是歡喜夫妻。

看看日已近午，金尚孔乃道：「鳳妹，咱們先吃了乾糧再走吧，人受得了，馬匹也未必受得了。」

何小鳳偏要再馳兩三里才將馬拉慢，至一棵大樹旁方拉停，兩夫婦坐在大樹下，拿出乾糧，慢慢吃着，金尚孔把羊皮水囊遞給妻子。

何小鳳一扭腰，道：「不稀罕。」

金尚孔不由也有火，「妳不領情也就罷了，還發什麼脾氣。」

「喝了水，教我去那裡解手?」

「稍後至石窟內，還怕找不到地方。」

「石窟內都是佛像，我沒你缺德，要喝你自己喝。」

金尚孔沒好氣，悶聲吃乾糧，半晌見何小鳳住了手方嘆息道：「孩子他娘，妳這脾氣不知何時才能改變?」

何小鳳瞪了他一眼，道：「當年你不是認爲我這性格與衆不同，別具一格，好得很麼?如今煩厭

了？」

金尚孔心中有氣，不覺將聲音揚高。「那時候，妳比如今溫柔多了。」

「你後悔娶了我麼？」何小鳳語氣出奇地平靜。

「妳又說到那裡去了？」金尚孔把乾糧收了起來，道：「別爭了，上馬吧！」他說好說歹才勸得妻子上路。

兩夫妻拉馬上山，何小鳳仍然不吭一聲，金尚孔十分奇怪，她在公婆面前，永遠一副賢慧的模樣，但當他倆在一起時，便似變了一個人般。他最生氣的是，在外人前，何小鳳周旋在賓客之間，談笑風生，但對他却常不吭聲。

龍門石窟又名伊闕石窟，就在伊河兩旁之崖壁上，伊河東邊的山稱香山，西山稱龍門山，自東漢以來，至唐朝，歷時四百多年，挖建數千個石窟佛龕，引來無數之善信及遊客。

俄頃，金尚孔夫婦已至奉先寺，該寺在西山，名雖爲寺，實則是唐朝開鑿最大之石窟，半露天形式，佛像之前尚有個石台，台前有數級石階，台上有一個在打掃之和尚，見來了人忙道：「請施主將馬匹拴在下面，免得冒瀆神明。」

「如此便請師父費心了。」金尚孔捐了香油錢，和尚收下繼續打掃，此處石窟雖多，但只有幾處地方長年有和尚打掃，且和尚在崖上另搭茅寮棲身，不在石窟內居住。

何小鳳走上石台問道：「師父，跟你打聽一件事，前幾天是否有一羣兇神惡煞的人，擄了一名女子來此？」

「阿彌陀佛，來此的都是虔誠之善信，沒有什麼兇神惡煞的，施主到別處找吧。」

何小鳳下階道：「咱們到石窟內找一找。」

金尚孔道：「妳難得出來一次，不先瀏覽一下？」

何小鳳道：「你是出來找人，還是遊覽？」她一扭腰，走在前面，沿山徑而行，向古陽洞走去，古陽洞是開鑿最早，又是最大之石窟。

那洞深四丈餘，高三丈，兩壁全刻滿了大小不一之佛像，金尚孔只顧看壁上之石像，洞內暗淡，何小鳳則在洞中到處走。忽然黑暗中有人道：「小娘子，妳在找誰？」聲音陰森邪惡，教人聽後毛骨悚然。

金尚孔立即轉身奔前，喝道：「誰？滾出來！」何小鳳「刷」地把長劍抽出來。

只見黑暗中走出一個身材碩長的中年漢子來。「哦，原來是洛陽城的金大少爺，失敬失敬！」

金尚孔沉住氣問道：「閣下到底是誰？」

那漢子只淡淡地說了三個字：「苗子胥！」

「飲血三刃老二苗子胥？你那對兄弟呢？」

苗子胥哈哈笑道：「咱們三兄弟向來不分開的，你看看背後。」

金尚孔夫婦轉頭望去，只見外面有兩個漢子，一胖一矮，尚有一個烟視媚行之女子，那身材矮的是老大周俠，胖的是老三巴劫，那女的則是粉羅刹。

金尚孔自也沉不住氣，手掌落在劍柄上，問道：「你們待怎地？」

何小鳳則問道：「你們將蕭湘竹擄去何處？」

苗子胥笑道：「蕭湘竹？咱們沒見過，兩位到此所爲何事？」

何小鳳反問：「你們又因何來此？」

「咱們來遊玩！」苗子胥目光落在何小鳳身上，道：「想不到金震宇那老不死的，竟有如此美麗動人的媳婦。」

金尚孔怒道：「你說話最好檢點一下。」

那四名男女全都大笑起來，苗子胥怪笑道：「檢點一下？金大少爺，其實苗某心裡很感激你。」

何小鳳道：「用不着你感激，請讓開，咱們要走了。」她率先向洞口走去。

苗子胥聲音自背後傳來：「苗某多謝金大少爺送上這麼漂亮的老婆給我解悶。」何小鳳輕功了得，一晃身，已自粉羅刹身旁閃過，粉羅刹一把沒能抓到。

苗子胥沒有動手，緩緩走前，目送金尚孔夫婦出洞：「金大少爺在洛陽城跺跺脚，城脚也顫動，想不到膽子這般小，經不起一嚇，便夾起尾巴溜了，哈哈……」

金尚孔轉身道：「莫以爲金某會怕你，我只是顧忌你們人多而已，單對單，金某絕不怕你。」

苗子胥輕聲道：「聽你這樣說，倒像二爺怕你了。」

巴劫道：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大少爺還是趁早帶着老婆溜吧。」

金尚孔硬生生壓下胸中怒火，正欲轉身而行，不料苗子胥快步上前，將他喝住：「金尚孔，你別走，今日二爺心情好，便陪你單對單玩玩，就怕你沒種。」

金尚孔自出生至今，幾時受過這種氣，霍地將長劍拔了出來，「只要是單對單，大少爺誰也不怕。」

「有志氣！」苗子胥把魚鈎劍抽了出來：「只是山上風大，不怕吹閃了舌頭？」

「試試便知道，準備好了沒有？」

苗子胥目光十分冰冷，斜睨着

金尚孔：「二爺痴長幾歲，讓你先發招吧！」金尚孔道了聲有僭，標前一步，首先展開攻勢，想不到他之劍法居然十分紮實，進退有據，有板有眼，「飲血三刃」全是一怔。

苗子胥被對方搶佔了先機，一時難以扳回，臉上有點掛不住，急急反攻，他之魚鈎劍招式十分辛辣，而且經驗豐富，可是竟然奈何不了對方。

金尚孔之武功雖有家傳的，亦得乃師「一劍斷腸」之眞傳，在洛陽一帶，亦是有數之好手，但論眞實本領，也只與苗子胥相若，只是勝在搶到了先機。苗子胥敗於輕敵，以爲金尚孔是一紈袴子弟，不堪一擊，心存輕視，待發覺自己看錯人之後，已來不及了，他越想扳回劣勢，劍法之破綻就越明顯。

粉羅刹在旁笑道：「苗老二，看情況，你到口之天鵝肉是快飛掉了。」

何小鳳罵道：「妖婦，妳嘴裡乾淨一點。」

粉羅刹道：「妳罵誰妖婦，敢情是討打。」

「誰答我，誰便是。」

「原來妳眞的不怕死，苗老二，不管你勝敗，姑奶奶將這娘兒留下來，讓你今晚享用。」粉羅刹抽出一對柳葉刀，向何小鳳砍去。

何小鳳長劍一引，便將雙刀格住，她是華山派弟子，華山派以梅花劍法馳譽江湖，招式虛實難測，她回了一劍「梅花三弄」，劍尖泛起三朵花，在粉羅刹面前晃動，粉羅刹雙刀一合，冷笑道：「米粒之珠也放光芒。」

何小鳳一招緊過一招，但粉羅刹一名女子，能在江湖上成名，自有其本領。她刀法凶悍猛烈，加上經驗豐富，相反何小鳳自出嫁之後，不再在江湖上走動，平日在家裡雖然亦保持練武，可是經驗絕難與粉羅刹相提並論，是故五十招之後，已落於下風。

苗子胥聽了粉羅刹的話之後，更加焦急，不管對方攻勢凌厲，仍然拚命搶攻，激鬥中，金尚孔一劍急刺，苗子胥不待對方招式使出，便扭腰斜閃，魚鈎劍橫揮，向金尚孔脖子勾去。

金尚孔倏地一蹲身，長劍亦橫削，「嗤」地一聲，已劈着苗子胥之腰，鮮血汩汩而流，幸他蹲下，化解了一些力道，否則入肉更深。

苗子胥着了一劍，呆了一呆，倏地虎吼一聲：「二爺跟你拚了！」

金尚孔一躍跳開，道：「勝負已分，後會有期。」他斜飛八尺，長劍刺向粉羅刹，同時道：「鳳妹，咱們走吧！」粉羅刹兩面受敵，只好退開，金尚孔連忙拉着妻子向前跑去。

粉羅刹見苗子胥在整理腰上之傷口，怒道：「苗老二，你當眞無用，還不快追，今日若讓他們逃掉，傳出江湖，日後你還能混麼！」

苗子胥咬咬牙，道：「老大老三，咱們一齊追，不管如何先殺了金大少爺，那女的苗某今夜一定要！」周俠本不大願意毀約，奈何兩個結拜弟弟及姘頭都已追下去，也只好尾隨他們。

金尚孔回頭一望，又驚又怒地道：「這些狗男女當眞無耻，說話跟放屁一樣，鳳妹，你先走，我在後押陣。」

何小鳳白了丈夫一眼，道：「你說什麼？你把我看扁了，今日逃得出也就罷了，逃不掉大不了一起死罷了。」

金尚孔心頭如通過一道暖流般，熱辣辣的，道：「好，咱們也別太窩囊！」當下發足狂奔。粉羅刹之武功不在「飲血三刃」之下，而輕功更稍勝半籌，起步又早，跑在最前面，可是金尚孔夫婦輕功都不弱，始終沒法將距離拉近，她一急之下，掏出三柄飛刀，向金尚孔夫婦射去。

金尚孔聞得風聲，回頭一望，見飛刀已臨，急切之間，無暇多想，一蹲身閃避，同時右手一撥，將妻子推開。

眞是忙中有錯，山徑已經狹窄，右邊是懸崖，何小鳳又毫無防備，嬌軀向左一側，一時拿不住椿，竟向崖下摔去，金尚孔發覺已來不及抓住她。

何小鳳人離了山徑，往下摔落，大驚之餘，不由發出一道尖叫，幸好她很快冷靜下來，極力保持身子平衡，脚尖在山石上一頓，却因衝力大，拿不住椿，仍向下摔，終於「卜通」一聲，摔落伊河中，激起一條水柱，她人一落河，便未浮上來過。

金尚孔望着自己之左手，大叫一聲：「鳳妹！鳳妹！」他不顧一切地沿着山壁爬下去。粉羅刹手中本已抓住兩把飛刀，但不知爲何竟然發不出去。

風聲颯颯，「血飲三刃」已追至，苗子胥一手捂住腰上之傷口道：「怎不射飛刀。」

粉羅刹乾咳一聲：「在此等情況下偷襲，似乎有點那個，他老婆已死，已是對他最大之懲罰，你還是先紮好傷口吧！」

苗子胥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，她眞是紅顏薄命，臨死也不肯讓二爺享用一下。」

金尚孔跌跌撞撞地走到河邊，身上好幾處都被山石擦傷，他根本不知道疼痛，望着由北向南流之伊河，他急速地沿岸奔着，口中不斷呼何小鳳的名字，他本來想縱身躍

落河內，追隨妻子，可是回心一想：「我就這樣一死，不是白白便宜了那四個狗男女？不，我一定要報仇！」他望着左手，心中充滿了悔意，就像自己是殺人兇手般，更後悔帶妻子出來。

* * *

何小鳳緩緩睜開雙眼，只覺眼前有一盞黃豆似的油燈在晃動，不由發出一道呻吟聲，耳際隨即聽到一個聲音：「她醒來啦，快把薑湯端來。」

何小鳳四肢似欲裂開，心頭更是又悶又痛，掙扎着要坐起來，却有心無力，此刻她才想起自己是摔落在伊河中，不由自主問道：「這裡是地獄麼？」聲音十分低弱，幾乎連她自己也聽不到。

眼前忽然出現一張熟悉的面孔，那人道：「你此刻在船上，受傷頗重，不過生命沒有危險，妳喝了許多河水，泡在水裡不短，先喝碗薑湯再說。」

「你是葉桐，小刀王……」何小鳳艱辛地道：「我沒看錯吧？」

葉桐微微一笑，有種說不出來的好看。「不錯，何女俠好眼力，別說話，先喝了薑湯吧！」他一手輕輕托起何小鳳的頭，餵她喝薑湯，那碗薑湯入口，分不出是什麼味道，但到肚子裡却響起一陣咕咕的響聲，說不出的舒服。

葉桐餵她喝了薑湯，道：「何女俠，妳全身濕透，此處有我一套衣服，妳最好先把它換上再睡覺，免得弄壞了身子，咱們出去。」他又把她扶坐起來，然後與舟子走出船艙。

風自船頭那方吹進來，竹篷下掛着一件衣服，河風自空隙處吹到身上，何小鳳身上傳來陣陣的寒意，船尾那方之艙口則掛着一塊布帘，何小鳳目光落在身上，玲瓏浮凸之身材，一覽無遺，她雙頰發燒，一口將燈吹熄。

黑暗之中，什麼也看不到，何小鳳急急將那套濕透了之衣服全部脫下來，伸手一摸，摸到一套衣服，又匆匆穿上，再挪動身子，躺到旁邊去，這一動，她覺得四肢及後背疼痛欲裂，連淚水也淌了下來。

何小鳳腦袋沉得像鉛塊，昏昏迷迷，懨懨欲睡之際，忽聞帘後傳來葉桐之聲音：「何女俠，妳換好衣服了麼？」

何小鳳含含糊糊地嗯了一聲，又隔了半晌，葉桐方進艙，先將油燈點亮，把濕衣服盡拿出去，再用乾布抹乾艙板，然後舖了一張棉被，最後把何小鳳抱了起來，輕輕放在被上。

何小鳳後背因以背落水，被河水撞得紅腫起來，躺在棉被上，舒服多了，葉桐坐在靠船頭那邊艙口，以身擋住夜風，也不知什麼原因，何小鳳對他居然十分放心，很快便睡着了。

待何小鳳醒來時，但覺十分光亮，原來已是次日，她目光一落，見身上蓋着一件男人之披風，欲坐起來，但仍力不從心。

艙後又傳來葉桐之聲音：「妳內傷不輕，又沒吃東西，還是躺着吧。」

「謝謝你……」何小鳳喉頭發乾，只說三個字，便嗆咳起來，又見葉桐自她身邊走過，到艙後去，接着捧了一碗稀飯進來，將她扶坐起來，要餵她吃飯。

何小鳳道：「小妹自己來吧。」

「不必客氣，咱們武林兒女，不拘小節，只要心胸坦蕩，何須避嫌。」葉桐堅持餵她吃，何小鳳見他頭髮蓬鬆，料他一夜未寢，更是感激。

何小鳳把一大碗用河魚熬成之稀飯，吃得乾乾淨淨，四肢方有點氣力，輕聲道：「謝謝你救命之恩……你自己吃過否？」

葉桐微微一笑：「救妳的是舟子，是他無意中發現的，在下只是從旁拉一把，妳先歇一歇。」他拿着空碗出去，又過了一陣方進來，已梳好了頭髮，看來甚是整齊，見何小鳳仍然坐着，訝然道：「妳怎不躺下？」

何小鳳道：「後背疼痛，坐着比較舒服，這船要去何處？」

葉桐不答：「中午船便會泊岸，我且帶妳上岸，找個大夫先替妳治內傷，再找個女人伺候妳，在下猜想，總得十天八天妳才能騎馬回洛陽去。」

何小鳳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問道：「河中除了我之外，是否還有別人？」

葉桐搖搖頭：「與妳一齊下水的，不止一人？嗯，還未問妳，因何會在河中？是失足摔的、被人推下的，還是另有原因？」

「被人推下去的，我不會自殺……」何小鳳倏地想起是丈夫將自己推下河中的，心頭泛起一陣難受，耳畔又聞葉桐問她是誰將她推下河的，淡淡地道：「飲血三刃！」

「哦！你怎會跟他們結下仇恨的？」

何小鳳乃將經過告訴他，又問：「這船不回洛陽麼？」話到唇邊又改口問道：「葉大俠你要去何處？」

「在下浪跡江湖，與大俠無緣，以後請女俠直呼其名，聽來反而較舒服。」

何小鳳微微一笑：「我聽人稱女俠亦十分礙耳，一個在家燒飯看小孩的女人，跟俠字何緣？」

葉桐哈哈一笑：「那以後咱們都以名字相稱便了，我要去南陽城

找位好朋友，妳要回洛陽城麼？」

「不，暫時不回去，我娘家在鄧州，家內有少林寺贈之少林『小還丹』，專治內傷聖藥……」

「鄧州就在南陽附近，葉某送妳回娘家吧！」

何小鳳喜道：「如此我便先謝了！」

「順道而已，何足掛齒，何況份屬同道！」

何小鳳嘆了一口氣：「江湖險惡，幸虧是遇到你！」

葉桐又是一笑：「我亦未見得是好人，別太相信我！」

「我一向很相信自己之眼光，你絕對是個好人，起碼不會害我！」

葉桐不置可否，哈哈大笑，又問：「要否派人通知尊夫，免得他爲你擔心？」話音剛落，又道：「上岸之後，便着人送信去洛陽！」

「多謝你！葉……桐，你家在何處？」

「老家在雲夢，但後來却居在金陵，我到處流浪，很少回家，像這一次已出來兩年了！」

「尊夫人及令郎不擔心？」

「不管她了，她從來不反對，也許她也喜歡這種生活，亦可能習慣了，倒是夜闌人靜時，不時會想起家中的一對兒女！」

何小鳳訝然問道：「你怎不認爲她溫柔體貼？」葉桐笑而不答，何小鳳想起一件事，又問道：「你知道蕭湘竹的爲人麼？我不是要打聽其隱私，只想了解她是否有仇家！」

「對她來說，我是既熟悉，又陌生……以前見過她不少次，但她之私事却不了解。」

「此話怎說？」

「在下跟五位好朋友結義，她以前是我二哥之妻子，不過他們已離異三年了！」

何小鳳想不到如此湊巧，不由大喜問道：「你二哥是誰？他們因何離異的？」

葉桐說得很簡單：「我二哥人稱『鐵筆秀才』何尚書，據說他倆是覺得在一起，不大痛快，因此便寫了退書，各自分開了！」

「就這麼簡單？」何小鳳覺得何尚書這名，跟她夫婦有點緣份，她姓何，她丈夫以尚孔爲名，「鐵筆秀才」却叫何尚書！

「就這麼簡單，他倆都很洒脫，如今還是好朋友，江湖上有種種傳言，他倆都一笑置之。我曾問過何二哥，他反問：『別人不相信愚兄，連你也不相信麼？』當然夫婦間有許多事，不足爲外人所道，誰能眞正了解？外人亦不該理會！」

何小鳳嘆息道：「像你們這等洒脫的人並不多，在江湖上屬於怪物。要外人不去理會也難，世人好事之徒，及唯恐天下不亂者，多如牛毛！」

葉桐笑道：「我不是好事之徒！但聽你這樣說，似乎有所感慨，金大少爺待你不好麼？他少年得意，要風得風，要雨得雨，乃人中之龍，又文武雙全，必然知書識禮，與咱們自小在江湖上廝混的人，大不相同，你倆夫婦必極融洽！」

何小鳳笑道：「你這番話又有世俗之見，凡文武雙全，知書識禮的夫婦，便必然琴瑟和諧麼？則讀書不多的人，却不該成親了！」

葉桐大笑：「我是失言了，想不到像你這種人，竟也有此見識！」

何小鳳喘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依你看，像我這種女人應該是怎樣子的？」

恰在此時，舟子轉頭問道：「客官，你倆在船上吃午飯，還是上岸吃？」

葉桐看了何小鳳一眼，道：「在船上吃！」回頭又輕聲道：「何小鳳，你新傷未癒，適才又說了許多話，休息一下吧！」他這次並不徵求何小鳳同意，便將她放倒，躺在艙板上，他自己又跑出艙外。何小鳳說了許多話，雖然有點氣喘，但心情十分愉快，很快又睡着了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又被葉桐喚醒，道：「今午吃乾飯！」他又餵她吃飯，何小鳳也不客氣，就好像這是天公地道般。何小鳳很快便將那碗飯吃光，葉桐把他自己的飯端了進來，飛快地吃飯，道：「你衣服已乾，先換上吧，我去後面等你。」

他出艙，再撩帘把何小鳳的衣服拋進來，何小鳳飛快地換好衣服，道：「你可以進來了！」

葉桐將他的衣服打成一個包，道：「我先背你上岸再說！」言畢蹲下，何小鳳稍爲猶疑一下，便走前伏在他背上，葉桐背着她走至後艙甲板，那裡已搭了一塊長長之木板，葉桐輕鬆地走上木板，倒是何小鳳有點擔心那木板會斷。

上了岸之後，抬頭一望，沙灘後是一條村莊，何小鳳問道：「這是甚麼地方？」

葉桐道：「此處屬嵩州地界。」他背着何小鳳走進小村，村童們看見來了一對陌生人，而且女的還是讓男的背着，都跟在後面瞧熱鬧。葉桐問道：「小哥們，貴村是否有大夫？」

一個村童道：「有位白大夫，就住在我家隔壁。」葉桐塞了兩個銅錢在他掌中，請他帶路，那孩子高高興興地跑到前面去，未幾，便到一座泥房子前面，孩子便拍起門來。

（未完・二）

龍的傳人

新派武俠中篇故事／歐陽雲飛・文　可飛・圖

麻六欲逃鬼門關　肆意鬧事入堅牢

上文提要：龍翔、莫愁、小丁一路謹愼小心護衛無廟和尚，連吃飯都送至轎內，當經過一座密林，無法繞道，只好穿林而過，穿密林後，小丁呼喚無廟和尚沒反應，才知和尚早已歸天，胸口上留下五個血窟窿，顯然又是白骨爪所害。立即追尋亦不見踪跡，大家無奈繼續上路，到了鳳城，只見一片歡樂氣氛，准備婚禮上下忙碌，突然闖進一臉慘白的病丐麻六，不知發生何事……

「鳳城主不想再設個餌，釣老魔上鈎？」麻六道。

「已經犧牲了兩個人，必須另闢蹊徑，不想再白費力氣。」鳳嘯天道。

病丐聞言大失所望，雙目暴睜，環視着鳳嘯天、七兄弟等人，氣虎虎的道：「虧你們都是一代大俠的身份，素以俠義自居，竟然見死不救，豈不叫天下人齒冷！」

這個老小子眞的動了肝火，聲音突然提高了一倍多，又道：「此處不留爺，自有留爺處，我麻六走出鳳城後若是有個三長兩短，你們一定會遭人唾罵，受到天譴，一輩子良心不安，再見，不必相送！」

多豪邁，多悲壯，邁開大步，眞的要走。

被鳳嘯天叫住了：「且慢！」

麻六以爲是自己的激將法發生效用，道：「鳳城主改變主意了，決定租房子給麻子住？」

孰料，鳳嘯天並未收回成命，道：「不是本城主不願收留你，而是鳳城不一定能保住麻兄的命，鳳某忽然想到一個地方，可以避避風頭。」

病丐大喜道：「安全嗎？」

「絕對安全。」

「環境如何？」

「鬧中取靜。」

「有吃有住吧？」

「一切免費。」

「那有這麼好的事，到底是甚麼地方？」

鳳嘯天一臉肅穆，吐出來兩個字：「監獄！」

此話一出，馬上贏得了滿堂喝彩，齊聲叫好。

將軍莊主吳獅道：「好地方，既有鐵欄鐵柵阻隔，又有牢卒捕快守護，絕對安全。」

老爺莊主李豹道：「好地方，有高牆圍繞，與外界完全隔絕，鬧中取靜，確是一個修身養性的好所在。」

小丁也多嘴多舌的插言道：「尤其吃飯不花錢，住房不付費，白吃、白喝、白住，這種好地方打着燈籠也找不到。」

病丐麻六沉吟一下，道：「鳳城主跟監牢裡的人有交情，可以得到特別照顧？」

鳳嘯天搖頭道：「老夫與獄方素無交往。」

「這樣說，麻某一旦入獄，豈不要受活罪？」

「好死不如賴活着，受活罪總比死在白骨爪下好。」

「話是不錯，問題是該如何入監坐牢？」

小丁嗤之以鼻：「笨麻子，你眞驢，連這個也不懂。」

病丐瞪着眼珠子道：「娃兒懂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說說看。」

「你可以去殺人。」

「殺人要償命的，麻子不敢。」

「可以去放火。」

「燒人房屋太缺德，麻子不幹。」

「不肯殺人放火，還有別門道。」

「小兄弟別賣關子，就請全部說出來吧。」

阿狗的點子眞多，口若懸河般道：「可以打人、罵人、去偷、去搶、敲詐、勒索、綁票、詐欺、耍賴、借酒裝瘋、亂吃豆腐、咆哮公堂、大鬧衙門吃霸王飯、飲霸王酒、坐霸王車、看霸王戲……等等不一而足，多如牛毛，只要用上個一二招，就保証能够順利的入監坐牢。」

頑石也會開竅，經小丁這位名師一指點，麻六立告恍然，喜不自勝的道：「承教，承教，麻子現在懂了，告辭。」

當即抱拳環施一禮而去。

* * *

現教現學。

現買現賣。

病丐麻六眞是一個好學生，在洛陽街頭轉了個把時辰，被他選中一個好目標，走進一家叫「紅梅閣」的飯館去。

小二哥趨前笑語道：「這位大爺吃甚麼？」

麻子雙眉一挑，擺出一張閻王臉來，扯開嗓門嚷嚷道：「吃最好的。」

「喝甚麼？」

「喝最貴的。」

「可否請大爺指明酒名菜名？」

「混帳，叫你菜上最好的，酒拿最貴的，照辦就是，別再嚕嗦，小心挨揍。」

小二知道遇上了扎手貨，但又不能不問清楚，免得掌櫃的刮鬍子，硬着頭皮道：「不知菜要幾盤？酒要幾壺？」

啪！麻六好大的力道，猛一拍桌面，震得剛倒滿的一杯熱茶跳起來三寸來高，橫眉豎眼的道：「多多益善，少了揍人！」

小二哥不敢再吭氣了，諾聲連連中轉身退走。

很快便端上來三盤最好的菜，三壺最貴的酒。

病丐却不滿意，大吼大叫道：「就這麼多？」

「還有，還有！」

「那就快上呀。」

「好的，好的！」

是不慢，小二哥去而復返，又送來兩壺酒，兩盤菜。

然而，麻六吃喝的速度更快，就這麼一忽兒的工夫，那三盤菜已所剩無幾，三壺酒也點滴無存。

不是他一個人吃了，多數餵了臥在桌下的一條狗。

不是他一個人喝了，多數潑在地上入了土。

却蠻不講理的對那小二哥道：「你們的菜不乾淨。」

「不會吧？」

「有蒼蠅。」

「那裡？」

「菜裡。」

小二低下頭來，一盤一盤的檢查，看了半天並無發現，客客氣氣的道：「大爺別開玩笑，本店最重視環境衛生，不可能有蒼蠅。」

「有！」

「在甚麼地方？」

「大爺肚裡。」

「客爺吃下去了？」

「不錯！」

「知道是蒼蠅爲何要吃下去？」

「當時未發現。」

「既然當時未察覺，吃下去以後怎會得知？」

「是蒼蠅告訴老子的。」

這是甚麼話，吃在肚子裡的死蒼蠅會說話，三歲的娃娃也不會相信。

小二哥道：「大爺說笑了，沒聽說蒼蠅會說話。」

麻六一口咬定道：「老子說蒼蠅會說話！」

「就算確有其事，我們也聽不懂。」

「老子聽得懂！」

「眞的？」

「當然不假！」

眸中射出了兩道懾人的寒芒，麻六一把揪住了小二哥的胸衣，咬牙道：「小兔崽子聽清楚，老子要你把大爺肚子裡的死蒼蠅取出來。」

小二哥嚇得面無人色，惶聲道：「請大爺高抬貴手，打死我也沒有這個本事。」

「那你打算怎麼辦？」

「賠大爺幾盤菜就是。」

「好，姑且放你一馬，快上菜。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要最好的。」

「一定。」

「滾！」

麻六手一鬆，順勢推了一把，小二哥猛一個跟蹌，接連來了好幾個元寶翻身滾出去。

* * *

「棒，麻子好功夫！」

「讚！麻子好威風！」

「爽！麻子够氣魄。」

阿翔、莫愁，鳳凰應聲而入，他們是上街來選購婚嫁的東西，聽到這裡鬧鬨鬨的前來觀看，無意中看到了病丐麻六在紅梅閣大發虎威，故而一致叫好。

小丁沒叫好，令麻六大爲不快，抬起一隻脚來，往板凳上一放，擺出一個耀武揚威的姿態，神氣活現的道：「娃兒，你認爲六爺今天的表現怎麼樣？」

阿狗冷冰冰的道：「不怎麼樣。」

「那裡不怎麼樣？」

「全部不怎麼樣。」

「不像江洋大盜，混世魔王？」

「還差一大截。」

「那麻六像甚麼？」

「頂多像一個土流氓，老無賴！」

「够資格坐牢嗎？」

「挨一頓板子，教訓一頓就會放出來。」

病丐洩氣了，只好再請教小丁：

「要怎麼做才能達到目的？」

小叮噹這下可神氣了，端足了老師的架勢，老氣橫秋的道：「簡單，一罵，二打，三砸。」

「罵？」

「罵人呀。」

「打？」

「打人嘛。」

「砸？」

「砸東西。」

「哦，麻子懂了。」

「但有一個原則一定要把握住。」

「那個原則？」

「只能打人，不能殺人，殺人就要償命。」

麻六頷首稱善，望着鳳凰、莫愁、龍傳人道：「大家一起吃吧，麻六請客。」

鳳大小姐嬌哼一聲，道：「你又老糊塗了，有我們在座，戲就演不成了。」

話完，當即拉着阿翔、莫愁的手退到一邊去。

小丁臨走之前又再三叮嚀道：「麻子，記住我小丁的話，眼要斜，鼻要歪，心要狠，手要辣，只要放手去幹，牢飯一定可以吃得成！」

＊　＊　＊

啪！麻六眞是個好學生，小丁甫去便拍起桌子來，破口大罵道：「小二，死到那裡去了，怎麼還不端菜來？」

嘩啦啦！這一次是摔盤子，罵得更兇：「掌櫃的是那一個王八鬼崽子，還不滾出來賠罪，再慢待貴客，六爺可要發火了，先砸東西再揍人！」

桌上的盤子本來就不多，兩三下就被他砸光了。

酒壺踩扁了，桌面拍出好幾個凹洞來，驚動了紅梅閣所有的食客，一齊圍攏來看熱鬧，可就是沒見小二哥再送菜送酒來。

「借光，借光！」

却見兩名彪形大漢越衆而入。

是紅梅閣的保鏢。

左邊的面如鍋底。

右邊的紅似關公。

黑臉保鏢道：「老兄要酒？」

病丐麻六道：「要！」

紅臉保鏢道：「朋友要菜？」

病丐麻六道：「要！」

二人上前一步，分站左右，齊聲道：「要酒要菜可以，得先付銀子。」

啪！麻六再拍一下桌子，怒氣沖天的道：「放屁，老子菜還沒有吃够，酒還沒有喝足，那有先付帳的道理，站到一邊涼快去。」

二人四目齊瞪，吐字如刀：「對你特別照顧，必須先付銀子再吃喝。」

「可惜麻六爺沒有付帳的習慣。」

「媽的，原來是想白吃白喝。」

「白吃白喝又怎樣？」

「揍人！」

「就憑你們這兩塊料？」

「揍你一個糟老頭綽綽有餘。」

「不妨試一試。」

「上！」

「上！」

雙方三人皆居心不正，專門來找麻煩，打架乃意料中事，紅梅閣的兩名保鏢上字出口，一齊用力將桌子掀翻，欲以雷霆萬鈞之勢將麻六壓在桌下，最低限度，也要撞他個鼻青臉腫，灰頭土臉。

却不料，麻六乃是武林高手，兩個地頭蛇怎會是他的對手，偷鷄不成蝕把米，沒壓成病丐，反被麻六將二人四腿壓住了。

通！通！通！先在桌面上亂跳亂踩一通，痛得兩個保鏢齜牙咧嘴，眼淚直流。

啪！啪！左右開弓，賞了黑臉保鏢兩個耳光。

啪！啪！如法炮製，又賞了紅臉保鏢兩個五百。

直打得二人暈頭轉向，口角流血，同聲哀求道：「大爺饒命，大爺饒命！」

麻六打出興趣來了，欲罷不能，順手撈起一隻椅子來，就要往黑臉保鏢的頭上砸，小丁急忙以目示意阻止道：「麻子不可造次，砸下去準會出人命。」

病丐麻穴眞聽話，馬上住手，目注小丁，意思是說：「這樣够資格坐牢嗎？」

「馬馬虎虎差不多啦。」

「奶奶的，衙門的公差怎麼還沒來？」

「保鏢擺不平，店家一定會報案，公差很快就會來抓人的。」

「現在該如何演下去？」

「繼續無理取鬧，打砸叫囂耍無賴！」

病丐一點就透，威風凜凜的站在桌面上，趾高氣揚的道：「瞎了眼的狗腿子，也不打聽一下麻六爺是幹甚麼的，就憑你們那兩招莊稼把式，簡直是在孔夫子門前賣文章，魯班門前耍大斧，自不量力。」

二人嚇壞了，同聲道：「是我們有眼不識泰山，請大爺高抬貴手。」

麻六道：「兩位還敢不敢揍人？」

「不敢了。」

「還要不要帳？」

「不要了。」

「服不服氣？」

「服氣，服氣！」

「服氣就端酒送菜來。」

「馬上辦！」

「那就快去呀。」

「爺不動我們走不了呀。」

「哦！」

驚「哦」聲中，麻六一個大跨步，縱離桌面，兩名保鏢當即抱頭鼠竄而去。

小二哥不久就又重新出現，經麻六這麼一鬧，客人紛紛走避，空出了許多桌子，而病丐的餐桌早已四分五裂，不能使用，小二端着酒菜，戰戰兢兢的道：「大爺坐那兒？」

病丐就近選了一副座頭，一屁股坐下去，道：「就這兒吧。」

小二放好酒菜，轉身要走，被麻六叫住了：「慢着！」

「大爺還有甚麼指示？」

「告訴所有的食客，返回原位。」

「好！」

「重新上菜。」

「遵命！」

「我請客。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你不答應？」

自己的帳都不肯付，分明是來吃霸王飯，喝霸王酒的，偏還要充闊大請客，倒楣的自然還是紅梅閣。小二哥却不敢爭辯，連說了兩聲：「答應！答應！」慌慌張張的退下去。

＊　＊　＊

麻六打出娘胎以來，可能數今天最大方，最風光。

不但自己大吃大喝，還大大方方的請了一次客。

雖然不必他付錢，名義上還是他請的。

店東怕事，不敢怠慢，所有的好酒好菜都端出來。

便宜了衆食客，既有免費的酒菜可吃，又有難得一見的熱鬧可看，大家俱已紛紛回座，靜待好戲登場。

好戲很快就登場了。

洛陽衙門接到紅梅閣的報案，派來了三名捕快。

爲首的小頭目生得虎背熊腰，甚是威猛，在小二哥的指引下直接找上了病丐麻六，一字一句的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

病丐繼續吃喝，理都沒理他，回答的話語更是令人拍案叫絕：「何必問！」

「多大年紀？」

「你猜猜看。」

「紅梅閣指控你企圖白吃。」

「這是事實。」

「你爲何不付帳？」

「老子沒錢。」

「沒錢就不該上館子。」

「老子肚子餓。」

「賴帳不算，爲甚麼還要打人砸東西？」

「老子高興！」

一句「老子高興」激怒另外兩名捕快，雙雙跨步而上，同聲呼喝道：「赫，老小子膽子不小，竟敢在公差的面前大呼小叫，是不是活膩了？」

小丁就在附近不遠，一面打手勢，一面眉目傳語，意思是說：「麻子，加油，再揍捕快一頓你的牢飯就吃定了！」

麻六會意，啪！的一聲，又拍起桌子來，還故意吐了一口痰，大言不慚的道：「呸！公差有甚麼了不起，惹惱了麻大爺照揍不誤。」

小頭目見他不可理喻，當機立斷，下令道：「把他拿下，帶走！」

「是！」

二捕快應聲而上，分向病丐的左右臂抓去。

「找死！」

麻六是何等人物，兩名小捕快如何奈何得了他，抓人不成，反而被病丐一人打了一巴掌。

這一來，捕快發了狠，亮出了刀，齊聲吼叫道：「大膽刁民，居然公然拒捕，今天非要教訓教訓你不可！」

病丐麻六報以一聲冷哼，道：「哼，胎毛未退，乳臭未乾，憑你們幾個混飯吃的膿包也想教訓老夫，門兒也沒有。」

「看刀！」

「看刀！」

兩聲暴喝兩把刀，兩名捕快挽起一片刀風，分從左右兩側攻上去。

麻六好厲害，身手的確不凡，掀翻了桌面，逼退小頭目，又拿起兩把椅子來，照準捕快的刀尖擲過去。

準！奇準無比，椅子擊中刀子，入木寸許，捕快再度無功而退。

還被麻六踢了一脚，掃中一腿，差點拿樁不穩栽下去。

捕快顏面盡失，氣歪了鼻子氣炸了肺，小頭目知道遇上了行家，不得不親自出手，與手下合成一氣，三人聯手出擊，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惡鬥。

論功力，講修爲，再加三個也不是麻六的對手，但他志在坐牢，並未全力施爲，再戲耍片刻，遊鬥十餘合後，故意賣了一個破綻，被小頭目的刀子架在脖子上，順利的完成心願，做了捕快的階下之囚。

馬上被捆綁起來，押出紅梅閣。

龍傳人追了出來，問那小頭目：「這位老兄的罪重不重？」

小頭目邊走邊道：「不輕，會坐牢。」

「坐多久？」

「少說也要一兩年。」

小丁拉一下小頭目的衣襟，放低了聲音，神秘兮兮的道：「捕爺，我告訴你一個秘密。」

「甚麼秘密？」

「這個老小子是個江洋大盜。」

「大盜？」

「江洋大盜的本事都高不可測，今天如非醉酒，根本抓不到他。」

「哦！」

「要關在甲級牢房內，加派人手，嚴加防範。」

「謝謝小兄弟提醒，我們一定會加

強戒備的。」

「再見！」

「再見！」

「祝你好運！」

「小兄弟也好運！」

頭目會錯意了，其實小丁最後的兩句話是說給病丐聽的，痲六報以感恩的一瞥，含笑而去。

* * *

翌日一早。

阿翔剛剛起身，便聽到有人篤！篤！篤！的輕叩着自己的房門。

「誰呀？」

「是我，鳳凰。」

龍傳人一怔神，連忙打開房門，果見鳳大小姐俏生生的立在門外。

鳳凰今日的情形與往日不同，未施脂粉，衣裳也很樸素，手裡還提着一隻竹籃，面容肅穆而又莊重，以前常掛在嘴邊的笑容突然消失不見了。

龍翔也覺出氣氛有些不對，朝她身後望望，昔日隨侍在側的婢僕一個都沒來，愕然道：「就妳一個？」

「嗯。」大小姐的回答很簡單，從嗓子眼裡哼一聲。

「進來坐吧。」

「不坐。」

「有事？」

「想請你陪我出去一下。」

「就我們兩個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去那兒？」

「我娘的墳上。」

「去妳娘的墳上做甚麼？」

「我們後天就要結婚了，我想去稟告她老人家一下。」

難得鳳凰有這一分孝心，龍傳人當然舉雙手贊成，立即挽着未婚妻的玉手，步出鳳城的後門。

鳳夫人的墓園在鳳城後面數里外的山坡上。

風景很優美，百花盛開。

據說風水也很好，是龍穴。

鳳城乃是富豪之家，營造的墓園自亦不同凡俗，寬廣巨大，宏偉氣派，竭盡奢侈之能事，舉凡石獸、翁仲、花鳥、人物清一色全部都是以名貴的漢白玉精雕而成，帝王陵寢也不過如此。

放下竹籃，鳳凰小心翼翼的取出香燭錫箔，時鮮瓜菓，跪倒在亡母的墓碑前。

女婿有半子之名，阿翔毫不遲疑，挨着鳳凰的嬌軀跪下去。

鳳凰以極虔誠的心，上供、燃燭、上香，焚紙後，雙掌合什，低聲禱告道：「娘，我是鳳凰，跪在女兒旁邊的是龍翔，就是龍城龍家的二少爺，我們後天就要結婚了，特地來稟報妳老人家知道。」

禱告畢，碰一下龍傳人，含情脈脈的道：「龍哥，你也跟我娘說幾句話吧。」

阿翔遲疑道：「我該如何稱呼她老人家？」

「叫娘呀。」

「叫娘？可是我們還沒有結婚呀。」

「後天就要結婚啦，先叫一聲有甚麼關係，你沒有聽人家說，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有趣，叫一聲娘先讓她老人家高興高興。」

龍傳人聽她言之有理，未再表示異議，拿了幾張冥紙往火堆裡一丟，雙掌合什禱告道：「娘，我是龍傳人，龍雲的次子，很高興能娶到像鳳凰這樣聰慧賢淑，雍容端莊的妻子，希望妳老人家能保佑我們永遠相親相愛，也保佑阿翔早日爲父報仇，重振龍城雄風！」

冥紙錫箔沒多久便燒完了，鳳凰噙着滿眶的熱淚道：「娘，女兒女婿說的話母親聽到沒有，如果聽到就請刮一陣旋風給孩兒看。」

也不知是鳳夫人眞的地下有知，還是純屬巧合，鳳大小姐話甫出口，冥紙灰燼眞的隨風旋轉起來了。

並非在原地旋轉，而是緩緩的往山坡上移動。

令人感到驚異的是，所有的灰燼全部席捲而去，絲毫不剩。

二人看傻了眼，在一種好奇心的驅使下，跟着旋風上了山坡。

眞是怪事，旋風在山坡頂端停留一下，又往山下吹去。

龍翔、鳳凰更驚更奇，亦步亦趨，跟着旋風來到了山坡後面。

此處林木甚多，野草遍地，小旋風乍然打了一個轉兒，消失在雜草叢中。

不是消失，而是改變了方向，草叢中有一條地道，旋風吹進地道裡去了。

奇哉，怪哉，邪哉，玄哉，此處怎會有地道？旋風也會鑽洞穴，二人互望一眼，決心跟到底。

猛可間，颼！的一聲，一條白影箭射而出。

雖然只是一隻小白兔，可把鳳大小姐嚇慘了，整個嬌軀全部倒在龍傳人的懷裡。

是髮香膚香女人香的誘惑，也是男性的本能使然，阿翔順勢將鳳凰緊緊的抱住。

登時，鳳大小姐變成了一灘水，一堆泥，全身顫抖，柔若無骨。

龍傳人也有如觸電，舒暢無比，自然而然的，情不自禁的，將兩片火熱的嘴唇，印在鳳凰的櫻桃小口上。

天在旋，地在轉，魂在飛，魄在飄。

如醉如痴，如瘋如狂。

這種美好的感覺，非筆墨所能形容，兩個人都進入渾然忘我的境界，如膠似漆般地抱在一起，吻在一起。

* * *

不曉得吻了多久。

不曉得抱了多久。

總之，口已乾，舌已焦，手已酸，力已盡，這才與猶未盡地，依依不捨的分開來。

「凰妹，對不起，我不該侵犯妳。」

「那裡，人都是你的了，遲點早點都一樣。」

二人四目相對，情深似海，不期然的又偎依在一起。

「龍哥，你以前有沒有跟別的女人這樣親熱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我不信，因爲你長得太英俊，除我之外，至少還有兩個女人喜歡你。」

「那兩個女人？」

「一個是霸城的胡小蘭。」

「哼，是她在自作多情。」

「另一個是莫愁。」

龍傳人摟着鳳凰的楊柳細腰，在她的額頭上親吻了一下，笑道：「鳳妹，妳想到那裡去了，莫愁是我的小師妹呀。」

「小師妹現在已經不小了。」

「再大也是我的師妹。」

「師妹愛師兄，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。」

「不，我們之間只有兄妹之情，並無男女之愛。」

「這是龍哥的想法，莫丫頭可不一定會這樣想，很可能會製造各種機會給你抱，給你吻。」

阿翔斷然否認道：「絕無此事！」

鳳凰感慨兮兮的道：「沒有就好，難得莫姑娘有此定力，也難爲她心愛的人要結婚了新娘不是她，還有勇氣陪着你到鳳城來，那天有機會眞該好好的謝謝她。」

* * *

感情的事沒再談下去，手拉着手進入地道。

地道不寬，約三尺，也不高，五六尺而已。

但頗整潔，且有光線透入，二人看得清清楚楚，旋風在此停住，灰燼隨處可見。

深入數丈後這才發現，裡面吊着有風燈，顯然有人居住在內。

「喂，有人在嗎？」

「在就請回答一聲。」

如泥牛入海，洞內反應全無。

只好繼續前行，彎彎曲曲的再向前走了數十丈，視線忽然開朗，彷彿走進了一處地下宮殿。

不是地下宮殿，而是一座巨大的墓穴。

有廳堂，有臥室，有書房，有糧倉，厨厠俱全。廳堂頂端，木架之上，端端正正的擺着一副黑漆棺木，上面寫着有字，是：鳳媽鳳太夫人仙之靈柩。

龍傳人倒抽一口寒氣，道：「甚麼，我們跑到老夫人的墓穴來了？」

鳳凰同樣吃驚不小，道：「算算距離，是已經到娘的墓裡來了。」

拉着龍翔，跪倒在地，對着棺材磕了三個頭。

「龍哥，你相信世上有鬼魂嗎？」

「我相信，先父的鬼魂曾在天殘老人身上出現。」

「我也相信，剛才就是娘的靈魂利用旋風引我們來的。」

「如果天殘老人在就好了，說不定可將她老人家的靈魂請來跟鳳妹說幾句……」

「話」字未出，異事陡生，隱隱約約中遠處有步履之聲傳來。

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急切間根本無法退出，只好選了一間最小最暗的土房躲起來。

步履聲越來越近，氣氛也隨之緊張起來，眨眼工夫，廳堂之上便多了一個人。

是個女人，全身雪白。

可惜面蒙黑紗，年齡面貌不詳。

白衣蒙面女子在廳內稍微停留一下，隨即轉入臥房。

正因爲有人進入臥房，阿翔、鳳凰才注意到，居然床帳齊備，有被有褥，與一般人的居處並無二致。

白衣女子的警覺性很高，忽又離開臥室，返回廳堂，沉喝道：「何人在此？出來！」

龍傳人首先挺身而出，道：「是我！」

鳳凰緊隨在後，道：「還有我！」

白衣女子透過黑紗，端詳了一下龍翔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鳳凰代答道：「他叫龍傳人，龍城龍家的二少爺，本姑娘的未婚夫！」

白衣女子瞄着鳳凰道：「妳又是那位？」

阿翔代答道：「她叫鳳凰，鳳城鳳家的大小姐，本公子的未婚妻！」

白衣女子怔愕一下，指着身旁的棺木道：「啊，原來是江湖一枝花鳳仙鳳女俠的親生女兒，本夫人失禮了。」

墓穴之中會有人居住，簡直不可思議，鳳凰疑雲滿面的道：「妳是人還是鬼？」

「當然是人。」

「怎麼稱呼？」

「妳就叫我斷腸夫人吧。」

「斷腸夫人？一個傷心的人？」

「可以這樣說。」

「能否將夫人的傷心事說出來聽聽？」

「既爲傷心人，不提傷心事，重憶夢碎時，教人枉斷腸。」

言來幽幽怨怨，哀傷欲絕，令人聞之鼻酸。

龍傳人深受感動，不忍再問下去，改口道：「夫人來此作甚麼？」

斷腸夫人道：「借住。」

鳳凰姑娘道：「住多久了？」

「差不多一年了吧。」

「夫人怎會想到住墓穴？」

「墓穴安靜，與世隔絕。」

（未完・七）

上文提要：溫九姑與其侄文如春正戰得不亦樂乎，文如春突喝一聲來了四個幪面人，又有七矮中的老大與老二，溫九姑緊急中施放迷葯，發覺無效，不久即被他們所擒。丁天仁於夜半時悄悄奔到觀音廟，遇上金少泉與白少雲也一齊前來。他們三人在簷上匿藏、窺探觀音廟中情形。原來廟中現今的住持受着簡帳房先生的牽制，這位所謂任了五年帳房的簡先生却是石破衣大哥易容扮成的，大家見後計設下一步計劃……



玉辟邪

新派俠情連載故事

東方玉·文　可飛·圖

假紹三闖西莊園　聯盟派遣新任務

此時，紅兒雙手一分，格開兩支禪杖，左手一把抓住紅兒手臂，口中低喝一聲：「賢弟快走！」

雙足頓處，帶着紅兒凌空飛起。

紅兒在八支禪杖交攻之下，正感手忙脚亂，耳中聽到大哥的喝聲，心頭一喜，陡覺一股大力帶着自己凌空飛起，要待張口叫出「大哥」來，但覺强風撲面，逼得連氣都透不過來。

直到奔出十幾里路，城牆已在眼前，丁天仁才行站停，放開手道：「賢弟可是跟着我出來的？如果落到人家手裡，我知都不知道，你說，這有多危險？」

紅兒雙手理着被風吹亂的秀髮，脹紅着臉道：「大哥，我下次不敢了。」

丁天仁看她盈盈欲涕的模樣，不忍再責備她，溫言道：「好了，我們快回去罷！」

「大哥不生我的氣了？」紅兒仰着問道：「大哥，你到觀音閣是做甚麼去的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此事一時也說不清，時間不早了，快回客店去吧！」

回到客店，兩人各自從後窗回入房中。丁天仁立即開出門去，走到紀效租房門口，用手指輕輕叩了三下。紀效祖起身開啓房門，丁天仁脚跨了進去。

紀效租迅快掩上房門，問道：「三公子可是有甚麼吩咐嗎？」

丁天仁含笑道：「這時候已經三更天了，沒事會急着找你？」

紀效祖應了聲：「是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我剛從觀音閣回來，已經查到川西許多武林人物失踪，是由一個叫任總管的人主使，他們巢穴就在觀音閣北首一座叫西莊的莊院之中，該如何進行，你立即以飛鴿向副總護法請示。」

紀效祖應了聲「是」，忽然望着丁天仁遲疑道：「飛鴿傳書之事，副總護法交代不能讓三公子知道的，這樣報告上去不好吧？」

他服過「迷信丹」，自然一心向着丁天仁了。

丁天仁笑道：「不要緊，你和我在一起，自然聽我說了，此事十分重大，不等候副總護法的指示，我也作不了主，你快發吧！」

紀效祖答應一聲，立即寫好報告，給丁天仁過目，就打開後窗，把信鴿送了出去。

第二天早晨，丁天仁剛盥洗完畢，紀效祖就匆匆走入，回身掩上房門，口中說道：「三公子早。」

「早。」丁天仁問道：「可是副總護法已有指示來了？」

紀效祖笑道：「三公子猜得眞準，屬下今晨就接到飛鴿傳書，請三公子過目。」

他把一個小紙卷雙手遞上。

丁天仁伸手接過，打開紙卷，只

見上面只有一行十個細字，那是：「上已派員支援，即日可到」。

丁天仁攢攢眉，把字條遞了過去，說道：「這字條上只說派員支援，不知來的會是甚麼人？」

紀效祖也看了字條，抬頭道：「大概事關機密，怕信鴿落到敵人手中，所以沒有明說，既然即日可到，等他到了不就知道了嗎？」

丁天仁點點頭，心中暗暗作難：「武林聯盟規模一定相當龐大，王紹三是盟主門下三弟子，所有高手，他自然全都認識，但自己認識的人，却是不多，派來支援自己的人，定是機智過人的老江湖，自己稍一不愼，就會露出馬脚來了，最難的是第一次和他見面，不知要如何說才好？」

心中想着，一面沉吟道：「話是不錯，但我臨行之時，副總護法並沒有特別指示，和連絡暗號，就是見了面，如何辨別眞僞呢？」

剛說到這裡，只聽門上起了剝啄之聲，紅兒叫道：「大哥，你起床了嗎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我起來了，你進來好了。」

紅兒推門走入，紀效祖欠欠身道：「方公子早。」

紅兒目光一溜，問道：「大哥和紀兄在商量事情，我方便嗎？」

丁天仁含笑道：「沒有甚麼，我們只是隨便聊聊。」

店伙給三人送來早餐，三人用過之後，丁天仁站起身道：「走，我們上茶樓喝茶去。」

紅兒道：「大哥怎麼想去喝茶呢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住在客店裡，反正沒事可做，上茶樓去坐坐，正好可以消磨時間。」

大竹城裡只有一家茶樓，叫做陸羽春，就開設在大街上。就因爲城裡只有這麼一家，所以生意相當不錯。

陸羽春是一幢兩層樓三開間門面的臨街房屋。樓下是大衆茶座，價錢便宜，茶客以販夫走卒較多，人聲嘈雜，空氣也惡濁得多。樓上雅座，價錢較貴，茶客自然也高貴得多，環境也自然幽靜多了。天下茶樓，大抵如此。

丁天仁三人登上樓梯，茶博士就迎着欠欠身道：「公子爺一共是三位，請隨小的來。」

他把三人領到一張空桌上，一面陪笑道：「這一桌還可以吧？」

臨窗的一排桌子，早已坐滿了人，這是第二排的中間，黃漆的八仙桌，光可鑑人，四周放着八把椅子。

丁天仁點點頭，三人各自坐了一面。茶博士問過要喝甚麼茶葉，便自退去。

丁天仁朝四周略爲打量了一眼，這時時間還早，大概只有三四成座頭，而且都是些老主顧，有的是和老友瀹茗談天，閒話桑痲，有的一局棋枰，落子丁丁，還有站在旁邊觀棋的，指指點點，在作參謀。大凡是觀棋的人，要做到棋旁不語的眞君子，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茶博士給三人泡了一壺茶，紀效祖取起茶壺，斟了三盅茶。

丁天仁端起茶盅，輕輕喝了一口，就在此時，從樓梯走上一個人來，這人不過二十出頭，身穿藍色長袍，頭戴緞帽，中間鑲一塊羊脂白玉，生得臉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，還有兩道修長的眉毛，一雙點漆般的眼睛神光清朗，稱得上是美男子，只是個子瘦小了些。如今正是隆冬，他手上却拿着一把朱竹金漆摺扇，這個樣子，一看就知是個富貴人家的公子哥兒，而且還是一位讀書相公。

因爲只有文人，才扇不釋手的。

那藍袍相公上得樓梯，茶博士自然很快就迎了上去，陪笑道：「公子爺只有一位嗎？請到那邊坐。」

他正待把藍袍相公領到空桌上去。

「不用。」藍袍相公冷聲道：「我是找人來的。」

他一雙眼神緩緩從一般茶客臉上掃過，一下落到丁天仁那一桌上，臉上才有了喜色，舉步走了過來。

丁天仁看他朝自己這桌走來，不覺朝他微笑點頭。

藍袍相公走到他面前，脚下忽然一停，含笑道：「三弟果然在這裡。」

丁天仁聽他叫自己「三弟」，心中不禁一動，連忙站起身，抱抱拳道：「你……」

藍袍相公不待他說下去，立即以「傳音入密」說道：「三師弟，我是你二師姐呀，不過我穿了男裝，你叫我二哥好了。」

丁天仁聽他說是自己的二師姐，心想：「不知她叫甚麼名字？」一面連忙接着道：「二哥甚麼時候到的，怎不早些通知我呢？」

藍袍相公淺淺一笑道：「我是臨時決定的，方才到客店裡去找你，說你不在，才姑且上茶樓來看看的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二哥快請坐下來，怎麼老站着說話。」

藍袍相公在對面空位上坐下，紀效祖給他斟了一盅茶。

藍袍相公低聲笑道：「三弟臉上差幸沒有易容，如果易了容，就找不到了。」一面右手一抬，問道：「這兩位是……」

丁天仁忙道：「二哥，我給你介紹，他是我義弟方虹，他是紅緫堂紀堂主的堂弟紀香主效祖。」一面又朝紅兒、紀效祖二人道：「他是我二哥。」

他不知道二哥叫甚麼名字，只好不說了。

藍袍相公深深的看了紅兒一眼，含笑道：「你是三弟的義弟，自然也是我的義弟了。」

紅兒心中暗暗啐了一口，忖道：「這人油嘴滑舌，不像是好東西。」

她知道丁大哥並沒有「二哥」，他如今改扮成王紹三，那麼此人準是王紹三的二師兄了，只好敷衍叫了聲：「二哥。」

丁天仁回頭問道：「二哥遠來，不知可曾聽到甚麼了？」

藍袍相公笑了笑，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，說道：「沒有呀，三弟可曾聽到甚麼了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二哥請用茶，回頭到客店裡再作詳談。」

茶樓酒肆，份子複雜，自然不好多說了。

藍袍相公點頭道：「三弟說得是，喝茶。」

拿起茶盅，輕輕喝了一口，偏着頭，目光有意無意的看了紅兒一眼，臉上微有笑意。

丁天仁坐在他對面，自然看到了，心頭不由一動，暗道：「紅兒女扮男裝，大概給她看出來了，自己心裡可得有個準備才好，最傷腦筋的是自己不但不知她叫甚麼名字，連她底細，都一無所知。」

因此他不敢和她多說話，紀效祖只是一名香主，有二公子、三公子在座，他自然不敢插嘴。紅兒因大哥沒有說話，她也不說話了。四個人只是各自喝着茶，沉寂了好一會。

丁天仁心裡又不禁有些焦急，這樣誰都不說話，豈不是太生疏了，但一時間又不知說些甚麼才好。這時樓梯上又走上一個人來。

這人又瘦又高，年在七旬上下，身穿半截黃衫，從膝蓋以下，赤露着一雙骨瘦如柴的小腿，足穿麻縷織成的草鞋，看去好像田坂間的稻草人的一般。

他敢情是喝醉了酒，滿面通紅，醉醺醺的衝上樓來，一下就在一張空桌上雙手按着桌面，大馬金刀的坐下，口中洪聲叫道：「伙計，給老夫泡上三壺烏龍茶來，要快！」

他目光一下轉到藍袍相公身上，忽然怪笑一聲道：「小伙子，昨晚跟踪老夫來的，就是你吧？過來，老夫有話問你。」

他聲如夜梟，這聲怪笑，更是刺耳得難聽，話聲甫落，突然伸手朝藍袍相公凌空招了招手。

藍袍相公坐着的人，突覺一股極大吸力，把自己坐着的人，憑空拉了起來。

不，這股吸力把自己朝他拉了過去，心頭大吃一驚，急忙運起全身功力，沉氣站樁；但終究功力相差懸殊，縱然雙足站樁，還是被硬生生的朝前拉了過去。

這一情形，丁天仁也立即發覺了，口中大喝一聲，雙手迅快的互摩一下，就揮手一掌，朝兩人中間斜劈過去。這一下使的正是磨劍老人傳他的「劍掌」，試想一道可以削得斷刀劍的掌風，可見它有如何鋒利了。但聽嘶然有聲，立即把黃衫老人招手發出的一股強大吸力從中截斷。

被硬生生朝前拉去的，藍袍相公頓覺身上一鬆，吸力頓解，他已經使出全力，脹紅了臉，這時輕輕吁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三弟，眞謝謝你。」

黃衫老人聽到一聲大喝，接着吸力突然被一道鋒利掌風截斷，先前還以爲遇上甚麼高手，那知目光一注，才看清出手的竟然只是一個弱冠少年，一時不由驀地一楞，星宿海獨門神功「吸星手」，數十年來無人能破，此子小小年紀，居然一掌就截斷自己綿綿不絕的吸力，莫非是自己仇人門下不成？

心念閃電一動，人已隨着站起，舉步朝丁天仁走來，口中沉聲道：「小子，說，你是甚麼人門下？」

丁天仁還沒答話，藍袍相公滿臉怒容，叱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無緣無故驟然出手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「老夫是誰？你們沒聽師長說過？」黃衫老者怪笑道：「好，老夫告訴你們，老夫就是人稱『瘦天王』的宿無忌，現在該你們說了，叫甚麼名字，是何人門下？」

兩人叫甚麼名字，對他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何人門下這一句，因爲丁天仁一掌破了他的「吸星手」，所以必須知道兩人的師父是誰。

藍袍相公微哂道：「這倒巧得很，你叫宿無忌，我叫宓無忌，咱們同名不同姓，只有一字之差。」他一指丁天仁又道：「他是我義弟王紹三，至於我們師門，那就無可奉告了。」

丁天仁心中暗道：「她叫宓無忌，不知是不是眞名？」

宿無忌一雙細目迸射出兩縷精芒，打量着兩人，嘿然道：「你們不肯說出師門來歷，老夫一樣可以看得出來。」

宓無忌（藍袍相公）道：「你待怎的？」

宿無忌嘿嘿乾笑道：「老夫一試即知。」

口中說着，突然雙手一抬，伸出兩隻又闊又大的手掌，五指勾屈，朝兩人抓來。

宓無忌冷哼一聲，振腕一指，朝他左手掌心點去。丁天仁眼看她使的是「天絕指」，也立即振腕發指，朝他右手掌心點去。

「天絕指」發指無聲，不帶絲毫勁風，但宿無忌是何等人物，你們堪堪發指，他目光如炬，早就看出來了，雙手化抓爲拍，朝左右一分，撥開兩縷指風，口中怪笑一聲道：「天絕指，你們兩個居然會是天絕子的傳人，好，好，老夫瞧在天絕子的份上，不和你們計較，坐下喝茶吧！」話聲中舉手把面前三壺茶倒在三隻飯碗裡，一口氣把滾燙的三碗茶喝了下去。

宓無忌看他自找台階，也不好再說，終究「瘦天王」宿無忌是成名數十年的人物，功力之高，勝過自己兩人甚多，這就回頭道：「三弟，咱們該走了。」

回到客店，宓無忌另在丁天仁隔壁開了一個房間。店伙送來茶水，宓無忌要丁天仁進入房中，就掩上了房門。

丁天仁不覺臉上一熱，低低的叫了聲：「二師姐。」

宓無忌一雙秋波盯着他看了一眼，才低聲道：「叫我二哥就好。」接着抬了下手，說道：「三弟，請坐呀，我們有許多話要說呢！」

丁天仁依言在一張木椅上坐下。

宓無忌把一張椅子移到他對面方坐下，低聲問道：「三弟，你查到了些甚麼，現在可以說了。」

丁天仁把此行經過，略爲整理一下，就從遇上文如春說起，一直說到昨晚夜探觀音閣，聽到簡帳房和住持之間的談話，才知還有一個西莊，由一個叫任大總管的人主持，大概說了一遍。

宓無忌一直在凝神細聽，一雙明亮的目光也一直盯在丁天仁的臉上，除了不時的頷首，一直沒有說話，直等丁天仁說完，才低聲笑道：「前面一段，我已經聽副總護法說過了，昨晚又接到副總護法的指示，要我連夜趕來，和你見面，並且要你伺機去接掌西莊，我還在納罕呢，不知西莊是甚麼所在。經你這一說，我才明白副總護法的意思。」

兩人面對面促膝低語，從宓無忌身上散發出來的淡淡幽香，和說話時口脂微度，坐在她對面的丁天仁眞有如入芝蘭之室的感受，聞言愕然道：「副總護法是甚麼意思呢？」

宓無忌笑了笑，問道：「你想想看，他爲甚麼派我前來呢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小弟愚魯，還請二哥明說。」

宓無忌咬着下唇，看了他一眼，才道：「我不是說了，副總護法要你伺機去接掌西莊嗎？」

丁天仁點頭道：「是。」

宓無忌嗤的輕笑道：「這就是了，西莊可不是咱們的地盤，副總護法派你去接管，你就可以三公子的身份去接管。」

丁天仁又應了聲「是」。

宓無忌嬌笑一聲道：「所以要我來協助你了，現在你應該明白了吧？沒有我，你如何混得進去？」

丁天仁心裡還是不明白，但又不好多問，就只好點了點頭。

宓無忌接着又道：「師父不是要我跟三手眞人學易容術嗎，副總護法的意思，大概就是要我給你易成西莊任大總管，才能堂而皇之的接管西莊呀！」

丁天仁瞿然道：「小弟忘了二師姐精擅易容了。」

宓無忌笑道：「你呀，出山之後，就像換了一個人似的，我們只是同門而已，自然早就把二師姐忘了。」

這話丁天仁不好回答。

宓無忌笑了笑又道：「我只是和你開玩笑的，對了，你這義弟方虹爲人如何？你們如何認識的？」

她不待丁天仁開口，接着神秘一笑，又道：「三弟，我學的是易容術，甚麼人也瞞不過我的眼睛，她是女孩子對不？三弟的情人？唔，你眼光不錯。」

丁天仁臉上一紅，忙道：「二哥誤會了。」

宓無忌道：「我那裡誤會了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不瞞二哥說，她是咱們護法溫九姑的徒弟紅兒，溫九姑中毒逃走，是我把紅兒救出來的，她一時找不到師父，就暫且和我走在一起，因路上不便，才改穿男裝，化名方虹，說是我的義弟，如此而已。」

宓無忌看着他似笑非笑的道：「只是如此而已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小弟怎敢欺騙二哥？」

宓無忌倩笑一聲道：「看你連臉都紅了。」

丁天仁問道：「二哥，對西莊之事，我們該如何辦呢？」

宓無忌眨着眼睛，看了他一眼，才道：「這件事以你爲主，你有甚麼腹案沒有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副總護法既有指令，要小弟去充任那個任總管，只好隨機應變，到了那裡再說，二哥如果有甚麼好主意，何妨說出來聽聽？」

「哈，三弟果然高明，本來我問你的，現在變成你問我了。」宓無忌續道：「我說過，此行以你爲主，我那有甚麼好主意？不過你說得也對，我們根本不知道對方的虛實，自然談不上事先有周詳的計劃，那只好用隨機應變這四個字了。」

丁天仁欣然道：「二哥同意小弟的意見？」

宓無忌道：「只是有一點，必然先讓我見見這位任大總管才行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我也沒有見過他，今晚我們早些去，就可以見到他了。」

宓無忌道：「最早也要二更才行，西莊一定有許多高手，絕不能打草驚蛇。」

丁天仁剛回到自己房中，門上就起了叩門之聲，過去拉開房門，只見店伙一手提着一壺水，連連躬身道：「小的是給客官沖水來的。」左手握拳連點了三點。

丁天仁看得方自一怔，心想：這伙計會是石老哥哥。這時耳邊已響起石破衣的聲音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們商量的結果我都聽到了，今晚二更，你只管去辦你們的事，不論發生甚麼事故，你都不用管。」

他沖好茶水，話也正好說完，回身往外走去。

丁天仁還想再問，剛以「傳音入密」叫了聲：「老哥哥……」

石破衣已經走在廊上，但他聲音又在耳邊响起：「你這二師姐可不簡單，你得小心應付。」

二更時分，丁天仁從後窗穿出，剛闔上窗戶，突覺身後疾風颯然，急忙轉過身去，只見宓無忌手持摺扇，依然青衫飄忽，站在夜風之中，一雙星目，閃着星星般光采，心中暗道：「她有這份輕功，可見身手極高了。」

一面低聲道：「二哥來得好快！」

宓無忌輕聲道：「我一直在後窗等着，看你出來了，才出來的。」

丁天仁抬抬手道：「二哥請。」

宓無忌嫣然一笑道：「你是主帥，應該你走在前面，何況我還是第一次來，路徑不熟，你不用和我客氣了。」

丁天仁抱拳道：「如此小弟有僭。」

口中說着，人已騰身掠起，但因不知宓無忌輕功如何，只敢使出三成功力來，回頭看去，宓無忌縱掠起落，緊隨自己身後，雖沒落後，但也差不多了。

片刻工夫，就已抵達觀音閣(他們是循着大路來的，大路橫貫東西，觀音閣在大路南首，相差還有一兩里路)。

西莊却在大路北首，有一條寬闊的沙礫道路，足可容得兩輛馬車並馳，兩邊種着參天古松，輕風徐來，吟聲細細。

丁天仁在快要奔近之際，就已收住身形，俯身從地上抓了一把沙石，等宓無忌奔至，回身說道：「二哥，前面左首那條道路，就是通往西莊的路了。」

宓無忌點頭道：「兩邊松樹茂密，我想他們不會沒有暗樁，我們要小心些才好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小弟省得。」

他依然走在前面，兩人捨了大路，朝北首一條路上走去。

這條路兩邊都有參天老松，枝葉茂盛，走在路上，只要你靠邊行走，在夜色之下，就很難發現，但反過來說，如果有人躲在樹上，暗中監視，你也很難發現他。

丁天仁走在前面，他如今功力精深，耳目何等敏銳，十丈之內，只要有人潛伏，那想瞞得過他，右手微抬，彈出一兩顆碎石，絲毫不露形迹，就可把數丈外的暗樁一一制住。

宓無忌跟在他身後，目光左右打量，全神戒備，右手緊握着摺扇，準備隨時出手，但走了兩三里路，始終不見一點動靜，心中暗暗感到疑惑：「這條路通往西莊，不可能沒有佈置暗樁，如是對方有意放自己二人通行無阻，那麼準是另有埋伏了。」

她這樣一想，就越發小心翼翼，耳目並用，凝神搜索，要知她究是女孩兒家，心思縝密，眼看丁天仁從容的走在前面，神態瀟洒，絲毫看不出他有緊張戒備之狀，但每隔一段路，就見他右肩微側，隨着右手似乎輕微抬動，先前也並不在意，但時間稍長，不禁引起她的注意，這才發現丁天仁每次右肩微側之際，耳中依稀聽到一絲極細的破空之聲飛射出去。

這聲音若非早就注意着他，用心諦聽，極難聽得到。宓無忌櫻唇輕輕披了下，心中不禁有了笑意，只是沒有說穿，默默的走着。

這條道路，足有八九里光景，一直通到一座莊院的左首。莊院前面有一片廣場，圍着高大的磚牆，看去極爲氣派，但看不清牆內情形。

丁天仁朝宓無忌打了個手勢，兩人悄悄朝莊院左首繞去。宓無忌讓他走在前面，反正由他去開路，自己只需暗中留神戒備就好。

莊院中好像確實沒有甚麼戒備，兩人飛越圍牆，閃入左首一條長廊，只看到前面石階上站着兩個人，那自然是值夜的莊丁，但相距已有七八丈遠，看到的只是背影而已。

宓無忌悄聲道：「三弟，你知道姓任的住在那裡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不知道，我們從前進找進去，總會找到的。」

宓無忌輕輕攢了下眉，說道：「這樣會驚動其他的人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我們只要小心些。萬一遇上人，都把他們制住了就是。」

宓無忌心想：「你好大的口氣，西莊不乏能手，你眞能一一把他們制住，幹麼還要夜晚才來探莊。」一面忙道：「這樣不行，我們還是找個人問問，就不用到處亂闖了。」

丁天仁點頭道：「這樣也好，我們過去。」

西莊共有五進房屋，一排九間，除了正屋，還有不少房舍，光是第一進，就院落重重，覆蓋極廣，兩人沿着長廊走了一段路，才看到前面轉角上，站着一名持刀的莊丁。

宓無忌低聲道：「快制住他。」

「不用。」丁天仁回頭笑了笑，就從容迎着莊丁走去。

那莊丁驟見二人，方是一怔，正待喝問，丁天仁已經開口了：「這位管家，咱們是上面來的，有事要見任總管，他住在那裡？」

那莊丁眼看二人年紀不大，都穿着長衫，不像夜行人，尤其聽說是上面來的，他雖然不知「上面」是甚麼人，但準是總管的上面了，一時那敢怠慢，連忙抱拳道：「總管住在第二進，小的這就去通報管事。」

總管下面，應該有幾個管事，他才能稱總管。

丁天仁搖手道：「不用，咱們是有機密大事要見任總管，不能讓很多人知道，就由你領我們去好了，任總管

姧不會責怪你的，還不快在前面領路。」

那莊丁聽他這麼說了，只得應了聲「是」，躬身道：「二位那就請隨小的來。」

他領着二人轉出長廊，來至一處腰門，伸手在門上叩了兩下，木門啓處，裡面有兩名持刀壯漢，看到莊丁身後跟着兩人，正待問話。

丁天仁冷聲道：「我們是上面來的，要見任總管。」一面朝莊丁吩咐道：「你只管走在前面領路。」

一面在說話之時，早已出手點了兩名壯漢的穴道。

進入腰門，走在最後的宓無忌就回身掩上了木門。莊丁不敢多說，領着二人從走廊穿行過一重院落，路上自然又會遇上站崗的莊丁，都由丁天仁答話，制住了穴道。

一會工夫，來至一處小有花木之勝的一處院落，小天井北首一排三間房舍，只有右首一間窗櫺中隱隱透出燈光。

莊丁走近門前，就脚下一停，回身道：「總管就住在這裡，未奉呼喚，小的不敢進去，二位請吧！」

丁天仁伸手點了他穴道，和宓無忌打了個手勢，迅速越過小天井，掠上石階，就朝右首有燈光的窗下掩去。

這三楹房舍，中間是堂屋，敢情是大總管的起居室。右首一間正是他的臥室，佈置相當精美，這時臨窗一張太師椅上，任大總管翹着二郎腿，手捧白銀水烟袋，正在悠閒自得的吸着水菸。

他正是樂山山莊的總管任貴，一點不假。

丁天仁回頭朝宓無忌低聲道：「二哥，我們進去。」

宓無忌點點頭，就朝中間堂屋走了進去。右首門口，掛着一道棉帘，宓無忌掀帘走入，口中叫道：「任大總管。」

丁天仁跟在她身後低笑道：「二哥，他已經被我制住了。」

宓無忌聽得一怔，問道：「你甚麼時候出手的？我怎麼沒有看到？」

丁天仁笑道：「我在窗下就給了他一指。」

宓無忌道：「那好，你快去掩上窗戶，我們立時動手。」

丁天仁依言過去掩上了窗戶。

宓無忌也很快的掩上了房門，一面低聲道：「你快坐下來，閉上眼睛，我好給你易容。」

丁天仁聽得心裡暗暗好笑，你的易容術，未必比我高明多少，當下就在一張椅子上端正坐下，依言閉上了眼睛。

宓無忌從身邊取出一個易容盒子，打開放到桌上，取起一個小瓶，旋開瓶塞，撕了一小塊棉花沾着藥水，在丁天仁臉上輕輕拭着，一面說道：「這是第一道手續，必須先把臉上油垢拭乾淨了，才能上易容藥物。」

丁天仁心中暗道：「幸好石老哥哥易的容，就是用洗容劑也拭抹不去的，不然就要露出原形來了。」

宓無忌纖纖玉手拿着棉花仔細的拭了一陣，一雙秋波只是一霎不霎的盯在他臉上，心中也在暗暗嘀咕着：「他臉上並沒經過易容，否則洗容藥水怎會洗不去的呢？難道是自己多疑了？他眞是三師弟。」

心中想着，却也不好再拭下去，這就開始替他易容，好在有任貴坐在邊上，有現成的樣本，只要依樣葫蘆，自然較爲容易，不過一會工夫，就低聲道：「好了，現在可以睜開眼睛來了。」

丁天仁睜開眼來，故意訝異的道：「這麼快就易好了？」

宓無忌笑孜孜的遞過一面小銅鏡，說道：「你自己看看，像不像？」

丁天仁接過小銅鏡，仔細的瞧了一陣，故意笑道：「二哥眞是神乎其技，不過盞茶工夫，小弟就變成了任大總管，簡直像極了。」

只要是人，誰不喜歡當面奉承？宓無忌收起盒子，斜睨着他，輕笑道：「三弟出來沒有多少日子，幾時把一張嘴也學甜了？」一面從身邊取出一張面具，又道：「你快戴上了，我們該問他話了。」

丁天仁接過面具，覆到臉上，然後用手掌輕輕貼勻。

宓無忌道：「好了，你可以解開他的穴道了。」

丁天仁正待解開任貴穴道，突聽有人輕輕叩着房門，响起一個嬌脆的女子聲音說道：「任總管，小婢給你送宵夜來了。」

丁天仁朝宓無忌打了個手勢，示意她快去拔開門閂，一面學着任貴的聲音說道：「進來，門沒有閂。」

在他說話之時，宓無忌早已閃到房門左邊，輕輕拔開了門閂。

房門呀然開啓，一個身穿淺綠衣裙的女子一手提着食盒款步跨進房門。

這綠衣女子年約二十三四，長得眉目如畫，甚是俏麗，但也十分機警，跨進房門，看到任總管一手拿着水煙袋，連看也沒看她一眼，便已感覺到不對，不覺神色微變，正待退出。

宓無忌早已從旁閃出，一下搶到她身後，冷冷的道：「進去。」

綠衣女子急忙朝前跨出兩步，倏地回過身去，這一轉身，看到房門左首還有一個人，不覺望着宓無忌，吃驚的道：「你們是甚麼人？我只是一個下人，給總管送宵夜來的。」

宓無忌道：「放心，我們不會難爲你的。」振腕一指，點了過去。

綠衣女子身形一偏，讓過指風，一面說道：「你們把總管怎麼了？」

宓無忌看她居然避開自己一指，

心中暗道：「看不出這丫頭身手居然不弱。」右手又是一指點了過去，口中哼道：「你給我倒下去。」

綠衣女子身子再次一偏，放下食盒，冷笑道：「憑你剛才這兩指，我眞不敢相信任總管怎麼會被你制住的？」

口中說着，雙手乍發，揚起一片錯落指影，朝宓無忌搶攻過來。

她因在總管房中發現了兩個敵人，是以急欲奪門而出，出手居然十分勁急。

宓無忌心中不禁有氣，暗暗哼道：「我不把你拏下，就不姓宓了！」

就在此時，耳邊響起丁天仁的聲音以「傳音入密」說道：「二哥，這丫頭並不簡單，最好和她多打上幾招，也許可以看出她拳脚路數來。」

宓無忌心頭暗道：「是啊，這一點我倒沒有想到。」心念轉動，雙掌開闔，迎着對方攻出。

兩人這動上手，一個是情急拚命，只希望逼開對方，奪門而出。一個是有意和她纏鬥，想看看她的路數。因此四隻纖手，忽拳、忽掌、忽指、忽肘、忽攻、忽拒、忽拂、忽拍、忽踢、忽掃、忽閃、忽旋，兩條人影，你進我退，宛如穿花蛺蝶，越打越快，幾乎敵我難分。

宓無忌先前是聽了丁天仁的話，要看看綠衣女子的拳脚路數，才和她纏鬥的。那知打出十幾個回合，才知自己輕估了她，對方一身武功，竟然和自己並無多讓。有了這一發現，自然收起輕敵之念，指掌交擊，加緊施爲。

這一來，對丁天仁倒是收穫非淺，一來可以藉機看清楚宓無忌的拳掌路數，二來也可以看到綠衣女子的武功來歷，自然要用心觀看，心無旁騖。

突聽耳邊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：「小兄弟，該你出手了，此女眞正身份，極可能還在任貴之上，不可讓她走脫，必要時就只好讓她服一顆迷信丹了。」

這是石破衣的聲音。

丁天仁眼看宓無忌和綠衣女子已打出三十多招，兀是難分勝負，這就身形一晃，朝二人中間閃入，口中叫道：「二哥可以住手了。」

左手連彈，點了綠衣女子三處穴道。

宓無忌正在欲罷不能，聞言後退了一步，不信的道：「三弟，你制住她了？」

丁天仁微微一笑道：「二哥是正面對敵，吸引她的注意，小弟是乘隙出手，攻其不備，才能一舉得手了。」

宓無忌迅速掩上房門，氣憤的道：「你說得不錯，我看這丫頭決不是一般下人。」

丁天仁含笑道：「任貴雖是這裡的大總管，但究非他們自己人，此女名義上只是一個丫頭，實際上極可能是他們上面派來監視他的。」

宓無忌聽得暗暗點頭，目視丁天仁問道：「那麼我們該怎麼辦？」

丁天仁望着她，沉吟道：「如果我的推想不錯，那麼此女關係重大，就算嚴刑逼供，我想她一定不會說的，既不能殺，又不能放，實在棘手得很。」

宓無忌道：「就是咯，所以我們要想想辦法才行。」

丁天仁一直盯着她沒有說話。

宓無忌臉上一紅，嗔道：「你老是看着我作甚麼，怎麼不說話呢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我在想，不如由二哥來改扮她……」

宓無忌道：「方才我也想過，只是我連她的情形一點也不知道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只有慢慢的來，過上幾天，也就可以摸熟了。」

宓無忌問道：「那麼這兩個人呢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先把他們放到後面去(卧室後面還有一小間貯藏室)，只要找到溫護法，她身邊應該有迷信丹。」

宓無忌道：「你不是說溫護法中毒逃走，目前那裡去找她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所以我說過幾天咯，大概過幾天時間，總會有她的消息了。」

宓無忌道：「好吧，就只好這樣了。」

她在椅上坐下，立即取出銅盒，一手拿着小銅鏡，在自己臉上易起容來。

丁天仁站在她身邊，一霎不霎的仔細看着她易容，心中暗道：「石老哥哥說得不錯，易容一道，雖然大同小異，但從手法看來，石老哥哥教的就比她精細多了。」

水晶簾下看梳頭，已經是夠香艷了；但在燈下看美人易容，該是更香艷了，丁天仁盯着她正看得入神。

宓無忌輕啐道：「三弟，你……」

「啊！」丁天仁臉上一熱，忙道：「小弟從沒見過易容，正想偷學一手呢！」

宓無忌迅快易好容，收起盒子，一面說道：「你想學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二哥肯教的話，小弟自然想學了。」

宓無忌道：「行走江湖，學會易容術，自然有很大的用處，我教你沒有問題，只是易容藥物，我不會配製，只好等我回去找義父配好了再給你。」

丁天仁故作喜色，忙道：「多謝二哥。」

宓無忌站起身，一手挾起綠衣女子，往裡首一間走去。一會工夫，她已經換上綠衣女子的衣裙，從裡間走出，說道：「現在可以問話了，我就站在這裡，裝作穴道受制，然後你去解開姓任的穴道，要他從實說來。」

丁天仁問道：「他不肯說呢？」

「你這人！」宓無忌輕嗔道：「問話

就要使點技巧，你不會動動腦筋？」接着以「傳音入密」說道：「只要如此如此，她如果是他上面派來的人，絕不敢讓她受到傷害，就會乖乖的說了。」

丁天仁喜道：「二哥這法子不錯。」

宓無忌低聲道：「那就開始了。」

丁天仁點點頭，抬手先點了任貴四肢穴道，然後解開他原先受制的穴道。任貴身軀一震，倏地睜開眼來。

丁天仁手中拿着宓無忌的摺扇，站在任貴面前冷冷說道：「任大總管，你如果識時務的，就該好好和我合作。」

任貴發現自己四肢受制，絲毫動彈不得，同時也看清自己面前站着一個青衫中年漢子(丁天仁經宓無忌給他易容之後，又戴上了一張面具)正在向自己問話，離房門不遠，站着呆若木雞的青雯，心頭暗暗吃驚，問道：「閣下是那一方的朋友？」

丁天仁微哂道：「現在是我在問你，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誰，只要回答我問你的話就好。」

任貴眨着眼睛，問道：「朋友要問甚麼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你是這裡的大總管，那麼你們莊主是誰？」

任貴道：「且慢，在下可不可以先問朋友兩句話？」

丁天仁冷聲道：「是我在問你，還是你在問我？」

任貴道：「在下落在朋友手裡，自然是朋友在問我了，但朋友要在下和你合作，有問必答，那就要朋友先回答我兩個問題，在下認爲值得，才會答你所問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好吧，你說說看，是那兩個問題？」

任貴道：「第一、在下回答了朋友的話，朋友是否會放了在下？」

丁天仁道：「第二呢？」

任貴看了綠衣女子一眼，說道：「她只是一個下人，希望朋友先放了她。」

丁天仁心中暗道：「果然不出自己所料，這女子身份相當特殊，不然，一個下人，他何用在此時此地提出先行釋放她的話來？」一面點頭道：「我問完就走，自然不會難爲你們，但你若有半句虛言，那就莫怪我出手無情。」

「一言爲定。」任貴爽快地道：「朋友問吧，只是在下如果不知道的，那是眞的不知道了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我方才已經問過了，你們莊主是誰？」

任貴苦笑道：「朋友第一句話在下就答不上來了，這裡莊主是誰，在下眞的不知道。」

丁天仁哼道：「你身爲大總管，連莊主是誰都會不知道，這話有誰能信？」

任貴苦笑道：「說出來確實沒有人會相信，但這是事實，在下擔任這裡總管，不過三個月時間，從來沒見過莊主一面，也沒人跟在下提起過莊主二字，朋友不信，在下也沒話可說。」

丁天仁問道：「你也沒去找過莊主？」

任貴道：「在下並沒甚麼事要去找莊主的，眞要有事，莊主會在左首那間房中的桌上留下字條，但那間房只是一間空屋，從沒住人，就是全莊五進數十間房舍，在下也都去看過，並沒莊主住的地方，可見莊主並沒住在這裡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那麼莊上有些甚麼人呢？」

任貴道：「莊上除了在下，還有三個管事，一個叫田進財，是管帳的，一個叫何祥生，是管莊丁的，一個叫李長發，是接待賓客的，此外就是些僕傭了。」

丁天仁道：「川西有許多武林同道，無故失踪，都是西莊所劫持的，可有此事？」

任貴忙道：「沒有，眞的沒有，如果有這種事，在下不會一點都不知道，咱們莊上只有一個總管、三個管事，就是有通天本領，也是辦不到的事，朋友如果是查究這件事來的，西莊雖有數十間房屋，在下可以領你朋友一間間的去看。」

丁天仁看他說話的神情，似乎不像有假，心中不禁有些動搖起來，問道：「任總管到這裡來，不過三個月時間，那麼三個月之前，在那裡高就？」

任貴道：「在下從前是在樂山山莊擎天手金老爺子莊上擔任總管的。」

丁天仁問道：「怎麼會到這裡來的？」

任貴道：「在下跟隨金老爺子快二十年了，在四川地方上，不論官府或是黑白兩道，差不多都有個認識，這裡莊主是做大買賣的，有些地方，就要打通關節，所以就屬意在下，在下年過半百，總不能當一輩子總管，當然希望有優厚待遇，積些錢，作爲防老之用，就這樣到這裡來的。」

丁天仁眼看要問的全問完了，却問不出一點所以然來，這就點頭道：「好，我相信你，現在我還要問問這丫頭，你給我老實些，不論我問甚麼，她說甚麼，你都不許開口，否則我就殺了你。」

任貴忙道：「在下不說，在下不會插口的。」

丁天仁倏地回過身去，左手朝綠衣女子身上一拂，右手摺扇同時輕輕敲落，他左手一拂是解開她先前受制的穴道，右手摺扇却是重新點了她兩處穴道，這樣她可以開口說話，但身子依然動彈不得。

這綠衣女子自然是宓無忌喬裝的了，她穴道一鬆，忍不住睜開眼來，但她只是惡狠狠的看了丁天仁一眼，很快又閉上眼睛。

（未完·二十）

上文提要・八方和尚到鏢局找君不畏，而君不畏因中了宋心兒施毒受傷，尚未痊癒，却裝着沒有中過毒的樣子出現，八方和尚愕然，不敢貿然出手，自知不敵，詐作傳訊，約十日後在望月谷決戰，匆忙離去。此事被石小開知道，便專誠到東王廟拜訪，邀刀聖等去賭坊賓舍居住，其目的志在狎弄宋心兒，宋心兒將計就計，約同彭朋協助，用毒將石小開迷倒，然後請石不全來現場觀看，証實他兒子欲非禮她……



新派俠情中篇故事

辛棄疾・文　可飛・圖

浪子出馬

兩父子伺機報復　刀聖等四人死亡

石不全叱道：「江湖上有許多事情已經不能硬幹了，以後你們得多用用腦筋。」

石不全不走前門，他由兩人抬着從賭坊的後門回大宅院，一路上罵不絕口。

＊　＊　＊

宋心兒一路上笑着回到東王廟。

也真巧，八方和尚睡着了，蘭兒剛剛走到廟門外，忽見黑暗中奔來三個人，她機靈，立刻躲在暗中瞧，她發現三個人往廟內走去，這不是少爺請去的三個人嗎？

蘭兒心想：「他們三個怎麼半夜回來？」

她溜到後牆窗下聽，果然她聽得吃一驚，事情怎麼會是這樣呀！

「洪老，這一趟你到南邊來，你撈些甚麼？」宋心兒的話是愉快的。

洪巴道：「先是丁一山那小子，太湖他們混不下去了，跑到海上找目標，被姓君的斷了財路，他給我銀子一千兩，要我除掉姓君的，嗨，想不到姓君的是傳言中的『地龍』，老夫丟不起這個人，才與二位聯手，眞是的……」

他未說下去，却聽得宋心兒道：「洪老，咱們同八方和尚再合作，只不過銀子如何分呀！」

彭朋道：「我們聽洪老的。」

洪巴道：「不，點子是你二位出的，我聽二位的。」

宋心兒吃吃一笑，道：「那好，咱們三三九，每人三千兩，餘下一千就給八方和尚了。」

洪巴當然點頭同意，銀子三人當時就分了。

那八方和尚還在呼呼大睡吶。

他眞的累壞了，那麼狠狠的幹了一個多時辰，他如今睡得可也酣又香，鼾聲就如同打雷一般，夜間聽得特別清楚。

＊　＊　＊

石小開又活了，只不過當他明白自己上了宋心兒的當以後，他冷笑了。

他應該發火生氣才是。

石小開不是個沒有腦筋的人，有關這一點，他爹石不全最清楚，所以石不全有許多大的方針都會同這個寶貝兒子打商量。

石小開明白一件事，他知道宋心兒他們不會馬上離去，因爲宋心兒與洪巴等已與君不畏約定，他們要在望月谷大對決。

江湖上有個不成文的慣例，那便是雙方有約就得赴約，否則失約一方就別再混了。

石小開算日子，十日後的望月谷是個月明之夜，雙方必然各有準備，那麼，他爲甚麼不守在暗中撿拾便宜？

石小開冷笑，他心中也在思忖，石家的銀子也是你們這兩批人可以伸

手索要的，看吧，叫你們連本帶利吐出來，我石小開還要索你們的命。

石小開把這事也對他爹石不全仔細的報告，於是，石不全也笑了。

就在這時候，蘭兒來了。

蘭兒本來躲在東王廟後面偷聽宋心兒三人的話，她越聽越害怕，知道不能再留下，便匆匆的趕回城裡來了。

蘭兒把聽到的話向石小開仔細的說了一遍，當然她不會把她同八方和尚那一段向石小開提說的。

石小開聽得蘭兒的話，對蘭兒大加讚賞，只不過當他聽得宋心兒三人已把訛詐去的一萬兩銀子分了贓，他忿怒得直咬牙。

＊　＊　＊

這幾日小風城似乎風平浪靜了，而且平靜得出奇。

平靜得有些過份便會令人有窒息之感，如果說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也許較爲合適。

君不畏在苗小玉的體貼服侍下，他不但傷已痊癒，而且精神比之以前更旺盛。

苗小玉十分關心八方和尚曾經留下的話。

八方和尚約鬥君不畏於十日後的半夜子時，在東王廟後面的望月谷決一死戰。

苗小玉算算日子，應該就在今夜，她苦惱了。

君不畏却並未放在心上，這一天他吃得更多，也笑得更多，就好像他把決鬥的事忘記了。

苗小玉不能阻止決鬥的事，她唯一能做的便是希望同君不畏一齊去赴約。

苗小玉很憂心，就如同她哥苗剛一樣，很想同君不畏一齊前往。

苗剛相信，他鏢局的力量也不容忽視，至少也可以幫助君不畏壓住陣腳擋下一半敵人力量。

苗剛一人便可以抵住八方和尚，如果苗剛以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戰術，他可以纏住八方和尚。

＊　＊　＊

跨海鏢局上下是一心的，只因爲君不畏對鏢局的貢獻，令鏢局的人感動，便也使得大伙這幾天心神悶得發慌。

苗家兄妹想不出辦法，大伙全都乾瞪眼。

君不畏好自在，他吃過晚飯便躺在床上睡着了，他好像忘了有決鬥這回事了。

全鏢局只有他一個人睡得着。

苗小玉急得直搓手，苗剛不時的往外望。

苗小玉見君不畏睡得酣，她便只得回轉自己房裡，只不過她又不時的命黑妞在窗外偷偷窺探君不畏的床上。

黑妞總是回答：「君先生睡得很好。」

快半夜了吧！

＊　＊　＊

已經半夜了，苗小玉數着指頭算一算，她自言自語的道：「難道不是今夜？是明天夜裡？」

她伸頭看窗外明月，又自言自語：「也許，唔……也許自己緊張得把決鬥的日子記錯了。」

於是，苗小玉把黑妞召過來了。

「他仍然睡得很好？」

黑妞道：「一動也不動，睡得眞酣，大概傷養好了體力需要恢復才這樣吧！」

苗小玉道：「都過了三更天了，妳去睡吧！」

＊　＊　＊

君不畏早就站在望月谷內一塊突出的大石上了。

他才剛剛站定，附近傳來沙沙聲深草叢波動下，冒出四條人影。

不錯，八方和尚已站在君不畏的左邊三丈遠處。

「刀聖」洪巴冷凜的站在君不畏的正前方，臉上一副孤傲的冷態，他每次對敵總是冷傲的，因爲他已冷傲了數十年。

彭朋與宋心兒却併肩站在君不畏右方，兩個人這時候還手拉手，好像不是來拚命，與賞月的一對情侶差不多。

五個人照上面了，可是誰也未曾先出聲。

雖然沒有人出聲，却聽得冷笑聲連連。

君不畏沒有冷笑，他的樣子很平淡。

僵持只是刹那間，洪巴當先開口。

「算個人物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我是人物，你就是狗屎。」

洪巴冷哼，道：「老夫明白你的意思，不錯，我們以四對一，其目的就是要取你性命，因爲老夫輸不起，數十年的風雲江湖，不能由你這小子一馬掃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長江總是後浪推前浪，你不能永霸刀藝稱老大。」

洪巴道：「殺了你老夫依然『刀聖』之尊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即使你勝了，你仍然不是自己一人之功，你應該明白這一點。」

洪巴道：「就算你知道老夫敗在盜名吧，你已消失在江湖中了，嘿……」

八方和尚道：「洪老，動手吧！」

他踏前一步，又道：「倒是想不通，你這小子這幾天躲到甚麼地方去了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你以爲我躲在甚麼地方？」

八方和尚道：「你必然受了傷，你必然……」

他手指宋心兒，又道：「你難道沒有中宋姑娘的毒？你是怎麼躲過的？」

宋心兒接道：「你應該在不知不覺中毒發身亡的，你是怎麼躲過這一劫的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你們不是已經知道我的眞正身份了，我是『地龍』，地龍本身就有百毒不侵的本能。」

宋心兒叱道：「那是眞正的毒蟲，你不是，你仍然是個人。」

君不畏吃吃一笑，道：「宋心兒，妳好絕情呀，咱們曾經一張床呀，妳對我是那麼的溫馴，妳的動作是那麼的叫人終身難忘，妳的那股子騷勁，令我難以抗拒，妳的全身白淨異於常人，妳的……」

彭朋氣得面色泛青，宋心兒厲叫一聲，道：「你……不要再說了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我說的全是實話呀，妳……」

宋心兒叱道：「此一時也彼一時，那時候我的心也交給你了，可是你却對我虛虛實實，你可曾聽過那句傷感的話嗎？你以爲我無情無義對你下毒手嗎？」

她緩緩的舉首望着明月，口中喃喃的道：「問世間情爲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許……」

君不畏聽得清，他嗤之以鼻道：「妳狗屁，妳都想要我的命了，妳還拿情逗我呀，哈……」

宋心兒道：「你眞的叫浪子，你怎知道甚麼叫愛之深恨之切的道理，你……是個聰明的豬。」

君不畏突然厲聲道：「妳是黑道毒羅刹，我乃北地一浪子，咱們逢場作戲還可以，玩眞的，妳忘了我是浪子呀！哼，妳不是身邊又有這麼一位男不男女不女的俏郎君在陪着你嗎？」

彭朋早就忍耐不住了，他厲吼如虎，道：「老子斃了你這畜牲。」

他的人隨着叫聲已彈向半空中，半空中也傳出「嘩嘩啦啦」的算盤聲。

君不畏上過他的當，君不畏知道彭朋的算盤子中有炸開花的鐵珠子，上一回在東王廟一戰，他差一點被炸死，就爲了這回事，他這幾日想得多。

君不畏乃擲鏢高手，他的擲鏢可以淵源於百年前的神鏢將勝英。

君不畏當然苦思着如何破解彭朋的算盤子兒。

此刻，彭朋的算盤子尚未射出，而君不畏却已錯身往後躲。

他不會往前方，前方站着老洪巴。

他也不會往左閃，八方和尚等在那兒。

彭朋彈落在大石上立刻又往君不畏撲去，便也聽得「颯」聲傳出。

於是，君不畏忽然迎着射來的一溜星點回撲上去。

君不畏的左手便在此時抖出一隻小小長形布袋，那麼準確的便把空中射來的幾點黑星收進他的布袋中了。

他不只是把射來的星彈收入布袋，且在他尚未落地而快要落地的刹那間，布袋忽然又抖散開來，一片星芒射向左側的八方和尚。

「打！」

八方和尚本欲出手，見一片黑星射來，他掄動手提鋼唸珠便打。

只聽得叮噹聲中傳來一聲爆炸，「砰！」

「啊唷……」

八方和尚以手捂住半張紅面皮疾退又閃，刹時間鮮血自他的手掌外溢，只差未炸瞎他的眼。

這只是一個來回起落間的事，君不畏又掠過重撲過來的彭朋，便也撩起一蓬血雨在他的身後標向空中，只聽得彭朋殺豬也似的一聲尖嚎：

「噢！」

君不畏的一刀反手切在彭朋的後背上，入肉一寸深，那一刀任誰也看得出，君不畏不要姓彭的活了。

「俏郎君」彭朋往地上歪着，但他手中的算盤子兒却像連珠炮也似的抖出來了。

只不過君不畏的閃躲很妙，而且也用手中布袋收了不少，直到彭朋一聲咒罵：「你娘的老皮……唷……」

「毒美人」便在此時奔向俏郎君，她急叫：「阿朋！」

彭朋戟指君不畏大叫：「殺了他！我不要這小子再活，去，殺了他呀！」

宋心兒看着彭朋的背上一刀，她的面皮也變了。

宋心兒高舉着雙手，她不用看，雙尖刀已往君不畏奔上來了：「我跟你拚了。」

不只是宋心兒，八方和尚也撲上來了。

君不畏大聲的笑，道：「洪老頭，你怎麼還不出手。」

洪巴沒出手，他一直在看，他發覺君不畏又有了長進，君不畏怎麼會想出以布袋把彭朋的算盤子兒收去。

洪巴當然也聯想到，君不畏既然想出辦法破解算盤子兒的爆炸，他就一定想到防護宋心兒的毒，那麼，他也許已想到如何對自己下刀了。

洪巴就是想得多。

他本來的老奸巨猾，當然就會把事情先想通。

江湖上既會用腦筋又會出刀的人，這個人就會命長。

洪巴今年六十了吧！

＊　＊　＊

君不畏呼叫洪巴，並未把洪巴叫得出刀，反而洪巴往大石後面退，他好像是準備逃走了。

空中再一次響起「叮噹」之聲，閃掠中君不畏發覺不見洪巴了，他不由心中一緊。

八方和尚眞狠，流着滿面鮮血，雙手抓緊鋼唸珠便直往君不畏的頭上套去，他的前身大敞開，那光景便是

要和敵人同歸於盡的樣子。

另一面，宋心兒七刀刺空，反手一把毒粉洒出手，她口咬一刀，右手一刀平地撞向君不畏。

這二人來得凶狠，任誰也知道要趕快躲。

君不畏不躲。

他不但未躲，而且還一頭穿過那片毒霧迎上宋心兒。

「轟！」

「啊！」

「轟！」

聲音起自連串，只見宋心兒落地就倒，她的右足好像挨刀了。

她未站起來，却也回頭擲出刀一把：「打！」

「噹！」

君不畏撥落射來的刀，他剛旋身，頭頂上一串唸珠套下來。

君不畏本能的舉臂去撥，却被唸珠套上左臂了。

八方和尚用力收，君不畏懸空而被帶向半空中。

好一隻巨靈掌就快擊中落下來的君不畏了，便在這時候，大石後一團人影也飛出來了。

是的，「刀聖」洪巴就在此絕佳時候出手了。

「殺！」

好一聲厲吼出自洪巴之手，半空中往下沉的君不畏右手尖刀疾削，他削中那隻欲擊打他的巨掌。

「卡！」

「唔……」

八方和尚的右手不見了，好一股鮮血標出來。

八方和尚的右手雖斷，也痛得他大叫，但左手仍然抓緊那串套牢君不畏左臂的唸珠用力往大石上摔去。

也就在同時間，洪巴的刀也到了。

聽吧，空中響起金鐵撞擊如五月火砲，君不畏的口中閃出一道電芒，然後他被摔在大石上，震得他七暈八素。

「啊」聲起自兩個人，不，應該是三個人，因爲君不畏在錯步想站穩的時候，洪巴的刀那麼巧的切過他的後大腿上，足有半尺那麼長。

那八方和尚已無力再握他的唸珠，旋着身子在狂嗥。

洪巴被君不畏口中的電芒切過他的下巴連到胸前，幾乎就要了他的老命。

於是，望月谷中這一戰，就這麼結束了。

君不畏退出七八丈，他急忙用手中布袋用力的把大腿緊緊紮起來，冷然的一瞥，便往黑暗中奔去。

他要馬上治他的傷要緊。

望月谷中只剩下八方和尚四個人了。

四個人全部受了重傷，如果能走路，大概只有八方和尚與洪巴二人還勉强。

＊　＊　＊

宋心兒抱腿尖嚎，大罵君不畏狗東西。

彭朋已死去活來五次之多，他手中空抖着算盤架，這時候他已罵不出聲音了。

八方和尚痛得站站坐坐，悔恨自己爲甚麼舉手去打人，如果他只以雙手緊抓唸珠狂摔，君不畏就拿他沒辦法，非被他摔死不可。

他悔恨也咒罵。

只有洪巴沒出聲，他正取出隨身刀傷藥爲自己的傷處敷藥，只要少流血，他就會有救。

＊　＊　＊

四個人如此痛苦的掙扎着。

宋心兒開口說話了。

她抬頭看看天色，道：「和尚，你也別再回去了，東王廟還給那幾個和尚吧。」

八方和尚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宋心兒道：「你如今受了重傷，你難道就不怕小風城石家的人找去？」

八方和尚楞了一下，道：「這倒是忘記了。」

宋心兒道：「洪老，你也快快離開此地吧！」

洪巴道：「妳說得對，我們都不能再住下去了。」

彭朋道：「親愛的……我……」

宋心兒道：「不用愁，咱們慢慢的走，咱們先治一治身上的傷，我身邊有的是刀傷藥。」

八方和尚過來了。

他舉着斷臂急道：「宋姑娘，快呀，快先給我治一治傷，我快把血流光了。」

宋心兒道：「應該的，你看你這斷臂多麼厲害，鮮血就像泉水一般流不停。」

八方和尚把個斷臂送到宋心兒面前，道：「快……唔……」

宋心兒自懷中摸出一把藥粉，她用力的按在八方和尚的傷處，便聽得八方和尚吸大氣的道：「唔……不痛了，不痛了，好涼爽啊！」

宋心兒吃吃笑一笑，道：「和尚，我爲了減少你的痛苦，才使用我的蝕骨奪命粉，你馬上便一點痛苦也不會再有了。」

八方和尚還未聽出宋心兒的話，他點頭。

只不過點了兩三下，立刻欲跳起來，大叫：「甚麼？蝕骨奪命粉，妳……」

宋心兒冷笑了。

八方和尚欲揮拳，但他的左臂已很難再提得起來，他厲吼：「賤……人……妳……」

宋心兒道：「和尚，你又何必活得殘缺不全吶，我可是爲你好，你少受罪呀！」

「轟！」

八方和尚好大的軀體往宋心兒壓過去，但宋心兒往一邊閃兩尺便躲過了。

八方和尚眞叫死不瞑目，他的一雙眼珠子幾乎滾出眼眶外面了。

洪巴不爲所動，他只是淡淡的道：「這樣也好。」

宋心兒道：「洪老，你不以爲我殘忍吧！咱們這是不是相殘？」

洪巴道：「老夫見過的場面多了，這又算得了甚麼？」

宋心兒似乎滿意的一笑，她伸手去八方和尚的袋中摸去，而且很快的摸出一把銀票。

她笑得很甜，道：「和尚，你用不到這些了，我爲你收下了。」

眞叫毒美人，果然毒得可愛又可恨。

彭朋對洪巴道：「洪老，你要不要分一些。」

洪巴忙搖手，道：「不用，不用。」

「哈……」這一聲笑眞嚇人吶。

笑聲本來是好聽的，任何一種笑，除了奸笑冷笑令人不悅之外，別的笑都應該很好聽，但此時傳來的大笑不但不悅耳，甚至還令人毛骨悚然。

「誰？」

宋心兒忘了傷痛，懷中暗暗摸了一把毒粉。

彭朋雙目四下瞧，却甚麼也沒有看到。

洪巴看到了，因爲草坡中有一團黑影出現了。

漸漸的，三個人全都看到了，只見兩個大漢分兩邊抬着一張椅子，椅子上坐着一位老者，不用多猜就知道此人是誰了。

是的，石不全來了。

石不全的兒子石小開也來了，石小開緊緊的跟在椅子後面，他的手上提着一把東洋刀。

石不全的椅子抬到大石右面，他的雙目只有一目露出來，因爲江湖上都知道石不全自毀一目，而且又是當衆出手，所以他一直戴着眼罩。

他的一腿也被他當衆砸爛膝蓋，就爲了一個「狠」字。

石不全很愉快，他吃吃的笑着。

洪巴不笑，他沉聲道：「父子二人全到了。」

石不全忽然不笑了。

他的右手戟指，冷然的喝叱：「不長眼睛的東西，你們好大狗膽，啃吃到我姓石的頭上來了。」

冷笑連聲，石小開道：「爹，少同這些北地佬多說廢話，宰人吧！」

宋心兒嘻嘻笑道：「唷，那不是可愛的少東家嗎？怎麼了，你又不愛我了？」

石小開大怒，叱罵道：「臭婊子，爛女人，妳個毒心腸的母狗，妳等着，本少爺就要剝光妳一身衣裳，叫妳曝屍在這望月谷中萬蟻食妳的一身白肉，萬蛆蝕穿妳的一身賤骨頭，妳等着。」

石小開果眞氣極了，他差一點被這毒女人玩死，如果眞的那樣死法，石小開才眞的貽笑大方了。

石小開把惡毒的字眼能罵的全用上了，宋心兒却聽得心驚肉跳，但她的表面却又十分鎭定。

宋心兒斜目看着石小開，道：「石少東，別那麼氣我呀，其實我也有些愛你的，如果此刻只有我們兩個人，我肯爲你做一切你叫我做的，你……過來呀！」

石小開沉聲道：「妳娘的，死到臨頭還賣弄風騷，可惜老子不領妳的這份玩人風騷。」

石不全冷冷道：「三位，老夫的那些銀票呢？眞可惜，只怕是未曾動用了。」

石小開一手握刀，一手往「刀聖」洪巴伸去，沉聲冷厲的道：「拿出來！」

洪巴嘿嘿笑口，道：「石少東，何不自己取呀！」

石小開揚刀，道：「拿出來！」

洪巴道：「你不敢對一個傷者下手？」

石小開再吼：「拿出來！」

石小開就要刀劈了，洪巴便在這時候出刀了。

「刀聖」洪巴刀無虛殺，他的那把鋒利尖刀已沾上石小開的胸上了，而石小開並不驚慌。

石小開快步往後閃，他閃得十分妙，顯然石小開的武功不弱。

如果洪巴未受傷，石小開早就被尖刀開膛了，洪巴有着無奈的脫力感。

便在這時候，半空中發出噗嚕嚕衣袂震飄聲，一團黑影罩過來。

黑影中發出一聲冷叱：「找死！」

「啊！」

「刀聖」洪巴正追殺石小開，頭上被人拍了一掌，僅僅一掌，洪巴便倒在石小開的面前了。

那黑影眞快，彈躍間又飛回那張椅子上了。

石不全露了一手大力金剛掌並不爲奇，奇的是他那種飛撲，那比好人的身法還俐落。

「殺！」

石小開的東洋刀像切西瓜似的抹過洪巴的脖子，好大的一顆人頭滾向草叢裡。

石小開東洋刀在洪巴的衣衫上挑了七次，他伸手取過一疊露出來的銀票。

他連數一下也未曾，一古腦的塞入袋中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這只是刹那間的事，「刀聖」洪巴已了結在望月谷中了，他的屍體就在八方和尚附近。

他老人家再也想不到會是這樣的結局。

其實他早應該想到免不了這樣的結局，因爲他的生命早就與刀結合爲一了，有道是「瓦罐不離井邊破」，玩刀的就會死在刀下。

＊　＊　＊

現在，石小開聳聳雙肩，提刀站在彭朋面前了。

石小開也一樣的向彭朋伸手，道：「拿來。」

彭朋連眼皮也未抬一下。

彭朋是跌坐在一灘血上，目光下看不眞切，宛似坐在一片尿水上。

他的手中握了個空空如也的算盤架子，架框閃着微弱的光芒，如果不細看，誰也不知道他手上拿的甚麼玩意兒。

石小開忿怒了。

石小開的東洋刀就快要戳中彭朋肩窩了，石小開是要把彭朋那彎佝的上身戳正，因爲這時候是他在耀武揚威，形勢上他也是站在不敗之地。

他的刀尖頂中彭朋了，而且也快把閉目不動的彭朋頂得上身往後歪。

只不過彭朋仍然閉着雙目，而且嘴巴半張，這樣子看來他就如同死了一樣。

石小開就一楞，還以爲彭朋眞的死了，於是……

於是他微抖着上身嘿嘿笑了。

他當然是得意的笑了。

石小開笑，他的東洋刀就快收回來了，便在他刀把將橫之時，突然間一溜箭雨迎面激射過來。

隨着一溜箭雨，彭朋手上似彈簧的響聲，他手上立刻多了一件似刀又似尺的東西，和身直往石小開撞去。

彭朋的口中還在笑。

他這時候能笑得出來，也算夠人物的了。

他不但笑，而且還說了一句令人聽來起疙瘩的話。

「我的兒，咱們一齊上路吧！」

石小開的動作快極了，如果射來的一撥利箭只有一兩支，甚至三兩支，他大概都能躲得過，可惜一下子就是十二支。

十二支利箭不是箭，那是彭朋的算盤上串連算珠子的鐵支架，當彭朋把暗鈕處拉開後，算盤鐵框在他以內力反彈之下，射出了。

石小開東洋刀上下左右狂撥又打，他展開身法虛實不定的跳躍中，口中已忍不住「噢」了一聲。

「轟！」

「叭！」

彭朋的身子如影隨形，差半寸未抓牢石小開，却是空中一掌打在他的後腦上。

彭朋身子半旋身，半空中的黑影又彈回那張椅子上了，是的，石不全出手了。

石不全救下兒子，他沉聲道：「眞的沒長進，面對一個要死的人，你應該更小心才是。」

太近了，石小開如何小心？

石小開站定以後幾乎倒下去，他的左手抱住左腿直吸大氣，他的肩頭上也中了一支箭，入肉兩寸深。

石小開也是狠角色，他咬牙拔出腿上的一支拋在地上，只走了三大步便站在彭朋身前，東洋刀已揚起來了。

石不全道：「他已經死了。」

「殺。」

石小開雙手抱刀殺，生生把彭朋的頭切掉。

人已死，他照樣殺，而且下手更絕情。

＊　＊　＊

「毒美人」宋心兒一些也不震驚，她甚至還在冷冷的笑，冷冷的看着石小開。

而石小開的東洋刀却已挑開彭朋的上衣，找到一大把銀票，而且還有幾件古玩，這令石小開呵呵笑了。

他一樣也不留的全部塞入口袋中了。

現在，石小開走向「毒美人」宋心兒了。

宋心兒仍然在笑，她越笑越好看。

她把一張桃花似的面龐半仰起來，她的雙手按在她的傷處，而且還一揉一搓的樣子，只差沒有雪雪呼痛。

如果呼痛，她就笑不出來了。

她的右腿白骨泛光，不但挨刀，而且還被刀切掉一大片腿肉，骨頭才露出來的。

她現在就在緊緊的摸着，但她的臉上……

她的臉上還笑瞇瞇，對於石小開的逼來，她表現得就如同一個受難的人突然遇到自己的人來救她似的。

笑着，宋心兒道：「石少爺，你受傷了吧！」

她還有這種心情，實在令人噴飯。

石小開聳動鼻子，叱道：「少來！妳應該爲他們的死去而負責。」

宋心兒道：「是嗎？」

石小開道：「都是妳這賤人，娘的老皮，妳又不是甚麼黃花閨女，妳裝的甚麼貞節烈女，妳以爲妳們就那麼容易得手了？娘的皮，這是我石家的地頭呀！」

宋心兒却吃的一笑，道：「石少爺，我不願意失去弄銀子的機會嘛，你知道咱們行走江湖不就是爲了銀子嗎？你多多擔待嘛。」

她指指地上屍體，又道：「他們死了，死了一死百了，我也不去多想了，石少爺，你如果放我一馬，我以後就是你的人了，你說好不好嘛！」

她撒起嬌來了。

石小開嘿嘿笑了。

突然，石不全吼叱道：「小開，妳若再接近她一步，你就會沒命了。」

石小開立刻大步往後退，宋心兒道：「來嘛，你看我已經傷得這樣，我會能對你怎樣？」

石小開停下身子，沉聲道：「宋心兒，妳把雙掌攤開來給我瞧瞧。」

石不全叱道：「眞有出息，你還想收留她呀，你如果眞如此，你必死無葬身之地。」

石小開衝着他爹淡淡的道：「爹，你就以爲兒子沒有出息吧！」

他「吧」字出口，猛可裡大旋身，一道冷芒自他的手中直飛而去，「嗤」聲甫起，便聽得好凄厲的一聲尖叫。

「哦！」

宋心兒的雙手用力的抓住那穿心一刀，她的口角已有鮮血外溢。

是的，石小開的東洋刀突然擲出，宋心兒連躲的機會也沒有，她被刀扎透後心。

宋心兒的雙手有淡淡的煙屑飛向空中，看得石小開眼也瞪大了。

等到那股子煙霧消失，石小開方才走過去拔出他的那把東洋刀，只見刀身上一團黑紫，不由得低頭看己死的「毒美人」宋心兒，他更吃驚了。

只見又是一股灰煙冒自宋心兒的身上，且發出辟辟叭叭響聲，不旋踵間，宋心兒的衣衫血軀只剩下一副白骨與一灘血水，連頭髮也隨風飄起來了。

宋心兒早就不想活了。

彭朋死了，她就想找機會對石小開下手，如果她有機會對石小開攻擊，石小開就會像她一樣化爲膿血白骨一堆，與她死在一起。

可惜，她的目的被石不全識破，而石小開又突下毒手，宋心兒眞叫死難瞑目。

宋心兒在石小開惡言的要她死得蟻噬蛆蝕之後，她就暗中把她身上最毒的化骨毒水瓶暗暗取在手中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宋心兒死了，石小開氣得直跺脚，因爲宋心兒的衣袋裡裝了不少銀票，如今已化爲烏有，他怎能不火。

石不全抬頭看天色，他對兒子道：「回去吧，下一個就是那個姓君的，哼，誰弄了咱們的銀子，誰就得死……」

石小開道：「爹，剛才你也看到了，姓君的果然武功奇高，想收拾姓君的，我們得好生設法對付他了。」

石不全道：「我仍然覺得姓君的沒甚麼了不起。」

他把手在椅背上一抽，道：「走……回去……」

兩個大漢抬起椅子便往小風城奔去。

石小開臨去，他還回頭看看望月谷的夜景。

望月谷的風景實在不錯，如果地上不是躺着四具屍體，這兒還眞充滿了詩意。

＊　＊　＊

君不畏受傷了，而且大腿上一刀令他難以忍受的痛，他咬牙苦撐，直到黑暗中迎出兩個人。

這兩個人不是別人，苗家兄妹來了。

苗小玉飛一般奔過來，她低叫：「君兄……」

苗剛隨即拉住君不畏，他從君不畏的頭上往下邊看，直到他伸手去摸君不畏的褲子。

「哎呀！兄弟，你受傷了。」

笑笑，君不畏道：「我有得賺。」

苗剛道：「傷得如何？」

君不畏道：「我是走着回來的。」

這話就是說，他的傷並不重，他還可以走路。

苗小玉心痛的道：「剛養好身子又受傷了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別爲我難過，苗姑娘，不值得。」

苗小玉道：「那是你說的，我能不難過嗎？」

她對苗剛點頭，道：「哥，麻煩你背他快回去吧，他正流血不止吶。」

君不畏道：「不用了。」

苗剛已站在君不畏身前，他拿樁蹲着笑笑，道：「來吧，兄弟，你爬在我背上。」

君不畏不客氣了。

他這時候眞的很難受，有人背他那是求之不得的事。

＊　＊　＊

月色濛濛，夜幕低垂，君不畏被苗剛背着從鏢局的後門走進後院裡，苗剛把君不畏放在客室床上時候，苗小玉已忙叫黑妞去請大夫了。

黑妞一看天色，都快五更天了，對於君不畏的再一次受傷，她也有抱怨。

「眞是不愛惜自己，把挨刀當成喝稀飯一樣平常，眞是有毛病。」

她一路走，一路嘟噥着，直到把大夫請回鏢局。

＊　＊　＊

這年頭有很多巧合的怪事，但如果仔細推敲也就十分平常了。

小風城一共有兩家大藥舖，這兩家的大夫都是名醫，「跨海鏢局」的黑妞把一位大夫請去治君不畏的傷，而另一位大夫這兩天回鄉下爲人治病未回來，於是，事情就發生了，因爲「石敢當賭坊」的石壯也去找大夫，聽說大夫去了鏢局，他老兄便也追到鏢局來了。

石壯要請大夫，那當然是爲了石小開。

石小開的腿上肩窩被彭朋的算盤上的鋼支架穿中，如今他躺在賭坊後面哎呀叫。

守在石小開床前的不只是賭坊的三個女人，還有個「江南賭仙」錢大山。

＊　＊　＊

石壯聽說大夫去了鏢局，立刻想

到必是姓君的受了傷，姓君的傷勢如何？

石壯當然想知道君不畏的傷是否嚴重，如果君不畏躺在床上不能行動，那就是大好機會了。

石壯半帶笑的敲開了鏢局大門，開門的不是別人，乃是一大早正在前院練功夫的副總鏢頭羅世人。

羅世人的長短刀放在長廊上，他赤手空掌的出了一身大汗全身直冒煙。

羅世人拉開大門一瞪眼，因爲他對石家沒好感。

「你……嘿……大總管駕臨了，甚麼指教？」

石壯面上仍然笑，他一邊笑一邊擧首看看裡面。

羅世人道：「你看甚麼？」

石壯道：「是這樣的，我去請大夫，藥舖的伙計說大夫來你們這兒了，他人呢？」

羅世人道：「石兄，我以爲你一定聽錯了。」

石壯一怔，道：「甚麼聽錯了？」

羅世人道：「天不亮我就在這兒活動筋骨，幾曾看到甚麼大夫來治病，我問你，我們這兒誰生病了？」

石壯一瞪眼，旋即吃吃一笑，道：「羅兄，你別同我打哈哈了，你以爲我不知道誰受傷了？」

羅世人道：「誰？」

石壯粗聲，道：「那個姓君的小子，你以爲我不知道，哈……」

羅世人暗自一驚，他却聳聳肩，道：「老實說，我們已有許久未再看到君先生了。」

石壯道：「少來，死不承認不是？」

羅世人面色一寒，道：「可是，大清早來找甚麼呀！」

石壯也冷笑，道：「你敢叫我進去搜？」

羅世人怒道：「你憑甚麼？」

石壯嘿嘿冷笑了。

他把目光一閃，奸笑道：「不叫我搜便是承認姓君的在裡面。」

他忽然冷哼一聲，道：「姓君的弄了咱們不少銀子，他應該明白如何善了，羅兄，老實說，咱們都是小風城的人，土生土長在此地，你們犯不着爲一個外鄉人鬧得咱們大家面紅脖子粗，更何況，嘿……」

他把嗓門壓低，對羅世人幾乎是耳語的又道：「何況我們的少爺早就看上你家大小姐，雙方早晚就是一家人了，你說對不對？」

羅世人沉哼，道：「那是你們一廂情願，姓石的，你們眼高過頂，我們眼低看下面，苗姑娘不打算高攀，你們盡早死了這條心。」

石壯道：「我們不會死心，有道是『姻緣一到，仇人也笑』，只要時辰一到，我們的大花轎就來了，哈……」

羅世人怒道：「請回吧，少在此地耍嘴皮了。」

石壯道：「我等大夫呀，我這麼一大早的出來，也是請大夫呀！」

羅世人道：「你們何人受傷了？」

石壯道：「羅兄，你都不告訴我，你們何人受傷，我怎麼會告訴你？」

便在這時候，街邊小巷中有狗叫聲傳來，石壯回頭一看，立刻便笑了。

他指着小巷走出來的人，大叫：「喂，大夫，大夫。」

果然，剛替君不畏治傷的大夫從小巷中走出來了。

事情能說不巧？

＊　＊　＊

那位帶着一撮稀疏鬍子的大夫看過來，不由怔住了。

石壯衝着羅世人一笑，笑得羅世人十分不舒服。

羅世人眞想出手揍人，但他忍住了。

他伸頭門外看，見石壯拉住那位大夫往石敢當賭坊的方向走着，一邊還在指手劃脚的問甚麼。

石壯當然是問那位大夫，剛才是替何人治傷，大夫怎麼會明白其中關係，他只說替一個年輕人醫傷。

這就夠了，石壯肯定那人就是君不畏。

＊　＊　＊

既然知道是君不畏，石壯便把這事告訴石小開。

石小開再問大夫，他問得很仔細，當他知道君不畏傷在大腿上的時候，他笑了。

石小開也知道君不畏受了傷，只因爲君不畏退走得快，以爲君不畏只不過一點輕傷。

如今知道君不畏腿上一刀不輕，他得意的笑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大夫很快爲石小開把兩處傷包紮妥當，石小開這時候拉住大夫，道：「大夫，你說實話，我的傷與那鏢局的年輕人的傷，那一個重？」

大夫道：「若論重嘛，當然是那年輕人重多了，少東家這傷只是被射中，傷口不大，年輕人的那一刀足有半尺那麼長，重多了。」

石小開對石壯吩咐，道：「診費加倍，送大夫回去。」

他看着大夫走出房門，這才對一邊的錢大山道：「錢老，想個辦法，去把姓君的弄死。」

「江南賭仙」錢大山吃吃笑，道：「少東，你說，你叫他文死還是武死？」

石小開道：「文死武死都可以，我只是不要他活。」

他似是有點氣惱的又道：「他想以手段弄走苗小玉的心，我叫他死在小風城。」

（未完・十八）

上文提要：紅豆追不上小藍，她到處宣傳小藍和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姜雪紅上床胡來，緋聞被司徒聖知道，替紅豆找小藍回來，小藍詐作回心轉意，騙了紅豆又出走，結果被余懷芝揭穿，抓回來强迫和紅豆和好如初。余、燕在酒樓和賭仙豪賭酒量獲勝，賭牌九稍遜一籌，幸江靜喬裝文士協助獲勝，事後，金子超知受騙追出，余等不知所踪。金、燕又遇上青苗幫幫主白雲，又再較量武功……



新派俠情長篇連載／東門白・文　可飛・圖

亡命怪俠

兩孕婦糾纏不清　大國手仲裁抉擇

因爲幫主白雲畢竟非同小可，他比兩個一級一品的人物高出多多。

「嗆嗆嗆」聲中，兩個一級一品人物的虎口差點被震裂。白雲全力格架，也被震退了一步。

這也是自使用此招以來，使對方受挫最輕的一次。

只不過，這却是對方綜合實力最大的一次。

接着，余懷芝又施出了第二招絕學。

這一招是第一次施出，信心尚未建立。

余懷芝用了約八成內力，絕招乍出，有如和風細雨，柔柔軟軟，好像內力不繼的樣子。但對方一接，相乘的力道立刻爆發開來。

這是無法想像的技擊原理。

這也是轉變、衍化的特殊路子。

在每式(一招五式)的變化之前，沒有一個人可以猜出。

因而這後果是意外的慘烈。

兩個一級一品的被震飛了兵刃，摔出七八步外。白雲的長劍被盪開，虎口奇痛，差點握不住兵刃而脫手。

即使如此，他仍然在踉蹌後退中全力格架。

五式接是接下了，他的右腕上被刺傷，胸衣上有一道口子，但僅傷及皮肉，只是左大腿上還有一道較深的血槽。

這還是余懷芝第一次施展，信心不足，技巧也不夠。

如果剛才以九成內力施出，後果又自不同了。

如果下次再施展此招，他以爲更有心得，也更有把握。

白雲緩緩地退出五六步。

而正在圍困燕翎的人也都停了手。

他們絕對沒有想到，幫主和兩個一級一品的人物聯手而有此狼狽的結局，他們幾乎以爲這不是眞實的。

或者以爲余懷芝用了甚麼邪術或下了毒。

白雲道：「余懷芝，這一劍之仇，白某必報！」

余懷芝道：「報不報是你的事，白雲，我也要勸你一句，『青苗幫』是你背後之人荼毒武林的工具，你們只是一些棋子，被人利用尚不自知，你若聰明，應盡快回頭。」

白雲冷笑道：「有一天你會知道自己說的話有多麼幼稚！」

白雲帶着人走了。余懷芝也抱起燕翎離開現場。

＊　＊　＊

姜雪紅在茶樓上飲茶，一個中年人走近，站在桌邊。

姜雪紅早已看到是他，道：「我們沒有甚麼好談的了。」

來人正是司徒聖，他要找她並不難。

「不請我坐下？」

「請坐，不過我一會就要走了。」

「我只打擾你盞茶工夫。」

姜雪紅不失風度，叫伙計又添了茶點，道：「司徒聖，你要說甚麼，我幾乎已經都知道了。」

「你就算知道了，我還是要說。」

「那你就快說吧！」

「雪紅，咱們的婚約還未解除對不？」

「對，但那口頭上的婚約你以爲還有約束力？」

「雪紅，昔年因我的風評壞而使你逃婚，我並不怪你，可是這些年來，我已經大不相同了，年紀大了，收斂不少。」

「這一點我信。」

「所以我希望……」

「已經不可能了，司徒聖，你要原諒我，眞的不行了。」

「是不是由於小藍的關係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我以爲是，你知道紅豆已經懷孕了嗎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你忍心拆散人家嗎？」

「如果要講誰拆散誰的話，我和小藍認識較早……」

「怎麼？你要和紅豆爭小藍這個毛頭小子？」

「不要說得那麼難聽，這不是爭不爭的問題。」

「就算看在紅豆年幼而又懷了孕份上，你也該退讓。」

「你忽然大發善心，同情起別人來了，可眞難得。」

「事實如此，如你是我，也會如此的。」

姜雪紅道：「我已和小藍遠遠離開，你不該來找我的。」

「你能如此斷然和他分手，我很佩服，而我也把小藍親手交給了紅豆，看他們在一起，似乎也很幸福了。」

「你的善心必有好報，我有事要先走一步了。」

「雪紅，我們就不能……」

「我說過的話不願重複。」

姜雪紅丢下茶資下樓，司徒聖爲人也很孤傲，楞了一會也跟下樓來，但已不見了姜雪紅。

不過，在郊外仍然找到了她，道：「我知道，你無法割捨小藍，他年輕力壯，具備了男人最巔峯的能力。」

「你可以憑你的想像力，愛怎麼說就怎麼說。」

「雪紅，你不能再破壞他們了。」

「我對你說過，我已經遠離了小藍，但也要遠遠地離開你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因爲我要離開所有男人。」

「這又何必？你還年輕。再說，你也應該趁此機會，校正別人對你的看法，以爲和小藍的事是別人中傷。你只要和我當衆出現幾次，就可以糾正過來了。」

「謝謝你的建議，我要走了，請別再跟着我！」

「姜雪紅，妳眞下賤！他很會玩是不是？」

姜雪紅氣極，因爲司徒聖一時激忿，口不擇言，她大聲道：「對，他年輕，體力充沛，百戰不疲，他會玩。」

說完狂笑着狂竄而去。

這些話沒有一句不刺戳在司徒聖的心坎上。

他年輕、體力充沛、百戰不疲，他會玩……

不但不否認，還說出了小藍的優點，而這些話雖是負氣之下說出來的，却也大半是事實。

有所謂：英雄出少年。

如果說「青春是閨房中的英雄」，也無不可。

司徒聖沒有再緊追，却遠遠地盯着。

他要監視她一段時間，然後再想辦法。

＊　＊　＊

白雲等人退到一個連絡站內，各自療傷，還派出未傷的人去跟踪余懷芝。

這工夫一個二級二品的漢子進屋抱拳道：「啓稟幫主，幫內有內賊！吃裡扒外，向自己人施襲。」

「是誰呀？」

這人低聲道：「是二級一品的梁七。」

「他？」白雲顯然不信，因爲他把梁七留在身邊。

過去梁七常跟燕翎外出辦事，自燕翎叛了，他問過梁七有何看法，梁七表示應按幫規辦理。

按幫規辦理，輕者斷肢，重者殺之。

因而白雲對梁七的信任加深了，所以他不信。

「幫主把他留在身邊太危險。」

「噢，有甚麼証據。」

「今天邱一飛和黃天保二位上司，在幫主身側，正要向余懷芝發動攻擊時，梁七在後面以小石向邱上司施襲。」

「如他施襲，黃、邱二人必會覺察。」

「只不過梁七施襲之後，閃到幫主右側。」

白雲搖搖頭，道：「不大可能，但本座自會留意。」

這工夫邱一飛和黃天保也進入屋中，躬身道：「這位兄弟說的一點不錯，梁七有施襲的可能。」

白雲道：「也只是可能如此，本座一定會留意的。」

二人見他沒有重視他們的意見，也不再多說，自行離去。

梁七在窗外聽到，悄悄退走。

＊　＊　＊

燕翎的傷勢不輕，余懷芝在鄉間租了個民房，爲他療傷，道：「燕翎，

妳的內傷不輕。」

「我知道……」

「若用一般治療法，要十天以上的時間。」

「還有更快更有效的方法？」

「如妳不反對，可以用『接陽補陰』之術。」

「是不是『房中術』？」

「也算其中的一種。」

「哥，我怕自己把持不住。」

「燕翎，我以爲處女能把持住。」

「爲甚麼處女能把持得住？」

「因爲處女與處男都沒有燕好的經驗，只是好奇而不會想入非非，這樣比較不容易發生危險的。」

「哥，我怕我會受不了而壞了事。」

「好吧！我們就以正常方式進行。」

「哥，你說的『接陽補陰』是怎麼個接法？」

「和『三竅合』差不多，只是要泡在水中到頸處！」

「哥，這兒很安全，他們不會找到的。」

「這也很難說，該幫眼線多，無孔不入。」

燕翎道：「今天殺了他們好幾個人，仇恨越積越深。」

余懷芝道：「其實不殺他們這麼多的人，也不會放過我們的。」

* * *

江靜已改邪歸正了。

也許正是所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有些人却不容她過正常日子，今天她剛住入鎮上一家大客棧，還包了個跨院。

洗了個臉，有人站在門外。

江靜迴身一看，竟是「蝴蝶公子」柳文生。

這是她以前衆多相好之一。

現在看到此人，說不出內心的厭惡。

人在正常時刻，看到過去不正常時交的朋友或做的事，就會奇怪，爲甚麼當時會作這種事交這種朋友。

「江靜，咱們可是好久沒見了。」

「對，很久，很久！」

「想我嗎？」

「不想，而且我很慶幸很久未見。」

柳文生一怔，又笑道：「老交情了，開開玩笑不妨。」

「不是開玩笑，我眞的不願相見。」

「怎麼？那麼薄情？」

「不是薄情，過去是個惡夢，就讓它過去吧！」

「我却覺得過去的是未來的延續。」

「你和別人去延續吧！我江靜厭了那種生活。」

柳文生冷冷一笑道：「是不是忘了以前床上的一切。」

江靜不在乎地道：「沒忘，而且還記得你那時床上功夫一流！」

「現在也是一流的。試試看如何？」

江靜道：「那種原始人，山頂洞人的生活我厭透了。」

「妳厭我不厭。」

「你不厭，我厭……」

柳文生往門內插上一脚，江靜甩出一掌。

這一掌看來是輕描淡寫的一掌，却蘊藏無限殺機。

柳文生不敢硬闖，收回這一隻脚，道：「出息多了！」

「還是老樣子，請便吧！」

柳文生道：「過門不入，柳某不甘心。」

再次往裡一衝，江靜學得比柳雜，也可以說，她的絕招中也有柳的絕招，只是柳也不會全部教給她就是了。

柳文生把他未教給江靜的絕招施了出來。

江靜還學了別人的一些精純招式，還擊三招，把他逼了回去。

柳文生臉上無光，道：「江靜，是不是有了新戶頭？」

「沒有！」

「是不是又和余懷芝和好了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那麼，像妳這麼貪的女人，會長久沒有男人？」

「如果我要找男人開開葷，也絕不是你這貨色！」

「我有甚麼不好？」

江靜道：「柳文生，你也四十了吧？收收心！昔年你雖未幹過採花勾當，却和人販子來往，人販子在鄉下收購或拐帶的少女，以廉價賣給你，你玩過之後，以較高價格賣與勾欄，他們明知你剝了一層皮也不敢不要。」

柳文生道：「想不到妳也知道這些事。」

江靜道：「多行不義必自斃，你及早回頭吧！」

江靜要掩門，忽然又有一人飄落院中。

江靜心頭一沉，竟是「花豹」霍長春。

這當然也是江靜昔年的面首，霍長春道：「柳文生，你來幹甚麼？」

柳文生道：「問問你自己來幹甚麼不就知道了。」

「哈……」霍長春笑道：「對對！大家有志一同。」

江靜道：「識趣的趁早滾，你們都不受歡迎。」

霍長春道：「柳兄被饗以閉門羹了？」

「差不多，不知爲甚麼？這娘們吃起素來了。」

霍長春道：「妳要吃素，咱們不戒葷對不對？」

二人相視大笑，然後一交眼色就

往裡闖。

江靜早已想到這一手，一招五式，施出十分凌厲的一招。

這一招是誰教的？

當然不是這兩個人的招式，由於江靜改邪歸正，人就安定下來，可以專心研究武功，她把余懷芝教她的精研，派上了用場。

二人以爲聯手之下，一定可以逼她進入屋中。

那知江靜這一招太凌厲，二人怕吃虧又退了出去。

二人互視一眼，乾笑一聲，表示很尷尬。

兩人聯手未衝進門去，未免差勁。

兩人再次重整旗鼓，自然都是最滿意的招式。但仍未攻進去。就在這時，院中又飄落下一人。

來人竟是「血蜜蜂」陰大壽。

由於此人既淫又毒，柳、霍二人有點不太歡迎他。

「血蜜蜂」陰大壽道：「兄弟助二位一臂之力。」

江靜和此人却無露水之情，只是此人覬覦過她。

霍長春道：「你來幹甚麼？」

陰大壽道：「有志一同。」

霍長春道：「我們二人和江姑娘有點交情，你……」

「我以前沒交情，今後一定會有的。」

柳文生道：「你有沒有尿泡尿照一照。」

「照過了，像你爹一樣，兩條腿夾了個卵泡。」

霍長春道：「我看你是來找痲煩的。」

「這麼說也成，除非你們別在這兒聒噪。」

二人互視一眼，同時出了手。

「血蜜蜂」兇名久著，近年來可能更有進境。

柳、霍二人也並非沒有把握，而是此人太狂，想一下子就打倒他。

那知此人近來可能另有遇合，精進不少，居然在十招內砸了柳文生一拳，蹴了霍長春一脚，面不改色。

霍、柳二人不由一凜，眞是看走了眼，雙方差距如此之大。

江靜也暗暗吃驚。

陰大壽一旦擊退柳、霍二人，必然糾纏她，她也毫無把握。

江靜立刻就自後窗溜了。

柳、霍二人當然不會就此認輸，雙雙亮出了兵刃。

陰大壽也撤下了雙鈎。

技高一籌是沒有辦法的，柳、霍二人苦戰五十幾招，柳挨了一脚，霍被劃了一鈎，肩頭血出。

陰大壽冷笑道：「爺們現在沒有工夫和你們玩，如果你們不服，可以約期再戰，你們請吧！」

柳、霍二人自知非其敵手，不服又如何？含羞帶慚地離去，陰大壽到屋中一看，江靜已經走了。

陰大壽冷笑道：「就讓妳先走盞茶工夫，老子也能追上妳。」

他追出鎮外，上了最高的樹梢，手打涼篷四下張望。

不久他發現了江靜。

江靜被追上時，她道：「陰大壽，雖然我也不喜歡他們二人，絕不再來往，我老實告訴你，你更不行。」

陰大壽道：「就算我作妳的保鏢好了。」

江靜道：「我不需要保鏢。」

「如妳想不開，現在就要倒楣。」

「試試看吧！看來你有些進境，也未必穩吃！」

「在我心目之中，妳已經是桌上一道『炒三鮮』了！」

江靜撤劍狠狠攻上，知道一旦不敵被制必然受辱，所以出手就是狠招，沒有一招一式不是攻向對方的要害。陰大壽的確精進不少，江靜學得雖雜，還是不成。

七八十招之後，江靜連連閃避後退，攻少守多了。

「江靜，其實我們不必在這兒動手，只要上床就成。」

江靜目前對這種人十分厭惡，根本不屑回答。

她絕不會考慮這種人或這種事了。

百招不到，她挨了一掌。陰大壽正要一鼓而下，忽然有人揚聲道：「慢着！」一個年輕人奔了過來。

居然是藍豪，江靜不由百感交集。

陰大壽見是個小毛頭，立刻又要動手。

小藍道：「江阿姨，這人是誰？」

「不是個好東西，人稱『血蜜蜂』，他叫陰大壽。」

小藍還是念舊，雖然江靜曾要他找余懷芝報仇，但他畢竟是江靜把他養大的，這份恩情不能忘。

小藍道：「江阿姨請退下，我來接他幾招。」

「小藍，此賊不比等閑，我看還是我們二人聯手吧！」

「江阿姨，我還是先試試看吧！」

小藍撤劍攻上，陰大壽本來仍未撤兵刃，但接了五七招就改變了主意。

他也撤了劍，以小藍原有的功力，自然不是陰大壽的敵手，因爲他的武功等於全是江靜教給他的。

江靜都不成，他自然差得更遠，江靜準備上了。

但三十招後，他忽然施出奇招。

陰大壽本以爲三招內能把他打倒，陡然間接此奇招，忽然手忙脚亂起來，因爲這是「冰山聖母」姜雪紅教的。

高人高招，自有其厲害之處，「嗤」地一聲，陰大壽屁股上被刺了一劍。

陰大壽大出意料，江靜更是大爲震驚。

她百招後仍不敵，而小藍三十招後却傷了對方。

這差距是十分驚人的，江靜不由大聲叫好，道：「小藍，你已經不是過去的小藍了，眞了不起呀！」

小藍道：「江阿姨，這算不了甚麼。」

陰大壽看出，小藍剛才這招必是傳自名人，不知他會幾招，如果他只會這一招，嘿嘿！他要給他好看。

如果小藍會很多招，他不會先用二十多招別的武功，足見他會的不多。

陰大壽實在不甘就此敗走。對方畢竟只是個十六七歲的毛孩子，他大喝一聲，攻出他自認爲十分凌厲的一招。江靜以爲這一招的確凌厲。

江靜握緊了劍，準備必要時助他一臂。

但是，小藍不閃不避，長劍往對方劍身上一貼，往下一滑，陰大壽忽然覺得劍上奇寒逼人。

陰大壽不是等閑，知道小藍身負絕技。

他急切中疾退，本想撤劍，但劍竟被吸住。

在這緊急情況下，他只好棄劍。

「噹」地一聲，長劍落地，人也退出五六步外。

陰大壽被一年輕人逼得棄劍，這算是畢生中的奇耻大辱。

陰大壽道：「小友是何人門下？」

小藍道：「我是我師父的門下。」

用脚一勾，長劍飛向陰大壽，陰大壽接住長劍，掉頭而去。

江靜大爲驚喜，道：「小藍，你另拜明師了？」

小藍點點頭，道：「是的，但學得不多。」

「武功不計多少，管用就成，是哪一位高人？」

「『冰山聖母』姜雪紅。」

江靜愕道：「小藍，你怎麼會認識姜雪紅？」

小藍道：「也是偶爾的機會，江阿姨，怎麼會和此人在此動手？」

「小藍，一個人不能走錯一步，就算你回頭改正，還有些壞人不放過你，陰大壽就是這樣一個人。」

小藍道：「江阿姨要去何處？」

「回湖南原籍看看，你呢？」

「我要往東，阿姨，咱們不同路。」

江靜道：「你有此身手，我就放心了。」

「謝謝阿姨，妳要多多保重，沒有遇上余懷芝大俠？」

「遇見過一次，只不過現在甚麼也談不上了。」

二人珍重分手，小藍又改變了方向往西南。

原來小藍又自紅豆身邊偷偷溜走了。

他沒有辦法不想姜雪紅，本來他只想永遠留在紅豆身邊的，過了幾天之後，他還是留下幾十兩銀子走了。

紅豆發誓要殺死小藍，除非在她生產前他能回心轉意。

小藍還眞靈，八九天後，他找到了姜雪紅。

司徒聖却不見了。

姜雪紅在一位武林名大夫處診病，此人就是羅雅堂。

羅雅堂是武林名聖，但在民間也救人無數。

余懷芝和他的私交不錯。此刻，他爲姜雪紅試完脈，站起來負手踱着。姜雪紅道：「羅大國手……」

羅雅堂輕輕地揮手，道：「你自己一點預感也沒有？」

「甚麼預感？」

「懷孕。」

姜雪紅陡然一震，吶吶道：「我懷孕了？」

羅雅堂肯定地點點頭。

姜雪紅忡怔了半天，羅雅堂才道：「姜女俠，你不信嗎？」

「不是不信，而是絕未想到會懷孕。」

「怎麼會想不到呢？只要男女居室，就會有這種事。」

姜雪紅道：「大國手的診斷，那就不會錯了。」

「姜女俠，你也該找個清靜之處待產了。」

「不是還早？」

「對，至少還有四個月，但在這段時間內萬一遇上仇人動上手，那就很不妙了。願意告訴我孩子的父親是誰嗎？」

「……」她沒有出聲。

羅雅堂也沒有再問，她要付費，羅雅堂拒收。

通常在兩種情況之下，他不收費：一是病人赤貧，二是病入膏肓，不堪救治。但姜雪紅並非如此。

「大國手爲何不收診費？」

羅雅堂道：「姜女俠不說出孩子的父親是誰，顯然不是明媒正娶，這種情況，羅某也不收費。」

姜雪紅道：「大國手，也許你知道一點。」

「我是聽到一些流言，但不便認眞。」

「也許你聽到的流言是眞的。」

「你承認和一個十六歲的小男孩……」

「是的，他雖十六，但十分成熟。」

羅雅堂道：「你怎麼會和他……」

「大國手，一言難盡，但對大夫，我不想隱瞞。」她說出了自與小藍相識之後的一切，包括小藍窮追猛貼。

羅雅堂道：「即使如此，你也該堅持。」

「我知道自己不夠堅定，走錯了一步。」

「現在太遲了。」

這工夫小廝在門外道：「老爺，一位姑娘求診。」

「好，就請她進來，沒有問明姓名？」

「問過，這位姑娘叫紅豆。」

姜雪紅大爲驚異，是巧合還是紅豆故意來湊熱鬧的？她道：「大國手，我要迴避一下。」

「沒有必要吧！」

「有，待會再說。」她進入內間，不久紅豆進入。

紅豆的肚子已經可以看出來了，道：「大夫。」

羅雅堂搖搖手，叫她不必多言，坐下來試脈，這表示她不是第一次來此。

試罷，羅雅堂道：「胎兒正常，一切良好。」

紅豆道：「請問大夫，能不能拏掉？」

「墮胎？」

「是的，我不想留此孽種。」

「羅某不作打胎的勾當。」

「求大國手幫幫忙，我實在不想要這個孽種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那小賊遺棄了我。」

「那個小賊？」

「就是那個十六歲的藍豪。」

羅雅堂不由一震，道：「就是他？」其實他早知此事。

「是的，那小賊又和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姜雪紅搞七捻三，打得火熱。他三番四次遺棄我，我已絕望。」

「絕望又如何？至少孩子是你生的，他是你的骨肉。」

「也是那小賊的骨肉。」

「你還可以再找他想想辦法。」

「沒有辦法，因爲對方那個賤女人不放手。」

「並不是不放手，是小藍對她無法割捨。紅豆，你是不是也可以考慮另找一位可靠的未來丈夫？」

「大夫勸人改嫁？」

「姑娘還沒有嫁吧！」

「我今生就認定了他，他不要我，我終有一天會殺他。」

「那又何必？檢討一下，你當初也不無錯處吧？」

「我對他好就錯了嗎？」

「紅豆，你幾歲了？」

「十二。」

「據說你只有九歲半，不管是眞是假，你主動接近男人是太早了些的，你當初是主動找他對不？」

「大夫怎麼知道？」她雖聰明，仍然幼稚。

「我看你的熱情就知道了。」

「就算我主動，也沒有錯，他佔有了我，就必須永遠負責。」

「如果對方那位女俠也懷了孕呢？」

「誰？姜雪紅？」

「我只是假定。」

「她懷孕與我何干？」

「也不能沒有干係，是小藍主動接近她的。」

「大夫對此事這麼清楚？」

「我也是聽說的。」

「她是個三十幾歲的女人，她不會懷孕。」

「她如果眞的懷了孕呢？四十歲的女人也會懷孕的。」

「如她眞的懷了孕，我願退讓。」

羅雅堂道：「眞的嗎？你不會後悔？」

「絕對不會。」

羅雅堂連擊三掌，道：「姜女俠請出來吧。」

姜雪紅自內間走出來，和紅豆打招呼。

紅豆冷冷地道：「你不以爲可以作他的母親？」

「少夫老妻的例子很多，我從不這麼想。」

「可是三十五六的女人絕對可以生出一個十六歲的兒子來。」

姜雪紅道：「論年紀，的確有可能，但九歲半的女人能懷孕，我也是第一次聽聞，是不是太早了些？」

「那是我個人的事。」

姜雪紅道：「你剛才說過，你會退讓的。」

「如果我又不想退讓呢？」

姜雪紅道：「那是你的事。」

「你這老女人從未考慮退讓？」

「錯，我時時迴避他，可是他如影隨形。」

「我以爲你不勾引他，他也不敢向一個大他一倍的女人示愛。」

羅雅堂大聲道：「不要在此說髒話！」

紅豆道：「我已經說了，你能怎麼樣？」

羅雅堂踱了一會，道：「我有個辦法可以解決你們的事。」

二女齊聲道：「甚麼辦法？」

「你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，那就是你們都和小藍有了夫妻之實，却無夫妻之名，誰都不是他的合法妻室。」

二女不能否認這一點。

羅雅堂道：「所以現在有個不是很好的辦法，那就是由你們二人抽籤，誰抽中誰就和小藍結合，另一個不得異議。」

二人都不出聲。

「除非你們其中一人願意作小。」

二人仍不出聲，似乎都不願共有一夫。

「那麼就照我的辦法抽籤吧！一旦有了結果，一定要遵守。」

二人不出聲。羅雅堂道：「既然不信我的方法，那就請便吧！二位的診費全部免收，小三子，送客。」

二女道：「我們願意抽籤。」

羅雅堂道：「如果事後反悔呢？」

「不會的，我們認了。」

羅雅堂作了兩根籤，還給她們看了一下，然後背着身子弄好，然後要她們二人分先後次序來抽。

結果，紅豆抽了根短的，姜雪紅是長的。

羅雅堂嘆口氣道：「這是天意，證明你和小藍無緣。」

紅豆面色鐵青，一言不發，丢下十兩銀子就衝了出去。

姜雪紅道：「想不到我會有這麼好的運氣。」

羅雅堂道：「你眞以爲是運氣好？」

「你是說……」

「你看。」他手中有三根竹籤，兩短一長。

姜雪紅吶吶道：「大夫故意偏袒我？」

羅雅堂道：「我實在不該玩假，但仔細想想，你已三十多了，尤其是第一次，也可以說是最後一次，如不讓你有個歸宿，你的遭遇，很令人同情，紅豆還年輕，她的機會比你多，所以我……」

姜雪紅道：「大國手，我無法表達內心的感佩。」

「那倒不必，我只想問你一句話。」

「問吧！」

「你們的年紀差距這麼大，在一起時會相處得來嗎？」

「會，我們很好。」

「他不嫌你太大？」

「不但不嫌，反而十分狂熱。」

「你呢？不以爲他太幼稚？」

「大國手，你是知道，男女間的事，沒有甚麼幼不幼稚，人類的這種本能是與生俱來的。」

羅雅堂點點頭，道：「你是說今生矢志不渝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羅雅堂道：「好吧！別辜負我這作假的一片心意，你去找他吧！」

姜雪紅道：「請給我一個報答的機會。」

羅雅堂道：「我和余懷芝是朋友。」

「『閃電驚虹』余懷芝？」

「對，而他正在和『青苗幫』敵對，請你助他一臂。」

「這不須叮囑，我一定照辦。」

＊　＊　＊

紅豆衝出羅宅，十分懊惱。

但她自己承諾的事又不能反悔。

才出鎭就遇上了司徒聖，事實上司徒聖一直沒有離開姜雪紅的左右，只不過他的跟踪十分有技巧而已。

紅豆對他已無興趣，儘管他幫過她，但等如白忙。

「紅豆姑娘，這不公平。」

「甚麼不公平？」

「羅大夫把小藍判給姜雪紅不公平。」

「不公平又如何？是我願意的。」

「不是你願意的，是你的運氣不好，我以爲還可以想想辦法。使小藍回到你的身邊。你不能失去信心。」

紅豆道：「我也許永遠也擊不倒這個大敵。」

「我來想辦法。」司徒聖道：「由此往西北，約十一二里外山坡林中，有一幢房子叫『閑廬』，你在那兒等候。」

「爲甚麼？那是甚麼地方？」

「那是我的別墅之一，你在那兒可以等到小藍。」

紅豆道：「你爲了要得到姜雪紅，就處處幫我？」

「也可以這麼說，咱合作則兩利，不合作就不會成功。合作就必須雙方互相信任，你願合作就快去。」

紅豆還是去了，因爲上次司徒聖說到就能做到。

小藍原來也在武林名醫羅雅堂的住處附近。

因爲他是跟姜雪紅而來的。

而司徒聖也是跟姜雪紅來的。只是司徒聖看到了小藍，小藍却未發現司徒聖，這正是薑是老的辣。

小藍當然會被司徒聖制住。

由於司徒聖聽到羅、姜交談，知道羅雅堂弄假，使姜雪紅贏了，所以他也恨羅雅堂。

姜贏了，司徒聖知道，姜雪紅不會走遠。

因而司徒聖逮住了小藍，弄到隱蔽之處，道：「你這小子太沒有良心，把紅豆的肚子弄大了却又不管。」

「不是我不管，是我對她沒有興趣。」

「啪」地一聲，摑了他一個耳光，司徒聖道：「沒興趣却又玩她？」

「是她勾引我的。」

「啪啪」又是兩個耳光，司徒聖道：「小子，我現在只問你要不要她？要，就要徹底負責，不要，我就殘了你。」

「我知道你對姜姐姐有野心。」

「不錯，但我和她仍有婚約。」

「這婚約却形同虛設，因爲她昔年就不要你了。」

「那是我們的事，至少婚約還存在。」

小藍道：「紅豆的年紀太輕，我和她合不來。」

「長久相處就能合得來，紅豆是個好女人。」

「這樣好不好，紅豆給你，姜姐姐給我……」

「啪……」又是四個大耳光，小藍的雙頰紅腫，司徒聖一字字地道：「你沒有良心，非遺棄她不可，我要你永遠不能人道。」

「你要閹我？」

「不一定是閹，用別的辦法也能使你不能人道。」

「你憑甚麼强迫別人作這種事？」

「因爲你始亂終棄。」

小藍不能不考慮，萬一被他整得不能人道，那不是完了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他嘆口氣道：「其實我是怕人閑話。」

「甚麼閑話？」

「任何人知道紅豆的身份，都會說我生冷不忌，大小通吃。說我連九歲半的女人都不放過。」

「一個人要是怕別人閑話，那還不能活了呢！」

小藍道：「另外，她的人雖小，却有個毛病。」

「甚麼毛病？」

「很討厭的毛病。」

「到底是甚麼毛病？」

「叫床。」

司徒聖道：「那也不是甚麼大毛病，有很多女人在房事進行中會有些怪異的動作或聲音，不要老是挑剔。」

小藍道：「好，再給我一個月的時間和她試試看。」

「這還像句話。」司徒聖叫他去那別墅。

他警告過他，如果不去，或者去了，而又逃走，下次被他抓到，立刻動手，不會再給他任何自新的機會。

然後，司徒聖暗暗地跟着姜雪紅。

一連跟了五六天，發現她有點不耐了才現身。

當然，他要作出不期而遇的樣子，道：「雪紅，是你？」

姜雪紅却不以爲是無意遇上的，道：「你好像陰魂不散。」

「雪紅，不要這樣，我一直在關心你。」

「對，你是在關心我，一直在跟踪我。」

她也能體會到，有個人一直在她的身子四周流連不去。

「雪紅，你這是甚麼話？」

「司徒聖，我不能不再告訴你，你的機會已經沒有了。」

司徒聖面色微變，道：「何必那麼絕？」

「不說清楚，你仍會浪費時間。」

「非小藍不可嗎？」

「對，在目前，已有非他不可的理由。」

「是不是懷了他的孩子？」

姜雪紅面色一冷，道：「司徒聖，你太無聊，也太無賴，這是別人的事，你爲甚麼要强人所難？」

「因爲到目前爲止，我們還有婚約。」

「告訴你，退回十年以前，我已發誓不可能了。」

「姜雪紅，只怕你未必能得償心願。」

「司徒聖，把小藍交出來。」

「笑話，我又不是小藍的甚麼人。」

「我相信小藍在你的手中，因爲你既在羅雅堂的住處附近覬覦，一定會遇上小藍的，小藍必然跟踪過我。」

司徒聖道：「你別捕風捉影。」

姜雪紅出了手。

她知道，不除去司徒聖，今生也不得安寧。

她練的「玄冰功」和「玄冰掌」，冷風過處，掌罡有如冷人心脾的刀片旁身而過。司徒聖却以輕功見長。

「塞外飛龍」就是以輕功高而得名的。

兩人都想懾服對方，但很不容易作到。

兩人苦戰一百五十餘招，姜雪紅稍佔上風，但仍未分勝負，只怕兩百五十招也未必能辦得到。

兩百招時，姜雪紅砸了司徒聖一掌。

這一掌砸得頗實，因是正中胸部，他咳着退了三步，但司徒聖也同時戳了她一指，却未戳實。

兩人互視一眼，再次由分而合。

二人都是專攻要害，雙方心照不宣，姜雪紅不殺他，今生不得清閑，司徒聖得不到她，就會把她除去。

當二人在三十招後每人又挨了對方一下時，都受了內傷。

這工夫來了一人。

此人頭已剃光，却穿着道裝，原來是清虛道長。

上次他和鄺海落入「青苗幫」手中，把他的經脈弄散，且不准他再穿道裝，要剃光頭穿佛家裝。

但清虛似乎已經失常了。

他大叫着道：「你們不要打了，我給你們每人十兩銀子。」瘋瘋癲癲，而且就在附近尿了起來。

尿完以後，見二人還在打，他大叫道：「這個男人是甚麼人？怎麼一點身份也不講？你要是看穿了凡塵中的一切，何不學我？今天當當和尚，膩了再作作道士。」

二人見他胡言亂語，立刻又打了起來。

清虛道長大怒，歪歪斜斜衝上來，先攻向司徒聖。

司徒聖回敬他一掌，竟把他震退三步以外。

清虛又向姜雪紅砸出一掌，也被她震退五步。

但是，儘管二人都把他震退，事後却覺得臂骨極痛。

怪的是當時不痛，事過才痛。

而且時間愈久就愈痛，所以二人發出的招式漸漸走了樣，不但無力，甚至失去了準頭和方向。

清虛扯着嗓子道：「我道士、貧僧好意勸架你們不聽，還要打我，算了，王八蛋打雜種，你們繼續吧！」

清虛走了，姜雪紅和司徒聖的搏殺也已近尾聲。

因爲他們的右臂已不敢再用力，甚至雙方還未接實就收了回來，這樣自然打不出結果了。

只要接實，就奇痛如裂。

清虛邊奔邊唱歌，但歌詞無人能懂。

原來他的後面有人盯梢，那八成是「青苗幫」的人。

「青苗幫」把他和鄺海殘了，然後放生。鄺海更重。

他們自然要看看他們是不是眞的一點用處也沒有了。

清虛只是被弄亂了經脈，武功和內力已失去大半。

所以剛才會被二人震退三四步。

此刻「青苗幫」的人已不再跟踪，因爲他們已跟了約十天光景，他們發現他喝髒水溝的水，啃路上人家丟的雞骨頭。

姜雪紅和司徒聖終於停止了打鬥。

姜雪紅掉頭就走，她知道司徒聖一定會跟踪她，奔出七八里外，一頭鑽入河中不見，原來她的水性不錯。

司徒聖連連頓足，他是個旱鴨子。

* * *

余懷芝爲燕翎治好了內傷。

幾乎同時，他們又被「青苗幫」踩上了線。

這一次竟有二十人之多。

就在這鄉間田舍的後院中幹上了。

二人同時背貼背接下了二十個高手。

二十個人攻擊兩個，有其利也有其弊。

人多會礙手礙脚，反而礙事，如有人凌空下擊，往往也會被自己的人所傷，所以人多齊上也要有技巧才行。

只不過七八個四周圍攻，二人身手再高也支持不久。

大約半個時辰之後，來了個蒙面人。

這個蒙面人他們見過，余懷芝和燕翎都以爲似曾相識。

蒙面人雙臂一張，衆人都退了下去。

余懷芝要燕翎退下，對蒙面人道：「在下深深相信，我們過去見過面，所以應該不陌生，是熟人才對。」

蒙面人不出聲而出了手。

余懷芝不忘二師叔的話，能接下第一招的人，必是對頭，而且必發第二招，如果接不下第一招就不必了。

余懷芝才使用了四招一般的武功，被逼退五步，但第五招就施出了那兩招的第一招，對方似乎大爲震動。

第一招並未使對方手忙脚亂，足見此人比白雲高明多多。但第二招余懷芝以十成十的內力施出。

這是曠世奇學，見所未見。

威力之大，機變之繁之雜，之奇之快，無法形容。

所以余懷芝的二師叔說，能接下第一招的人，就是敵人，一定要全力施出第二招，不然的話，自己危險還會殆害。

這第二招自然是不遺餘力，聚精會神地施出了。

蒙面人可算武林高手中的高手了，在這第二招之下，也顯出手足無措，而且立有退志，可見這一招至大至剛。

但是，蒙面人雖然不敢硬接這一招，却又並非不接。

在似接不接、接而不實的情況下連退四大步，在最後一式上，余懷芝幾乎透支體力施出。

也就是說最後一式更加凌厲無匹。

蒙面人似乎未想到這最後一式會比前面更無儔，稍一呆滯，左脅下被掃了一掌，又退了一步半有餘。

這一掌雖然只是掃中，力量不大，在一個中年以上的人來說，挨這麼一下，也夠他受的了，現在兩人已經停手。

余懷芝是個聰明人，也是經驗豐富的人。

他也知道，對方很吃驚，也很膽怯。

然而，既然未能重創對方，對方必然相信他只會這兩招。

如果對方還有更精純的招式施出，余懷芝還是危險的。

因此，他虛張聲勢地、緩緩地向前移動。

甚至他還開了個怪怪的門戶。

這門戶很唬人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因爲不如此就可能會受到對方致命的攻擊。此刻燕翎一顆心快跳出口腔。

蒙面人猶豫了一下，手一揮，帶着人走了。

余、燕二人互視着，恍如隔世。

「大哥，」燕翎道：「這一招果然奇妙無比。」

「是的，但是對方並未重傷。」

「如你不虛張聲勢的話，而他一旦再出手……」

「此刻我可能躺在地上。」

「即使你會敗，也不會那麼快。」

「你不懂。」

「我是不懂。」

「那第二招未能重創他，他再出手我就危險。」

「他怕第二招，也可以說他更怕第三或第四招，所以才退走了的，是不是？」

「當然。」余懷芝喟然道：「燕翎，我今天另有一個發現。」

「甚麼發現？」

「他可能是熟人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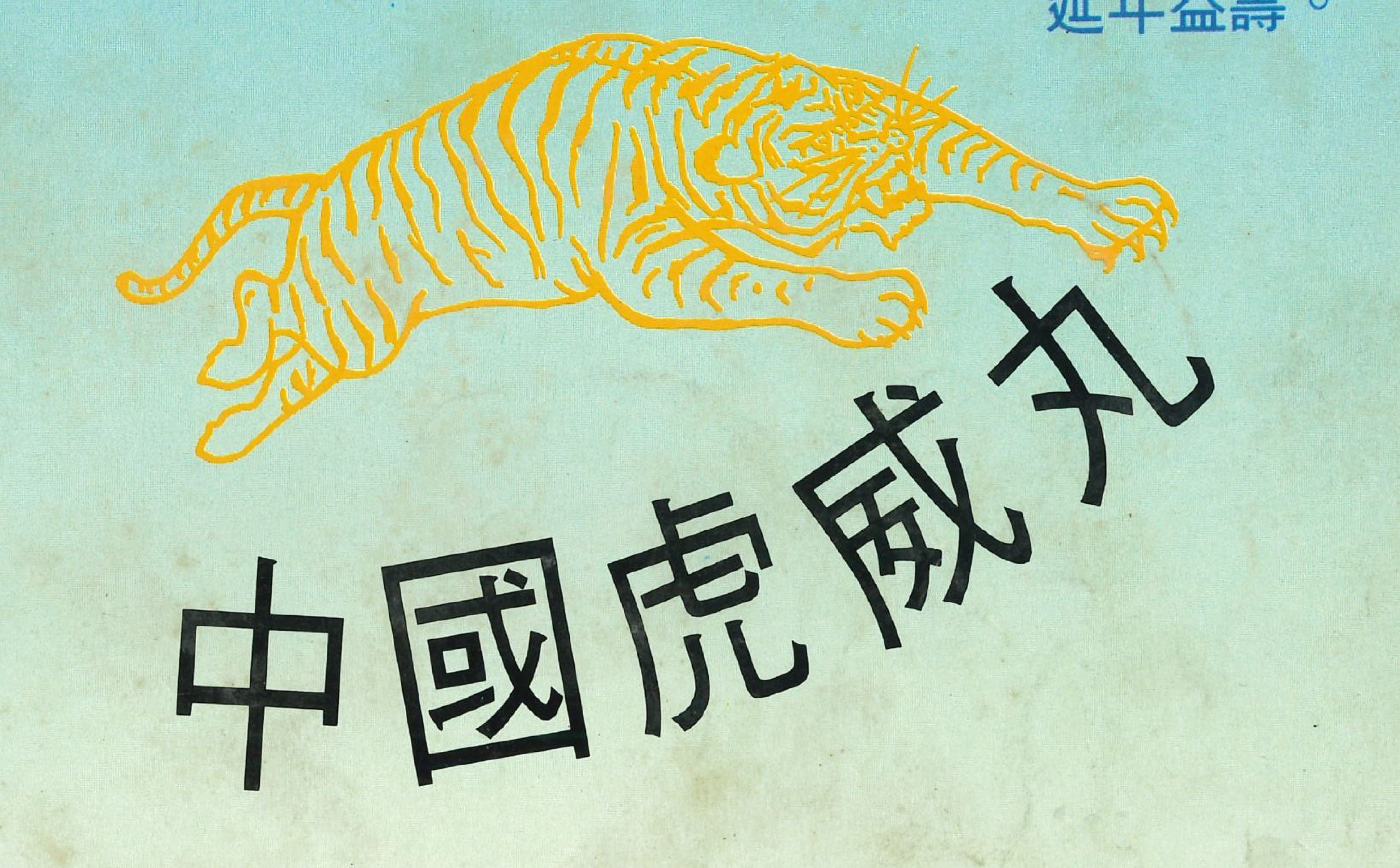
「這件事我們以前不是早就發現了，只是不知是誰而已。」

「而現在已經知道了。」

「知道了？是誰？」

「燕翎，我們走吧！一切稍後再談。」

（未完・十二）


中國虎威丸


TRADE MARK
中國虎威丸
雄振虎威
壯腰補髓
還元固體
健腦强身
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

